

THE GREAT WORKS

FRANK THOMAS
译 | 李国良、陈良才 著
巴尔扎克传

卷



伟大的平凡

HIS COMPLETE SECRETS AT GREAT WORKS

第 1 卷

作者简介

茨威格，梦一般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孕育出的文学天才，一位深邃的世界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用生命去感知并促进个体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对未知世界、个人命运充满无尽好奇与创造的激情。心理分析的方法悄无声息地融入他的作品之中，探寻人类内心深处跌宕多变的激情，关注个体的痛苦与顽强不息的挣扎。这使得他的作品跨越了国别与民族的界限，在世界各地的读者心中点燃人性之光，并成为他们汲取人生哲思的无尽源泉。他用自身的生命与苦难时代抗争的不屈姿态，也永远留在了纷繁的历史记忆之中。

伟大的平凡

巴尔扎克传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STEFAN ZWEIG

攸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传 / (奥) 斯蒂芬 茨威格著; 攸然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3

(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 / B J 主编)

ISBN 7-80130-785-2/K 216

I. 巴… II. ①斯…②攸… III. 巴尔扎克, H.D. (1799~1850) —传记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1209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http: //www. tjpress. com

http: //www. tuanjielts. com

E-mail: unitypub@263. 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有色曙光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图:** 64 幅

字数: 239 千字

印数: 6000 册

版次: 2004 年 3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4 年 3 月 (北京)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0-785-2/K 216

定价: 24.80 元 (平)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



插图目录

LIST OF ILLUSTRATIONS

1. 巴尔扎克天性善良 正文前 1
2. 巴尔扎克的启蒙学校旺多姆的“祈祷兄弟会”学校 正文前 2
3. 巴尔扎克的母亲 正文前 3
4. 巴尔扎克的父亲 正文前 4
5. 巴尔扎克的妹妹 正文前 5
6. 巴尔扎克在朗诵会上情绪激昂地朗诵着 正文前 6
7. 巴尔扎克侧面像 正文前 7
8. 浑身洋溢着炽热激情的巴尔扎克 正文前 8
9. 德·柏尔尼夫人——巴尔扎克的情人、朋友 47
10. 巴尔扎克从来直言不讳自己渴望有“一个女人和一笔财富” 48
11. 拿破仑以剑开创的伟业，巴尔扎克将以笔来完成 49
12. 在巴尔扎克心里占有特殊席位的珠儿玛 50
13. 巴尔扎克第一次修改过的校样 51
14. 巴尔扎克在卡西尼街的住宅 52
15. 巴尔扎克的签字 53
16. 穿着道袍的巴尔扎克 53
17. 巴尔扎克的咖啡壶 54
15. 30岁的巴尔扎克 85
19. 卡斯特利夫人——一个让巴尔扎克自尊严重受创的女人 86
20. 珠儿玛·卡洛夫人 87
21. 德·卡斯特利公爵夫人 88
22. 巴尔扎克步入新闻界时的友人亨利·德·拉杜契 89
23. 布朗杰以乌贼墨汁所绘的巴尔扎克像 90
24. 青年时代的大仲马 91



插图目录

LIST OF ILLUSTRATIONS

- | | |
|--|-----|
| 25. 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的封面，
此书使巴尔扎克成为流行作家 | 91 |
| 26. 巴尔扎克的挚友泰奥菲尔·戈蒂埃 | 92 |
| 27. 巴尔扎克 | 161 |
| 28. 冬天里的维埃曹尼亚到处冰天
雪地，必须靠雪橇或驿马车来传送
来自远方神话的“西方”的宝贵信件 | 162 |
| 29. 与德·韩斯迦夫人初识时，巴尔
扎克所准备的那些关于爱情的
言论没有派上用场，因为他只能
同德·韩斯迦先生和其外甥女交谈 | 163 |
| 30. 被蒙在鼓里的韩男爵热情地款
待了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巴尔扎克 | 164 |
| 31. 德·韩斯迦夫人 | 165 |
| 32. 执笔写《幽谷百合》时所住的房子 | 166 |
| 33. 《19世纪的诗歌和散文》为题的漫画，
图中为拉马丁和巴尔扎克 | 167 |
| 34. 漫画 | 168 |
| 35. 巴尔扎克侧面像 | 205 |
| 36. 1838年版的《驴皮记》插图 | 206 |
| 37. 英姿飒爽的乔治·桑 | 207 |
| 38. 享誉文坛的维克多·雨果 | 208 |
| 39. 《幻灭》校样中巴尔扎克修改献辞的手迹 | 209 |
| 40. 《夏倍上校》中的插图 | 209 |
| 41. 临终时的高老头 | 210 |



插图目录

LIST OF ILLUSTRATIONS

- | | |
|---|-----|
| 42. 巴尔扎克在文学界的对头——欧仁·苏 | 211 |
| 43. 《高老头》一书封里 | 211 |
| 44. “我陷入不可抗拒的沉睡中,我的体力不肯服从我的意志,它们要求休息了。” | 212 |
| 45. 巴尔扎克直到最后,还给韩斯迦夫人写最热情洋溢的情书 | 245 |
| 46. 乌克兰富有的庄园主韩斯基男爵 | 246 |
| 47. 乌克兰这片富饶丰富的土地,谷物在这里生长而无需施肥,这里有着一望无际的森林与成群的牛羊 | 247 |
| 48. 维埃曹尼亚庄园 | 248 |
| 49. 巴尔扎克为韩斯迦夫人购买的幸运街结婚住宅 | 249 |
| 50. 病危中的巴尔扎克 | 250 |
| 51. 巴尔扎克之墓 | 251 |
| 52. 写作时所用的桌子 | 251 |
| 53. 1930年8月21日,巴尔扎克将从拉雪兹神甫公墓出发,去征服整个巴黎 | 252 |
| 54. 《人间喜剧》全集封面 | 295 |
| 55.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一) | 296 |
| 56.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二) | 297 |
| 57.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三) | 298 |
| 58.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四) | 299 |
| 59.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五) | 300 |
| 60.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六) | 301 |
| 61.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七) | 333 |



插图目录

LIST OF ILLUSTRATIONS

62.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八)	334
63.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九)	335
64.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	336
65.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一)	337
66.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二)	338
67.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三)	339
68.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四)	340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凄怆的童年	1
第二章	早期对命运的质疑	19
第三章	成立小说制造厂	35
第四章	德·柏尔尼夫人	55
第五章	积极创业	71
第六章	巴尔扎克与拿破仑	93
第七章	而立之年	109
第八章	苦咖啡	125
第九章	德·卡斯特利夫人	143
第十章	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169
第十一章	“无名氏”	179
第十二章	日内瓦	197
第十三章	告别维也纳	213
第十四章	灾难之年——1836年	223
第十五章	吉多波尼-维斯贡蒂伯爵夫人	233
第十六章	意大利之旅和萨丁岛的银矿	253
第十七章	投身戏院	269
第十八章	征服韩斯迦	283
第十九章	《人间喜剧》	303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章	警兆	313
第二十一章	收藏家巴尔扎克	321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杰作	341
第二十三章	乌克兰之行	349
第二十四章	曲终	365
	巴尔扎克年表	377



巴尔扎克天性善良，但总无法忘却小时候从母亲那里所受的冷落和忽视



巴尔扎克的启蒙学校旺多姆的“祈祷兄弟会”学校

巴尔扎克8岁时，母亲将他送到这里，学生们在此受到特别严格的教育。巴尔扎克在这所被称为“知识监狱”的学校里度过6年，期间只见过两次父母。



巴尔扎克的母亲

这位冷酷的母亲总是拒绝孩子们对她所做的任何亲昵的举动。



巴尔扎克的父亲

老巴尔扎克年过半百时，终于实现了一伟大的转变，由一个一文不名的野小伙子转变成了“上流社会”里诚实正派的一员。



巴尔扎克的妹妹
巴尔扎克与其妹情深谊长。



巴尔扎克在朗诵会上情绪激昂地朗诵着



巴尔扎克侧面像



浑身洋溢着炽热激情的巴尔扎克



第一章 凄怆的童年



像巴尔扎克这样的天才，凭借天赋丰富的想像力，能够在笔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和人物，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在意于私生活里一些个鸡毛蒜皮的事才对。实则不然，他对自己的名与姓可是极其在意的。将近 30 岁时，某一天，他宣称自己的名字不是奥瑙利·巴尔扎克，而是奥瑙利·德·巴尔扎克^①，以此想表示自己完全拥有贵族的资格与权利。也许只是他父亲在开玩笑时吹过一次牛，谎称自己是古代的一个骑士家族——巴尔扎克·德·昂特拉格的远亲，可是在儿子炽烈的想像中，这显然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了。他在信末、书上几乎一切需要署名的地方都签下“德·巴尔扎克”的姓氏，并在马车上绘着昂特拉格家族的纹徽。有些不太友善的同侪讥笑他是自封的贵族，他却大言不惭地说，在他没出世前，他父亲就有证明巴家是贵族的后裔的官方文件。因此，他的出生证上的贵族称号，其有效性不亚于蒙田是孟德斯鸠的贵族称号。

遗憾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冷酷的世界里，那些干巴巴的文件对作家们虚构的离奇传奇怀有敌意，它们不仅如此，还要寻根问底。令人尴尬的巴尔扎克的出生证明，至今仍保存在图尔^②市的档案里，其中并没有表示贵族“德”字样。“1799 年 5 月 20 日”这天的记载上，图尔教区里的执事淡漠而清晰明白地记着：

今天……在法国共和的第七年里……公民伯纳德—法朗索瓦·巴尔扎克到我——出生、婚姻和死亡

①“德”冠于字姓氏前，表示曾受王室晋封。

②法国中部的一个城市。

注册官的面前，通知我有个男孩出生。上述的巴尔扎克声言，这孩子要取名为奥瑙利·巴尔扎克，今晨 11 时出生在家里。



其他有关的文件，如他父亲的死亡证和妹妹的结婚证上，也都不见有贵族头衔的证明。因而，这个贵族头衔和他在家谱方面编造的所有“离谱”的言语，只能表明这位伟大的作家醉心于自己所造的“事实”。

虽然铁证如山的法律证件，战胜了巴尔扎克的“贵族后裔说”，但是他那炽热的创作意志，也就是他那至高无上的意志，使他光荣地击败了冷酷无情的羊皮纸上的事实。虽然并没有一位法国国王册封他或其先人为贵族，但是当后人被问及法国最伟大的小说作家是谁时，总听从他的意愿，称他为“奥瑙利·德·巴尔扎克”，而不是“奥瑙利·巴尔扎克”，更不会“奥瑙利·巴尔萨”了。

事实上，“巴尔萨”才是奥瑙利祖先的真正姓氏，而不是“巴尔扎克”，更不是“德·巴尔扎克”。城堡纹徽都和他們无缘，只是靠放牧羊群，汗流浹背地耕种朗格多克^①地方的土地维持生计而已。1746 年 6 月 22 日，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德·法朗索瓦生于卡耐扎克附近的奴盖利村庄中，一间破败的小石屋里。当时该处姓“巴尔萨”者甚众。巴尔萨族唯一出过名的是在 1819 年间：奥瑙利离开大学时，他父亲 54 岁的老弟弟，因涉嫌杀害一个有孕村姑而被捕。经过喧腾一时的审判之后，于翌年被送上断头台。巴尔扎克之所以竭力在自己姓氏里加上贵族标志，使自己有个不同的家世出身，恐怕这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吧。

伯纳德·法朗索瓦是 11 个孩子里的长子，他那普通庄稼汉的父亲，原打算让他以后去当教士。教区中的神父曾教过他读、写和一些拉丁文，可是这个生性好动、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满怀雄心的青年，对于什么削发受戒这一套实在无兴趣可言。他一度在村子里四处游荡，时而帮当地的公证人做书记，时而在葡萄园中和田地里帮工。

①在法国南部。

到了 20 岁，伯纳德·法朗索瓦便远走异乡了。他来到首都巴黎闯荡天下，却如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心中并无清楚而又具体的打算。后来他在所居地渐渐成了名流，声称自己曾在路易十六之下的皇室顾问处担任秘书，可惜并无实据，纯粹是这位喜欢吹牛的老头儿在自吹自擂罢了。事实是，任何国王年鉴都没有提到过有位叫巴尔扎克或巴尔萨的人担任过类似职务。法国大革命时期，他倒是曾在巴黎的革命市议会里任过一官半职，这使他拉上了不少关系。加上他将遗传给儿子的那种疯狂追求金钱的本能，在那个战争年代，为自己谋求了一个大捞油水的军事部门——战时物资处。从这个军事部门，一条条金线理所当然地通向那些放债人和银行家。这样含糊地混了三年，伯纳德·法朗索瓦再次改弦易辙，在巴黎的丹尼尔·杜麦克银行里当起了首席秘书。



到了 50 岁，老巴尔扎克终于实现了伟大的转变——这是他儿子常常描述的——由一个一文不名、激情十足、充满野心的小伙子，变成了备受尊敬的市民，成为“上流社会”里诚实正派的一员。现在，他可称得上是个小资产者了，有了稳定的职位和一定量的私产。也到讨个老婆的时候了，嫁妆得有，而且出身于良好的中产阶级。51 岁的他，还身强力壮，仪表不凡，且在女人面前极会吹嘘，拈花惹草也是常事。他看上了银行里一个上司的女儿——安妮·夏洛特·萨兰比哀，比她的追求者小 32 岁，她固然有点罗曼蒂克，但也受过良好的教养，这方面的事她完全听从双亲的安排。她父母觉得他是只金龟，值得去钓；年纪是大了些，但是很有理财天赋，捞钱的本事还不错。就这样，恭顺的女儿依从了父母的意愿。

婚后，老巴尔扎克觉得，老是受雇于人，不免有损尊严，也无多少油水。既然拿破仑是一国之主，从战争中牟利应该发财更快、更多，何况还有着新媳妇的嫁妆做后盾，遇到万一还可以应急。于是他便利用了一点旧日的关系，移居到图尔，出任第 22 师的联合勤务总监。



在这期间，长子奥瑙利出世（1799年5月20日），巴家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资产了，并几乎融入了图尔的高级中产阶级中。联勤总监收入不菲，因为经常参与投机活动，所以现在讲起排场来。奥瑙利出世不久，巴家便迁出了狭窄的意大利早街，搬进了自己的房子。1814年之前，在拿破仑的黄金时代里，这家人一直都过着当地的奢侈的生活，拥有私家马车，而且仆从众多。社会的上层阶级，甚至贵族人士，也常来拜访这个农夫的儿子，如上议员克莱芒·德·瑞斯、德·庞末瑞尔男爵、德·马尔贡爵士等皆是。巴尔扎克以后还在《一桩无头公案》详细描述过克莱芒·德·瑞斯被人神秘绑架的事情。老巴尔扎克甚至被邀请参加市政活动，他管理医院，不管他做什么重大决策，人们总是很尊重他的意见。老巴尔扎克虽然出身卑贱，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城里的名流却并不计较。

老巴尔扎克可以说是到处春风得意。他成天眉开眼笑的，体格壮硕，洋洋自得，满意自己的成功，对整个世界无不感到满意，但他却精明极了，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他一会儿支持国王、皇帝，一会儿又支持共和国，却总没遭到池鱼之殃。

老巴尔扎克虽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可是他却兴趣广泛，涉猎群书，懂得不少方面的知识，甚至还写过几本小册子。如《偷窃暗杀预防法备忘录》、《被遗弃与被欺骗少女伤风败俗丑闻回忆录》——这些作品当然不能和他儿子的作品相提并论，如同老歌德的日记不能与儿子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意大利游记》相媲美一样。

老巴尔扎克的身子一直很硬朗，他尽情地享受生活带来的乐趣。60岁之后，除却婚后生的四名子女，另外还添了几个私生子。80岁高龄时，因有人说他把一个坏名声的女孩的肚子搞大了，还被告了一状。医生为治疗而跨进他家的门。他领着养老金，每当有别的领养老金的伙伴上天堂，他份下的钱就会增多。80多岁的年龄，他已经赢过所有的伙伴，一年支领八千法郎。若不是83岁时出了点小意

外，他原是决心要做百年人瑞呢！这种非凡集中的意志力，也使得他的儿子在笔下开创了千万种的人生。

假使奥瑙利在编造故事方面，遗传了父亲的活力和乐趣，那么他也从母亲那儿遗传了敏锐易感的心。年纪轻轻的，婚事也绝非不幸福，但她却老是快乐不起来。安妮·夏洛特·巴尔扎克总显出各种歇斯底里的迹象。她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敬和赏识，家里也没有任何使得她觉得荣耀的事。她不停地埋怨，孩子们对她崇高的自我牺牲，都不够感恩戴德。到她寿终之时，她还不断地用“善意”的忠告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责备来折磨她那早以闻名于世的儿子。

可是，安妮·夏洛特并不是没见识和未曾受过教育。当她还是一妙龄少女时，她就被选做银行家杜麦克之女的闺中女伴，这个工作培养了她一些浪漫的倾向，使她对纯文学如痴如醉，此后，她就对斯威登堡^①等人的神秘主义著作，特别的偏好。

不过，她这种略带理想主义的色彩，很快就让她天生对金钱的崇拜给淹没了。她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是靠卖缝纫用品，一点一滴积累致富的。她刚出嫁成家就把下层资产阶级那种变了质的狭隘本能带来了；尤其是把那种小家子气的贪婪习气带进了新家，贪婪之心对于大笔投资，尤其是投机发财垂涎欲滴。对她来说，教育孩子，就是教导他们“花钱是一种罪恶，赚钱才是至高美德”。从一开始，她就敦促他们给自己开创稳固可靠的“地位”，若是女孩儿，就要找个好婆家。她不给他们个人任何的自由，还时刻紧盯着他们不放。多年后，巴尔扎克早已成人，却仍不能忘怀孩提时代，只要一听到母亲的声音，他就会浑身哆嗦。

这位冷酷的母亲总是拒绝孩子们对她所做的任何亲昵的举动，巴尔扎克强忍着母亲的坏脾气和古怪的戒律，他曾在的一封信中悲鸣：“我从来没有过母亲”。安妮·夏洛特对一双长子女，奥瑙利与劳拉冷漠而疏远，可是对较幼



^①斯威登堡
(1688~1772)，
瑞典自然科学家、
哲学家及宗教作家。



小的劳伦斯和亨利却娇宠无比，其中是否有隐情，已无法得知，也许这是她对丈夫的一种变相防御吧！

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长子才出生，自己还坐着月子时，安妮·夏洛特便迫不及待地把儿子送出家门，好像这婴孩是个麻疯病人。这个婴孩最终被托付给一个宪兵的护士太太去抚养，在那儿一直呆到他4岁。然后还是不让他回来，不让他回到那个宽敞且富裕的母亲家而是又把他寄宿到另一个陌生人家里。一星期中只有星期日才可以回家来看看，好像家里人是他的远亲似的。母亲不许他同弟妹们玩耍，他也没有玩具，也从没收到过任何礼物；生病了，没有妈妈在床边呵护，母亲的轻声细语对他来说是奢侈的想法。

8岁时，这个没人要的孩子，又卷起了铺盖，到旺多姆的寄宿学校去就读。安妮·夏洛特惟一的希望，好像就是让他远离，最好远在别的城市里。这孩子于是又过了7年难以忍受的生活。最后，这段教育终于告一段落，巴尔扎克回到父母跟前。母亲依然使他日日痛苦不堪，到了18岁，他遂毅然主动离开那叫他再也不能容忍的环境。

巴尔扎克天性善良，可是他总无法忘却小时候从母亲那里所受的冷落和忽视。事隔多年，他已经把小时候折磨自己的人接来自己家里同住，而他的头上也布满缕缕白发，一方面他怪她无情，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和她决裂，他将苦恼写信给韩斯迦夫人：

你无法想像我母亲是个十分残忍的怪人。她已经把我的可怜的劳伦斯和我的祖母给毁了。现在，她又预备把我妹妹送进坟墓。她恨我的理由有许多。在我未出生前，她就恨我。我和她已经濒临决裂，这几乎已经成为必要。然而我又宁愿继续忍受下去，这是无法愈合的创伤。我们都认为她是真疯了，于是去请教与她维持了33年友谊的一位医生，可是他说：“不！她没有疯，她只是心怀怨恨而已。”我母亲是我生活

中所遭受一切不如意的根源。

这些话是对多年的无数隐痛所做的一个回答。这些隐痛是他处在最敏感的年代时，从那么一个人那里获得的，按常理说，那个人应该他最为亲近的人才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忍受了世上一个人命中注定要忍受的最可怕的童年”，这是他母亲一手造成的。

1807年6月20日至1813年8月22日，巴尔扎克就读于旺多姆的“祈祷兄弟会”学校。正式资料记载在校方的注册处，其中记载着奥瑙利的学号是第460号，入学时8岁零一个月，虽患过天花，但无有害之后遗症，性情活泼、充满激情、好动，容易过分激动，偶尔会比较狂热。

同学眼中的他是个“大鬼头孩子，脸蛋红彤彤的”。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具体印象了。倒是奥瑙利后来在他自传性的小说《路易·朗倍尔》里，动人心弦的揭露一个天才儿童痛苦的内心生活，这个天才儿童就是由于他有过人的天分，而承受了双倍的痛苦。

巴尔扎克选用了双重的人物形象，来描绘自己成长的那些岁月。像歌德以浮士德和靡菲斯特两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一样，巴尔扎克把自己的个性一分为二：一个是诗人路易·朗倍尔；另一个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巴尔扎克天才中两项基本要素——诗情和哲思，是他依着人物原型，塑造活生生的人物的创作动力，也是他调节、展现人生大舞台上运行的无形律法的动力。在现实生活里，路易·朗倍尔比毕达哥拉斯更近于巴尔扎克，其实这位看似虚构人物的外在经历就是巴尔扎克自身的经历。在他自己的众多影像中——《驴皮记》里的拉发埃，《幻灭》中的大丹士，《十三人的故事》中的蒙泰洛将军——没有哪一个能及得上这所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斯巴达式教育的孩子的命运更为鲜活。

巴尔扎克所寄读的那所学校楼塔十分阴暗，围墙高耸，位于小罗瓦尔河^①畔，旺多姆城的中心，从外观上来看





更像个监狱。自入校始，那两三百名的学童，便要接受严格的修道式的生活训练。他们没有假日可言，家长只在特殊情况下能够获准探望自己的孩子。在这学校里的几年中，巴尔扎克几乎不曾回过家，因而他笔下的路易·朗倍尔便被描写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学校里的费用包括学费、膳食和衣服，比起其他校，算是很少的了，因此孩子们在起码的日常需要上，都不能得到相应的满足。一些父母不送手套和暖和的内衣来的孩子，巴尔扎克便是其中一个，冬天便只有双手双脚被冻得长冻疮，瑟缩在一角了。巴尔扎克(或说朗倍尔)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极端敏感，因此比起他的农家同学，他所感受的痛苦也愈深刻。下面引述一段《路易·朗倍尔》里的一段话：

他习惯于乡下的新鲜空气，习惯于任其自然的教育，习惯于慈爱老人的照料，习惯于躺在阳光下遐想，因而，他觉得特别难受——与别的孩子列队而行，共住在一间屋里，其中**80**个少年人默不做声地坐在木板凳上，每个人面前有张书桌。他的身体有着某种特有的敏感……在这样集体生活的束缚之下，极力忍受着痛苦。大家的呼吸使空气污浊……教室里到处放着残羹剩菜，总是恶臭扑鼻。另外，在我们的教室里有好多柜子，每人有个小柜子，里头可以放些小宝物，像是死鸽子或是偷来的食物……。房间里还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总摆着两桶满满的水，有点像是水槽。每天清晨，我们要在老师的监督下，一个接一个的按顺序到那里洗手洗脸。然后我们再走到一张桌边，在那儿，有妇女帮我们梳头发、搽粉。我们的寝室，每天只在我们起床前打扫一次，因此一直脏乱不堪。虽然有许多窗户和一扇很大的门，但房内的空气依然混合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儿，这些气味除了来自**80**个孩子的身体之外，还夹杂着盥洗处、梳理处、脏乱的柜子……这里缺乏乡间清馨的空气……习惯的改变

①在法国中北部。

和严格的纪律——所有这些都使朗倍尔满怀忧伤。他的左手支着下颌，手肘放在桌上，教室里的时光，就在他望着庭院里的绿树和空中的浮云之间消磨过去。他看起来像是在做功课，可是当老师注意到他的笔没有动，面前的纸张也仍然一片空白时，就会冲他喊道：“朗倍尔，你在偷懒！”

——《路易·朗倍尔》



老师觉得他不是痴呆就是懒惰，不是固执任性便是神思恍惚，只知道他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按正常的方式读书、学习。没有一个孩子像他那样被如此痛打过，他受处罚是家常便饭的事。对他而言，没有游戏也没有空闲的时间，因为处罚总是接踵而来，常常被关禁闭，有一次，竟然在两年的时间里，还没有过过六天自由的日子。体罚更为平常、更为残忍，他不得不忍受肉体上的鞭笞：

这孩子，这般的柔弱，却又如此的坚强……忍受了肉体与精神两者的痛苦。他像用锁链锁在椅上的奴隶一样，给锁在他的桌边，时常被棒子抽打，而身上又时常生着病……所有肉体上的惩罚最苦痛的，最剧烈的，是由皮带所给予的，这皮带约二指粗，由老师用尽全部的力气抽在张开的双手上以消除他们的怒气……。犯过的孩子必须在教室中央下跪受罚，在同学们奚落的注目下进行……。各人的性格不同，有些人在鞭打前后哭哭啼啼，有些则面不改色的忍受疼痛，但即使是意志最坚定的人，在等候抽下的第一鞭前，他的脸部也止不住要抽搐一番。

路易·朗倍尔常常被挑出来挨鞭打……这全归咎于他的一种天性，他一直都不知的特殊天性。当……老师一声“朗倍尔，你在偷懒！”惊醒了他的白日梦时，他总是投向那个打扰者凶暴而轻蔑的一瞥。“你又在偷懒”这句话使他猛地从幻想中惊醒，起初是他

自己也没意识到，之后就像这个人投去十分蔑视的一眼，这样的交换目光一定使老师很不愉快。当他感觉学生眼里包含着无言的嘲蔑和憎恨，如一道闪电直击自己时，他说：“你再用那种眼光看我，朗倍尔，你就会吃鞭子了！”

——《路易·朗倍尔》



这些年里，这批严厉的教士们，没有一个发现过巴尔扎克的秘密。他们只见他拉丁文老落在别人后面，字汇太少，又没有老师轻点一下就立即豁然贯通的聪慧。他们只知道他漫不经心、不感兴趣，殊不知他觉得无聊、疲倦是因为作业实在太容易了，而他表面上的懒惰，也只是脑中充塞着思想所带来的疲倦。老师们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这个“圆身胖脸的孩子”的心已经不在拥挤的教室里，早已神游于别的国度中。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坐在座位上、睡在寝室里的所有学生中间的这一位学生过着一种无人知晓的双重生活。

13岁时，巴尔扎克又找到了另一个天地——书的天地。这所科技大学里的图书管员，私下里同意他在空闲时把他所喜欢的书都拿去看。但这位图书管理员怎么也没想到，这位酷爱书籍的孩子利用这一优待竟然到了无法节制的程度。这些书成了巴尔扎克的救星，“如果没有图书馆里这些我迫切想要读的书，这些维持我头脑生命的书，那么，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方式就会让人变得十分野蛮”。如果没有书，学校和操场的现实生活会变成一种昏暗的状态，书籍把巴尔扎克引入了属于他的真正的世界。

路易·朗倍尔从此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神学、历史、哲学和科学方面的书籍，并从中汲取养料，因而奠定下了日后巴尔扎克渊博知识的牢固根基。各式各样的事实和细节，经他惊人的敏感和快速的记忆，在他头脑中牢牢地结合起来。最能说明巴尔扎克过人的领悟能力的，莫过于他对朗倍尔纵情于秘密阅读地描述了：

在他那儿，读书已经变成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他一目十行，眼快心灵，一下就能捉住了它们的含意。常常只从一个字，便能领会整句的意思。他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能精确地记住由阅读所获得的思想，其准确度不亚于他自己思索出来的或是谈话中所来的意念。简而言之，它具有各种类型的记忆，对地方、姓名、话语、事情和面孔都能准确快速的记忆。……他内在的眼睛可以见到那些处在同一环境的光线的明暗和色彩差别，极为清晰，如同是他刚发现它们那样。……他总能够抓住最复杂以及最简单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仅能回忆起他从书中获得的那些概念是怎样排序的，而且能回忆起自己心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感受。因此，他具有一种前所未闻的独特记忆力，它能让他想起心灵所经历过的各个阶段及整个活动：他早期的思想到最近所掌握的理念，从模糊不清的概念到十分明朗的概念。他的头脑自幼就善于从人的各种力量中吸收大量鲜明的形象，这些都是他进行清楚观察的丰富营养。在 12 岁的时候，他的想像力在经常使用的刺激之下已经得到高度发展，他的想像力，允许他能对他通过书籍获得的事物建立起精确的概念。他或是能举一反三地类比而推理，或是天赋的别具慧眼，让他能够了解自然的常理。



“当我读到描写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情景时”，有一天他对我说：“发生的各种情景，我都看到了。串珠式的炮的轰鸣声，士兵们的喊杀声，一并回响在耳畔，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我闻到了火药味，听到了马的奔跑声和人们的呼喊声。我凝视着一片平川，两个民族正在厮杀，我似乎站立于撒登山上。这一带似乎是《启示录》中的一节，真让人胆颤心惊。”

当他这样全神贯注地畅游在他所阅读的书本中时，他似乎感觉不到肉体的存在，而仅借着内在的力

量作用着，这个力量竟扩大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他“把空间抛到身后”了。

——《路易·朗倍尔》



然后，在他心醉神迷地、疲惫不堪地遨游太空后，这位困倦不已的孩子，穿着让人讨厌的僧侣服，又坐在那群头脑迟钝的农家孩子中间，他们非常吃力地听着老师的讲解，如同拖着沉重的脚步跟在犁耙后面，而他的心灵还处在因艰难的问题而搞得兴奋不已的状态。

在学校里，拉丁文文法是巴尔扎克必须熟读的，可是他仗着天资颖悟，只要扫上一眼便能记住一页，所以上课并不肯用心。遇到老师叫学生起来背法文或拉丁文，或复诵文法规则时，他只消听一下，便能照背不误，不过，老师若是先叫他起来背，那就灾情惨重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老师教的是什么呀，这样又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这位天才的孩子受到的处罚越来越严厉，后来连“木裤”^①的滋味也尝过了。当巴尔扎克的精神濒临崩溃时，这位早熟的孩子才被允许离开这座儿童时代的监狱，对于他从修道院学校解脱出来的具体原因，从来没人提过。在那所学校里，“凡是疼痛所能触到他的地方，在精神和肉体方面他都受够了”。

在《路易·朗倍尔》里，巴尔扎克还让他的另一个“我”——蓝伯，在12岁时写了一篇《意志论》——精神与肉体结合的哲学性论文。好事的同学将它抢去，相互奔告，最后落入一位最严厉的老师奥古尔神父手中，最终这手稿被他卖给了收废纸的人。他“不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多么珍贵的精神财富，这样，早产的婴儿就葬送在这愚昧自大的人手中了”。这一幕写得真实生动，其中描述了这个孩子虽然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因此，插曲不可能是纯粹虚构的。但是，幼年的巴尔扎克致力于文学创作有过类似的经历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巴尔扎克，还是那个名叫巴尔扎克的孩子呢？或是那个虚构的精神兄弟路易·朗倍尔

^①“木裤”是中古世纪的一种刑具。

呢？

这些问题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巴尔扎克在少年时期——往往思想家的思想总是在其成长岁月中确立的——用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人间喜剧》中展示意志所表现的种种奋发精力与规律性之前，曾打算写篇《意志论》。除了《路易·朗倍尔》，他还让《驴皮书》——他的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写《意志论》。这太引人注目了。他少年时代的核心思想就是试图发现，“基本法则，对基本法则进行表述也许能使我获得荣誉”。巴尔扎克在求学时期就对研究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有着极大的兴趣。



1832年《路易·朗倍尔》第一次出版，其中并无此插曲，显然那是日后再加进去的。

在这所学校里，有位名叫台赛涅的老师，与当时许多人一样沉迷于被人所误解的梅斯美尔和卡尔两人有关“意志”的理论中。他曾在上课时将这种思想传授给了他的学生，因而唤醒了一位天才孩童立誓要做“意志学家”的雄心。他的第一部小说《驴皮记》里的主角，也曾写一篇文章为《意志论》的文章，其中包含的那些深奥的原理已大不同于11岁时所写的那些《驴皮记》，显而易见，巴尔扎克在12岁时未必真能理出“意志论”中的思绪，但其对心灵与肉体间，精神物理关联作用的研究，绝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源自他的学意时期。对于心灵现象巴尔扎克一生都为其着迷，早在写《人间喜剧》之前，便计划从这大混乱中找出法则，转变成一种外在的、有秩序的系统，并建立各种情况用以解说精神的活动。

离开修道院后，14岁的他，这几乎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父母的家，家人发现他不仅是外表，而且内在全都变了，那个十分健康、好脾气、“大块头圆圆脸的孩子”，变成了精神不振、高瘦的男孩，脸上嵌着一双大眼睛充满了惊慌失措，好像历经浩劫归来。他妹妹后来形容他的外表，说他像个用陌生人眼光摸索着走路回来的梦游

人，两眼空茫，摸索而行。当有人问他问题时，他好像都听不到别人在问他，只是像坐在那儿做梦。他这种冷漠的外表激怒了他母亲。他沉默寡言，在冷漠中秘藏着优越感。最后，没过多久他遗传中的活泼个性还是占了上风，于是他又快活、健谈起来，这样又使他母亲讨厌。



为了弥补所受教育的不足，他又被送到图尔的高级中学去就读。1814年底，举家由图尔迁至巴黎，他则进入利辟特先生的寄宿学校。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位利辟特先生和老巴尔扎克交往过甚。那时老巴尔扎克是激进的巴黎参议会的参议员，而他在从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搭救玛丽·安托万内特王后时，起过一点历史作用。但现在，他只是所学校的校长，他的职责则是让年轻人能顺利通过高中的毕业考试。在这所学校中，巴尔扎克仍有被遗弃之感，因此在《驴皮记》里，他又把小时候的自己投影在拉斐尔的身上，借他之口说出以下的话：“我在家庭中和在以前学校里所遭受的那些痛苦，现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利辟特寄宿学校同样落在我头上。我父亲从未给过我零用钱，父母以为我有吃、有穿肚子里又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我所认识的上千名学生，在我记忆中，没有哪一个孩子的父母，对孩子是像这般冷漠无情的！”

巴尔扎克的内心一直有股反抗情绪，因此也一直不可能做名“好学生”，他恼怒的父母于是又把他送到另一所学校。可是他在那里仍然没有比较好的表现。在35个人的班级里，他的拉丁文光荣名列倒数第四，这使得他母亲怀疑，难道这小子真是不可救药的“傻瓜”？因此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即刻修书给17岁的儿子：

我亲爱的奥璐利：

我找不到够强烈的字眼，来形容你对我所造成的心灵伤害。你真是让我太伤心了，而我却总是为自己

的孩子尽我力所能及的事，希望他们使我感到幸福。

赛先生告诉我，你的翻译成绩掉到第 32 名了！他对我说，几天前，你在学校里又调皮捣蛋得很，得到的幸福又化成了泡影。

原计划是要明天 8 点见面，一块儿吃午饭和晚饭，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儿，可你不用功，你顽皮捣蛋，你不用功做功课，荒废学业，这些逼得我只好让你去受应得的惩罚。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是多么的空虚！

对我来说，路程看起来太过遥远了！你的坏名次，我一直未告诉你父亲，要不然礼拜一你肯定没法获准出来，尽管出来的目的是有益的，而非让你瞎快活。舞蹈老师明天下午四点半来，我会派人去接你，下课后你就要被送回学校。如果换种方式对待你，我会违背自己的职责，因为我太爱我的孩子了。

虽然母亲埋怨、指责，奥瑙利不管怎样还是完成了学业。1816 年 11 月 4 日，他作为一名法律系学生在大学里注册了。他应该可以独立治学、随意支配自己的闲暇时间，然而他那为他操碎心的父母却另有想法。按理说此后闲暇对年轻人有何意义？他该赚钱去！白天有空时偶尔去上上课，晚上念些法律大全也就足够了，所以白天应当找份职业做做不必浪费时间。因此，巴尔扎克一边在大学里求学，一边还得为律师居扬奈·德·麦尔维叶先生办事。这位麦尔维叶，他衷心感激他，此人即是在他后来的书里永垂不朽的戴尔维叶。这位先生很有眼光，富有才智，十分能够赏识这个办事员的能力，并慷慨地把友谊给他与他结为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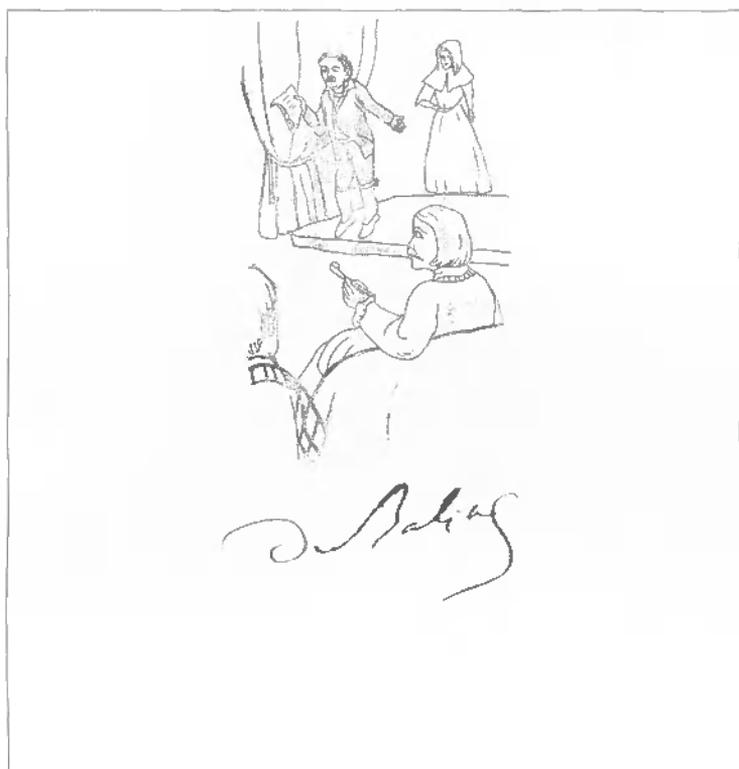
两年后的 1 月 4 日，巴尔扎克又被介绍给另一个公证人巴赛，他是巴家的世交。不久，巴尔扎克就可以成为这个可敬的公证人的助手，一旦巴赛老了、死了，这个年轻的助手便可以接管整个事务所。然后他还要成亲——自然



是娶个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女儿——这样才能使母亲感到荣耀，并把光耀带给巴家和萨家。

但是，这些年来一直被压抑着、克制着的反叛的火焰，却突然地在巴尔扎克的内心中熊熊燃起。1819年春季里的一天，巴尔扎克忽然从事务所的椅子上跳起来，抛下桌上的工作不顾而去。这些东西，没有给他带来一天的自由和快乐，他忍无可忍了，终于勇敢地抬起头，坚决地对家里宣称，他不要做律师或是公证人或是法官，他根本就不想有个什么中产阶级的行业。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当个作家，要凭将来的杰作而获取自立、财富和名誉。





第二章 早期对命运的质疑



20岁的奥瑙利突然宣布自己要当作家、当诗人了，反正要当名自由创作人，公证人或律师是坚决不想做的。这个始料不及的家庭听到这一宣告，犹如晴天霹雳。多么叫人疑虑的行业！它的保障在哪儿？它能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吗？这一切似乎无从知晓。文学、诗歌，那是拥有漂亮城堡的贵族才享受得起的，岂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孙所玩得起的？何况，从不曾见过这个不可救药的小子有一点这方面的天才？他什么时候写过文思顺畅的漂亮文章了？当地的报纸曾几时发表过他的哪怕是豆腐块大的文章？无论在哪个学校里，他的成绩总是拖后腿，拉丁文考过倒数第四，商业上最为重视的数学，就更甭提了。

最头痛的是，他偏偏赶上了老巴尔扎克经济状况不景气的节骨眼上，来提出他的什么鬼理想。波旁王朝复辟使欧洲的纷扰结束，这样一来靠拿破仑的战争发财的人的摇钱树根基也被挖断了。他们顿失凭藉。因此八千法郎的高薪一下减成了很少的年金，并在银行和投资事业的肃清行动中，老巴尔扎克着实损失不少。其实也留有一些钱应急，家里人还可以舒服地过日子，可是像巴家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却以为既然收入减少，便应加倍节俭。于是巴家决定离开巴黎，搬到生活水平较低，20公里开外的维尔巴黎希去住，在这里他们可以限制开支，并且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恰恰就在这那没脑筋的儿子，居然突然要当作家，并且还要家里出钱，帮他过无所事事的日子。

为了获得支持，把亲朋都召集到了一起，毫无疑问，



他们当然一致反对这个小笨蛋的妄想。老巴尔扎克倒是很镇定，他只是低声地说了句：“有什么不行？”老巴尔扎克本人过去也是个冒险家和投机者，他一生换了几十份工作，老了这才安静下来，过起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因此，对这个行为怪异的儿子倒没多少恼怒情绪。奥瑙利最喜欢的妹妹劳拉，对诗歌有种罗曼蒂克式的爱好，也秘密地站在他这边。然而他那小资产阶级世俗的妈妈可就认为是家门不幸了。如果亲朋好友知道自己的儿子去写文章，投稿给报纸，教她如何在他们面前抬得起头？绝不行！绝不行！这个不争气小子，已经花了白花花的银子让他去学法律，岂可随他再去胡思乱想，不给自己赚点面包过日子？

然而，安妮·夏洛特却没想到，她首次遭遇奥瑙利·德·巴尔扎克的反抗力量。在这个好脾气、随和的儿子身上，竟然有种不屈服、不动摇的顽强意志力。在拿破仑那种意志力折服后，在欧洲没有其他意志力能与之匹敌。巴尔扎克想到要干什么，他就一定能办到，在什么地方下定决心干一件事儿，就算不可能他也要让之成为可能。眼泪、哄骗、乞求、歇斯底里地号叫这一切都不管用，他想要当大作家，而不是当什么公证人。世界可以证明，他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

经过几天激烈的争论，最后全家达成了协议。奥瑙利可以去实践自己的意愿，可以尝试一下怎样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他如何达到目的，随他自己的意愿。父母只能把极其有限的资金投入这个毫无保障的事业。他们会资助他两年，仅仅两年，如还没有成为著名的大作家的话，他就得老老实实地回公证事务所，不然的话，就要断绝资助，从此一文钱都拿不到。每月家里给他 120 法郎，就是说，每天四法郎，让他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永垂不朽。

喜欢自作主张的妈妈，她是多么的绝望。但此时最重要是向亲友隐瞒这一“耻辱”。为了掩饰奥瑙利离家去了巴黎，就谎称他因健康的关系，到南部一个亲戚家休养去了。她期望儿子早些悔悟，能尽早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可

千万别毁了名誉和婚姻的前途，别失去了法律主顾。

好话说尽，百般恳求，都居然打不动那坏小子，安妮·夏洛特便决定采取智取，跟他打一场持久战。她要好好饿饿他。她以关心他为借口亲自陪他到巴黎去租房子，可是她选的最差劲、最破败、最受罪的房间，即使巴黎的贫民窟也找不到比这差的房子。她的计划，是软化他的决定，再击溃他的意志。

奥瑙利搬进了莱斯杰奇耶街的九号房子。这栋房子现在早已拆掉，这实在是太遗憾了，因为巴黎虽有拿破仑的墓地，但如果要给充满牺牲精神树立一座纪念碑的话，没有比这座房子里的凄凉小阁楼更有意义的了。但关于它的描述却留在《驴皮记》里。走过五段阴暗、臭气扑鼻的楼梯之后，是一扇几块木板粗陋拼成的破旧的门，门后是低暗的阁楼，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每个月的租金是五法郎，平均到每天只需三个苏^①，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房客愿住在这样的阁楼里。为了让这个未来的作家对自己的职业无趣，他母亲就特地给他“选了这个可以和威尼斯的铅皮顶屋相媲美的洞穴”。几年后，巴尔扎克作了这样的描述：

这个阁楼四壁又黄又脏，散放着一片凄惨，找不到比它更让人厌恶的东西了……。屋顶几乎斜到地板上去，砖瓦疏落的几乎可从中望见天空……。一天房租三个苏，晚上点灯又要另花三个苏。房间自己收拾。我穿法兰绒的衬衫，因为我付不起一天两个苏的洗衣费。我取暖烧煤……生火费一天约需两个苏……所有这些花费加起来不超过十八苏，还给我留下两个苏做不时之需。每日清晨，我自己到圣米歇尔广场的泉水处取水……。在修道院般独居的前十个月里，我便如此生活在贫困与遁隐中，是自己的主人同时又是自己的仆人。

巴尔扎克的母亲自认为很有把握，她不会想让这个小



①法国昔日的一种货币名称。



阁楼看上去舒适些。她要让恶劣的居住环境把这个儿子赶回正常的体面职业，而且越快越好。在这间阁楼里，巴尔扎克只有最为简单且必不可少的家具，而且都是从家里的杂物间里弄来的——一张硬板床，“像一个惨不忍睹的支架”，一张铺着破烂皮革的小橡树桌，以及两张几乎都放不稳的椅子，这就是全部。他最强烈的欲望就是租一架小钢琴，但是没有被批准。几天后，他写信回家，要求“白棉长统袜、灰毛线袜和一条手帕”。当他给自己弄来一面四方镀金的镜子时，母亲又怪他行为太浪费。

虽然如此，巴尔扎克的想像力却超过他的现实环境千倍以上。他的眼光能赋予最朴实无华的事物以鲜活的意趣，令人讨厌的东西也会变得招人喜爱。从他的蜗居看到的是巴黎灰黯的屋顶，虽是一片凄凉景象，但也能带给他安慰。《驴皮记》里这样说道：

我记得，我一边坐在窗前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一边快活地将面包浸在碗中的牛奶里。我游目四顾这一片棕、红和浅灰的瓦顶或石板屋顶覆着青藓苔的景致。起初，我觉得这景致太单调了，但没多久我就发现了它美丽之处。此时是道道晚霞照耀的黄昏。在这奇特的景色中，一个个没有完全合扇的百叶窗像是一个个黑色的洞穴。路灯散发的暗淡光线，透过雾气，投出淡黄色的倒影，拥挤的屋顶被它们映照在马路上。看上去像茫茫雾海。有时，在这一片昏暗的荒原中心会出现一些人影。我看到一位老太太清晰而伛偻的侧影，她正在给花儿喷水。一位妙龄女子正在梳妆，她无法想像别人会偷看她。我只能瞧见她美丽的额头和长长的发辫，她正用白皙的双臂把发辫举到亮光处。我欣赏着屋顶雨槽中的植物，它们往往朝生暮死，我欣赏着被狂风吹到高处的那些可怜的野草。我细审着那些藓苔，雨水使他们的颜色鲜明起来，而太阳一照它们又干巴巴了。白日的诗意和瞬间的印象，

雾水的忧伤，太阳的突然升起，夜静寂的迷魅，日出的奇幻，烟囱的炊烟……都是我所熟悉且使我快乐的。我爱我的“狱室”。我情愿待在这里，因为我愿意。巴黎的这片由单调的屋顶构成的荒原，如同无垠平野，伸展在下面那个生命的深渊之上——它与我的想像交织着，它进入了我的灵魂。

——《驴皮记》



要是遇到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巴尔扎克便能尽情享受惟一不需花钱的娱乐活动，这便是沿着蒲尔东林阴大道压马路，一路溜达到圣安东尼郊区。短短的漫步，却成为他刺激的精神体验。在《法西诺·加涅》里，他写道：

一种激情把我拉出我的工作——但这不正是属于我工作研究的一部分吗？我开始观察圣安东尼郊区的活动，开始观察它的居民，它的特征。我穿得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混在他们当中，他们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加入他们中间，看他们买东西，在收工回家的路上听他们争论不休。这种观察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本能。我既注意到他们的外在，也洞悉了他们的灵魂，或者我竟完全捕捉了这些外在的形象，而直接看到了超越形象之外的东西。观察给我一种能力，我能感受到观察对象所过的生活，我好像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种观察让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就像是《天方夜谭》中的托钵僧，他想要具有某个人的形体和灵魂，只要对这个人念咒语，然后摇身一变……

和这些人相处得很融洽，我乐意分享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肩膀上披上了他们的破衣服，脚上也似乎穿上了他们那种破了洞的鞋子。他们的期望、困苦进入了我的灵魂，或者说，我的灵魂渗入他们的期望和困苦中。就像醒着做梦一般。和他们一起憎恨那些虐待工人的雇主，或者憎恨雇主的老奸巨滑，因为雇主



们的诡计使他们不得不过来做工，但又得不到工钱。我将自己的习惯抛在一边，在对我的道德力量的某种陶醉之中变成另一个人。这成为我的一种娱乐。这种才能应归功于谁呢？是种能进行预言的本领吗？它会让人发疯吗？我拥有这种能力，我运用这种能力，仅此而已，对于它的来源，我从未探索过。重要的只是，从那时起，我把被组合在一起的形成一个整体中的各个成分分割开来，我解析着这些人，能够分辨出他们的好品质和坏品质。我明白，这个郊区，这个革命摇篮，对我有何作用，它的英雄们、发明家、实干家、地痞流氓，还有它的美德和罪行对我有什么作用。所有这一切都被贫困压倒，都被忧愁拥挤到了一起，沉酒于葡萄酒，毁于白兰地中。人们无法想像，有多少奇迹在这个满是痛楚的城市中悄然的发生。又有多少戏剧场面很快被人遗忘！仅凭想像力是不能洞察那些从未被发现过并埋藏在此地的真实的。须得深入去研究，才能发现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悲剧或喜剧，这些在偶然中诞生的伟大杰作。

房同里的书籍、街道上的行人和那双洞察一切事物的眼睛，构成了巴尔扎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进入了创作中了。

在付出昂贵代价获得自由之后，巴尔扎克亲自动手粉刷满是污渍的墙壁，并贴上壁纸。他把自己带来的书整理好，另外又到图书馆去借了一些。成叠的白纸、几枝笔以及蜡烛和灯油，一切都以准备就绪了。

只有一件事，鸡毛蒜皮的事，那就是我们这位未来的大作家，还不太清楚自己究竟要写些什么。他要当作家，只是直觉而已。他出于本能决定：藏身于一个洞穴，在没有写出杰作之前是绝不离开的。现在，他可以开始提笔创作了，但他没有工作计划，更确切地说，他还在摸索，在围绕着上百种模糊不清和尚未酝酿成熟的计划不知所措。

21岁的他，还未明确地打定主意，究竟是做哲学家、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还是科学家？可是，他说：“我觉得内心有个信念，我有思想要表达，我要建立一套体系，我要阐述一段科学”。但是哪种思想，哪种体系，哪种类型的文学，才是他所贡献的才赋呢？他看了看自己带来的文稿，都是些鸡零狗碎的片段。无一篇真正完成了的。这些都不能作为他跃入不配境地的跳板。摆在眼前的《浅论灵魂的不朽》、《浅论哲学与宗教》其中部分是演讲稿和读书笔记，部分是自己的草稿，草稿页有一句让人感到鼓舞的话，“待悲剧完成后，我要继续写此文”。摆在眼前的还有零散的诗句，有作为韵体史诗的《圣·路易》的篇头，有作为悲剧的《西拉》的初稿和作为喜剧的《二哲人》的初稿。有段时间，他还打算写部名为《鹤立鸡群》的小说和一部名为《斯丹尼》的信札体小说，这部小说又称《哲学上的错误》，这期间，他还完成了《贪利的人》的草稿。看这些不尽人意的作品，巴尔扎克越来越没信心了。

该如何开始写一套哲学体系、一部歌剧脚本、一篇浪漫的叙事诗，或是一部小说，才可以让巴尔扎克之名扬名四海。此时，当务之急，是先要随便写一点什么，好使他成名，从而摆脱父母好独立。于是，巴尔扎克钻进浩瀚书海中，执着的找寻写作的题目，并学习他人的写作技巧。在给妹妹劳拉的信中，他说道：“我不会去做别的什么事，除了研究和发 展我的风格。除非我觉得就要丧失理智才会中止。”

时间转瞬飞逝，两个月过去了。写一部哲学作品的计划搁置了，因为它太过费力而毫无收获可言。写小说，他又感到力不从心。余下便只有剧本了。当然，必须是一部历史的、新古典派的戏剧，像席勒^①等人所写的那样。他在图书馆里翻找，他一定要有个题目。

终于做出了决定，1819年9月6日，巴尔扎克写信给妹妹：



^① 席勒
(1759~1805)，
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全部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的现代性。



我……已决定选《克伦威尔》做题目，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在近代史中提供了最好的材料。我已经沉浸在其中，对其他的一切几乎都失去了兴趣。一个个念头不断地在我脑中积聚起来，可是我的诗才却十分有限，因而遭到阻碍……我至少还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才可能把这句戏写成韵文，还要斟酌审度我的意念，然后再润色一番。伟大的拉辛^①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润饰《费得尔》……。两年！整整两年！你好好想想看，两年啊！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因而，他必须要有天才。他第一次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而且是他那坚定意志的孤注一掷。巴尔扎克的坚强意志在哪儿发挥作用，哪儿就不会再有力量能够反抗他。他知道，《克伦威尔》是会完成的，因为他想完成它，而且他必须完成它。“我决定把《克伦威尔》写完，哪怕以自我毁灭为代价。必须在妈妈来之前，我得弄点什么东西出来才成，要不然我无法解释这段时间在做什么。”

巴尔扎克不分昼夜地坐在桌前写着，在谈到这种精力时，他说，即使最残忍的敌人，也会承认他惊人的精力。他给自己规定了一种修道院式的僧侣般的生活，这种铁一般的纪律，在他一生创作的各个紧张时期都被恪守。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三四天都不离开阁楼一步。即使出门，也只是去买面包、水果和提神必不可少的咖啡。不知不觉冬天已临近，在通风而无取暖装置的顶楼上，他冻僵了手指而无法继续写作了。然而他狂热的意志并不屈服，他依旧坐在桌前，脚上盖着父亲的旧毛毯，身上穿着法兰绒背心。从妹妹那儿求来的“旧围巾”围住自己的肩膀，又求母亲给他织了顶帽子。他躲在床上工作，一待就好几天，因为这样可以省下些昂贵的燃料。最为烦恼的是，白日变短了，下午三点钟就得点起灯，要额外支出灯油费。

① 拉辛

(1639~1699).
法国悲剧诗人。
他的悲剧大部分
取材于古希腊。

不然，他倒不在乎是白天还是黑夜，因为白天、黑夜他都在进行创作。

这段时期内，他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没有女人，不上饭馆或咖啡厅，也没有休息放松过一次。他天性胆怯，不知如何和女人打交道。在各个寄宿学校里求学时，他就知道和男孩子相处而且还笨手笨脚。他不会跳舞，没学过怎样与人交往，而且由于父母的过分吝啬，他的衣服十分老土。现在，他正值成人阶段，除了不修边幅，他的外表也不招人喜欢。甚至一个与他熟识的人这样说：“除了他的小眼里闪爍着智慧的光芒，他真是丑得可以。他的身材粗壮矮小，黑发乱糟糟的，五官瘦削，一张抢眼的大嘴，牙齿参差不齐。”因经济异常拮据，所以从他手中花出每个苏之前，都是再三掂量过的，因而，他缺乏交友的最基本条件。至于年轻的作家们常去的咖啡馆或饭馆，他顶多只能站在门窗玻璃前，照照自己看上去非常饥寒的面孔。大都市的一切娱乐和奢华，他都享受不到，哪怕是最短暂的一丁点儿快乐。



惟一个偶尔对这个孤寂的作家特别照顾一番的是巴尔家的一位老友达勃兰。“小老头达勃兰”对他的这段情谊一直贯穿着巴尔扎克的一生。“小老头达勃兰”虽然只是个城郊的小生意人，却深深地敬仰文学。一天的买卖结束后，他常会带着这个年轻的作家一道去剧院看戏。这样的美好夜晚，成了巴尔扎克惟一振奋精神的食粮。

“小老头达勃兰”每周都要爬上五楼来和巴尔扎克共同研读拉丁文。巴尔扎克从他身上发现了中产阶级的小人物心中所潜藏的道德力量，这是与他那小资产阶级家里截然不同的。后来，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里，巴尔扎克吟起了“群歌之歌”，赞颂这位诚实的小市民，并特别感激他“完全出自内心的同情的内在力量”。

早在十年前，“小老头达勃兰”凭着直觉，就比巴黎的人们、比文学评论家、比全世界的所有人，先认知巴尔扎克是个天才。



“小老头达勃兰”偶尔能够缓解巴尔扎克强烈的外在孤寂，却无法减轻这位没有经验的文坛新秀内心的z 徨不安。巴尔扎克伏案不起，他双手发热，太阳穴也剧烈地跳动着，他处于一种狂热的陶醉状态：他必须不计任何代价在几个礼拜内完成《克伦威尔》。这期间也有让人清醒的时候，在没有朋友和参谋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文学新人都会感到害怕。他不断地问自己：“我有足够的天分吗？”他又在信中求妹妹不要给他同情的赞誉怕自己误入歧途，要她“千万别因你爱我这份手足之情而说‘那样很好！’……只需指出我的缺点就够了，把称赞留在你自己心中。”

这位狂热的年轻人对平庸陈腐的作品不屑一顾。他喊道：“让那些平庸陈腐的东西见鬼去吧！作为一个人，要么成为格雷特利，要么成为拉辛”。有时候，在创作兴头上，他觉得自己的《克伦威尔》实在了不起，自豪地宣称：“我的这部悲剧够得上当做国王们和各个民族的祈祷书。我首次登场就要借这部杰作扬名，要不然就让它拧断我的脖子”。然后，没多久又灰心丧气起来，“我认识到自己缺乏天资，我的苦恼全源于此”。全部勤奋化成泡影了吗？在艺术创作中，仅凭勤奋只会徒劳……“世上任何勤劳都无法及得上一个人的天资”。

有时，巴尔扎克觉得自己的《克伦威尔》实在太完美了，有时又灰头丧气地感到自己毫无天分。他的悲剧愈接近完结篇，他的疑虑也就越深——是杰作还是废纸。

不幸，巴尔扎克缺乏有经验的人指引，走错了方向。他既不知人情世故，又不懂舞台技巧，却偏偏写了出悲剧，还是押韵的诗剧。他缺少写韵文的天赋，即使现在保留下来的几首诗也十分糟糕，这是一种必然。诗，尤其是严格讲求节拍和抑扬顿挫的亚历山大诗体，要求诗人思维审慎和有着极佳的耐心，而这些恰恰是与巴尔扎克热情奔放的天性相抵触的。因为他的想像会从一个联想跳到另一个联想，使他无法停顿下来去算计音节，从而写出精巧的音韵。刻板的体裁形式阻碍了奔腾的思绪。因此，他模仿

古典作品而写的悲剧，淡而乏味、刻意呆板、空洞无物。

可是，巴尔扎克可没有时间来分析自己，他急着要把悲剧写成，看看命运究竟怎样答复——是天才还是家庭的奴隶。勤奋的辛苦工作过四个月之后，于1820年1月里完成草稿，然后在朋友亚当度家中，做最后的增润修饰。5月，他终于又回到维尔巴黎希，简单的行装里装着完工的手稿。他将要把这些念给母亲听。现在是该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了——法国，乃至世界是否有了一个叫奥瑙利·巴尔扎克的天才。



全家焦急而好奇地等着他们的问题儿子和他的杰作。此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些，家里的气氛也较以前愉快，因为他喜欢的妹妹劳拉，才同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德·苏维尔的土木工程师，结成了好亲家。同时，巴尔扎克能够备尝艰辛，俭约刻苦，没有留下一个苏的债务，而且还有两千行的作品成果，这一切让家里不免对他另眼相看。这样说来，这个固执的家伙脑袋里真还有点什么特别的东西。不管怎么说，通过手稿的张数，和两千行诗句可以证明一点：他这个准公证人如此轻率的放弃了锦绣前程，绝对不是贪求游手好闲的生活。更何况还有“小老头达勃兰”对他的一番叙述。这一切促使他父母开始怀疑他们自己是不是对这儿子太苛刻，太不信任了。这个如此固执的青年如果真是一个天才，那么，在法兰西剧院的初演，对巴尔扎克和萨兰比哀家族就不会是件不光彩的事儿了。甚至他母亲也开始对他的剧本开始感兴趣起来，还自告奋勇帮他吧稿子重新誊写一遍，好让他公开朗读时，不会因为稿子涂抹的地方过多而影响了效果。这恐怕是奥瑙利有生以来首次受到父母的重视。

5月，决定奥瑙利是否有天分的公开朗读，在维尔巴黎希举行。巴家办得异常隆重，除了请老萨兰比哀外婆、新姑爷德·苏维尔之外，还请了有影响力的朋友纳盖医生和“小老头达勃兰”。这场不同寻常的彩排，就安排在家中的客厅里进行，为此，巴尔扎克家还把客厅隆重布置了



一番。曾到过很多地方的老巴尔扎克、一向冷酷的母亲、有病在身的老外婆萨兰比哀、妹妹劳拉和她年轻的工程师丈夫——这位新女婿对桥梁和道路的构造比对亚历山大诗的结构内行得多——坐在围成半圆形椅子上。纳盖大夫和“小老头达勃兰”则坐在了宾客席上。坐在后面的是他的两个弟弟——劳伦斯和亨利，他们人虽然坐在这儿，可心已经飞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文学新人巴尔扎克坐在这些外行听众的前面，身前有张小桌子，那双洁净的手有些不听使唤的翻弄着手稿。出席这次彩排，他还特别修饰了一番，穿了整洁的衣服。21岁的他把乱蓬蓬的浓密长发全都梳到后面，一双漆黑的小眼睛不安地望着在坐的所有人。他用发颤的声音宣布朗诵开始：第一幕第一场。很快，他就进入了角色，情绪激昂地朗诵着，一会儿如轻风低语，一会儿如惊涛拍岸，一会儿如流水潺潺，一会儿如雷声轰鸣。前后长达三四个小时。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这次值得纪念的朗诵会。不知道老外婆萨兰比哀在此期间是否太困乏而睡着了，还没朗诵到查理一世被处死，他的两个小弟弟是不是就已经上床了。

在场的评委们，对于该如何评价真觉得有些尴尬。不知道刚刚听到的东西，究竟只是自己是个外行，还是作品本身冗长乏味、糟糕透顶。德·苏维尔见到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就建议把稿子再送去给安德烈先生——一位真正有能力的权威过目。他是合格的文学史教授，现在还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奥瑙利的稿子于是送到他手中，自己认为它不成气候，但是他不愿武断地否定奥瑙利文学天赋。于是他礼貌地写信给老巴尔扎克夫人，告诉她，他并不想教她儿子气馁，但是，他以为奥瑙利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这比写悲剧或喜剧更有价值。他还说：“如果他肯来看我一趟，我很乐意告诉他怎样运用，我以为……不必非以诗歌为职业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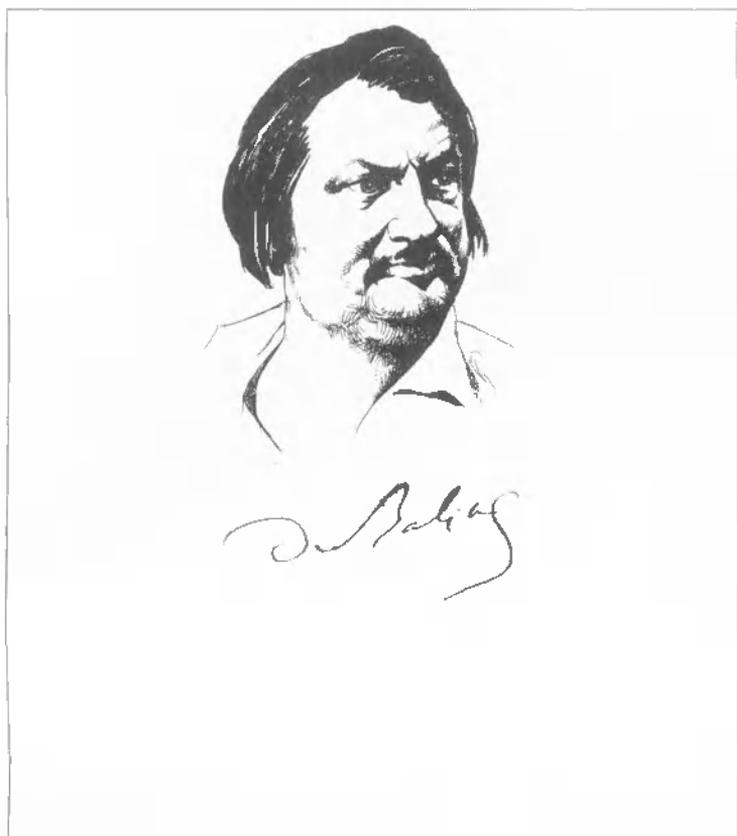
安德烈先生的这个建议，正是巴尔扎克父母最为期盼的。如果奥瑙利想继续写作，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管

怎么说，坐在桌边写作总比在咖啡馆消磨时间，或者是和轻浮的女孩子鬼混在一起，消耗健康和钞票好得多。当然应该按安德烈先生建议的那样，不要以诗歌作为职业，而是要找个牢靠、挣钱的“正经”职业，同时是可以做点文学创作的。虽然《克伦威尔》失败了，巴尔扎克却仍然觉得自己应该是个职业诗人。出自于一种本能反映，他拒绝那些极其庞杂的工作，他认为诗是无法作为副业顺便能完成的。



“如果我去找一份工作，我就彻底毁了。我将成为一个普通店员、一部无休止运转的机器，一匹马戏团里的马，它必须按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跑上三四十圈，甚至饮水、吃食和睡觉也要有严格的规定，我会成为一个平庸的人。过着人们所谓的生活——如石磨般不停地旋转，永远干相同的事情，周而复始的继续下去”。

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要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这需要他全力以赴，甚至消耗他全部的精力才能完成。因此，他断然拒绝了那个建议，坚持要按他的合同。两年的尝试时间还未满，他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他要充分利用它。正如他一生中每次遇到失败之后那样，怀着不屈的精神和坚强的决心，毅然挣脱家庭的束缚，返回莱斯杰奇耶街的小阁楼去了。



第三章 成立小说制造厂



好几天过去了，甚至是好几个礼拜过去了，巴尔扎克仍不想面对《克伦威尔》这个失败。他找来达勃兰商量是否该将这个悲剧送去法兰西剧院。这位可爱又可敬的五金批发商与剧院有点关系，因而尽力去找演员拉封的朋友帮忙，请这位朋友问问拉封能不能留意一下这个剧本，给予的回复是，巴尔扎克必须去拜访她，而且还要对她大加颂扬一番。也许这样，她可以把剧本给其他人看看。也许是巴尔扎克突然有了自知之明，又极力反对这样做。何必低三下四求人呢？何必求人再玩这张可以作费的旧牌呢？一个能承受得住重大打击的人，必定是了解自己内在力量的人。《克伦威尔》已经告一段落，应该重新再试。那些稿纸被巴尔扎克塞进抽屉，再也没有看这个错误一眼。

首度创作的失败，使他骄妄的气焰降了降温。一年前，他充满激情的写着《克伦威尔》，做着种种美梦。20岁的他梦想着声誉和自由一起到来。现在，从云层中摔下来的剧作家需要面临的是实际的问题，他绝不能回到对父母的依赖。旷世杰作和永垂不朽，可以稍等，当今之要，写作是为了糊口，什么价码都行，这样就不再花每个苏都得向父母或外婆报账，好像在求他们的施舍。于是，巴尔扎克下定决心，要写有些效益的东西。

巴尔扎克环顾四周，发现写小说的效果能立罕见影。这时，源于英伦三岛的小说写作之风——卢梭的《新爱洛绮思》、歌德的《维特》——正风靡着整个欧陆。在拿破仑时代，战争连连，人们的神经整日紧张不安，再无心力

去感受小说里虚构人物的遭遇。当波旁朝复辟，和平再临之后，大众又再觉得需要别人的奇遇来振奋他们的灵魂，神经需要一些撩拨，需要互交品尝怪异恐怖的强烈感觉与病态的感伤。于是，小说大为流行，尤其是刺激性的、通俗剧式的、浪漫式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小说，更是大行其道。



①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常被认为是历史小说的首创者和最伟大的实践者。

②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他的名字既是最深刻的浪漫主义忧郁的象征,又是追求政治自由的象征。

③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法国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

④德·维尼(1797~1863),法国最富于哲理的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⑤卢梭(1712~1776),近代哲学家中最少学究气者,在诸多方面最具影响。他的思想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和浪漫主义的诞生。

一些作家们在自己的魔法厨房里，捣腾三两下，就能烹出个浪漫、历史兼具的混合面团。对他们来说，黄金时代来临了。这道怪菜上桌时，还要加上鬼怪邪异的冰凉调味汁。例如，英国的女小说家安·拉德克利夫小姐，她那些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里，总有着机关暗藏，吱呀！吱呀！风车般地响着。几位脑筋灵光的法国人，也依照这位忙碌的女士的葫芦，画他几瓢，居然就大发利市。高级点的历史小说，尤其是中世纪为背景的题材，也一样到处风靡。瓦尔特·司各特的骑士们凭借老式的刀剑和闪亮的盔甲，比拿破仑用大炮征服的国家更多，被征服的人也更多。而拜伦的那些带有忧郁浪漫性情的帕夏与海盗，和往昔政府对布里沃利和奥斯特利茨获胜所作的宣告一样，让人心跳加快。

巴尔扎克于是决定随着盛行的罗曼蒂克风而调整他的船帆，写部历史小说。模仿司各特①的骑士，和拜伦②的总督、海盗，受到这两位大师所引诱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并不是第一人。维克多·雨果③和德·维尼④都在尝试，只是，他们的文艺技巧已经轻车熟路，而巴尔扎克却仍处在蹒跚学步而已。

他先后写了两本小说：《法尔都纳》低俗的官能小说，其中有巫婆、诺尔曼人、锁着锁链的贵族俘虏以及一些个低级趣味的篇章；《斯丹尼或哲学的错误》是书信体，模仿卢梭⑤的风格。它写的是路易·朗倍尔所喜爱的“意志论”主题，不过只写出了一个大体轮廓，都只是些片断，后来这些手稿的一部分作为拼凑的内容被塞进了另一部小说。

失败的打击再次降临。悲剧既未写成，小说家也没当成，一年过去了，半年又过去了，1820年11月15日，父母通知他，莱斯杰奇耶街的房间，必须于1821年1月1日让出来。他的胡乱写作必须结束，也是时候开始赚钱给自己花了。

自己挣钱，使自己获得自由。在莱斯杰奇耶街孤独囚禁的日子里，巴尔扎克省吃俭用，忍饥挨冻，为的只是能够自立，结果却是徒劳无功。现如今只有奇迹出现才能解救他。



在这关头，引诱他出卖灵魂的，是个风流调悦，幽默风趣的美男子，他穿着合身的裤子和洁净的衣衫，他要买巴尔扎克那双用于写作的手。这人与他年龄相仿，有着贵族的姓名——奥古斯特·勒·波阿特凡·德·莱格勒维耶，两人也许是在图书馆、出版商的办公室或食堂里认识的。勒·波阿特凡是演员之子，虽没有文学天赋，但见多识广而且为人八面玲珑。他已经找好了一个出版商，帮他出版一本东拼西凑的名曰《两个赫克托耳或是两个布列他尼家族》的小说。这位令人费解的出版商居然付了八百法郎现金给他，要求在2月里便要出成两本书，以“奥古斯特·德·维耶勒格莱”的笔名。

或许巴尔扎克向新朋友吐过苦水，怨叹自己时运不济，勒·波阿特凡告诉他，这种运气欠佳正是由于他文学上的野心过大。艺术良心同写作有何关系？把这种事情看得那样认真干吗？如果巴尔扎克有兴趣的话，下一部小说两人不妨合作，或者，先两人共同把情节拼凑出来，然后内容可以让巴尔扎克自己去写，因为他的文笔较好，而且写得较快。其他有关事宜则由勒·波阿特凡负责。如果事情讲定，他们便可择吉开张，利益平分。

这是一种堕落的建议。这意味着定期交页数一定的低级趣味的小说，并与一个全无廉耻心和艺术抱负的伙伴合作。这跟他往日的梦想相差多远啊！这样简直会毁掉他的天分，一年前，他不是还想使巴尔扎克这个名字闻名于世吗？

不是还要做一名拉辛吗？不是还想解释一种有关人类意志万能的新理论吗？他的灵魂，他的艺术良心交给了诱惑人的魔鬼。可是现在的处境让他别无选择。莱斯杰奇耶街的住处要让出来，如果又不能带着用笔杆赚得的钱回家，父母怎会给他第二次的自由。于是，他同意合作并讲定了条件。

《查理·保恩丹或我的左撇子老表》——合作的第一部小说。内容基本由巴尔扎克执笔，而署名的却是他的合作者。至于这家小说制造厂以后的产品，则由两人共同具名——阿·德·维耶勒格莱（莱格勒维耶的倒反）以及利瑙奥爵士（奥瑙利的倒反）。

于是，与魔鬼之约就这样签订了。沙米索的著名小说中写到，彼得·史勒密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阴间的阎王。巴尔扎克出卖他的艺术、他的文学抱负和他的名声。为了自由，他情愿沦为奴隶。今后几年，他的天才和他的名字便埋在苦役之中。

灵魂交易完成，巴尔扎克以度假形式返家，住进妹妹劳拉婚前的房间。他下定决心苦干一番，不久要用自己挣的钱找个住处。在这个小房间里，他妹妹曾沉浸于浪漫主义的梦想，盼望哥哥能获得美好的声誉。如今，这里成为他的小说制造厂。一张张写满了字的稿纸越积越厚，因为他的合作者勒·波阿特凡·德·莱格勒维耶的频繁活动，因而制造订单源源不断。在这间小屋里，他日夜不停地摇笔杆，勒·波阿特凡则负责小说的推销。

家里人心怀满意的见到事情这样的变化。第一次的合约上，说明第一本书 800 法郎，以后就很快地升为 2000 法郎两人平分。家人不再认为奥瑙利从事的是荒唐的行业了。尤其让老巴尔扎克感到高兴的是，他儿子似乎已经不再妄想当什么大作家了，而所写的东西又全用的是假名，看来是不会对巴尔扎克这个体面的姓氏有所危害了。“他冷静下来了”，这位好心的老绅士预言到：“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相信他会有所作为的。”可是他那好事的母亲却把设在家中的这个小说制造厂，看做家里的事情，以



他的合作人兼批评者自居。他的妹妹也如此。他母亲并不为他“缺乏风格”而痛心，而是第一个抱怨说“拉伯雷把巴尔扎克给毁了”。她在他耳边不停地唠叨，要他“仔细修改自己的手稿”，连周围的旁观者都能感觉到，这个已经成年的年轻人对家庭的这种什么样的事都不愿放手让他自己干感到无比厌烦。多愁善感的母亲总觉得这个浪子令其伤心，但又自寻烦恼的独自多余忧虑。没多久她就宣称，“奥瑙利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态度太狂妄，他一定会伤透每个人的心”。巴尔扎克这个对居住条件并不苛刻的人，现在都觉得设在家里的这间小说制造厂地方太狭小。家里的气氛教他愈来愈无法忍受，最后，他惟一的愿望便是在巴黎有个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房间。



为了独立，他像奴隶般卖命地工作。一天一整章是他的平均产量。他拼了死命毫无节制地工作，像一个逃跑的囚犯，气喘吁吁，肺都承担不了他因拼命逃跑而产生的急促呼吸，他这样只为了逃离可怕的牢房。最后，他几乎着了魔的干，甚至母亲都感到害怕了。她说：“奥瑙利工作得像个野人了。”每隔三天一瓶墨水就用完了，并且报销十枝笔。他工作起来精力旺盛，这种浑然忘我的精力后来震惊了文坛。1821年底前，他完成了《查理·保恩丹》。这部小说虽然整段整段都来自巴尔扎克的《斯丹尼》，但在最后出版时仍用的是维耶勒格莱的名字出版的。同年底，如果算上他帮助勒·波阿特凡完成的第一部小说《两个赫克托耳》，这本已是第三部小说。《比拉格的女继承者》——“系从本笃会前修道院院长堂·拉戈的遗稿中所摘录的史料，由其两位侄儿阿·德·维耶勒格莱先生和利瑙奥爵士先生署名发表”。1822年2月，另一本四卷本的小说《让·路易或被发现的姑娘》又接踵而出。这本书不是由那位传奇式的修道院院长的两位侄儿共同署名的。可是，巴尔扎克对这种署名已开始腻味儿了，因为这些小说都是他一人劳心劳力的成果。他很快地又开始另一部小说《鞑靼人又名流放者之归来》，这也在1822年问市，所具



的名字仍是阿·德·维耶勒格莱，真正的作者反而只字未提。其后和约失败，巴尔扎克便将制造厂里的产品，署以自己的笔名出版。之前是阿·德·维耶勒格莱和利瑙奥爵士共同制造，现在巴尔扎克开始独资了，开始作为利瑙奥爵士制造了。而且，他信誓旦旦的要将这个小说制造厂发展成为法国一流的文学品牌。初次赚钱后，他满怀愉悦地对妹妹说：“亲爱的妹妹，现在我疯狂的工作，就像是亨利四世的马在浇铸成青铜之前一般。今年年底之前，做为我财富的基石，我希望已经赚有两万法郎。此外，《阿登的副本堂神甫》、《学者》、《香泼第凡的抒情短歌》、《阿诺一家》等戏剧作品还要交出。”他并说：“利瑙奥爵士不久将成为全世界最多产的作家，最值得人们喜爱的伴侣，女孩们把他当成眼中的苹果那般钟爱。然后你的小奥瑙利将会头抬得高高的、傲目而视、腰缠万贯的乘着自家华丽的马车而来。他走近时可以听见喃喃地谄媚之声欢迎心中的偶像，人们会耳语说：‘那是苏维尔夫人的弟弟！’”

这种劣制产品惟一能看得出是由未来的伟大作家制造的只能通过——无法想像、难以置信的写作速度来证明。巴尔扎克与他的合作者合出了**16至20**册书之后，**1822**年这一年，他还出了各有四卷本的小说三部：《克罗蒂德·德·吕西尼扬或漂亮的犹太人》、《百年纪念或两个伯林海人》以及《阿登的副本堂神甫》。在后两本书里，不再署名“利瑙奥爵士”而改成“荷拉斯·德·圣·沃班”。因为他也很担心读者接受不了这样一种机关枪的火力，于是，在后两部作品上，他换了一副面貌，不再署名“利瑙奥爵士”。新标笺十分成功。这个新商标比旧商标在价格上要高出好多。原是每部小说八百法郎同合伙人对分，现在只要每部发行**1500**本，巴尔扎克就可得**2000**法郎。如果，一年出五至十部，再过几年，他就会富裕起来，独立就不再是个难题了。

在服苦役的这些年里，巴尔扎克用假名或不署名创

作，发表了多少作品，关于这一点，即使是研究巴尔扎克的专家协会也不可能给一个确切的答案。署有利瑙奥爵士和荷拉斯·德·圣·沃班这两个名字的小说只是他这些年来暗中进行创作活动的一小部分。无可置疑，他参与了以前合作人维耶勒格莱的粗制小说《米歇尔和克里斯廷和他们的随从》，全部至少是部分的写《黑白混血儿》，这部小说是用奥罗尔·克洛特这个名字出版的。何种类型的文学创作，何人委托的，以什么样的形式合伙，这时年仅 23 岁的他，都认为不重要。他行笔如飞，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廉价的，不具名地抛售出去。巴尔扎克以各种体裁及其不同的价码，为可疑政客、小出版商、狡黠的代理商编写廉劣的货品及各式各样的宣传小册。他写了《论长子长女的权利》这本保皇主义小册子、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凑出《耶稣会正史》小册子，一部叫《黑人》的通俗剧和《巴黎招牌小辞典》等。



1824 年这个一人公司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改写所谓“法规”和“生理学”方面的东西。月复一月，他的制造厂连续不断地造出些个“法规”来，如《诚实君子法规或免遭骗子欺诈之术》、《结婚生理学》、《出差办事员法规》、《礼貌手册大全》等，作者署名荷拉斯·雷桑，这些书的利润极高（其中有些卖到 12000 本以上）。这些作品大都出自巴尔扎克之手，这一点是有凭证的。但是，目前无法核实，他在此期间写过多少小册子、报刊文章、广告说明。因为他和那些不明身份的雇主们都不愿公开承认这种拼凑出来的低级趣味的作品。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在巴尔扎克蒙受羞耻的这段时期，其间所写的一切，与文学或艺术没有一丝关联，把它们和他联想在一起，真会教人无地自容。

这样的东拼西凑，用“出卖灵魂”这四个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最初或许只是为获得自由而采取的下策，一旦陷身其中，习惯了这样的速利，不免泥足深陷。靠小说发财后，他变成了文艺娼妓，同时为两三个文艺老鸨卖身。



甚至他的《朱安党人》和《驴皮记》使他在法国文学界声誉鹊起以后，他却仍然像个已婚妇人一般，偷偷地与人幽会以赚取私房钱，为了区区数百法郎，不惜牺牲奥德利·德·巴尔扎克的尊贵身份，剽窃别人的情节、场景，把自己的零碎片断补进他人的小说里，作为自己的作品。他无耻且利落的进行着剪裁缝补工作，把窃来的材料压缩、加长、改换、染色并使之时髦起来，不论哲学、政治或闲聊鬼扯，只要大爷您喜欢，只要流行随时改弦易辙，写什么都行。想到他在那些黑暗年头所交往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伙伴，什么样无耻的出版商和什么样的街头叫卖批发商，人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巴尔扎克，他所处时代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居然早年是个被卑鄙下流者收买的写手，这一切的根源——缺乏自信，对命运的茫然不知所措。

在这段不堪回首时期里，巴尔扎克因为缺乏自信，迷失了自己的真正命运，而沦为卑劣的小出版商手下的佣工。为了那些低俗小说中的感官刺激，他的笔下肆无忌惮，大量缺乏真实的诉诸情感。为求大批量的生产，他学会了油腔滑调、赶速度与空洞无物的写作，这样养成的恶习，日后终究不能全从他的小说中剔除出去，他的文体因而永远受到影响。

文学是会妒忌的主子，对于即使是偶尔待它漫不经心的艺术家，也要无情地给以复仇。巴尔扎克的责任感觉醒太迟，由于他在极为关键的成长岁月里，曾对自己不忠实，因而他的文字和文体留下永远不能弥补的缺陷。

年轻的巴尔扎克在他紊乱的脑海里，也依稀觉得自己是在贬黜真正的自我。他年轻时惟一的亲密人，他的妹妹劳拉，尽管对他的雄心壮志一直深信不疑，可是他也绝不让她看他的第一部作品——《比拉格的女继承人》，他的理由是“因为它是部十足地文学污秽作品”。他给妹妹一本《约翰·路易》的小说时，要求她答应“不得借给任何人，甚至不可示人，不许谈论到它，以免这本书流传出去……坏了我的生意。”

“生意”一词充分体现了，巴尔扎克对当时自己写书是多么缺乏应有的态度。他只是位供应者，因为合同的关系，他必须按要求交多少数量的手稿，而且越快越好。对于稿酬，它是和数量挂钩的。从另一方面看，只有稿酬对他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他迫不及待的赶制产品，这种心情就注定了，他不太在意小说的布局、风格、协调与创新的艺术性问题。劳拉的家务活不多，巴尔扎克竟玩世不恭的建议让她来写《阿登的副本堂神甫》的第二部。同时他也为人捉刀。这时，虽然他自己还未当上工厂主，就已经开始给自己物色廉价劳动力了，他虽然自己身为“黑奴”，但也在设法为自己寻找“黑奴”。他在做牛做马时，偶尔头脑也会清醒一下，他的良心还没完全泯灭，他坦承，“亲爱的劳拉，我何其幸运的选择了这个职业，每天我都要为自己的好运气而祈祷，我相信，我能在这行挣钱，同时，我也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把我的思想精华放在这些荒唐的写作上作贱，真使我非常难过！”他保证在拥有放心的“物质环境时”，便要“潜心开始真正的工作”。



后来，他的这段经历在吕西安·德·吕庞泼莱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体现，这个人就像他那样，之前堕落，但最终自救，每想到这些，巴尔扎克都有一种强烈的羞愧感。而且，他还像麦克白斯夫人那样，怀着颤栗的心情，凝视着他那双玷污了的手。

“我试图通过写小说这一壮举来自我解放，可是，我又写了些什么样的小说呢？啊，劳拉，我的宏伟工程被摧毁了！”

他一边写着，一边藐视着这些东西，甚至对于那些给他“生意”的经纪人也投去蔑视的目光。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也就是要借助这种超人的努力最终达到某个目标，这种力量，让他去忍受卖身于沉痛的“黑奴”生活。一直如此，幻想总会拯救这位最真诚最执著的空想家。

这时的巴尔扎克已经 23 岁了，可是他却还未真正的活



过也没想爱过。他从未找到一个尊敬和信任他的人，也没有哪只手曾伸出来协助过他。童年时代，在学校里是被人看不起的奴隶，在家里是被牢牢束缚的奴隶，他出卖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灵魂，换得肮脏的工钱，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攒钱赎出自己。他辛苦地工作，只是为了摆脱工作的辛苦。他操贱役，他把自己跟世界隔离，是为了更好地征服世界、世上的国家、所有女人和一切奢华，以及流芳万世的不朽名声。干活、干活、干活，不分昼夜的干活，夜以继日的干活，毫无乐趣的干活，是为了最终过上奢豪的生活。从那时起，这一切都鞭策着他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从事着惊人的工作。

在这时期里，他的写作虽尚未能显现出大艺术家的气势，却确实展现了他进行写作时喷射出来的巨大力量，他描写出了许多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意念和梦想。他让人感到他在自己的暗穴里疯狂地挣扎，奋力想要劈出通往光明和空气的通道。人们还能感觉到，他如何苦苦求索，希望不仅仅是虚构生活，还应该发现生活。他已经拥有写作的力量，所缺乏的是命运的恩惠。一旦阳光洒进这个寒冷的地牢里，一切面临枯萎的花果就会绚丽绽放。

“要是某个人能向这种冰冷的生活发射一道神奇之光该多美妙！我从未享受过生命中一点花朵般的快乐……。我渴望，却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我的一丝渴望。但是那又何妨？……我只有两个热望——爱情和名誉，可是它们却迄今为止还未曾出现。”



德·柏尔尼夫人——巴尔扎克的情人、朋友，巴尔扎克从她身上，找回了在女性面前的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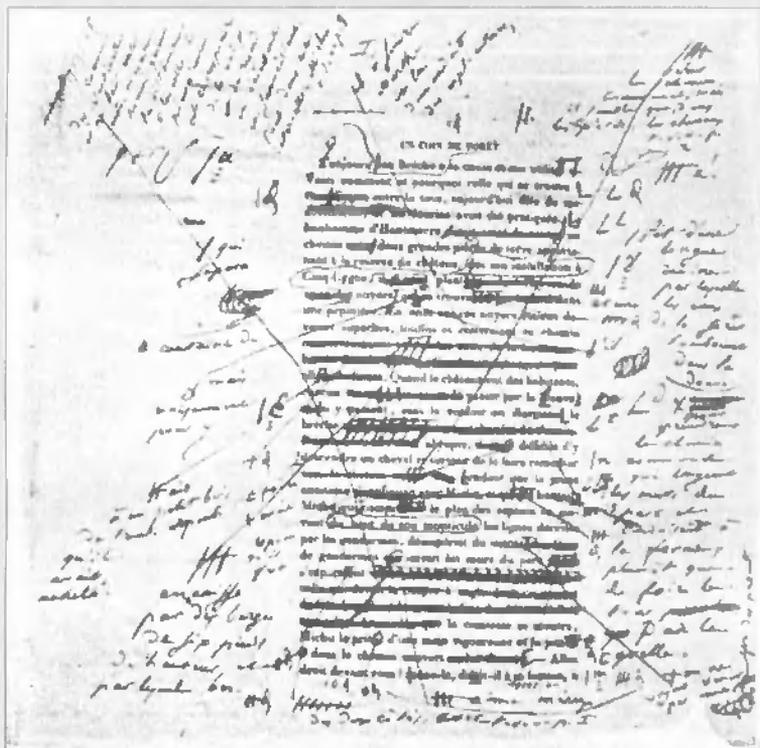
巴尔扎克从来直言不讳自己渴望有“一个女人和一笔财富”



拿破仑以剑开创的伟业，巴尔扎克将以笔来完成



在巴尔扎克心里占有特殊席位的珠儿玛



巴尔扎克第一次修改过的校样



巴尔扎克在卡西尼街的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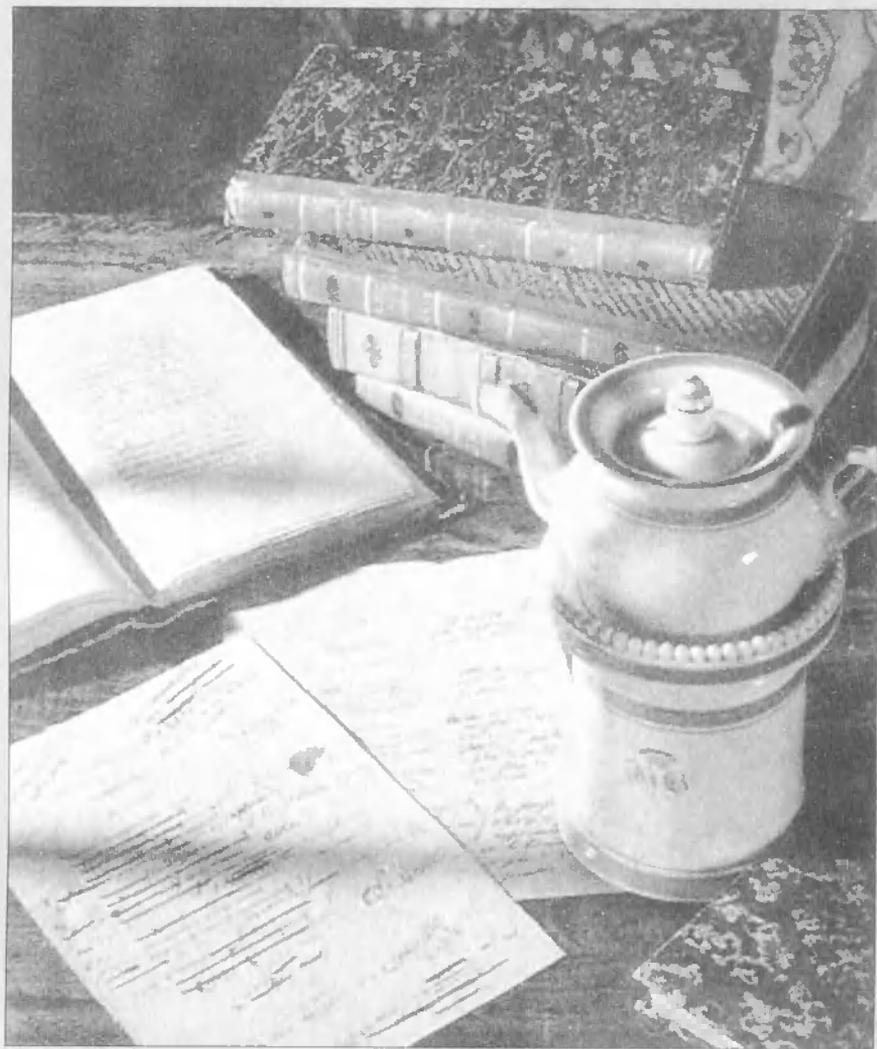
巴尔扎克在印刷厂倒闭后负债累累，抛弃债务重重的住宅，以妹夫叙维尔的名义租了卡西尼街1号第三层的房子。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Balzac'.

巴尔扎克的签字



穿着道袍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的咖啡壶



De Balin

第四章 德·柏尔尼夫人



巴尔扎克关于爱情和成名的幻梦，没有一个成真的，他疯狂努力的结果都是枉然。那本献给“这个地球的主宰者”的《克伦威尔》手稿也被他塞进抽屉，混在其他的稿件中，都被遗忘，时间太长纸都变黄了。在制造厂的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一经生产，便署上别人的名字消失了。在法国，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全国 5000 名写书人中，谁也不会提及一个叫奥瑙利·巴尔扎克的人。没有人欣赏他的天才，事实上，他本人最不尊重自己的天才。虽然他卑躬屈膝，想尽法子由后门溜进文学世界里最不名誉的地方，却仍然一步也没有迈出。

在那几年中，巴尔扎克的厄运不是缺少力量，力量早已在他心中等着迸发，而是缺乏勇气。他有时难免情绪低落，可是他却清楚自己比周围的文学同仁，在心智、知识、勤勉和全力以赴方面，要优秀得多了。问题是，他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勇猛向前的精神找到必要的出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然我勇敢，但那只表现在心灵上面，而行为举止却不。”30 岁之前，身为艺术家，他从来就没有做过与他的天分相称的工作。同时，身为男人，他也不曾接近过女人。早年的巴尔扎克，几乎是带着一种病态的害羞。

然而，害羞并不是出自懦弱，如果过多的力量未被利用，而且也不知用来干什么，那么就会东冲西撞使一个灵魂摇摆不定。他在傲慢与胆怯之间游离，他常以一种傲慢的姿态出现，但又惧怕承认那种尚不合法的力量。年少的



巴尔扎克躲着女人，并不是害怕陷入情网，而是相反，他害怕自己风狂雨暴的秉性，此外，他在性方面的成熟也太迟，他自己也提到过，“由于过度疲劳，我的青春发育期拖得太久了”。说到男子汉气概，他还说：“这种男子汉气概只是犹犹豫豫地长出点绿叶。”然而，这位健壮、宽肩、唇厚如黑人的青年，后来却拥有最强旺的性能力。他的理智和丰富的想像都不需要女人的青春与美丽。只要他愿意，他会把每个女人，甚至海古巴都视为海伦。是妙龄女郎也好，是半老徐娘也罢，哪怕她还有别的缺陷——这一切都会让他仿效《圣经》里的约瑟做出摒弃的姿态——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他可以爱任何他要爱的女人，取他所意欲取得的一切。就好像他随时愿意把笔论价出租给需要的人一般，他随时准备向任何能帮助他摆脱家庭束缚的女人求爱，不管她是否丑陋，是否好斗，是否头脑简单，他都无所谓，他的第一次求爱是匿名的。

这位奇特的理想主义者，在 22 岁时曾写给他妹妹的信上说道：

看看周遭，是否能帮我物色个有笔财富的寡妇……
在她面前将我夸耀一番——一个极好的小伙子，22 岁，长得帅气，眼睛溜转活泼，全身充满激情！是众神曾经烹出的一道最好的作为丈夫的菜。

如同皇宫广场上的旧书店低价抛售旧书一样，巴尔扎克开价很低，因为他给自身估价时，很迷惑。在没有人给他鼓励之前，他不会确信自己的价值。如果曾有出版商或是评论家向他表示他有才能，或是有女人向他表示好感，那么他不会这么害羞。然而，荣誉和女人都不愿同他亲近，因此，他至少希望获得第三种财富——金钱，和金钱结伴而行的自由。

巴尔扎克不获女人青睐，这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丑得可以的青年”是德·维尼对巴尔扎克描述的开始。他的

外表如同他的天才一样受到冷落。他不修边幅，即使是男性朋友都会注意到他那似乎可以滴油的乱蓬蓬的头发和满嘴烂牙，说话时口沫横飞，胡须不刮，鞋带又不系。在图尔的一个老裁缝，专门把老巴尔扎克穿破了的衣服改给他穿，顾得了让牛似的脖子和大块的肩膀穿下却又没法把他的腰身裁得时髦点，他那肥满的臀部实在无法顾及，常常令他苦不堪言。巴尔扎克自知他的腿短和浑身的笨拙劲儿，若是也学人家花花大少那样步履珊珊，一定滑稽透顶，因此他从不涉足舞池。这种强烈的自卑感，一再地把他赶回自己的工作和孤寂里。假如，一旦有个漂亮女人靠近他，他那双“光彩熠熠”的眼睛立即躲到眼皮底下，这双眼睛还能干什么呢？假如，有个笨嘴笨舌的人用蹩脚的奉承话取悦于人，而他是默不吭声，或讲几句干巴巴的话，那他的幽默和内在洋溢的情感还有什么用呢？他只会私下认为，比起戴时髦眼镜、身穿燕尾服、脖子上系领带的那些美男子，他说话要比他们动听一千倍。他那种诱惑人的本事和他内心里那种对色情与性欲快感的能力无比强烈。在这种极其渴望而又得不到爱情的情况下，他随时准备献出他所有的智慧、艺术、知识来换取另一种艺术：如此温柔，闪放着光彩的目光，向一个女人弯下身子，并在弯下身时感受她那肩膀的美妙颤动。即使是预示成功的一个小火星儿，他那超强的想像力都能把它变成熊熊火焰。正如他的名字对出版商并没有特别的含义，他的目光对女人们而言也毫无特别之处。这种早年的绝望心情写在《驴皮记》里：



我的灵魂极力想要表白，却一再地受阻，所以只好把自己深深的封闭起来，我生来便坦诚，但我却不得不装出冷淡和不自然的样子。我厌恶自己；我明白自己长得丑陋，也知道自己的声音缺乏吸引力，心里觉得羞愧。尽管内心里有个声音，它总是支撑着人们摆脱尴尬境地，大声对我呼喊：“勇敢一点！向前



冲！”尽管在我孤独时这种启示给予了我力量，尽管我把当时被人欣赏的作品和自己想像创作的艺术品进行对比，获得了自信，然而我却像个孩子拿不定主意。我为狂热的抱负所左右，我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做大事，然而我也同时知道自己似乎一文不值。

……在我的同龄人里头，我遇到一批时尚的家伙，他们趾高气扬地行走，满嘴费话，一点也不拘束地坐在女人身旁。这些人在我印象中都是一个样子：一副无赖的样子，不知廉耻的胡言乱语着。他们用言语挑逗着那些漂亮的女人们，宣称和所有漂亮的女人睡过觉，至少，他们装成那样干过。同时，又装出超凡脱俗，说什么肉欲上的满足算不了什么。在他们眼中的最贞洁的圣女，也只是他们的猎物。只要他们大胆地望上一眼，或做点轻浮的小动作，就能将她们征服。这些人由衷的让我艳羡。对我而言，获取权势和文学上的名誉，比赢取一位年轻、聪慧、动人而有头衔的女士更容易。

……那段日子里，有好些女人让我远远地崇拜着，为了她们，我真可以赴汤蹈火。我的灵魂也任由她们撕成碎片。……我既不知该如何作无言的表达，又学不会那些矫揉造作的话语。因此，最后只得把那团折磨我的炽热火焰隐藏于胸中。我有一颗女人们随时可以拿走的心灵，它充满了对她们的渴望，它充满了狂热的激情，而我也拥有那种自吹自擂的本领，可是，所有的女人都待我不忠而又残酷……。噢！我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为爱情而生，是注定要给女人带来快乐的，可是却一个也找不着，一个行乞的人随身携带着许多宝物，却碰不上识货的人，甚至连一个会感到好奇的姑娘也没碰上。我常常绝望透顶，我几乎绝望到想要了结此生了。

在较为易得的冒险中，年轻人会为自己所渴望的风流

韵事寻找代替品，即使是这样的冒险，巴尔扎克也没有运气碰上。在维尔巴黎希的小镇上，他总在家庭的监视之下。而在巴黎，他每月少得可怜的零用钱，连请最穷的女工吃顿饭都不够，更无法像有些青年一般，去找寻爱情的替代品。

有一段时间，巴尔扎克学和尚吃素念经的办法，凭借自己丰富的想像力压抑自己对女人的强烈欲望。于是，巴尔扎克只有在他有着甜蜜而多情的女主角的小说里自我陶醉。可是，这段混乱、痛苦的做梦时期总会结束的，而巴尔扎克再也忍受不了孤独与寂寞。他要真正的活，真正的爱。当他下定决心去获取他想要的东西时，他能通过一粒沙尘，开创出无限的大千世界。



蓄积已久的炽情，就同水、火和空气一样，在压力达于极点之时，便会一泄而不可收拾。巴尔扎克一段关键的经历就要开始了。有一对姓德·柏尔尼的夫妇不仅在巴黎的居所与巴家的地产相毗连，同时在维尔巴黎希也有一栋别墅，两家因而结成好友。加伯里尔·德·柏尔尼先生出身贵族，是位地方长官的儿子，曾在帝国法庭任律师。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很多，血统虽不如他高贵，但她父亲菲力普·约瑟夫·希纳尔也是一个古老德国音乐世家的后裔，很荣幸受法国皇后玛丽·安托万内特的特别荫护，皇后帮他物色了自己一名侍女给他做妻子。希纳尔在30岁时就去世了，他们家和王室的关系日益密切，因为这位寡妇又嫁给了德·若瑞莱骑士。德·若瑞莱骑士是保皇党人中最勇敢的一位，在危机时候证明了自己是最衷心的人，他冒生命从科布伦兹回来，企图拯救被巴黎裁判所禁闭着的王后。

因为七名可爱的男孩和漂亮女孩德·柏尔尼使宽敞的乡间别墅才显得生气盎然。巴先生竭力讨好这位几近失明的邻居，这位脾气越来越坏的邻居倒是和巴夫人年龄相仿，同样都有些浪漫的心性，因而结下了友谊。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奥瑙利回来后，利用写小说的余暇兼替



弟弟亨利补习功课，由于亚历山大·德·柏尔尼和亨利年纪相近，为了更多的赚几文钱便也替他补习。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借口，这位 22 岁的年轻人一有机会便溜进德·柏尔尼家的舒适和充满欢乐的别墅中去。

不久，有些古怪的事引起了巴先生和巴夫人注意。首先，在不必上课的日子，奥瑙利常到柏家去，一待就是整个下午、整个晚上。其次，他比较注意自己的衣着装束了，不像从前那般冷漠，明显和蔼可亲得多了。奥瑙利大概坠入情网了，巴夫人想。柏家有个漂亮女儿，爱玛纽尔，巴尔扎克 20 年后这样写她：“她是个迷人心神的美人儿，是株动人心魄的奇葩。”巴夫人心中暗自欢喜，因为柏家社会地位远较巴家高，而且财富也多，若是结成亲家，将来的嫁妆和体面难道还会少？和一个如此有身份、地位的女人在一起，奥瑙利很快就可获得较好的地位，他会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比写小说给出版商要好得多。因而，巴尔扎克的父母私下里乐不可支，暗中放纵巴尔扎克。他母亲向往着奥瑙利·巴尔扎克和爱玛纽尔·德·柏尔尼缔结婚约。

对奥瑙利的妈妈不幸的是，这回可完全猜错了。奥瑙利爱慕的对像不是那位美丽的少女，却是 45 岁，生过九个孩子，而且事实上已经当了祖母的劳拉·德·柏尔尼。德·柏尔尼夫人早年的画像没有留下来，因此无法判定她是否漂亮过。不过，45 岁的年纪，本不可能是普通青年性爱的对象，女性魅力也早已在生儿育女后化做温柔的母性。

然而，就是这股柔和的母性，正是巴尔扎克在整个童年时代，母亲一直吝于给予他的。他热切企盼着这种神秘让他觉察到自己内在的力量，引导他、指导他，以爱心和谅解来消除他内在的紧张，使内在粗糙的结构变得细腻起来，给他鼓励指出错误但不做恶意的批评，能以协助、合作的精神指出他的缺点，尝试进入他的思想世界，而不会把他充溢的幻梦思想嘲笑成为完全的愚蠢无稽。德·柏尔

尼夫人通过对他的帮助，尊重和倾听心声使巴尔扎克塑造自己、教育自己，使他重拾正在消退的自信。在《费尔米安尼夫人》里，他描述到这种精神上接触的快乐：

一个女人，有如乐曲一般的声音，这种声音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这种魅力也体现在她的仪表上，你有幸遇到过这么一个女人吗？一个懂得何时说话，何时沉默的女人。她的柔情蜜意能赢取你的心，她会对词语加以选择，说一种纯正的语言，你有幸遇到这么一个女人吗？她的嘲弄犹如爱抚，她的批评也绝不伤人，她处理事情不会采取争吵……会选择在适当的时候结束谈话。她总温言婉笑，她殷勤但不做作。既是她心烦意乱，她也不会表现出来，别人对她的敬仰，对她而言只是一种甜蜜的浮光掠影。她不会让你觉得疲倦，可是你在离开她时，你会感到彼此满意。……她屋里的一切都让你觉得赏心悦目，你呼吸的空气，如同自家里的一样。这个女人非常自然。她做事从从容容，不爱夸耀自己；表达感情时，是那么的坦诚直白……她温柔而愉快，安慰你时你会感到心情舒畅。这样的天使，会让你爱的发狂，即使她犯了错，你也情愿认为她是对的。



与德·柏尔尼夫人交往后，他的世界有了种全新的，与前不同的气氛！和这位夫人的相处，使他学会了把当代历史感受为、体验为活生生的现实。劳拉·德·柏尔尼受洗时，德·佛朗萨公爵和德·茜玛耶公爵夫人曾代表法国国王、王后为教父、教母主持洗礼。她承袭路易十六的名字，取名为劳拉·路易丝；承袭玛丽·安托万内特的名字取名为安托万内特。她听过他的继父，这位最忠心耿耿的德·若瑞莱骑士的叙说，他如何冒生命危险潜入监狱，替王后传言给费尔桑。巴尔扎克在德·柏尔尼夫人那儿也许还看到了王后的感谢信。这个家族把这封信连同那块浸透



血迹——断头台的血迹——的手帕作为珍宝保存下来。信上写道：“曾经我们怀着美好的梦想，仅此而已。不过，这个机会再次证明你完全忠心于我们，这也是个很大的收获。”这是件多么具有纪念价值的事儿啊！无数的细节激活了他丰富的想像力，大大巩固了他进行创作和塑造人物的意志！人们完全可以想像这位年轻人，是的，想像这个孤寂的孩子，在他的青年时代，在学校的处罚室里和在莱斯杰奇耶街的那个小阁楼里是多么悲惨。在家里，他终日听到是小资产阶级对房租、利率、养老金……发出的无奈叹息，或是要他挣钱，或是要他成为一个小公务员的唠叨。当她以轻柔的声音，诉说前朝旧事与大革命中恐怖的种种时，巴尔扎克的想像开始展翅飞翔，他的一颗心扩张了，这位狂热、冲动的诗人，在与如此温柔的女人交往中，初次对人生意义有了深刻的了解。

她只是对这个笨拙、幼稚的年轻人稍加引导，并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是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刚开始时情形确实如此。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却很容易变质为男女间的情爱。温柔的教诲会成为一种温情，尊重会成为爱情，亲密的交往往往会上升到亲昵爱味的关系。德·柏尔尼夫人万万想不到对于巴尔扎克这样具有强烈的想像力的人，甚至可以把她——一个母亲和祖母——也变得可爱起来。她万万没想到自己释放了多少魔力，只要看他一眼，那积聚起来的长年被压抑的欲火就会燃烧起来。但是他决心去爱的意志，那无与伦比的意志，却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当第一次遇见你时，所有的感觉都兴奋起来了，我的想像力也燃烧了起来。我确信我所要的完美已经在你身上找到……。所有的一切我都视而不见，只因你身上才是真正惟一的完美。

德·柏尔尼夫人大为吃惊。当然在她年轻的岁月中也

绝不是什么圣女，维尔巴黎希甚至有谣言，说她最后两个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令柏夫人觉得头痛的是两人年龄上的差距过大。她在一封业已失传的信里，特别强调这点，她企图把巴尔扎克炽热的感情，局限于友谊的层面上。然而巴尔扎克已经决意征服她的抗拒心理，他愤怒地呐喊：

……假如我是女人，一个已**45**岁的女人，而仍然讨人喜欢——啊呀，我的做法就完全和你不同。进入生命之秋的女人，拒绝采摘使亚当和夏娃放逐于天堂之外的果实，这真是令人费疑所思！



赞美变成欲望。此时，巴尔扎克为了无法抑制的欲望，再次鼓气，他不允许她对自己有任何的反抗。

德，柏尔尼夫人颇为吃惊。这位此时温柔、极具母性的女人，在年轻时并非一位贞女。早在**22**年前，刚新婚不久，就和一位头发乌黑的年轻的科西嘉男子有了段婚外情，这种事应该不止一次。在维尔巴黎希流传着各种谣言，说她最后两个孩子是私生子，不会是那位上了年纪、几乎瞎眼了的丈夫的，只是姓他的姓而已。因而，一位年轻人的激情本身也不会给清教徒式的戒规造成危险。当然，她也明了，在已经成年的儿女眼前，已经**45**岁的她要和一個比儿女还年轻的小伙子有私情，真是十分荒谬的事儿！而且，这种爱情是不会长久的，那么，为何还要冒险呢？因此，她一再拒绝巴尔扎克的炽热感情，将感情控制在友谊的范围之内。她对自己的年龄不加隐瞒，反而，一再强调这一点。在巴尔扎克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胆怯的样子，他绝不后退。他不会像在后来的《老处女》中所描述的那个悲剧性的主人公阿丹那斯·格拉桑，“世人会诅咒一个**23**岁的小伙子同一个**45**岁的女人之间的爱情，这种可怕的诅咒让格拉桑退缩了”。

巴尔扎克决心要克服他的女友的抗拒心理，他气愤地再次喊叫道，“天啊！假如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已**45**岁的



女人，而仍然讨人喜欢——啊呀，我的做法就完全和你不同。进入生命之秋的女人，拒绝采撷使亚当和夏娃放逐于天堂之外的果实，这是令人费疑所思！”

面对这位热血青年，柏夫人全力抵抗了数星期，乃至数个月。可惜为了建立自己的可怜的自信，巴尔扎克对于他的初恋，却使尽了全力。他必须一击获胜。对自己婚姻失望、不乐的弱女子——柏夫人，早被他的欲火点燃，哪里还是他那足以征服世界的意志力的对手？8月里一个炽热的夜晚，在黑暗中，通往柏家别墅花园的后门轻轻地被打开了。那战栗着、等候着的爱人进了屋里，在那儿开始了……

这惊喜连连的夜晚，如此地充满了欢乐！那一晚，这个半孩子、半成人的幸运人儿一生只能享受那一次，且再也不会回来。

秘密在小镇里是藏不住的。奥瑙利经常性的去拜访德·柏尔尼夫人，很快就引起了人们各种猜测和恶意的谈论。柏家紧张的场面随时可能发生，因为家里还有三个小女儿，她们绝不会眼睁睁看着父亲戴绿帽子，而让那个坏小子在家里晃荡的。不过，谁都不会比老巴尔扎克夫人所受的打击更大。

在儿子成长的岁月中，巴夫人一直忽略了儿子对她的孺慕之情，不料他如今竟在德·柏尔尼夫人的身上找到了宣泄。柏夫人成了他的益友、顾问、母亲甚至是情妇。一向盛气凌人的母亲不免产生了大大地妒嫉。两个女人对巴尔扎克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母亲靠强制手段，而情妇则用温柔作为武器。1822年春，巴尔扎克被母亲强迫离开维尔巴黎希，去同妹妹苏维尔夫人一起住在巴越斯。为了不让他临阵逃走，她亲自陪他去驿站坐马车。以前，巴夫人只把写小说当是奥瑙利的一种赚钱方法，现在她要先过目手稿，再送去给出版商。可是为时已晚，巴尔扎克已

经学会分辨母亲和巴夫人之间不同方式的批评了。他对母亲迟到的关心，强求而来的兴趣，和对她那歇斯底里的发脾气一样，只是漠视。他不再怕她，更不会再尊敬她。她在他面前已经没了威信。

她生平从未遇到巴尔扎克如此强烈的反抗。她气恼至极，写信向她女儿诉苦，“我要求他认真校对自己的手稿。我让他把手稿交给在写作上的行家看看……可是奥瑙利并不领情，拿我的话当耳边风。他不再听话了。奥瑙利太自负了，他不想让任何人过目他的手稿”。



她感觉到儿子从她手中溜走了，试图强行阻止他逃跑。但她的权势已失去效用了。巴尔扎克首次在女人身上的成功，使他成长为堂堂男子汉。他的自信心已经得到极大的肯定了。他已经独立，不再依赖父母，父母的家不再是他生活的中心和焦点，柏夫人的家是新的焦点和中心。家中的恳求、怒骂和歇斯底里，以及镇上的流言蜚语，都阻止不了他的决心，他要自由而轰轰烈烈地把自己奉献给爱他的女人。

他母亲气冲冲地给女儿写信说：“奥瑙利不认为这样一天两三次的跑去德·柏尔尼夫人家有什么不妥。他对所有的事充耳不闻。我真想远离维尔巴黎希！他满脑子只想那一件事。而且，他还不明白，这样的过分沉湎于此，总有一天会对它感到无聊的”。他母亲的最后一线希望是她儿子很快厌倦这种“难以自拔的激情”，希望他不久就摆脱对这个45岁的女人，更准确地说是46岁的女人的迷恋。事实让巴夫人不得不承认，她对儿子知之甚少。她低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力。

这种超乎寻常的爱，并未使巴尔扎克堕落，反而协助彷徨的他找到了自己，解放了这位大小说家。他身上的男子汉气概被唤醒了，而且他这个胡乱写作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知名作家。在劳拉·德·柏尔尼经验的指引下，巴尔扎克成了真正的巴尔扎克。后来他承认，“她是我母亲、朋友、家庭伴侣和忠言者。她使我成为真正的作



家，她给我以安慰，提高我的欣赏能力，如姐妹般的和我一同哭泣、欢笑，每天伴我身旁，她简直是个乐善好施、减轻疾苦的睡美人儿……。没有她，我肯定早已死去”。她为他做女人所能为男人做的一切，“当狂风暴雨要把我淹没时，她通过一系列的鼓励和行动使我的头露出水面……她激起了我的自尊心，我要保护她免遭一切痛苦……，我得以保全性命，全要归功于她，她是我的一切”。

从 1822 年至 1833 年止，这段有肌肤之亲的友情兼爱情，共持续了 10 年，后来渐渐消磨得只剩下友情。巴尔扎克将劳拉·德·柏尔尼生前和死后以及有关她的一切，组成了一首感恩诗——伟大而崇高的女性，友爱的天使——她唤醒了他的一切，使他成为真正的男人、艺术家和创作家。她给了他勇气、信心、自由和安全感。甚至巴尔扎克在《幽谷百合》中刻画的德·莫尔索夫人的理想形象，也是“和她相去甚远……只是对她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优点轻描淡写而已”。他还羞愧的承认，他无法完全的表达她给予的一切。“因为我不能将真诚的感情当众叫卖”。

巴尔扎克把他与德·柏尔尼夫人之间的这一段情谊，看成是他一生当中惟一的好运，他说：“一个女人将最后的爱情奉献给一个男人，成全他的初恋，世上没有其他的東西能与之相提并论了”。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他事业上一种救赎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她不仅解放了他，让他寻得了自我，并且成为他以后一生里所爱慕的女人的典型。此后，巴尔扎克所追寻的女人，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母性保护、引导和协助。他需要的不是整日要他陪伴的女孩，而是不占用他时间的女人，可是在他工作完毕之后，却有闲暇和能力陪他消遣解闷。体谅比热情对他更为难得。能够符合他条件的，都获得了他的尊敬，因为她们比他经验丰富，而且，通常这些女孩也都比他年长。《弃妇》和《三十岁的女人》不只是他小说的书名，也是他自己现实生活里的女主角，她们都是对生活与爱情失望的成熟女性。她们活着原已不再期望什么东西，可是被年轻男性再次追

求，使得她们成为这位大文豪的伴侣和助手，被他所需要，这似乎是命运的恩赐。外表的美丽引诱不了他，青春也不能吸引他。他甚至声称“对年轻女孩的深恶痛绝”，因为她们要求太多而给得太少。“40岁的女人，”他说，“愿意为你做一切，20岁的女人则什么也不做。”

在以后的多次恋爱中，在他潜意识中总是渴望那种包罗万象、集各方面为一体的爱情，这种爱情在这个女人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他是她的一世：母亲与姐妹、朋友与老师、情妇与伴侣。





第五章 积极创业



巴尔扎克对命运的第一个愿望已经实现。一个充满爱意的女人给予他帮助，使他在精神上达到了独立，现在的问题是该如何获得物质上的独立，以便从事他真正想要干的大事业。

35岁之前，巴尔扎克希望，通过写低级的畅销书，顽强地、一步步地赢得未来的独立。1824年即将结束时，一天，巴尔扎克走进了圣安德列艺术广场30号的出版商兼书商尔班·卡耐尔的店里，想要推销一本最近的小说《汪一克罗》。卡耐尔对他可是殷勤招呼，荷拉斯·德·圣·沃班的小说制造厂，一向供货及时，又能迎合大家口味，谋杀、流血、感情纠纷和异国气氛应有尽有。卡耐尔先生爽快地接受了巴尔扎克的稿子。

这天，卡耐尔透露了心里一些其他的企划。他充满信心地对年轻的巴尔扎克说，他有一个绝妙的点子，就是为圣诞节、基督教坚信礼和资产阶级暴发户出版作品。市面上看涨的是法国的古典作品，像莫里哀^①的作品集或拉封丹的《拉封丹全集》，不但册数多而且占去中产阶级家庭过多的空间。如果将所有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小字印刷汇印成集，每人出成一本，每页分成两栏，再绘上些小插图，保管会一抢而空的。这个计划所有的细节已经准备就绪，事实上，拉封丹的集子已经完成在手，现在万事俱备差的是一笔必要的资金。

巴尔扎克永远是个热情者、幻想者。对于卡耐尔先生的这个计划，他立即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提出一个请

① 莫里哀 (1622~1673)，以艺名莫里哀闻名的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虽屡遭17世纪法国宗教和世俗权力联合反对，但其喜剧天才终于脱颖而出，使他赢得赞许，被誉为法国最伟大的作家。



求，自己是否也能参与这样一个大有赚头的投机生意。他本人其实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原因进行这样的毫无把握的生意。他自己的小说制造厂，由于他孜孜不倦地苦干，文学上他又没有忌讳，因此生意还行。写小说，巴尔扎克一年大约固定可收入几千法郎。可是随着获得自信心以来，他对生活水准的要求也提高了。一位高贵女士的情人可不愿再住在阁楼上，眼下所住的房间，图尔农街五楼配不上他的身分，看似太狭窄了。再说，终日伏案写书，靠一行行、一页页、一本本的白纸黑字来卖钱，真是太过丢人，太过疲劳，太没光采啦！为什么不冒点风险，好好捞他一笔？至于低级趣味的小说，给报社的文章和其他匿名作品，他仍可继续写下去，制造这些东西是件轻松的事，容易极了。总之，博马舍附带出版德·伏尔泰先生的作品，并没有损害他自己的才华。中世纪的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不也当过出版社的校对员和技术人员吗？赚钱对巴尔扎克而言，不管用何种方式从来不是羞耻，反而是脑瓜灵活的证明。卖力干活才赚一点，那才真叫蠢，要是聪明，就该快速出手，狠赚一把。捞到本金后，他便可以专心创作那些签上自己大名的献给全世界人类的不朽作品了。

巴尔扎克并未花多少时间仔细考虑。有生意可做时，他的想像力会给他提供足够多的理由，无需冷静的计算。投机生意给他带来的快乐绝不亚于创作。巴尔扎克从不会拒绝任何买卖的机会，为了文学尊严。交易来临时丰富的想像替代了冷静的思考，书本、图书、铁路股份、房地产、木材、金属等业，他都插过手。他惟一的愿望，是释放他体内充沛的活力，助他一路奋斗向前。30岁了，还拿不定主意，究竟是从政呢？还是当个记者？如同歌德^①和华格纳一般，对于当画家或诗人，做戏剧家或是音乐家，很是踌躇了一阵子。纯属偶然，引导他的天才走上了文学的途径，在1830年或1840年，甚至1850年时，如果让他选择在财务界掌大局，或是做《人间喜剧》的创作者，很难说他会做何种选择。他是准备跻身于金融界最上层，还是准

① 歌德

(1749~1832)，德国诗人。歌德一生从事文学创作，研究自然科学，并参与政治活动。他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德语而且在世界文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备做一个文学泰斗，这更是个疑问。任何一个计划，无论是文学上的，还是商业上的，都会刺激他异常丰富的想像力，因为这样的计划包含着很多无法预料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幻想，他就无法看清事物；如果不夸大其词，他就无法讲故事；如果不沉迷于数字，他就无法进行计算。正如一旦有了创作念头，就能很快统观复杂的情节和各种处理手段，每一次的投机生意，都会使他贪欲膨胀，情不自禁的眼前就会浮现大堆大堆的金钱。



卡耐尔先生只说出了自己打算出特别版本的计划，巴尔扎克就仿佛看到自己手里捧着印在雪白的红张上，装订精美的书本，还装饰着插画，一册、两册，乃至全套。似乎巴黎和各地的书店里都挤满了人，看到在巴黎，在外省，在城堡里，在矮小的房屋里，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正阅读和欣赏着这些书。他已经看到卡耐尔先生的柜台上订单成打。看见搬运工忙着扛书，这些书被源源不断地发往全世界。他看见钱柜子里塞满了面值 1000 法郎的钞票。他仿佛看见他即将要入住的豪华别墅，门前停着私家双轮马车，室内摆放着各种昂贵的家具，其中有红色锦缎沙发，这是他昨天在塞纳河畔一家古董店里发现的，他还看见窗帘也是锦缎的，壁炉旁边有尊小雕像，墙上挂上了名画。他对张口结舌的卡耐尔说，他愿出两三千法郎也参加一股，而且前言可由他来写。他将首次向法兰西讲解这两位是何许人也。离去时，巴尔扎克觉得自己已经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卡耐尔这位商人为小小的一家投机生意赢来了一个合伙人，而巴尔扎克这位狂想家已经在自己的幻想中赢了一大笔钱。

这次经商有一番奇特的经历，值得巴尔扎克本人详详细细地叙述一番。他因此而被卷入一大漩涡是这位年轻的作家始料不及的。巴尔扎克起先的股份投资约为 1500 至 2000 法郎之间，和他一部东拼西凑的低俗小说的收益差不多。无论什么事儿，在巴尔扎克这里，都会像经过放大镜照了一般。通过狂热的想像力，他的小说会从狭小的场面



变成浩瀚的场景，与此一致，他的投机生意每次也会膨胀到危险的边缘。当他创作《私人生活场景》的第一部时，他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开始创作《人间喜剧》了。他没想到，虽只是一笔小投资，但承担着大风险。1825年4月中旬首次签的合约，其实是无害的。此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合资团体的一分子。签约的共有四人，其余的三位则是一名医生、一名领退休金的军官以及卡耐尔。不幸他们第一次开会几乎就吵得不可开交，到5月1日之前，巴尔扎克的三个谨慎小心的伙伴便都打了退堂鼓，只留下我们的理想家独撑大局。

结果《拉封丹全集》书虽未付印，巴尔扎克作为《拉封丹全集》的惟一拥有人必须支付全部的印制费用，约达9000法郎。这对他而言可就是天文数字了。这些钱是从那来的呢？难道这位年轻的作家抽空又写了两三本小说？还是他的那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慷慨解囊支持这位26岁的年轻人？账簿上的记录解开了谜底。他用的三张期票上写了情人德·柏尔尼夫人的名字。

本来，要出别的作家的集子，巴尔扎克应该等《拉封丹全集》成功之后，才是明智之举。然而他的理智无论何时何地都斗不过他那过分乐观的天性。巴尔扎克无法再在小范围内进行思考，进行工作，进行生活了。他从花每个苏都要算计的年轻学生，变成了一个没有节制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如此。他天真的认为，《莫里哀全集》非得紧跟着出书，这样两本书一起卖一定比单本更走俏。

于是他再度施展烈火般的说服艺术，这回一位世交——可怜的德·阿桑维莱被拖下水，他宣布出资5000法郎来印刷《莫里哀全集》。在一本书都未卖出去之前，巴尔扎克就已经让别人投资了一万四千法郎替他冒险。他一会儿风风火火的做这事，一会儿又急匆匆做那事，精明的批发商人看准了他没经验又毛躁，便趁机将库存过久已经污损了的纸张卖给他。德威利亚的小花饰搞得也很糟糕，而巴尔扎克还巴望着这些小花饰能成为艺术杰作呢。

结果，巴尔扎克寄望甚高的插画，印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为了用一册把拉封丹全部的作品都囊括进入，字体不得不印得很小，以致连眼神好的人看起来都很费力。至于他匆匆书写的前言，也没有增加书的一点吸引力。

巴尔扎克想要一本万利，竟不顾市场规则，把每本书的价格订为 20 法郎，书商都被他的无知吓坏了。结果印出来的一千本书，全部堆在印刷厂的仓库里，书店将它拒之门外，因为大众根本不需要。到了年底，一共才打发掉 20 本。可是印刷商、装订商、制纸商都得现款付钱，为了将书变成现钱，每本降为 13 法郎，可仍然无济于事。于是再减到 12 法郎，依旧无人问津。最后只好以清仓的价格卖掉全部存书，不幸在这笔买卖上却又再上了一次当。经过一年拼命地挣扎，他的灾祸终告确定了，他现在不仅没有大捞一把反而负债一万五千法郎。

到了这种地步，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失败了。巴尔扎克不承认自己的彻底失败。他在写一个剧本失败时，他就会创作一部震惊世界的小说来挽回败局。要是债权人，执法官找上门来，他准会用各种法子拿他们寻开心，他甚至还会把自己的负债夸耀一番。这位 26 岁的年轻人，在成就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胜利，在生活方面也缺乏守信誉的资本。那时，他还不是能承担得起一次偶然挫败的、文学上的拿破仑。也许是因为在对他的能力充满疑虑的父母面前，他感到羞耻，也许是因为不愿向情妇承认这个失败，所以，他把赌注加倍。原先的估计一定哪里出了毛病，他觉得现如今他明白了。做生意怎能局限于出版商呢？这样会上印刷厂的当！因此，他决定自己写、自己选、自己印、自己出版，这样他的能力才可发挥到极致。他决定自己干出书的全部流程。他想借此很快将《拉封丹全集》和《莫里哀全集》的失败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旧的计划破产后，于是他觉得首先得设立印刷厂。经营印刷厂，这位年轻人缺乏几个必备条件。第一，他是个外行，对印刷技术一无所知。第二，他没有皇家发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在当时是





必不可少的。第三，他没有厂房和设备。第四，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法拿到营业执照，没法购买设备和厂房。虽然他没有开创事业的基础，但恶作剧般的幸运有时他会找上门。他非常幸运的找到了一个排字能手，这个人名叫安德烈·巴皮耶尔，在印刷《拉封丹全集》时引起了巴尔扎克的注意。他说服了此人担当“奥瑙利·巴尔扎克印刷厂”的技术指导。同时，德·柏尔尼听从太太的意思，替巴尔扎克写了推荐信，分别给一位部长和警署署长，信上说：“我对这位年轻人很熟悉。他诚实有信，具有广博的文学知识，他能充分认清这样一个行当使他必须承担的义务，对此我深信不疑”。这样巴尔扎克很快就搞到从事印刷业的官方执照。

巴尔扎克的印刷场，在一条名叫“左岸”的阴暗狭窄的胡同里(后来称做维斯贡蒂街)的一栋房子的底楼。该处的原业主是劳伦斯先生，他早就想将它转让出去。找到一个好买主，或者找到一个足够担保的人，在他看来是件再好不过的事儿了。四个必备条件，前三个已经顺利达到了。第四个条件就比较难办了。因为购买总比支付要容易得多。对于这个印刷厂，他总共需要五至六万法郎——三万是让渡费和购买设备的费用，一万二付给技术经理，其余的是修换等杂费。

身负一万五千法郎债务的巴尔扎克，这次居然幸运得到父母的资助，他们碰巧手头有点闲钱，便投资了1500法郎。因为他们认为印刷工作总是一稳妥的职业，它不像写书那样虚无缥缈。何况，奥瑙利极会充分运用他那永远乐观的想像力，把这份职业描述的前途一片灿烂。同时在他们的担保下，他们的朋友——德兰诺夫人出了三万镑。不足之数，可想而知当然由他的情人来填补。巴尔扎克正式告知有关当局，“本人，下署巴黎一印刷厂老板，在此正式通知，我要把自己的住宅和厂址迁至圣日耳曼镇玛瑞街17号”。这部悲喜剧的第三幕终于开演了。

巴尔扎克在他《幻灭》和《描打球商店》两本集子

里，对这所奇特的印刷厂，和其中的作业情形有生动逼真的描写。高耸的封建式的大门使人想起昔日住着贵族时候的繁华景象，时间的流逝使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居住在这里的全都是些靠手艺吃饭的小市民了。这里的煤烟、污物和老旧，造成了一片凄惨。印刷厂房建在从前一幢宽敞的屋址上，它的前面甚至紧挨到街中心。在底楼有间大房间，用来做厂房，螺旋式的铁梯可上通一楼，巴尔扎克把自己安置在一楼。他这间私室里有个前厅、一个幽暗的厨房、一个具有帝国时期样式的壁炉的小饭厅、一间工作室兼起居室。



这是巴尔扎克第一个真正的家。他很珍惜并布置了许多小巧、便宜的玩意儿，主要是为了取悦他忠实的助手，“她每天都来，像可以疗伤能消除伤痛的睡美人”。

这个小小的“避难所”，如同巴尔扎克在印刷所这个一开始就摇晃的船上所建的一个仓室，这个“避难所”绝不可能给他带来豪奢生活和无穷乐趣。巴尔扎克对自己的新行业非常认真。从大清早至夜深，他都身着衬衫，敞着衣领，在满屋子油墨湿纸和汗臭气味中，穿梭在工人之间，汗流浹背地工作。事无巨细，他一概躬亲处理。活字盘内的校对、协助排版、估计费用、亲手开发票等，均由他一手包办。他那已经有点发福的身体，在一架架机器和成堆的货物之间挤来挤去。一会儿站在工人身旁不停催促他们干快点，一会儿又在小办公室里，为省几个苏和书商、纸商讨价还价。在这些年里，带着订货单或单据的人纷纷前来催逼这位疲惫不堪的印刷厂主，他们谁会想得到，这位身体发福、头发脏乱、能说会道、勤奋劳作的小矮个子，会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或者说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在那些年里，巴尔扎克彻底告别了崇高的理想。他心里只想着使自己的印刷事业兴旺发达。他早年的雄心壮志——向法国人民介绍古典作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从不挑选，来印者皆不拒，巴尔扎克这位印刷家所印的



第一部作品，绝不属于高雅文学，只是一本说明书——《降低蛋白质的长寿药或益寿片》。第二部书是一位律师出钱让印的，内容则是一个女谋杀犯的辩护词。第三部书的内容是小商贩叫卖的灵丹妙药，书名是《药剂师勒贝尔的巴西混合剂》，以后所印刷的东西五花八门，如宣传的小册子、古典文选、诗歌、目录、广告单、花边琐闻等，都曾印过。其中，只有一本《闲逛者所写的巴黎招牌小词典》是出于他的手笔。

从开业以来，生意一直都很糟糕。所以，巴尔扎克可能怀着一种奇特的感受，读了委托他们印的一本名叫《偿还债务和满足债主的技巧或破产者所用商业法手册》的书。巴尔扎克一开始就没有掌握好满足债主这一技巧。他的第一笔买卖就表明，各种相同的力量在不同的场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想像力，在艺术领域能创造新世界，在商业上却不可避免的走向毁灭。一开始就给绊了一跤。所以，他把《莫里哀全集》和《拉封丹全集》的存书以每本低于9法郎的价格，卖给一个叫包杜昂的书商，共两千五百册，只卖两万二千法郎。包杜昂以另两名书商的二万七千法郎的支票抵过，巴尔扎克竟没发现这其中的古怪。到了兑付现金时，那两名书商却破产了，尘封仓库多年的一些无价值、过时的书，抵了二万七千法郎的支票。这真是个好题材，为了要开印刷厂换现钱，所以才清仓大抛售，以求获得资金，结果却是用一堆费纸换来了一堆更糟的费纸。他就像那个古老意话中幸运的汉斯：汉斯用金子换了头牛，用这只牛又换了一只羊，用这只羊换了一只鹅，用这只鹅换了块石头，最终，这块石头扑通一声掉进河里了。

现在，在巴尔扎克的印刷厂里，失去光彩的伟大作家的作品已经堆积如山了，这些书被打成捆，上面布满了灰尘。让巴尔扎克感到更为棘手的是，他必须给工人们付现钞，他们可不会接受用费纳龙、弗洛里安或是其他什么作家的旧书。没多久，一些债主听到消息后，都纷纷赶来讨

债，要求立刻结款。印刷厂已不再是藏身之所，他每天挨户去恳求延期付款，并想法从银行家、亲戚、朋友那儿借现款，尝尽了一切令他永生难忘的羞辱，这些惨痛的经历，后来都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里作了描述。

1828年夏季之前，巴尔扎克已经一个苏都没有了，无法再支付工人的工资。他写悲剧诗失败，当出版家失败，开印刷厂也失败。如今只有两条路，一为公开宣布破产，一为私下清偿债款。



然而，巴尔扎克却像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拿破仑一样，犹兀自不肯死心，还想在滑铁卢东山再起。他选了第三条路——再加盖一家活字铸造厂。他没有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是再次重复过去的做法，也就是，采用再次扩大规模来挽救已无力回生的企业。当他的出版事业无法再浮出水面时，他办了个印刷厂作为出版事业的救生圈；当印刷厂要沉下去时，他又要弄个新的救生圈——铅字铸造厂，试图让印刷厂再次浮出水面。巴尔扎克的这种做法和其他做法一样，其悲剧性就在于他所设想的是对的。

巴尔扎克除了是个幻想家外，他还是个经验老道的人，他起初的基本构想都很完美。他想把法国古典文学出一人一册的计划并无错误，后来有人将此计划以有效的方式去做，结果却成功了。因大众对阅读刊物的需求正快速增长，所以印刷事业的冒险也没有不对。至于活字铸造厂，是听说来的一种新式的印刷法，印出的效果比平常的铅版印刷更好，据说“不需使用坩埚来铸纸型，也不需反转或矫正铸造的纸型。”

对创新发明的兴趣，巴尔扎克自始至终都充满热情。他以几十年后的长远眼光，已经认识到，在刚刚起步的工业时代，任何一种生产简化程序和任何一种廉价生产工序都是关键性因素。在这个世纪，降低生产成本或提高生产效率的任何一次发明都会给资产拥有者带来更多的利润。在他的小说中也有证明，他对这种发明问题忙得不可开交。《幻灭》就是反映他自己从事印刷的经验。《对于绝

对的探求》里的人物如巴尔塔扎——苏丹馅饼的创制人。赛查·皮罗多、画家弗朗霍费尔、音乐家冈巴拉，他们皆能奇思妙想，竭力想要达成我们今日已经达成的结果。巴尔扎克早已预测到，在人物对读物需求越来越大时，机器必然会取代手排、手铸，要不怎么说他确有远见。



1827年9月18日，虽然印刷厂已接近尾声，但这并不妨碍新公司在加龙西耶尔街4号一家破落的铸造厂成立。洛朗负责供应设备，另一位叫巴皮耶尔的则掌管经营，巴尔扎克负责宣传事宜。巴尔扎克准备了一本非常详尽实用的本子，上面有公司所能提供的各种新字体的样版，以及新方法所能制作的插画、装饰画。可是新目录尚未制成，巴皮耶尔就宣称不打算继续合作下去。德·柏尔尼夫人又及时伸出了援手，她说服丈夫，让她来代管他的财产，并接下了巴皮耶尔的股份，又出了9000法郎。

这一举动仍不能避免不幸，那本精密周全的好样本还没能及时做成，巴皮耶尔的退出使公司的债权人十分惊慌，纷纷上门来讨债，工人们也要求发放工资，虽然巴尔扎克说新企业能给他带来上万法郎的利润，但没有人信他了，他这种敷衍搪塞的话说得太多了。谁也不会接受巴尔扎克公司开出的债券，也不再接受巴尔扎克本人开出的债券。1828年4月6日，巴尔扎克终于山穷水尽，身为出版商、印刷商和活字铸造厂的拥有者，他不得不宣布因丧失偿还能力而破产。

长久隐瞒这个坏消息是不可能的。巴夫人起初想瞒着已经82岁的丈夫，但问题是，到底要真甩下这个败家子不管，或是还要再做进一步的牺牲，来挽救儿子的信誉？巴尔扎克的母亲是个小市民，她勤俭朴素、贪婪金钱，想尽心思节省每一个苏。既使儿子在墙上挂了幅小版画，她都认为这是奢侈的，她从未给过孩子零花钱。现在她会打开家里的保险柜，拿出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款吗？此外她也是个资产阶级者，对自家的名声是十分看重的，十分害怕人们的闲言碎语。她可不愿在报纸上破产那栏里出现巴尔扎克这

个姓氏。如果巴尔扎克宣布破产，那么，对她在邻居，亲戚面前所具有的那种资产阶级自豪感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损害。因而，她不得不再次拿出钱——她已经绝望透顶了——借以避免这次公开性的破产。

她的一位叫德·赛第洛的表亲，应她的请求，负起了清算财产的艰难工作。巴尔扎克公司里账目十分紊乱，德·赛第洛先生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才把资产负债表整理出来，部分满足了债权人的要求。他第一个明智之举，是把巴尔扎克排除出这个已经完结了的事业。这个只会做些千秋大梦的幻想家，对于这种极度精确的工作，是一点用途也派不上的。

1828年中期，这段悲惨而徒劳无益的努力，总算告一段落。印刷厂共欠债超过十万法郎由巴皮耶尔以六万七千法郎购得，对于巴家而言，损失了四万至四万五千法郎。德·柏尔尼夫人，前后共在情人身上投资了四万五千法郎，作为抵押品她接收了活字铸造厂，并交给儿子亚力山大管理。最后的结果是，凡是相信巴尔扎克具有经商才能的人都赔钱了。可是，命运在捉弄他，在他离开后，这两个工厂遵循经商规则，通过细心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不仅经营下去了，而且没多久还赢利啦！巴尔扎克只有重返艺术世界，毕竟他的想像力只有在那儿才可能开花结果。

德·赛第洛替巴尔扎克清算账目时，也是巴尔扎克该给自己画出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了。此时，他已经二十有九，却比以往更不独立。19岁时，他什么也没有，但什么也不欠。到了29岁，不仅一无所获反而欠下了父母和德·柏尔尼夫人近十万法郎的债款。整整辛苦了10年，他不中断、不休息、不分心，结果仍是徒劳无功。错误的第一步导致他终生负债，而他年轻时的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无所依赖，自由地从事创作——遂注定永远无法实现。

一边是客观的资产阶级负债表，但另一边是一笔无法计算的资产。虽然在生意圈里，他彻底失败，但在文坛中





却得以大展拳脚。三年的劳苦，不停地同现实搏斗，教导了这位幻想家，让他见到了现实世界中的大千景象，其中任何一个都像莎翁式的悲剧那样震撼人心，他认识到，金钱所拥有的巨大可怕的魔力，他知道为了汇票或期票所作的斗争，更明白了商场上的各种伎俩。通过和工人一起干活，和高利贷明争暗斗，和供货商讨价还价，他对社会现实生活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同时代的雨果、拉马丁^①、缪塞^②等这些人注重寻求的是浪漫的、高尚的和伟大的东西。这些经历使巴尔扎克同时也学会了去观察、描绘与贫穷俱生的残酷、低贱生活中的丑陋与隐藏于人性中的巨大力量。

残酷的现实生活使这位青年理想家的脑海中的幻想被剥除了，他对现实的洞悉和人性的怀疑，更使他的想像力充沛旺盛。从此没有任何人能让他惊叹，没有任何罗曼蒂克的帷幕能够欺瞒得了他，他已经看透了社会群体的运行。他明了钱是如何赚来，如何亏去，怎样进行法律诉讼，怎样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怎样挥霍，怎样节省，怎样欺骗别人，又怎样自欺。他就是因为年轻时，曾经试过各种方法赚钱糊口，才使他能够忠实地绘述出那个所处的时代。他的巅峰巨著，如《幻灭》、《驴皮记》、《路易·朗倍尔》以及《塞沙·皮罗多兴衰记》，这些有关中产阶级、股票交易和商场的大叙事诗。只有在现在，巴尔扎克的想像和现实相互渗透时，他在小说里令人叹为观止的才能，方能成为现实和幻想最完美的结合。

① 拉马丁
(1790 ~1869)，
法国诗人。他从不把写诗当做专门职业，他认为诗是感情充溢时的自然流露，而不是什么技巧问题。

② 缪塞
(1810 ~1857)，
法国诗人。缪塞的剧本继承了18世纪以恋爱心理分析见称的马里沃的传统，在法国浪漫主义戏剧史上别具一格。



30岁的巴尔扎克仍旧拿不定主意，究竟是从政呢？还是当个记者？引导他的天才走上了文学的途径，纯属偶然



卡斯特利夫人——一个让巴尔扎克自尊严重受创的女人



珠儿玛·卡洛夫人

这个被埋没在外省和枯燥婚姻生活中的无名女人是巴尔扎克最诚实、最出色的顾问。



德·卡斯特利公爵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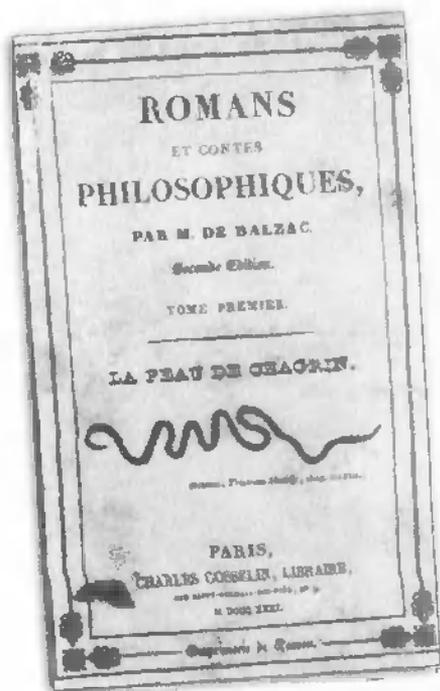
22岁时，她堪称法国贵族中最美丽的女人之一，与当时手掌大权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之子一见钟情。



布朗杰以乌贼墨汁所绘的巴尔扎克像



青年时代的大仲马



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的封面，此书使巴尔扎克成为流行作家



巴尔扎克的挚友泰奥菲尔·戈蒂埃



Balak

第六章 巴尔扎克与拿破仑



巴尔扎克的计划彻底崩溃了，人们也许会认为，就此他的莽撞的投机自信心也会被埋葬。但他反倒觉得自由又重新开始了。他从我自己身上，也许是从农民的整个血统中继承了顽强的生命力，没有被摧垮，没有捶胸顿足的忏悔，也没有痛惜失去的金钱。说到底，这些金钱都不是他自己的。因背负的债务过多，因而就如同他预计所能拥有的财产一样，是永不存在的。挫折都动摇不了他乐观的天性，而令弱者折断脊梁的打击，对于他而言不过是划破点皮罢了：“在我生命中的各个时期里，我的勇气总是会战胜恶运。”

为了躲债，无论如何，在最初的日子里，还是躲避一下为好。而且，他还有许多非同小可的理由，不让债主们知道他的住处，因为他们的来访是不招人喜欢的。他很欣赏费尼莫尔·库柏的小说，有段时间，他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书中那个红皮肤的印第安人，不论走到哪儿都要设法抹掉自己的脚印。而且，为了要在巴黎谋生，也为了靠近德·帕尔尼夫人，巴尔扎克不得不隐姓潜行，偶尔更换住处，并不向警局登记。

他第一个藏身的地方，是亨利·德·拉杜契的家。拉杜契是他新近认识的朋友，是在巴黎报界很吃香的一个人。此人具有同情、谅解和婉言批评的天性，他在顺境中总是和蔼可亲、乐善好施。由于他能慧眼识英雄，竟而得与伟人名垂不朽。安德烈·谢尼埃的诗歌被人藏在抽屉里长达 25 年，拉杜契的功劳在于为后人拯救出了这些诗歌。

他本人并没有写过有价值的诗歌，但法国最美妙的一些抒情诗，如玛塞琳·台斯包尔德—凡勒莫尔的诗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曾是玛塞琳的情人。30岁的巴尔扎克还未写过一句有价值的文字，但拉杜契殷殷鼓励、规劝巴尔扎克，要他重拾写作。



在新朋友家里，巴尔扎克没有长住下去，他需要完全的退隐和安宁，以便不受任何干扰的工作。为了能让他重整旗鼓，他的妹妹和妹夫德·苏维尔夫妇准许他使用他们的姓氏找一住处，如果要是用他自己的真实姓名租房，他们家从早到晚都会有债权人、法警来拜访。1828年3月，他化名德·苏维尔先生住进了卡西尼街的一幢小屋里，以后九年，巴尔扎克一直居住此地。这是条位于城郊的街道，居民都是小人物，“它不再是真正的巴黎，可又仍属于巴黎，……有些像广场、街道、林阴道路、碉堡、园圃、巷弄、公路；它在乡野中，却又依然在首都里，它有点像这一切，但似乎又什么也不像。其实，它是一片荒漠。”巴尔扎克在此可攻可守，见不见客，全操之在他。只有两个朋友知道他这个秘密住所，一是楼下的画家奥古斯特，一是柏夫人。这里处于转角上离柏夫人的住所很近，院中并有窄梯直接通往一扇暗门，从这里进去便是巴尔扎克的卧房。所以，无论她来多少次，都不会有损她的声誉。

①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戏剧作曲家 and 理论家，所作歌剧与音乐对西方音乐的历史进程有着突破性的影响。

这里要比莱斯杰奇耶街的那个小阁楼贵得多。这个住所有三个房间——起居室、书房、卧室，外带一个小浴室，房租一年400法郎。巴尔扎克有种特殊的本领，他能让原本便宜的东西变得昂贵起来。刚用别人的名字租到一个处所，就奢侈地将它装修一番，似乎不用花自己的钱，他兴奋的沉浸在奢华的激情中。他也同终生负债的理查德·瓦格纳^①一般，既使是在自己艰苦创业之初，居所也要有些豪华色彩。瓦格纳喜欢天鹅绒帘幕、丝缎的家具套子与厚厚的地毯，好迎合作曲所想要的气氛。当然，巴尔扎克在自己孤寂的书房里，也需要华丽来装饰，一种过度华丽

的陈设，可惜因繁缛而格调尽失。布置房间对他来说是其乐无穷。他用建筑师、装潢商和收藏家的混合型知识，给他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搭建了各种房间、屋子和城堡，使他们的形象生动。当然，他也要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设计一个有独特个性的环境。暂时他没法弄到许多昂贵的东西，他还没有意大利铜器、饰有纹章的豪华马车、名画等奢华的物品。为了弄到这些，他忙碌了20年，没日没夜的工作，在慢慢损耗自己的健康。在卡西尼街时的巴尔扎克，真正的豪华还做不到，因为碍于经济能力，只有买些便宜的小饰品，在不起眼的古董店里搜寻些全然不必要的装饰品。除了原来的家具外，他另外还添置了一些女人所喜爱的玩意儿如钟，四面分枝的大烛台，好些小雕像和小摆设。除了父母之外，连拉杜契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一个口袋空空的人，还要买些人人喜爱的小玩意儿，真是太荒唐了，“您依然如旧，选择卡西尼街作为住处，但您根本不住那里。您什么地方都去，对您有益的工作，您视而不见。您的心里装的却是华丽的地毯、桃花心木柜子、过分包装的书籍、铜雕版画。为了弄个分枝烛台，您让我跑遍了全巴黎，然而，您口袋里的钱，还不够去看望一生病的朋友”。



不过，他的书房里却如僧院一般俭节，而且始终如一。其中那张小方桌子，他搬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另外还有必不可少的烛台、放纸张和稿子的架子。就客厅而言，就必须极尽华美之能事了。而卧室，更重要的是浴室，则需有温媚诱人的感觉。从他工作的僧院里走出来时，他要感觉到四周有温暖、快活的色彩，精致的物品，财富所散发出来的金色云霓，好使他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这样他才不会突然从梦幻中惊醒过来。

但是，他现在一个苏的收入都没有，债务还繁重，每年得付6000法郎的利息。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如何能买得起那些不必要的奢侈品呢？从他小说里的人物，如德·玛赛、那拉斯蒂涅、梅尔卡岱身上或许可解开谜团。可以得



出这样的论调，不负债或是负小债，一个人或许俭约，而一旦负巨债则会挥霍。他的主人公们力辩道——巴尔扎克也一样——一个人功成名就或娶了个有钱的老婆，或在证券交易上走运，一切就会好转。反之，如果失败了，债务再多欠些，债主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感觉。不过，奥瑙利决意要取得成功。他明白真正意义上的斗争才开始，这次不是为了可怜的报酬和一时的胜利，为的是取得伟大的胜利。

在巴尔扎克书房里，壁炉的上方摆放着惟一的装饰品——拿破仑的小塑像，这位征服者的凝视，使他感觉到了一种挑战。为了勉励自己，他在一纸条上这样写道：“他以剑开创的伟业，我将以笔来完成。”这张小纸条被他贴在雕像的基座上。它一直督促他勇于征服巅峰，不可落在这位伟人的后面。拿破仑在执剑开江山之前，也曾在巴黎的某个小阁楼里住过。如今，巴尔扎克以笔作剑，以纸为炸弹，决心为自己征服世界。

29岁的巴尔扎克已经明白自己擅长什么和自己想要干什么，他也明了必须具有什么样的必要条件，才能取得决定性成功。那就是决然专注于一个目标，不把努力分散，浪费到各个不同的兴趣上去，意志的力量方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过去，他并未拿出商人的精打细算，去盘算一个个苏，一桩桩买卖，在读书和写作上头仍要花部分时间。大量匿名作品的问世以后，他已经能够驾轻就熟，与现实生活的多方面接触，他也已搜集了足够的素材，可以描绘出各色的人物。作为学徒，他侍候过许多师傅，能做的事情也全都做遍，临近30岁了，学徒生涯也要告终了。

巴尔扎克决心要让自己的真实姓名随着一本新书公之于众。他要在群书和众作者之间闯出一条路来，他再不要和文佣混在一起，净写些言情刺激类的小说，他下定决心要和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写历史小说最成功、最著名的作家——一争高低，并发誓要超越他。他决定从此在文学市场上要打出自己的招牌。新书序言中写道：“作者不

想用那种枯燥无味地罗列事实，按部就班地表现动作的叙述方法如同拆散一具骷髅，然后仔细编上号，今天我们必须打开历史的伟大学说，必须以人人都懂的方式叙述出来。……要使一个时代的精神重现，并让历史事件变得生动活泼。他宁愿借鲜活的言语而不靠干巴巴的文件记录，宁叙战役本身，而不做战况的报导，选戏剧性的行动，而不做故事般的叙述。”



自从《克伦威尔》以来，巴尔扎克首次给自己提出一个向他全部能力挑战的任务。他有一部《小伙子》的手稿，描述的是旺岱地方反抗法国共和的叛乱事件。这件事离他所处的时代不远，许多亲身参预和目击者都还活着，过去那样信笔乱写是行不通的。他的责任感增强了，认识到以往的大量历史小说中，史料不详、失真，而且错误百出。要想贴近现实，不能单把时代背景放置人物背后，而是必须描写活生生的真实环境。他向图书馆借来许多当时的研究报告和当代人所撰写的回忆录，开始研读军事报告，同时做广泛的摘录。他发现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真实的细枝末节，才使小说真实而生动。没有真实，没有真情，就绝无艺术，而各角色若不贴近各自所属的环境，也绝不能生动鲜活。故事中必须展示他们与地方、周遭的关系，要让他们呼吸他们那时代的特殊气息。巴尔扎克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富有个性的作品。

在两三个月里，巴尔扎克研读搜寻到的一切资料，为了查明军事上的各种行动，他还弄了张地图，在地图上精确地找出部队行动和军事作战的地点。他发觉，倘若他能像女主角德·韦纳伊小姐乘马车沿同一条路走一回，他一定能营造出更鲜活的气氛和景致。

凑巧得很，巴家有个老朋友德·彭梅瑞尔男爵——旧共和时代与朱安党人战斗过的军人——亦曾参预对旺岱的战事。经济拮据的巴尔扎克绝不会放弃这绝好的机会，找了个借口，让男爵邀他前去做客，而男爵久居偏远的乡野，正如所有的老军人那样，如果有人来听他细说旧事，

那是再令人欢心不过的了。

巴尔扎克没带多少行装，衣着朴素，这时他还不可能有马车，所以乘的是公共驿马车的廉价座位，最后一段路，甚至还是用他的两条短腿走完的，仅仅为了节约，当他汗流浹背、蓬头垢面来到德·彭梅瑞尔将军家门口时，人们还以为他是个流浪汉呢。当他一走进房内，便流露出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他内心很高兴，因为几个星期也许是几个月内，他有了个住处，而且还能吃到可口的饭菜。起初的窘迫感很快就消失了。德·彭梅瑞尔夫人描绘了这次的初遇：

他是个矮个子的青年，体形粗壮，因衣服剪裁不合身，而更为显眼。他的帽子真是叫人恶心，不过，他把帽子取下之后，看到他具有丰富表情的脸孔，就让人把一切抛之脑后。之后，我所看到的就只有他的脸。……他那怎样的额头，怎样的眼睛；宽阔的眉毛，光采焕发；金褐色的眼睛，满含着表情……。他的鼻子厚实而略显方形，嘴巴过大，却咧着发笑，牙齿虽残缺不整。他蓄着浓密的小胡子，头发长至披肩。在当时，特别是刚来拜访时，他整个人如其说看起来好瘦，还不如说是一直都没吃饱过……。他整个仪表、动作、姿态和说话的样子，处处都显出他的性格很好，自然而真诚，使人一见到他就会喜欢上。而他最显著的特性，是他经常达观开朗，他的好心情以致让周围的人都受到感染了。

他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因而，回到巴黎几个星期之后才失去了“他最近好转的气色”。

原先计划逗留两周，结果变成了两个月。他倾听德·彭梅瑞尔对往事的回忆，做笔记并写作。他忘了巴黎、朋友，甚至德·柏尔尼夫人，而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几星期之后，他便把这部小说的数章手稿，寄给巴黎



的拉杜契。

拉杜契惟一的才能便是辨识千里马的本事，他立即感觉到巴尔扎克是个很有前途的大作家。他很清楚巴尔扎克的境况，当下便出了 **1000** 法郎，把这本尚未完成的小说版权买下，巴尔扎克别无选择。但是随着交易的完成，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同时给毁了。拉杜契所熟知的巴尔扎克，是个一天都不耽误，准时按量完稿的作家，内容还能满足读者要求，于以往不同，这回巴尔扎克却要人一催再催，他不到自己满意，是不会交稿的。更令杜拉契气愤的是，手稿排出校样之后，送回来又是满篇的涂改，不得不重新排版。拉杜契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恼怒异常，而巴尔扎克就是迟迟不定稿。这一次，艺术家的责任感开始起作用了，他觉得自己必须对奥瑙利·巴尔扎克之名负责，必须让它变得不朽。



1829年3月中旬，《最后一个舒昂党人》终于在卡耐出版公司出版了，全书共**4**卷，作者是奥瑙利·巴尔扎克，还不是德·巴尔扎克。其实，情节的铺排和连贯已初显小说大家的大手笔，整个场景也十分宏伟奇异，有关军事的细节极富动感，于洛将军和间谍科朗坦的形象直接取样于现实生活，而他对政治背景的嗅觉，后来使他的小说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嗅觉则使他刻画了福歇——法国重要政治家，主张复辟波旁王朝——这个人物。只有故事本身可看出他以往写言情刺激小说的身份。

从《吉他演奏者》中移植过来的德·韦纳伊小姐这个人物形象缺乏真实感。《吉他演奏者》是几年前为一“定货商”而生产的。尽管拉杜契和巴尔扎克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评论家们依然无动于衷。面对巴黎的评论家指出的“风格上的轻浮性”，巴尔扎克不得不承认，多年来的草率行笔，已经使他养成了在风格上显得轻浮的毛病。五年之后，他尽最大的能事，十分认真的将其润饰，重出了精装本，却依然“担心新手的手笔总会让人识破。”法国的读者对这位新的司各特或费尼莫尔·库柏并不怎么关注。



第一年使出全身解数，才销出了**444**本，过早信任巴尔扎克才华的人，再次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就在他还在写《最后的舒昂党人》时，出版商莱伐瑟尔找上门来，要他偿还稿债，因为他先已预付**200**法郎的稿费买《商人手册》。这本书是巴尔扎克手头紧时答应下来的，而他早把这事儿给忘了。现在莱伐瑟尔坚持要履行协议。巴尔扎克不想中断自己严肃的工作来搞这种随便的小册了，便将从前已经在自己印刷厂里开始要付印的《婚姻心理学》拿来改写，用以偿还《商人手册》的书债，这位书商很清楚想得到现钱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好同意。

修改完毕后，竟与原作大不相同了。近年来他阅读了许多拉伯雷的作品，现在他不再模仿劳伦斯·泰恩的冷静机智，语言中自然洋溢出了热忱与激情，柏夫人和新识的一位德·亚勃朗公爵夫人提供给他许多奇闻逸事。原为清偿旧债而编的书，结果竟成了一本光芒四射、诙谐幽默、流畅圆润的作品，它未经思虑的矛盾怪论、引人的讥嘲笑骂和幽默的怀疑态度，引起了一些善意和恶意的讨论。尤其是女性读者，她们后来成为巴尔扎克的坚定拥护者。她们觉得既生气，又有趣儿，既气恼，又高兴。信如雪片飘向巴尔扎克。她们有的用甜蜜赞美的语句，有的用严肃批评的话语，有的给他鼓舞，有的给他指责。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在接下来的数星期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巴尔扎克虽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就，虽然还未扬名，但他引起了整个巴黎的好奇。人们纷纷向他发出邀请。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上裁缝那里赶制考究的衣裤和华丽的背心。德·亚勃朗公爵夫人把他带到雷卡米埃夫人那里，雷卡米埃夫人的沙龙可以堪称是当时的“首家文学作品交易所”。在其竞争对手索菲亚夫人和戴尔芬·甘夫人的“交易所”里，他结识了维克多·雨果、拉马丁和龙里斯·雅宁。现在，他再进行最后的一次努力，他的第二个愿望也即将实现了，他不仅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还会闻名于世。

通路尚未全开，但岸堤却已有了隙缝，巴尔扎克巨大的创作力正如禁锢已久的洪流，像瀑布一般奔腾直下。巴黎一旦知道了他是多才多艺的，一边能在炉上做像历史小说那样硬裹子的菜，一边还能烤出如《婚姻生理学》这般辛辣有趣的馅饼，遂纷纷上门约稿。这位多才多艺的人被弄得晕头转向了。然而，即使是与巴尔扎克约稿的人，也不知道这位魔术师能提供多少五花八门的东西，也不知道他会在这种迫不及待地呼叫做出何种响亮的回答。



在他的名字开始有卖点后，1830年至1831年的两年间，他写了大量短篇小说、故事、报刊文章、杂文、连载和政治评论，其产量在文学史上几乎可说是无以伦比。如果将他在1830年印出的70篇和1831年的75篇作品加起来计算（还不包括他以笔名出版的作品以及在校样上所做的修改），从数量上说，他一天约出产相当于16页对开纸的文学。他的名字常出现在各种报刊杂志如《猎鹰》、《剪影》、《漫画》、《风尚》、《巴黎杂志》以及其他许多刊物，文章内容和风格均各异其趣。他以流畅的文笔谈论《梳妆打扮的哲学》、《烹调生理学》；今天他笔下的人物是拿破仑，明天却有写了一篇《从手套看风俗之研究》；他从哲学家的角度去评论《圣·西门之门徒与圣·西门主义者》，发表《对我的杂货商的见解》，研究《鼓掌者》、《银行家》，又谈论《一瓶香槟酒的教训》、《雪茄生理学》，还嘲弄《闹事的方式》。

在巴黎像这样的全才和机智，并不引人注目，教人叹服的是，在他卖弄才华的作品里，竟能展现其杰作，虽然篇幅不大，而且是连夜所赶写的，却能历经一个世纪的考验而令人难忘。《沙漠里的爱情》、《恐怖时代的一个插曲》、《刽子手》、《萨拉金》，这些作品都显示出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有短篇小说艺术大师的风范。

巴尔扎克对巴黎风俗画的描绘，如《女人之研究》、《三十岁的女人》、《一家和睦》等，这些作品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典型——“被误解了的妻子”，由于丈夫的冷淡



和漠不关心，对婚姻深感失望，婚姻后幻梦破灭，因而好像患怪病一般，日日憔悴下去。这些故事，充满伤感，又缺乏现实和客观的真实感，既使以现代的审美标准，我们仍会认为过于病态美，然而在当时却吸引了许多读者，尤其是女性。巴尔扎克成了各地无数失望落寞妇女的心理医生，他诊断出她们患的是什么样的病。只有他敢大胆地宣称，不只是“30岁的女人”，就是“40岁的女人”，也有爱的权力。她们感到只有他了解她们。他会成为她们的律师，为她们辩护，因为她们违背了资产阶级道德。而且，有不计其数的德·哀格勒芒夫人——巴尔扎克所刻画的一个人物——认为在他创造的众多人物形象身上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1830年4月，发表的《私人生活场景》，不仅在法国，在意大利、波兰和俄国也受到普遍称赞，人们怀着同样的热情阅读这本书。“30岁的女人”成了女人的又一个恋爱年龄段。

女读者们在读到自己所喜爱的人物时，总是悲叹一番，顾影自怜。至于那些头脑清醒的批评家们，则不得不折服于他广度的才华。巴尔扎克的《红色旅店》，其简洁凝练之描述，当代已出名的作家几乎无人能拿出点类似价值的作品与其媲美。此后在《玄妙的杰作》中，他又展示了天才的深度。同行的艺术家们开始感觉到他力求完美的欲望，正是一切艺术深邃奥秘之所在。巴尔扎克各个侧面的才华都已经开始映射出光芒，不过，他真正的天赋则在于他的广博、丰富和变化。

巴尔扎克真正的气势首次在《驴皮记》里显现。在这个故事里，他表达了自己欲在的目标——撰写一部作为整个社会断面的小说，包括上流阶级与下流阶级、贫穷与富裕、匮乏与奢侈、天才与俗夫、巴黎的寂寞阁楼与宾客盈门的客厅、金钱的力量与它的无能。

在《驴皮记》里想要把《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东方姑娘，移植到1830年的巴黎来实现。另外两个人物形象大概也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是冷漠的费多尔伯爵夫人，她宁

要奢华不要爱情，另一个与她相反的女孩保琳，她渴望恋爱且无私奉献。此外巴卡那利亚社团的现实主义与学生时期自传性的情景，皆直接出自巴尔扎克个人生活经验。医生们的讨论和高利贷哲学，已不再是沙龙里谈话的主题。用言语塑造的、理想化了的人物本质成了流行的话题。

十年徒劳摸索之后，巴尔扎克终于发现自己真正的职业，是做自己时代的历史家，做巴黎、法国乃至全世界的那个巨大怪异有机组织的心理学家、生理学家、画家、医师、法官与文艺创作家。如果说巨大的工作力量是他的第一个发现，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发现，则是工作所追寻的目标。随着目标被发现后，巴尔扎克也发现了自我。在此之前，他只知道，体内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股力量要把他带到这个混乱的时代高空之上任其遨游。“如今有许多可违抗的使命和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催促我前进，为获得权力和摘取荣誉”。



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葛兹·冯·伯利欣根》取得成功后，歌德也不敢承认自己的才华只能在文学上发挥作用。即使《驴皮记》成功后，巴尔扎克仍然不以为写作是他的真正使命，只想借助它获取名利，是他凌驾全世界的众多选择之一。熟识他的戈蒂埃——法国诗人——这样写道：“其实他没有文学天赋。在他身上，思想与形式间有条鸿沟。初期，他本人对逾越这鸿沟毫无信心。”事实上，他的才华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真正过人的资质，是他坚韧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文学上找到出路，可以说是纯属机遇或命运使然。

一年之前，他还写道：“一封信的邮资可搭一趟公共马车，这些对我而言都是昂贵的开销，我足不出户是以免把衣服穿破。”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看他的书，连 81 岁的歌德也读他的作品，各报章杂志也用高酬劳向他邀稿。即使在这个时候，巴尔扎克仍难以相信，他有足够的天才去当个作家。他还不把文学当成惟一要做的事，文学只是作为实现成功的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而 1832 年

时，他却还写信给母亲说：“迟早我都会发财，或者是当作家，或者当名政客，或者是入新闻界，或者是通过婚姻，或者在商业做笔大买卖。”

有阵子，政治对巴尔扎克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产阶级一度使巴尔扎克要为政治而牺牲文学，因此想赢得康布雷和富热尔两个选区的选举，幸好选民们有其他的选择，否则他的雄心和才华还真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呢！纵然他在享有盛名之时，一个年收入三四万法郎的寡妇——他一生都欲寻求这类“富孀”，也能使他投降，他也准备过起老爷般的安适生活，“我会轻易地把自己完全拘泥于家庭生活的乐趣之中”。只偶尔兴志所致写他个一两本书。

可惜，老天爷对他极为吝啬，它不让他过早满足这种欲望，反用锁链将他锁在书桌前，不让他通过投机活动捞到任何钱财；不让他追求到那些富孀；不让他对新闻事业的激情能长久持续。他的聪明才智不只能统驭议会、证券交易所或是过一种奢华的生活，还能主宰整个世界。命运对他似乎是无情的，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热爱悠闲生活的人，把这位渴望爱情、权力、自由的人拉回到囚室去做苦役。每逢他想逃离自己的命运，总是被无情地带上更为沉重的镣铐。在初获成就时，巴尔扎克就已经有了一种朦胧的预感，预料到自己所要背负的重担和使命。他奋力抵抗，想要逃避。他渴望奇迹出现，将他从囚室中拯救出去。他梦想着一次大手笔的投机活动，梦想着拥有一个富有的女人，梦想着命运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然而，上天不许他溜走，让他进行创作，他的巨大潜力只能在文学上建功立业。他追求的限度是无限的，他追求的边际是无边的。

假使文学就是他活动的领域，那么它就不应该是毫无选择、杂乱无章的东西，他要把它按计划有条理的进行分类，写尽尘世的一切欲望和所存在的各种生活形态。他计划让个别角色在不同的书里多次出现，使各部小说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写成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当代文学史，其中包含各种阶层、行业、思想、情感和社会动态。费拉瑞特·查斯勒在给他的《哲学小说》版本的前言中写道：“这只是一大组壁画中的第一幅。作者给自己提出了任务——给我们时代的社会设计一幅画。在他看来，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与文明，过分的想像力和极端的利己主义是颓废的。作者在他的调色板上不断的调出新的色彩，将它展现在读者面前，他要依次描绘出这个社会阶梯上的各个发展阶段。……他会把一个个的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农民、乞丐、牧人、市民、内阁大臣，甚至还描绘国王和教士。”



30岁的巴尔扎克明了自己承担的一切。他的《人间喜剧》使他成为记录成套故事的利器，而这套故事的迂回发展，只有时代自己来主宰。



第七章 而立之年



自1831年，巴尔扎克30岁，当第一本有分量的书公诸于世时，他便永远成了奥瑙利·德·巴尔扎克。做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已趋向成熟。无论他的外表，或是艺术发展上，或是道德观点上，都不再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自他安定下来从事那项为自己未来设计的伟大蓝图，他以“狮子般的勇气”投入工作，只要脉搏还在跳动，他的工作节奏就不会终止，更不会减弱，这位毫无节制的人给自己提出了原本难以实现的目标。而只有死神方能制止他的强大意志。如一棵大树从大地获取永恒的养料，在被砍伐前兀然矗立，一根根的枝丫直伸天空，他屹立不摇，耐心地履行命运带来的职责——努力成长、不断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

巴尔扎克开始了各种创作变革，但他个人依然如故。如果拿巴尔扎克30岁和50岁的画像相比较，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头发中夹杂着几缕灰发，眼睛下面有了黑眼圈，从前青春明亮的颜色，染上了一丝蜡黄而已。在更早些时，他和显露头角的年轻拿破仑有些类似。这个“矮短、瘦削、苍白的青年”，到了30岁，却又变回了“圆身、胖脸的孩子”。大丹士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巴尔扎克的自画像。他说大丹士的眼睛里闪耀着“高远的理想之光”，但随着成功的来临却感到疲惫不堪了，“赋予眉宇间的思想已消退了”，昔日“苗条的身材也已肥胖起来”，而“舒适生活则使他红光满面”。

巴尔扎克额头饱满光滑，上面长着的却是如杂草般长



① 黎赛留 (1585 ~1642), 绰号“红衣主教”。1624 ~1642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 其主要目标是在法国建立君主专制并终结西班牙与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霸权。

② 伏尔泰 (1694 ~1775), 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虽然他的作品只有少数仍然被人们阅读但他却具有世界的声誉, 被视为反对暴政、偏狭和残酷的英勇战士。

③ 米拉波 (1749 ~1791), 法国政治家和演说家, 法国大革命时期统治国家的国民议会中最重要的的人物之一。

④ 丹东 (1759 ~1794), 法国革命的领袖和演说家。

而密的头发, 脸上的肌肉松软, 皮肤油腻, 须髻稀少, 五官宽阔不分明。正如大多数艺术家一样, 他给人的印象是贪舒服、好享受、睡懒觉、吃得多而做得少。巴尔扎克体内强大的威力见于他松软的下巴以下, 他的身体仿佛铜铸一般, 硕大、宽阔、充满生命力。如试图从他脸上看到其天赋, 那只能是徒劳。雕塑家大卫·德·昂依尔想让他散放出天才的气质, 便抬高他的前额, 并将其塑成高高突出的样子, 好像作家的思想正从局限的头颅里往外流淌。画家布朗依试图以白色僧袍似的衣服, 盖住他突出的腹部, 使整个体态挺直起来。罗丹则让他的神情痴狂恍惚, 好似刚从凄惨的幻觉中惊醒过来。这几位艺术家似乎都想要从外貌上突出表现这副本身并无特别之处的面容, 因而只好做刻意的强调, 期使人们从中能看到巴尔扎克的天才气质。巴尔扎克本人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 如在马尔卡斯的角色上作自画像:

他的头发像狮鬃, 鼻子短扁, 鼻尖上布满皱纹, 鼻子宽大活像头狮子。他的前额同样如狮子一般, 被一条大凹纹分成饱满威凛的两半。

不得不承认, 巴尔扎克的相貌的确十分平凡, 跟普通老百姓并无丝毫区别。他的这副面孔如同路德、托尔斯泰一样是普通的、粗俗的, 甚至是贫民般的面孔。在法国, 高层知识分子表现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理想化了的贵族型的, 如黎塞留①、伏尔泰②等人; 另一型则表现一般人民的活力与生命力, 如米拉波③以及丹东④。巴尔扎克是自然型的, 他不属于贵族型, 也非颓废型。如果他在腰间围条蓝围裙, 到法国南部某酒吧柜台后头一站, 还真像那些倒酒、与顾客聊天的非法酒店老板。或者让他做个农夫、街头的挑水夫、收税员, 或是马赛妓院里的水兵, 他的这副面孔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这些。他身着衬衫或随意穿着时, 显得真诚而自然。若是想要赶时髦, 刻意修饰成贵族模

样，头发擦上香油，梳得光溜，弄副眼镜戴上，就会显得作做。正如他的艺术方面一样，他的真正魄力不在耍花招，而在平实无华，他身体上的特征，也如他的作品，有活力、有激情、有力量。

外表上所反映的某些特征并不是一幅肖像的实质。一幅肖像从来都像一部电影中的一个特写镜头，一个刹那，一个瞬间，一个中断的动作。人们不可能从他作品中的某一页而断定他的整部作品是否精彩，更不可能以此衡量他多方面的才赋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因而，人们无法根据几幅肖像去推测他的智慧、他的欢乐，他那顽强的生命力。匆匆的扫几眼巴尔扎克的外表，是得不出任何东西的。如果从同时代的报道杂志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位披头散发的矮胖人，胡乱扣着上衣的纽扣，一只鞋还没系好鞋带，气喘嘘嘘地爬上楼，然后重重地一屁股坐在安乐椅里，那椅子在这般重量之下，颤巍巍地吱咯乱响，这第一印象可真是惨极了。难道这个粗鲁的、一身油腻的、散发刺鼻香水味儿的老土，竟是抒写我们最隐密的情感的诗人吗？竟会是为维护我们权利振臂高呼的人吗？女士们会惊讶地这样问自己。而其余的作家们则不免满足地向镜中偷睨一眼，以证实自己比他好看得多，聪明的多，实在没他那样鄙俗。可是正是这位老土是他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但是只要巴尔扎克一张口说话，那教人尴尬的第一印象就立刻消失了，他的言语犹如幽默和智慧汇成的急流，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震慑了四周，所有的目光都被他所吸引。当他吹牛、嘲讽、笑谑时，他那双黑眼睛里就迸出兴高采烈的火花，不仅陶醉了自己，也使他人陶醉其中。当他展现自己杰出的才能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巴尔扎克身体上散发的活力，如同他的书本一般具有独一无二的魔力。不论他做什么，所花的力气比别人强十倍。他哈哈大笑时，墙壁上的图画都会颤动；开口说话时，妙语连珠，使人忽略了他的坏牙；旅行的时候，每隔半个钟头就要多给马车夫一次小费，为的是要他快马加

鞭；他在做财务统计时，成千上百万的钱币都胡乱堆在一起；如果他进行工作就无昼夜之别，十几二十多个小时坐着不停地写，常常一口气写坏许多枝笔。而他吃东西时，就像花边新闻作家戈兹伦描述的那样：



……看见成堆的鲜美梨子和桃子，他的嘴唇便抖动起来，他的眼睛因高兴而闪闪发光，他的双手因喜悦的期盼而颤抖……。……他除去了领带，敞开衬衫领口，手里拿着水果刀，他开怀地笑着、喝着，切下一大块梨肉……。

他对一切都颇感兴趣，对任何事都很狂热，他总是超常态的做事。在他眼中，没有什么事是小事。他不知畏惧，只是懂得保护自己。心胸狭窄绝不是用来形容巴尔扎克的，他天生随和开朗有着孩子气。他明知自己出现在各场合里，会使得同行们被他所困扰，他们在背后批评他没有风度，甚至把坏话说尽，天生热情的他却说他们每个人的好话，把作品献给他们，并在他的《人同喜剧》里提及他们每一个人。他大度，不与人敌，从不在作品中与哪个人单独论战。他不会算账，因为他的标准太高。当他折磨出版商并使其就范时，并不是想多榨出几法郎来，而是跟他们逗乐，让他们知道他才是主子。他若是说谎，并非蓄意欺骗，而是纵情施展他那丰溢的想像力和幽默感。他知道人们背后笑他举止幼稚，他并不忌讳反而故意装模作样地夸张一番。他会为朋友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虽然他也清楚他们一点也不信，可是第二天早上这胡诌的东西却已经传遍了巴黎，他因此更加往故事里加油添醋，搀进更为离奇的谎言。他的言行与老一套格格不入，他知道会有人因此而给他画许多讽刺漫画，他就干脆自己先画了。他们能对他怎么样呢？他知道，他比他们更具力量。因而，随他们的便好了。

名声或成功并不能让巴尔扎克所依赖，真正的依赖在

于他对自己身体上、心智上沛然的活力的了解。因为，从文学上看，巴尔扎克缺乏自信心，甚至在发表《驴皮记》、《高老头》和其他十几部杰作之后，他仍然没有坚定的自信心。他的生活感受并不来源于对好坏的衡量，并不来源于自身的观察，更不会源于别人的评判，它是天生的。他毫不忧惧地享受着体内的充盈之感，既不自我批评，也不反省。就像他写给公爵夫人的信上所说：“各种想像得到的矛盾和冲突，在我五尺二寸的体内，如果有人……说我虚荣、浮夸、顽固、放荡……没教养、粗鲁、脾气古怪，那和说我节俭、谦虚、勇敢……勤劳……温文尔雅一样正确，一样愉快。不论人们认为，我是一个胆小鬼或是一个大英雄，是个聪明的小伙儿或是一个白痴，是个天才或是个蠢才，对这一切我都无所谓。我自己认为，我只是个环境拿我开心的玩具。”



任别人对此赞扬或是嘲弄吧！他自己只会抬头挺胸，勇敢地、幸福地、毫无顾忌地走自己的路，无所畏惧与反感、忧虑对抗。他的虚焦是幼稚可笑的，但他从不小器。他像一个略有醉意的人，既自信又无虑。

巴尔扎克什么都大方，只有一样东西除外。他曾说他“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给社交界”，因此他的一生就没有什么社交的余地。真正与他有密切来往的人几乎不超过十个，即使这几个人也是在他 30 岁之前便已进入他的生命了。从友谊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样如处世经验和艺术培养方面那样，在此后的岁月中，再也没有增加新的朋友。在他 30 岁以前，他要接受的事物都已接受了。从 30 岁起，他便没有闲暇去结交新朋友了，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上。在他看来，只有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才是真实可靠、极其重要的。

在他狭窄而持续的朋友圈子里，女人占了绝对的地位。他的信十分之九，甚至更多都是写给女人的，他向她们无拘无束地倾吐充满深情的心声，在她们面前，他可以“赤裸裸地暴露自己”。常常在数月的沉寂之后，他会突



然产生把自己的思想和感觉诉诸于人的强烈要求，面对一位素未谋面或仅有一面之缘的女人也能一古脑儿地吐诉心声。对男人，他从未写过一封亲密的信，而且也从不把自己内心的矛盾或艺术创作方面的问题，去向当代的大师如雨果、司汤达^①提起。生活中与人谈话时，他总是习惯自己说别人听，很少听别人讲话，因而对于和其他作家通信或交谈，他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满怀激情而不需要友谊的激励，相反地，他需要身心上的放松，他需要能够了解他的女人。他曾对泰奥菲尔·戈蒂埃开玩笑地说，这是一种内心最深处、自己也不甚清楚的需要，而不单是要“形成一种风格”的需要。写作耗尽了他的精力，合约一个劲儿地催他，债务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几乎一直处于“生活激流”的漩涡之中，所以，他一直渴望有个像德·柏尔尼夫人的女人，既是他的母亲、姐姐又是情人兼帮手。他对宁静的强烈需求，使他不断地寻寻觅觅。巴尔扎克从来就不是唐璜，不是卡萨诺瓦，不是好色之徒。他渴望有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女人，甚至是最普通的一个女人。他有着丰富的想像力和敏感的神经，他不需要没有价值的冒险刺激，因为他的内心已经够紧张了，不需要寻找新的刺激。他很清楚自己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女人。他要的这个女人，必须要满足他肉体上的需要，同时还要能使他摆脱物质方面的困境，若是可能，她最好还有贵族血统，以满足他那天真的势利心理。他从来直言不讳自己渴望有“一个女人和一笔财富”。

这种女人是他生命中从未圆满地完成过的幻梦，不是有了这个便少了那个，总不能两者兼得，或者兼有时又为时已晚。23岁时，他发现德·柏尔尼夫人在各方面都很理想，既能引导他、安慰他，又能救援他、热爱他。最终因为相互需要，所以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时间是无情的，23岁的小伙子和46岁半老徐娘之间的私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让人感到荒谬。巴尔扎克到了30岁，就算他认为每个女人都美如西施，也不免觉得做个53岁的女人

① 司汤达
(1783~1842)，
法国伟大的小说家、批评家。

的情人是件尴尬的事情！因此他和柏尔尼夫人两人间肉体上的欢情腻爱便逐渐消退了，最后变为纯粹的友谊关系。德·柏尔尼夫人明知这种结局，但仍难受了一阵儿。即使最聪慧的女人，只要还在恋爱，就免不了伤心。

这时，巴尔扎克又结了新欢德·亚勃朗台公爵夫人——于诺将军的遗孀。这位已经衰老的女朋友德·柏尔尼夫人对巴尔扎克的新欢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理，当这位女性朋友也逐渐衰老、渐失肉体魅力时，这种嫉妒心理更为强烈了。大约在1829年，巴尔扎克在凡尔赛与她相识，那时她已像个损坏严重的光荣纪念碑了。她被排斥在波旁宫廷之外，在社交界也没人尊敬她，她债台高筑，只有靠回忆陈旧的丑闻卖给出版商弄点钱。尽管如此，从德·柏尔尼夫人身边抢走年轻的作家，对她来说还是件易事。因为，她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巴尔扎克内心的两个强大的因素——一个是把时代史理解为活生生的现实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一个是永不满足的势利心。头衔和贵族称号，是巴尔扎克一生都迷恋的，甚至迷恋到了一种可笑滑稽的地步。做一位公爵夫人的朋友，甚至是做他的情人，虽然不是继国王本人之后，躺在她那张充满温柔的床上，但却是继一位将军之后，继不勒斯国王缪拉之后，继梅特涅亲王之后，与她同床共枕。这种荣誉感使他一度脱离德·柏尔尼夫人的怀抱。毕竟，德·柏尔尼的母亲只是玛丽·安托万内特的一名宫女。



巴尔扎克为了满足小市民的那种虚荣，热衷于这种风流韵事。对巴尔扎克这么一个有着丰富想像力、只要有火花就能照亮整个宇宙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和一个深知历史秘密的女人同榻而卧，有多么大的益处呀！当拿破仑还是波拿巴的一个上尉时，她便在母亲帕尔蒙夫人家里见过他；在士伊勃刹宫里，她曾站在侯爵公主们的中间，而且知道世间活动的幕后操作过程。

《一桩无头公案》或《夏倍上校》都是以拿破仑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充满实质性的资料，完全归功于他与



德·亚勃朗台夫人交往所赐。在短暂的恋情之火熄灭后，两人仍在友谊的基础上相互帮助。双方都负债累累，都渴望舒适的生活，不久都寻找各自的爱人了。后来，她把巴尔扎克介绍给雷卡米哀夫人和其他几位贵族朋友，而巴尔扎克则帮她推销回忆录，甚至在写作上暗中助她一臂之力。慢慢地，她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数年后，死在巴黎的一间破旧阁楼上。多年后，巴尔扎克描写这位女友的结局时，从他惊讶的语调中，我们可以推测，他多年来已经将她遗忘。这段艳史只不过是青年时代一个炽热的小插曲。

巴尔扎克与德·亚勃朗台公爵夫人私情初始时，另有一个女人珠儿玛·卡洛，也进入他的生命。尽管时间和空间有过多次分隔，他和她却结下了最美好、最高贵、最纯真、最有价值，而且是最持久的友谊。她在1816年嫁给炮兵上尉卡洛。卡洛是个优秀却不得志的英勇军官，当其他军官利用战争时机而飞黄腾达之际，他却沦为英国战俘，被囚在船上。在两国交换俘虏恢复自由之后，因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也没有勋章，而无处安插，最后才被派去一家火药厂里当个小厂长，和妻子在穷乡僻壤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珠儿玛并不美甚至腿还有点瘸，对丈夫正直的个性十分尊敬，并对他的官运不济很是同情，但她并不爱卡洛。除相夫教子之外，由于聪颖，而且颇有人缘，居然还能在有限的社交范围之内，把一小群虽很平凡，但真心、诚实的朋友聚集在自己身边，其中的一个帕瑞奥拉上尉，后来提供给巴尔扎克许多战争作品的重要材料。

珠儿玛和巴尔扎克的邂逅是在他家中，对两人而言，都可以说是三生有幸。珠儿玛善识人，富有人道精神。她的智慧远高过那群朋友，能够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遭逢这么一个天才，对她而言，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体验。她一眼看出巴尔扎克是个洋溢着仁爱精神的天才作家。对巴尔扎克而言，认识她也是件幸事儿。创作精疲力竭时，被债权人逼得无处躲藏时，厌倦了为赚钱四处奔波时，就可以逃

到她那里。她家里总有一个房间为他准备着，随时等着巴尔扎克的到来，他可以在此工作，不被打扰，到了晚上，又有热心友善的朋友等着他，他可以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享受亲密无间的乐趣。在那儿，他穿着随意，不用担心给别人造成负担。那里是他的避难所。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之后可以到那儿放松一下脑神经。这一想法总会使他事先几个月就梦想着去珠儿玛所住的卫戍城镇，或去圣西尔、昂古莱姆、弗拉柏斯勒，进行一次短途旅行。



不久，巴尔扎克便感觉到这个无名的女人，心性颖悟，善于奉献，极为真诚。毋庸置疑，珠儿玛也感觉到了巴尔扎克独特的个人魅力，但两人仍建立起深刻的柏拉图式的情谊。她在巴尔扎克面前能够“忘记”自我，帮他克服一切困难，为他扫除疑虑。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是为你而生的女人。”巴尔扎克回信道：“我需要你，需要你这样一个毫无私心的女人。”他向她坦承：“晚间与你共度一刻钟，我觉得胜过在美人怀里一宵所能享受的欢乐……”

珠儿玛有着敏锐的目光，深知自己缺乏永久的吸引力，无法满足她最珍视的男人，她的天性决定她无法背弃家庭或抛弃丈夫，因此决心只给他友谊。“我不想把自私自利的种子播种到我们的关系中来”。这种友谊不含任何杂质，没有虚伪，没有野心，没有私心。这种友情不带任何色情成分。她无法如柏夫人般既做他的情妇又做他的引路人，因而她只能尽心地做他的最佳助手，帮他摆脱困境。于是，她喊道：“上帝啊！命运为什么不安排我们居住在同一座城市呢？我真想把你渴望从我这里得到的，而我也乐于奉献的一切统统给你，我真想把我的家搬进你住的地方……那该多么幸福啊！”

然而，把他的生活分为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是不可能的，于是，在她内心，“要把你当做我的养子”。她为他着想，关心他，帮他出主意，她把这些作为她一生的义务。她和其他的女人一样，也在爱情方面给这位不知如何

安排生活的天才以母爱。

在那时，这个被埋没在外省和枯燥婚姻生活中的无名女人是巴尔扎克最诚实、最出色的顾问。即使是当时的最著名的评论家和艺术家在这点也不及这个女人。1833年，巴尔扎克的作品在大众中风靡一时，却还没有人真正地了解他的天才，珠儿玛便写信给他，衷心地对他说：“你是这个时代里的第一位作家……。人们只有拿你自己可与你相比，除了你，一切都平淡无奇。”之后她还补充道：“尽管如此，我敬爱的人，我仍满怀顾虑，是否用我的声音给为你唱赞歌的众人的合唱壮大声势。”

她为巴尔扎克的成功中那种风靡一时和夸大其词的成分感到担心。因为她知道，他心地善良，正因为她爱这位“本质上善良和热诚的巴尔扎克”，所以，她担心在沙龙里取得的社交上的成功和在出版商那里得到的物质上的成功，可能会危害到他的天性和才华。她比任何人更早的了解到他的才华，她渴望着他能发挥最大的潜力，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他达到尽善尽美，这种完美不是“风行一时或文坛的成功”，而是“你真正的荣誉必须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点”。

珠儿玛虽然深知巴尔扎克的杰出和善良，也知道他喜欢虚荣，喜欢奢侈，对上流社交场合的恭维自甘投降，因此便负起唤醒他艺术良心的责任，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焦虑和赞誉。纵使过了一世纪，也无法找到比她更明智的论断和批评了，这位炮兵上尉太太所说的赞赏或批评的每个字，比圣·佩甫^①或其他的职业评论家的批评，更为确切。她称赞《路易·朗倍尔》、《夏倍上校》、《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以及《欧也妮·葛朗台》，但是却很不欣赏脂粉味过浓的《三十岁的女人》。她十分正确地评判《乡村医生》“过于呆板，且有过多的大道理”，同时她对《塞拉菲达》中所表现出的夸张的伪神秘主义感到厌恶。她头脑清醒的令人惊奇，对于危害到他大业的种种危险，她都能敏锐地辨识出来。当他想从政或参加保皇党时，她



①圣 佩甫
(1804 ~1869),
法国批评家及作家。

都奋力劝阻，要他不要“用诚实态度所获得的真正名誉上抹黑”。

她坦然的公开承认，她将永远忠于自己对“穷困阶级”的爱，“这个阶级被遭受诋毁性的污蔑，并被贪婪的富人压榨”，“因为，我自己属于大众。就社会地位而言，我们当然被列入贵族阶级，但我们对饱受欺压的劳苦大众一直抱有同情”。

当她见到他因仓促写作而遭到千万的败坏声誉的影响时，她警告他说：



要是你把刀子抵在喉咙上进行写作，这样的写作还能叫文学创作吗？如果你不多花点时间，多花点心思，你怎么能创作出完美的作品呢？为什么这么仓促呢，仅仅为了买一件面包师可以拥有，而天才不能有的奢侈品吗？能够塑造出路易·朗倍尔的人，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买一匹拉车的英国骏马……奥瑙利，如果你有失于伟大，真会令我伤心……你不应该让那些狡狴的家伙有机会说：“我随时都能用钱买下他！”

她珍爱他的天才，更为他的弱点而担忧。因此，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关注着，他如何疯狂写作，如何任由贵族沙龙摆布，他又是如何为了炫耀自己而买了许多不必要的奢侈品，因此还债台高筑。她以无比正确的先见之明警告他，“你不要这么早就耗尽自己”。她喜欢看到本世纪这位最伟大的大作家在各方面都能独立，不依赖于赞扬、责难、金钱和公众。见他不断地陷于被奴役当中，深感绝望地说：“一个船上的苦役——你永远要当的。你把十个人的生命挤压在一个人身上，在贪婪中消耗你自己·4·”真是一语成谶！

巴尔扎克总被一些人认为是很虚伪的，而实际上他精明的多。他知道她的警告动机崇高，不带任何妒嫉也非骄狂自大，仅仅只是真诚地表达对他不朽的艺术灵魂的关



怀，因此他让她在自己生命里占了一个特殊的席位，“我对你的这种感情，其他任何一种感情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没有任何东西和它相同，和它类似”。即使后来他在对德·韩斯迦夫人倾诉心声时，仍觉得珠儿玛在“所有感情中的这种特许的优先地位”永远都无法动摇。他不断地感谢她，“给我勇气使自己努力做个十全十美的人”，并感激她协助他“从我的田野里锄去莠草”。“每次见你，都能从你那里得到有利于我一生的收获”。

不过，巴尔扎克渐渐地不去珠儿玛为他专备的书房了，对她沉默了起来。他在其他女人面前，常喜欢戏剧性地夸大自己所负的债务和工作的劳苦，可是在面对珠儿玛时则从不敢说一句假话，因为他知道无法瞒得过她的，向她坦白心声时也越来越拘束不安了。若干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去过她为他准备的那个安静的书房。她只到过巴黎一次，上帝应该知道她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而那时他却全身心的投入到写作中，连她的信都未开封。他让她在离他住处只有1小时路程的地方等了半个月，等个从未到来的邀请。后来，经过了16年之久的追求，他终于将德·韩斯迦夫人娶回家做他的新娘，这时他已接近死神，来日无多，他回顾过去的一生，他承认珠儿玛是他最重要、最真诚、最善良的女性朋友。于是，他给她写道：“我对你的思念从未停止过，对你的爱慕也从未停止过，既使是在这儿也从未停止过与你交谈”。

巴尔扎克一向言过其实，但如果他说，他与珠儿玛之间的关系是最纯洁的友谊，并超越其他友谊，那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德·韩斯迦夫人影响着他的后半生，但他们之间远非真诚的关系。除了这两个女人外，这位多情种子曾与许多女人有过牵扯，但都是逢场作戏，并未有多少真情。他和玛塞琳·德斯保特·伐尔摩尔要好过，并写了一部最美的作品献给她。这泄露了他那一览无余的心理感受，他还不顾自己的体重，气喘吁吁地爬了百余级的阶梯，去王宫顶楼拜访她。至于女作家乔治·桑，被他戏称

为“乔治兄弟”，两人之间维系的是一种诚挚的同志之谊，这种友谊并没有掺杂一丝男女的情爱成分，在当时这是个例外。他的自尊不容许他被情人排在第十四或十五，与半个巴黎文艺界的人士，如缪塞、肖邦^①、圣·佩甫等人共享她的香榻。在私底下与他来往的女人不少，但都是偶尔往来，有个不知姓氏的“玛丽”与他私情十分短暂，但可能还生了他的孩子。巴尔扎克表面上洒脱、无拘无束，但在他一生所有关键性的问题上，特别是与女人之间的私情，他总是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



他与男人的交情就更少了，真诚与之交往的，都是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人。在工作之余他需要女人来轻松自己，对于男人则是要依赖他们，在创作间歇有个去处，这些人必须随时随地能够协助他解决些生活上的小问题。有位德·马尔贡先生在萨希的别墅里备有一间舒适的房间，随时供由巴黎逃来的巴尔扎克使用。“小老头达勃兰”是自莱斯杰奇耶街而来的朋友。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奥古斯特·布尔日则与他曾在卡西尼街共度过一段时光。纳盖大夫照顾他的健康直至他去世，不仅在小说方面常给予专家性的宝贵意见，还常在必要时借给他几百法郎应急。黎希留街的裁缝布伊松比许多评论家更早认识到他的才气，不只允许他爱赊账多久就多久，甚至继续借钱给他，让他把自己的店当做避难所。不论巴尔扎克曾欠下多少钱，这位好师傅都没有赔本，因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作为补偿写下了几行话：“布伊松缝制的一袭衣服，足以使人在任何聚会里扮演高贵的角色。”寥寥数语的宣传立刻使他身价百倍，门庭若市。伟人偿谢的方式真是别具一格，他们给予他“不朽的名声”，以此偿还自己的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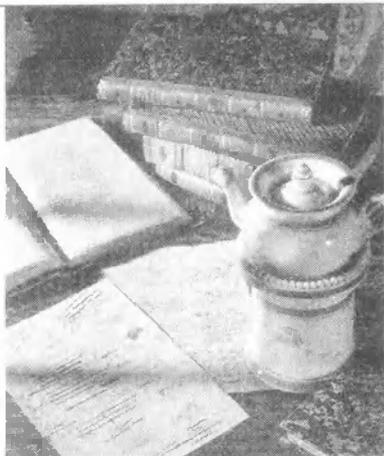
围绕在巴尔扎克身边的小圈子已经基本形成，他真正的写作就要开始了。30岁时，他接受外事物的阶段已经结束，他不再需要建设、讨论、博览群书、新的知识或新的朋友，因为一切在他心中已准备就绪。他的智慧、天才、精力将全部被用到他的工作上。他说，“一棵大树吸干了

① 肖邦

(1810 ~1849)，
浪漫主义时期作
曲家和钢琴家，
以所作钢琴协奏
曲和钢琴独奏小
品最为重要。

它周围土壤中的养料”。为了开花结果，它把周围一切养料都吸收到自己的体内。尽管有时也与一些人建立了这样那样的联系，但 30 岁前形成的核心圈子不会再扩大了。只有一个人例外——德 韩斯迦夫人，她是后来加入的，她也成为他生活的重心。





Baking

第八章 苦咖啡



突然成功对一位艺术家而言，常是危险的。1828年，巴尔扎克还是无名的文学苦力，是个债台高筑的穷鬼，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他就摇身成为欧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法国、德国、俄国、英国，人们竞相阅读他的作品。报章、杂志和出版商纷纷和他约稿，赞扬的读者来信像雪片飞来。一夜间，他的愿望——获得“荣誉”，终于实现了。即使是比巴尔扎克头脑清醒的人，也难免给这样的成功冲昏了头，更何况巴尔扎克这样一个如此感性的人呢！许多年来穷困潦倒，饥贫交迫，总在绝望中看着别人飞黄腾达，一旦功成名就，当然要尽情地享受那降临于他的美名，他想呼吸这美名，品尝这美名，触摸这美名，以及用所有的知觉去感觉，并感受鼓掌的群众所带来的温暖、舒适、芳香。现在举世皆已见到他的才华，他想要在世界面前好好地展示自己，也准备对名誉带来的诱惑与豪奢的快乐顶礼膜拜。他知道，世界大舞台向自己敞开着，因此，巴尔扎克迫不及待地要在读者面前展示自己，他决定在社交场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在文学创作上，他拥有着多方面的才华，但在社交场上，他缺乏一定的才能和天分。即使是拥有最高智能和最丰富经验的人也无法克服天生的弱点。通过心理学的研究，我们能够认清自身的缺陷，但无法克服这种缺陷。

“认清”并不意味着能够“克服”。我们经常见到绝顶聪明的人也不能免于小愚蠢，因而难以应付别人对他的愚蠢行为的耻笑。巴尔扎克明知自己的势利心理极其糟糕，且



幼稚可笑，却无法抑制这致命的弱点。能够写出世纪伟大著作的巴尔扎克，有一种病态的贵族崇拜精神，一封公爵夫人从圣日耳曼镇寄来的信，比起歌德的赞扬，对他更具意义。若是法皇路易·菲力普能签发一张真正贵族的特许证，他可以出卖自己灵魂。既然父亲可以起身田亩而跻身中产阶级，他为何不能更进一步，厕身贵族阶级呢？无节制的追逐名誉、地位的时代刚刚过去，为什么要彻底结束呢？如果说一个缪拉、一个于诺、一个纳依，这些手艺人、马车夫、小老板的子孙们，通过骑战马，当上了公爵；如果说金融家、投机商和企业家如今都能被封为贵族，为什么他就不能跻身于此呢？60年前，一股力量驱使老巴尔扎克从奴盖利来到了巴黎，那么现在也许是同一股力量驱使着巴尔扎克爬进这个所谓的“上层”。令人不解的是，他不是把自己的创作成就，而是把一直将他排斥在外的上流社会视为“上层”。

为了爬进上流社会，巴尔扎克一生忍受了许多羞辱。为了享受奢侈的生活，他去当文学苦役，为了使自己显得温文尔雅，他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这些都是教人不可理喻的矛盾。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曾多次描述过的规律——一个人在某一领域是大师，那么在另一领域他也许就是笨蛋。

为了在社交场合中突出自己的分量，他不能只以巴尔扎克先生的姿态出现，那样似乎太小市民气了，于是他自封为贵族，从《驴皮记》开始，他的书全都以奥瑙利·德·巴尔扎克之名出版。谁要胆敢否定这项头衔，他就是自讨没趣，因为他们会被巴尔扎克告知自称“德·巴尔扎克”已经是够谦虚的了，他其实出身德·昂特拉格侯爵家族。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甚至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徽刻在餐具上、绘制在马车上。接下来则是改变生活型态，要过符合大作家奥瑙利·德·巴尔扎克身份的生活。

谁有钱，谁将会得到更多的钱。在这样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里，要想得到更多的钱，就必须装出很有钱的样子。

子。如果说德·夏朵勃里昂先生有栋别墅，其拉丁有两匹坐骑，龙里斯·雅宁有辆马车，那么奥瑙利·德·巴尔扎克出门时，必须坐着敞篷双轮马车，后头还跟着身穿制服的男仆，这样他才不会被看做是二流作家了。他租下卡西尼街一幢房子的二层，购买了许多豪华家具，一时间没有那个纨绔子弟敢夸口说他的服饰比奥瑙利·德·巴尔扎克更富丽、更昂贵。他的蓝色晚礼服上配着特别镂花的金扣子，并在裁缝布伊松那里赊做了丝绸织锦的背心。就这么副德性，密长的头发上抹着厚厚的香油，手里捏着一副长柄眼镜，这位文坛新贵要出入巴黎的社交界了！



然而，令人惋惜。因为巴尔扎克通过粉墨登场在巴黎社交界获得的“荣誉”，对他真正的荣誉来说，却是灾难性的。他试图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出场，但这一尝试终身都没有成功。此时巴尔扎克踏进的并不是圣日耳曼镇的聚会，也不是公使馆的场所，仅仅只是戴菲纳·盖夫人与其女儿雷卡米哀夫人的文艺聚会。虽然不是高级的场合，但巴尔扎克的形象实在是惨不忍睹。布伊松的剪裁，金纽扣、条纹领带都不能使这个粗短、肥壮、红脸的市井之徒的形象变得高贵起来，他高谈阔论时唾沫横飞，旁人插不进一句话，而且像颗炮弹似的炸进房间里来。他的性情强烈奔放，这使他无法温文尔雅。20年后，德·韩斯迦夫人也抱怨说，他吃饭时把刀子塞嘴里，说话时分贝过高，这使得想对他表示敬佩的人难以接受。说到他哈哈大笑时，德·韩斯迦夫人还抱怨，他那“惊涛骇浪般的雄辩”把其他人的话都给淹没了。

只有无所事事又极端注意外表的人，才有时间和毅力永远以风雅的姿态出现——这种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巴尔扎克只能从工作中抽出两个小时来做这些装扮而已。他的外套和裤子在颜色的搭配上会教人难以忍受，而且指甲脏兮兮，纵然拿着嵌金长柄眼镜又有何用？他的鞋带从不系好，松散在丝质的长统袜上，一旦热起来，油脂便从满是香油的头发上，滴落到他的领口上。华丽的皱领又有何

用呢？巴尔扎克愈来愈崇尚奢华，可惜他的眼光着实太差，昂贵的东西到了他身上，看来都像便宜货，褶边华丽的饰品在他身上显得有些浮夸。这些掺和在一起——以巴尔扎克为题的讽刺漫画证明了这一点——连崇拜他的女性都忍不住要在香扇后头窃笑。



巴尔扎克觉得，既然未能做到真正的高雅，无法装成一个美好形象，至少也要引起点轰动，如果成为人们的笑柄，也总得给他们足够的理由去笑呀！他花 700 法郎买了一根手杖，上面嵌着土耳其玉。关于这根手杖，他散布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谣言，譬如说，他声称在把柄内藏有一位神秘女人的半身肖像，她是一位极高贵的贵族的情妇，而且穿着如夏娃。当他进入“意大利”戏院的“老虎”包厢时，在场观众都中了邪似的紧盯着拐杖看，德·基拉丁夫人因此产生了灵感写了本小说，名为《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可惜，那些女士们很失望，并无人因此对它特别青睐。沙龙里的上层人士们，他深表羡慕的拉斯帝涅和德·玛赛的原型们，都认为，他们是必须要浪费精力来对付这个社交场上新出现的这个如同大象一样举止笨拙的人。

巴尔扎克在文艺界的同行那里也一样没取得成功。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很清楚，这个突如其来的杰出作家，昨天还是一个“苦役”，还在为糊口而写些毫无文学价值的低级趣味小说。但是，他们惊讶于他的天才，对他的创作力感到恐惧，于是，他们似乎不准备把他纳入他们的“圈子”。何况，巴尔扎克也喜欢他们的迁就。尽管他秉性善良，对别人的成就热烈称赞，他在他的《人间喜剧》中友好地提及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每位作家，甚至还赠送过书。可是他却故意摆出十分傲慢的态度，对文学界的同行尤烈。他举止粗鲁，进屋不摘帽，谈问题从不使用“咱们”两字。对其他作家的一点小虚荣不肯迁就，而且频频使新闻记者感到恼怒，让他们觉得他不需要他们的感情。巴尔扎克原意是要把自己当做特殊人物那样，希望在社会上留下印象，结果巴黎社交界认为他的粉墨登场实在是个挑

畔。

巴尔扎克的弱点太明显，因此对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作家的批评和讽刺充斥着各大报刊杂志。所谓的“上流社会”对这位藐视它而又迫切亲近它的人，无情地给予打击。而巴尔扎克本人对这种失败并不觉得奇怪。巴尔扎克对于这些并不十分介意，朝气蓬勃、精神充沛，而且信心十足，他不会去注意这些小烦恼。他用拉伯雷式的开怀大笑来回敬无耻之徒对他的讥讽。对于恶意的中伤，虽愤怒，但并不争论，而是在《毁灭》里，将文学界的堕落整体地描绘下来。



巴尔扎克的势利心理常使他自取其辱，真诚的朋友珠儿玛·卡洛看眼里痛在心上，她从偏远的小城写信来，要他不要在那只取不予的圈子里充当不起眼的角色了。她关切地对他说：“奥瑙利，现在你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了，你的职责是干更崇高更伟大的事业。对于你，这点名气并不重要。你应该树立更远大的目标！如果我有勇气，我会对你说，为什么要追求虚荣呢？在这方面浪费你的才智和生命值得吗？远离这种附庸风雅的生活吧……”

但是，巴尔扎克也许需要经历一番挫折，亲自总结出经验教训，才会从对早年的荣誉陶醉中清醒过来，才能认识到自己提出的那条规律的准确性：一个人只能在一个领域，不能同时在两个领域成为大师。

关于此时的巴尔扎克，有许多岁月留下的记述。有些有趣、逗笑，有些讽刺，有些诙谐甚至恶毒，但皆是以巴黎社交界和新闻界狭窄、迷惑人的眼光来看待他。他们说巴尔扎克穿着蓝色外衣，外衣上缀着镂花的金纽扣，手里拿着那根著名的昂贵拐杖；说巴尔扎克经常穿着拖鞋到处；说巴尔扎克乘着双轮马车，后面还跟着男仆；说巴尔扎克在街上的游荡，看各种招牌，想给自己的主人公取个好听的名字；说巴尔扎克是个收藏家，跑遍了所有的古董店，是为了用 7 法郎买幅伦勃朗的画，或用 12 个苏得到彭伐奴多·西里尼制作的一只碗；说巴尔扎克是排字员的



灾星，那些可怜的排字员为了排一页手稿足足花了几个小时；说巴尔扎克是个大骗子，鼓吹贞洁是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说他是花花公子，换女人如换衬衫；说他是好吃鬼，坐着让人画一次像的时间里，就能吃下几打的蚝，再加上鸡、鸭、牛排；说他讲他的花园、商店可以给他赚好几十万，但他又因付不起 **1000** 法郎的票据而躲藏几个礼拜等。

留传下来的巴尔扎克的图像里，有四分之三不是真正的肖像画而是讽刺画，而且当时的人们记载了数不清的有关他的趣闻轶事，但真正有分量的传记却一部也没有。在当时巴黎人的眼中，他不是天才而是个小丑。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一旦离开写字台，离开自己的工作，就几乎脱离正常的生活。他出来在同行之间走动时，就好像获准来到庭院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一个小时后他还得回去继续他的苦役。巴黎人只见到这“一天一个钟头”里的他，人们无法了解他写作的伟大，写作时的苦修自律。真正的巴尔扎克，在 **20** 年中除开写了大量的戏剧、中、短篇故事、论文之外，还写了 **74** 部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是上乘之作。这才是评量巴尔扎克的惟一标准，只有在通过这些作品，才能认识了解真正的巴尔扎克。

被同时代人认为痴呆怪客的巴尔扎克，事实上却在当时拥有最训练有素的艺术才华。他们讽刺他是个铺张浪费的人，实际上他是以苦行僧般的毅力进行创作工作的，是最伟大的现代文学创作者之一。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所谓的中庸之道的人，就因为巴尔扎克喜欢在他们面前夸夸其谈，就把他称为吹牛者，实际上，他从自己头脑中构思出来的东西，比所有巴黎同行写的东西全部加在一起还要多。

为了写作，他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日历与众不同，对别人是白天的时候是他的夜晚，对别人是夜晚的时候则是他的白天。他真正的生命存活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而并不是现实的世界里，同时代的人无法替他立

传，只有他自己的作品帮他完成自画像。

让我们瞧瞧巴尔扎克日常生活中的一天。

晚间 8 点，巴黎的人们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吃过晚饭，要出门寻欢作乐了。他们有的在街边散步，有的坐在咖啡店中，有的则忙着梳妆打扮，准备去剧院……在桌前工作的十六七小时以后，巴尔扎克这时在自己漆黑的房里独自沉睡。

9 点钟，戏院、舞场和赌馆里开始热闹了，巴尔扎克仍继续在睡。

10 点钟，房屋里的灯火渐灭，闹市的嘈杂声也渐弱，巴尔扎克还在睡着。

11 点，戏院关门，餐馆打烊，社交场上的宾客返家，林荫大道上已经空荡荡，巴尔扎克一直在睡。

午夜时分，巴黎城万籁俱寂，千万只眼睛都阖上了，千万盏灯也几乎全灭，现在是巴尔扎克开始工作的理想时间了。因为对于整个巴黎来说白天已经结束，所以他的白天来临了。现在，无人打扰他，不会有来访者，不会有令他厌烦的信件，不会有债权人来敲门，不会有印刷厂的人来催稿。至少有 8 至 10 个小时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独处、写作。他知道，高炉能把易碎的矿石炼成坚硬的钢铁，就像这种高炉无法冷却下来一样，他内心那种奔涌的想像也无法停止下来。他那种美妙的想像，在激情高涨时是无论如何不会有片刻停止的，“我觉得，思想如泉水般从头脑中流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和其他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知道自己的工作法则，“如果我必须中断并外出时，我是无法继续工作的，我从来不会一次只工作一两小时而已。”因而不受限制与分割的夜晚才能允许他这样工作，所以黑夜遂成他的白昼。

仆人轻轻敲门把他唤醒，起床后，穿上工作袍。这是根据多年经验为工作的方便给自己设计的样子既像士兵的铠甲，又似矿工的上衣，冬天是保暖的开司米羊毛所制，夏天则是薄亚麻布。白色长袍，颈际开口，能够让脖子自





由活动。巴尔扎克之所以这样设计这件衣服也许还因为它像一件僧袍，会让他联想到，有一种更为崇高的责任，一旦穿上它后，他就会避开现实世界的各种诱惑。一条编织的细绳松松地系在他僧衣似的罩袍上，上面并不是挂着祈祷时用的十字架，却是悬着一把裁纸刀和剪刀。他在房里来回踱了踱，赶走睡意，使自己清醒并使血液循环快速一些，就这样他已经准备妥当。

桌上银质烛台里的六支蜡烛已被男仆点燃，而且窗帘被紧紧的拉上，似乎要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巴尔扎克工作的时间，并非是以现实世界的时间来衡量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黎明，什么时候到白天了，什么时候巴黎苏醒了，什么时候其他的地方也都醒了。他周围不需要有什么现实的东西。一旦他工作起来，周遭的有形物体全都“消失”了，四周的书本、墙壁、门窗和窗外的一切都隐入黑暗之中。只有他脑海中的人物在说话、在活动、在生活。他在开创他自己的世界，一个万世而不朽的世界。

巴尔扎克在他那张不起眼的小长方形桌前坐下，正如他所说的“在那儿，像炼金师投入黄金那样，我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坩埚”。这是一张很小的、非常普通的长方形的桌子，但在巴尔扎克眼中它胜过任何一件珍宝。和那根带绿松石的手杖相比，和颇费周折才弄到的银质器皿相比，和那些装帧华美的书籍相比，甚至和他获得的荣誉相比，他更爱这张极为普通的、一声不吭的小方桌。因为“它目睹了我的一切不幸，它了解我的所有计划，它听到了我的各种想法，当我奋笔疾书时，我的手几乎残暴般的利用它”。它跟着他搬过无数的住处，它与他同甘共苦，是他真实生活中惟一的无声见证，没有一个女人曾与他共度过这么多的炽烈的夜晚。他在这张桌子前生活，在这张桌子前工作直到死神来临。

接着，巴尔扎克环顾四周，一世皆已齐全吗？就如同士兵投入战斗之前，必须知道自己的武器是否都已准备就绪。左边放着成堆整齐的空白稿纸，这些纸是经过仔细挑

选的，带着浅浅的蓝色，其大小、形状也很特殊，这样工作十好几个小时也不会刺眼或使眼睛疲劳疼痛，同时纸张特别平滑，这样他的书写就无阻。笔当然也是仔细准备好了的，只用乌鸦羽毛制成的其他一概不用。墨水池边——这是自他学生时代以来一直伴随着他的简朴墨池——有一两瓶墨水备用。他的右手边放有一小笔记本，供他随时在上头记下一些思想或念头。此外，再无其他装备，没有书籍、没有论文，也没有研究资料，巴尔扎克在写作之前，早在脑海里将一切都准备好了。



他往后靠在椅背上，把右手袖子卷起，好挥动自如。然后，像马夫扬鞭策马那样，玩笑式地对自己喊叫几声，以此振奋精神。看上去又像一名游泳运动员，在跳水之前，再次高举双臂，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他便振笔疾书，毫无间歇，也无停顿。他的想像力一旦点燃，就会燃烧成熊熊烈火，就如同森林着火一般，它不断蔓延，一棵棵大树都燃烧起来，周围的火苗越烧越旺，越烧越猛。他的笔快速地在纸上滑过，那一个个的字几乎跟不上他的思想的步伐，于是他的语句愈写愈简，却依然不停地写下去，脑海中的想像无法中断，他直写到手指酸痛，眼睛因疲劳得无法看清字句，累得头脑发昏，才肯罢休。

到1点钟，2点钟，3点钟，4点钟，5点钟，6点钟，有时是7点钟。外面的世界一片寂静，室内只有羽笔沙沙地书写声，或不时将写好的纸张堆放在一起的响声。屋外天破晓了，但是巴尔扎克一无所知，他的白天存在于这蜡烛照出的小光圈中，对他而言，除了他刚刚塑造出来的人物之外，再也不存在其他的人，除了他编写出的那些各异的命运外，不存在其他的命运。此时，没有了时空，只有他自己所创造的宇宙。

既使再强的意志也无法无限度的扩大生理极限。经过五六小时不间断的写作以后，巴尔扎克觉得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他感到无法再继续写下去了。他的手指已经失去知觉，双眼开始流泪，腰酸背痛，太阳穴上青筋怦怦地直

跳，他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紧张。如果换个人也许已经满意于自己所写的东西，就此而止。可巴尔扎克却不，绝不退让。规定了目标后，就必须达到，哪怕是这匹马摔倒在地，要是这匹懒惰的马不愿奔驰向前，那他就会扬起鞭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放着咖啡壶的桌子。



咖啡是黑色机油，它能使这台想像力丰富的机器继续运转下去。对巴尔扎克而言，咖啡简直比吃饭、睡觉更为重要。他讨厌烟草，说它“有害于身体，侵袭心灵，使得全世界都蠢笨起来”，可是却对咖啡唱起赞歌，“咖啡滑进胃里，使一切运行起来”。回忆像扛着战旗快速向前冲去。逻辑如炮兵载着炮弹，隆隆而过。风趣的念头如狙击手加入战斗。各色人物穿戴着各自的服饰拥来，……没有咖啡就没法儿工作，除了纸、笔之外，他随身携带的第三件工作必须品——咖啡机，他习惯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而且很少让别人为他调制咖啡。不知是迷信的拜教物还是怎么的，他只用某一特定种类的纸张和笔，当然调咖啡也得有特别的秘方。他的专属咖啡是由三种不同的咖啡豆——波旁豆、马提尼克豆和穆洛豆所煮出来的。这三种咖啡豆购买于三个不同的地方，每次采购都得横穿整个巴黎，需要花半天的工夫。这些劳累对他而言都是值得的。

咖啡是巴尔扎克的鸦片烟，因为要一直发挥效力就得不断加量，所以，当神经面临崩溃时，他就越来越强烈地依赖它。到了1845年，经过20年的过度饮用之后，他承认说，自己整个身体组织，由于不间断的饮用刺激品而受损，并埋怨咖啡的效力越来越差，甚至已经使胃部疼痛起来。假使五万杯浓烈的咖啡加快了他写《人同喜剧》的速度，那么同时也造成了他过早的心脏衰竭。纳盖医生强调他死亡的原因，是“一个心脏的老毛病，因夜同工作克服应有的睡眠，而饮用或纵饮强浓度咖啡而增剧”。

最后钟敲了八下，门上响起了轻轻地叩门声。他的仆人奥古斯特端了份简单的早餐进来。巴尔扎克从桌子边站起身来，现在是短暂休息的时候了。从午夜12点起，他就



始终未放下手中的笔。窗帘终于被拉开，巴尔扎克踱至窗前，眺望着窗外的城市。在这时，长时间的工作过后，他又意识到：除了自己创作的世界，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除了想像中的巴黎，还有一个现实中的巴黎。现在，他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而现实中的巴黎刚开始进入工作状态。此时，商店开门了，孩子们赶着上学去，马车沿街滚滚行来，办公室里的人正各就各位。只有他，众人中的一员，已结束了工作。

为了舒松一下疲惫不堪的身体，巴尔扎克洗了个热水澡，像拿破仑那样，通常在浴缸里泡上一小时，这是他惟一能够进行构思而不受骚扰的地方。不过，刚刚重新穿上工作袍，门外就已经响起了脚步声，各个印刷厂的联系人陆续来了。第一个人来要的是昨夜刚写好，墨迹未干的连载小说手稿。巴尔扎克写的东西都必须立即排印，每部小说总是在写成之前早已卖出，而且在精神恍惚状态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或写了些什么。即使他自己也难以分辨自家草稿上那片浓密的丛林，只有被排印成一段段文字以后，他才能再重新检视。

其他印刷厂、报纸、出版社的人，则带来了前两天他所写的东西的手稿校样，与更早时候手稿的第二或第三校样。这些新排的油墨未干的校样，常有五六打之多，小桌上都堆不下了。

9点钟，短暂休息结束，“在干这件工作时，我则从另件工作中休息过来。”他曾这样说。

巴尔扎克开始读校样。他不光只是删改排字工人的错误，或稍稍润色，而是还全部改写或重写。事实上，第一校样在他眼里仅是初稿，本着敏锐的艺术良知，他对以后送来的校样，一再地仔细推敲认真修改。凡是涉及到与他工作相关的事情，他都专断而顽固。交给他的校样必须有特定的长和宽，四周都要留出极大的空白空间，好供给他校正、修改。印在普通便宜的黄纸上的校样是不收的，他要求纸要白，这样字母才能够显得十分清楚。



新的工作即将开始!巴尔扎克再度回到小桌前。才扫了那么一眼(他一目十行),他的笔就已经愤怒地戳下,他不满意,觉得太糟糕了。意义含糊、语句混乱、文体欠佳、层次不清,这些统统都得重新改,使它更清晰、更简单、更明确。他十分气恼,从整张纸上用力画的线条和墨水淋漓的笔迹上可以看得出来。像骑兵发起进攻一样,他向印出来的一个个方阵也发起猛攻。他的笔像是军刀,把一个个句子拉出来放在右边;在左边,他又挖掉一个字,甚至整段整段都被划掉,又将其他的文字补充进去。修改的地方之多,没多久给排字工人看的说明符号就不再够用了,新的符号被巴尔扎克发明出来。不多久,边缘已经爆满,再也挤不下去,因为边缘上写的东西比印出来的还多而且画满了令人费解的符号,纸上被东涂西改,再涂改的线条似蛛网密布。他只得把纸张翻过来,在背面继续写。这还觉得不够哪!那就得动剪刀了!把那多余的部分剪了去,再拿新稿纸贴在洞口上。这份满目疮痍、混沌不堪的校样,比起原稿不知难认、难懂多少倍!就这样又被送回印刷厂重新排。

在编辑部和印刷厂里,连经验最老到的排字工人也表示瞧不出个所以然来,既使付他们双倍的酬劳,一天都还只肯排“一个钟头的巴尔扎克”。一个工人破解他的鬼画符,得花上数月的时间。然后还得有个特殊的校对,往往通过臆测再校对一遍。

如果他们以为这样就解脱了,那就大错特错。工作才刚开始呢!当巴尔扎克收到第二校样时,他会全套又再重演一遍。他会再次把用尽全力搭建起的房子给拆掉,再在纸上到处涂抹,让新的墨迹布满整张纸。此后,同样难以认清的、杂乱无章的校样又被送回印刷厂。

这样的情形发生六七次也不奇怪,只不过改动会越来越而已。有些书,巴尔扎克会全力以赴修改校样达十五六次之多。他在20年间写了74部长篇小说,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每篇作品都不只写了一次,最终写的作品要

比他实际上的伟大功绩高出 7 倍乃至 10 倍。由此可见他无可比拟的创作力。

任何经济上的窘困，或是哪个出版商哀求、好友的责备或法律上的控诉，都不能动摇巴尔扎克，让他停止这套昂贵的流程。有许多许多次，他为此付出半数的酬劳，有时甚至于全部的酬劳，因为他必须自掏腰包支付多次改正和重排的费用。然而，这是有关艺术家内心道德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是毫不让步的。一次，一位报社编辑不等最后校样出来，未经他的许可，就擅自连载了，结果巴尔扎克和他闹翻，宣布永远和他断绝来往。人们往往目见的只是最后的成果，却看不见巴尔扎克为追求作品的完美，在他隐居的囚室里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和拼命苦干。他非常珍爱那些校样，因此他把各阶段修改好了的校样与原稿装订在一起，成为一巨册，这些册子有时竟达二千多页，最后印刷出版的小说却只有两百页左右。



这些巨册被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赠送给朋友，“我这些稿册作为珍贵的礼貌只给爱我的人。它们亲见我成长时的辛劳与坚忍……这些叫人头痛的稿纸陪我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大部分的稿册都送给德·韩斯迦夫人，不过德·卡斯特利夫人、多波尼—维斯贡蒂伯爵夫人和他妹妹，也都收到过他这样的纪念礼物。纳盖医生在收到《幽谷百合》的稿册后，写道：“这些是非比寻常的心血纪念品。我们必须让那些还相信艺术中有完美性的人看到这些！对一直认为精神产品的创作十分容易，如同阅读它一般不费力气的人，这是极好的教育材料！我希望我的藏书室能位于旺多姆广场的中央，以便崇拜您的那些朋友能够明了您是在以何等认真的态度和坚韧的精神进行创作的。”

除了贝多芬的那些笔记本之外，今天极少有类似的文稿存世。任何文献都不如这些册子更能让我们真实地感触到艺术家的斗争精神。巴尔扎克的文稿较任何画像或当代的轶闻，更能让我们深刻地觉察到他真正的天赋自然力量，与成就他那些著作所投下的巨大精力。



一个早上三四个钟头的的时间就这么不断订正和修改他的校样，中间没有间歇。有个蛋，一两分三明治，或是一小块馅饼。他本是很贪图享受的人，他喜欢家乡重油味浓的菜，好吃的肥碎肉、鲜美的阉鸡、色红汁多的肉以及红葡萄酒。但是工作的时候，他却禁止自己进行这些舒适的享受。他知道一个人大吃一顿以后，便会感到疲惫，他没有时间供自己因吃饭而疲惫。他连稍事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不久，他就又把安乐椅搬到小桌边，继续不断地工作下去，或修改校样，或随手写下笔记，写备忘录或书信什么的。不管干什么，工作从不中断。

最后，快5点了，今天就此搁笔。他一整天有时是几个礼拜都没见过任何人，甚至连报纸也没瞧上一眼，现在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奥古斯特送上晚餐，有时他会约见一个出版商或朋友，不过通常他总是自己一个人，满腹心思，也许正在思考下一步将做什么工作吧。可以说他几乎从不外出，因为他实在太疲倦了。8点钟，别人出门寻欢作乐，他则上床倒头便睡，睡得很沉，绝不做梦。他睡觉也和做其他事一样充满激情。他睡觉是为了忘记，所有已经做完的工作并没有使他从以后乃至生命最后一刻必须做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到了午夜，他的仆人又进来，点燃蜡烛，与此同时刚醒过来的巴尔扎克心里的工作火焰也被再次点燃。

巴尔扎克几乎就是这样接连数周，乃至数月夜以继日的工作。一部作品未了，绝不中断，而每部作品之间的间隔也总非常短暂。一本紧跟着一本的书，如同他终身成就这块大布上密密而缝的针线。“总是这样子，夜复一夜，卷复一卷的创作！我要建造的房子是如此之高，如此之大……”

恐惧也常会袭上他的心头，使他觉得自己是否无法享受真正的生活？“仅用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做别人在全年或更久还完成不了的事情。”可是对他而言，工作已成为不能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必要：“工作时，我便忘记了自

己的痛苦，工作就是我的救星。”工作尽管多种多样，但其连续性从不间断：“如果不进行写作，便会考虑计划，如果不进行思考，或写作，那么则会修改校样。这即是我的生活！”

他戴着工作的脚镣生活，即使是出游也得写。当他坠入情网时，火热的情意还得从属于更高的责任之下。他在约好要去看德·韩斯迦夫人或德·卡斯特利夫人的同时，纵使欲火中烧，也不忘在信上提醒情人，在下午5点之前她们见不到他。在12个小时或15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只属于那张小桌。只有在工作时间过后，他才会把自己献给女人们。对巴尔扎克而言，爱情无法与工作一争高下的。



只有这种疯狂的、自我毁灭性的过度工作，才能解释为什么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能创作出《人间喜剧》这个奇迹。如果再算上他的实际写作量，私人事务和商务活动的话，巴尔扎克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作力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歌德或伏尔泰总有两三个秘书供他们使唤，连圣-佩甫都雇有人来做一些准备工作。而巴尔扎克却事必躬亲，自己一个人处理全部信件，打理各种商务。除了临终前的那封信是出于妻子手笔——他在信末附笔：“我不能再读，也不能再写。”——他作品里的每一页，信札中的每一行，都是他亲手所写。所有的合同，所有针对他的控诉，所有买卖，所有采购事物，都是他一人料理。甚至到后来，还亲自经营德·韩斯迦夫人的财务，并常给自己家人出谋划策。他自己也知道这般反常的透支精力的结果会要了性命：“有时候我觉得脑子似乎着火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心力交瘁而亡。”

然而过度劳累工作了一段时期后，他也会暂时休息一下。但他的休息又像是整个人崩溃了一样：“我一天睡18小时，余下的6个小时则什么也不做。”缓解过度劳累而进行的休息，这种休息方法本身也仍是一种过度。他若还有气力离开囚室，他则走到人群里去，因独处太久了，好



久都未听到别人的声音，也没听到过自己声音的人，在交谈中，往往就独霸谈话，不顾别人在场，他的话像积聚很久后的一次突然迸发，滔滔不绝地进行冷嘲热讽，不时地妙语连珠。他若到店里去，仍沉浸在自己的小说情境中，花起钱来一点儿没谱。经过了数周的囚徒般的生活，他的胃口奇好、奇大，旅行起来，他飞快地挥动马鞭，使马跑得快得不能再快。他像那些粗莽强壮的水手，好久未见陆地，数月不曾见到女人，待到返回港口时，非得狂欢作乐不可。或者将他比做久禁于马厩中的赛马，突然被放出，便火箭般地向前狂奔，它要纵情舒展筋骨，呼吸醉人的自由空气。

这时，那些执绔子弟，那些戈兹伦们、魏尔德们，就跑过来了，那些无聊的记者们也围过来了。他们为了几个小钱，天天动着歪脑筋，打着小算盘。他们就像小人国的侏儒，一个劲儿嘲笑这位巨人。他们不辞幸劳地记下一些琐事，煞有介事地把它刊登在各种报纸、杂志上。他们嘲笑巴尔扎克，说他是个虚伪的、幼稚的花花公子，他不会比一个笨蛋聪明。那些流言蜚语皆无损于巴尔扎克的天才和伟大。像巴尔扎克这样工作的人，如果言行举止正常，那才极不正常了。自以为是的人们所捕捉到的，不过是他巨大的身躯走过时，投在时代墙上的怪影罢了。与他同时代的人无法认清他的真正价值。因为，时间太仓促，如同童话中的幽灵在不属于它们的人间只能停留一个小时那样，巴尔扎克也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匆匆的吸几口自由的空气，而后，又回到囚室了，进行着他的创作。



Adeline

第九章 德·卡斯特利夫人



工作——巴尔扎克真正的生活方式。他爱这种工作，也许应该说，他在这种工作中才能找到自己。他在忍受这种工作所带来的痛苦时，也暗自高兴，他欣赏着自己无穷尽的能量，欣赏着自己创造性的潜力，欣赏着自己无比坚韧的意志力。他日日夜夜都奋战在各种工作中。因而，关于他自己，他有充足的理由骄傲地说：“我的放荡即是我的工作！”

然而，尽管如此坚韧的意志克制他的放荡，但天性是无法彻底克制的。一种只在幻想中得到满足，并想通过工作消磨欲望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长久的。献身工作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恐惧自己的大好年华虚度了。他曾对珠儿玛说：“我试图把生活浓缩在我脑海里。”毕竟他还是血肉之躯。他不能只满足了对毫无反应的纸张倾诉那满腔激情的话语，他需要通过别的方式来表达他炽热的情感。这位塑造人物的专家，在作品中描写男欢女爱，在现实世界里他自己也需要个能爱和被爱的女人。

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女人呢？他那霸道的工作又给他设了重重阻碍，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找老婆或情人，十四五个小时，献给了写字台，其余的几个小时，献给睡眠或是商务活动。他没时间去物色，因此一再地央求珠儿玛和妹妹帮他物色一个合适的太太。

他突然获得荣誉后，情况有了惊奇的转变，就在巴尔扎克对自己无法找到女人而感到绝望时，女人们开始找上门来。他偏爱描写那些不快乐遭男人误解的女受害人，他

了解她们的失意，同情那些被遗弃、被逐出家门或迟暮的女性，这不仅仅引起巴黎人的好奇，无数的信函更从法国各地，甚至是德国、俄国、波兰也汹涌而至。

巴尔扎克很少给人回信。在他的书信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同时代伟人所进行的学术讨论，然而读女性读者的来信对于他来说是一大乐事，而且使他兴奋不已。对于像他这样想像力丰富、形象思维发达的人来说，一封这样的信就有可能与一部活生生的小说联系在一起。他要献身于这样的一部小说，他似乎已经感到心灵上与之有某种联系，他常会向陌生的女人倾诉连他最知心的朋友也不肯说的心事。

1831年10月5日，他在萨希的友人家中收到一封女人的信。巴尔扎克的想像力——对于这一点，从他的小说中不难得知——使他有能力创造性地幻想出那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这封信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写信的人用的是英文式的假名，从信纸的质地、书写字迹和特殊的措辞来看，他判定她必定是个有着高贵身份的女性，或者是个不幸的公爵夫人，是个不幸的侯爵夫人或是个不幸的伯爵夫人。

他的好奇心——也许是势利心的作祟——促使他即刻写了封长达六页的回信。他告诉她——一个“我不知其年龄，也不知其生活状况”的女人——虽然和她素不相识，但她读了《结婚生理学》后指责他轻薄，在这封信中他想先就这一点加以辩解。巴尔扎克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是过度的，他绝不奉行中庸之道。要是他表示敬仰之心，那么他肯定会陷入痴迷的状态；要是他工作，那么他肯定会像个苦役拼命干活；要是他对人坦露心声，那么，他肯定会疯狂地进行自我忏悔。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用假名写信的女人，他尽情地掏心掏肺。他对她说自己只想娶个寡妇，又向她透露“未来最秘密的计划”。他跟她说，《驴皮记》是一部划时代的巨构中的第一块基石。“即使这项计划未能取得成功，我仍会对自己进行的这番努力而自



豪”。

这位身份不明的女人收到的回复，既不是客套的回信，又不是闲聊文学的回音，却是发自肺腑的自我表白，不禁深感惊讶，当然也即刻回了封信，这样，巴尔扎克终于和一位公爵夫人建立了书信往来。只可惜此后两人之间往来的书信，大多已经佚失了。这种书信往来，激起了双方的好奇心。终于，两人都想互相认识一下。通过街谈巷议、报纸杂志，这位陌生的女人对巴尔扎克已略知一二了，而且巴尔扎克的相貌也很熟悉，因为他的相片在多家杂志上刊登过。但对于她，巴尔扎克一无所知。因此，好奇心被激发了：她年轻吗？漂亮吗？有过不幸遭遇？希望有人慰藉的人吗？她只是个女学究，还是一个受过许多教育的小姐？她是一个伯爵夫人、一个侯爵夫人，还是一个公爵夫人？



巴尔扎克的直觉没错。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果真是个侯爵夫人，后来通过继承关系成为公爵夫人，是圣日尔曼镇中最好、最纯正的贵族。她父亲德·麦莱公爵，是法兰西前陆军元帅，贵族头衔可上溯至 11 世纪，而她母亲则是德·费茨—詹姆士公爵夫人，是斯图亚特皇族的成员。她丈夫德·卡斯特利侯爵，是著名的卡斯特利大元帅之孙，德·基耐公爵夫人之子。再也没有其他女人能满足巴尔扎克这种病态的崇拜贵族的心理。她 35 岁，可谓是“三十岁的女人”；此外，她是个多愁善感、深感忧伤的女人，她的罗曼史曾轰动过巴黎的社交界，后来他的同行司汤达还据此写下了他的处女作《阿尔芒斯》，因此，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巴尔扎克梦想中的女人。

没花多少力气，巴尔扎克就了解了她浪漫故事的细枝末节。22 岁时，她堪称法国贵族中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她与当时手掌大权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之子一见钟情。他继承了父亲的容貌和社交魅力，却没继承强壮的身体。当时法国贵族还保持着 18 世纪开明冷静的传统，她丈夫也许会容忍这段狂热情爱，但是这对恋人却决心藐视任何妥协。



德·卡斯特利夫人毅然离开了丈夫的家，维克多·梅特涅王子也放弃了他的锦绣前程，一切流言蜚语都被抛之脑后，彼此誓为爱情而活。这对爱侣游遍欧洲各地的名胜古迹，旅居瑞士和意大利，过着自由自在、行踪飘忽的生活。不久，便有了一个爱情的结晶——后被奥地利皇帝封为冯·阿尔登堡男爵。

可是好景不常，一次外出打猎时，侯爵夫人从马上摔下来，伤了脊骨，从此因行动不便大半天都是躺在沙发上或床上。过不久，1829年11月，维克多·梅特涅又死于肺结核。风景虽如画但她已无心再欣赏，回到巴黎父亲的寓所，过着几乎于隐居的生活，每天以读书自遣。

这样的一个女人，不论是其地位，还是其年龄，还是其命运，都完全符合巴尔扎克最理想的形象。和这样有身份的女人通信，巴尔扎克忍不住心神荡漾。一位侯爵夫人，一位未来的公爵夫人，一位“30岁的女人”，一位“弃妇”，竟如此看重他，看重他这个农民的孙子，这位小资产者的儿子。他战胜了他的同行——那些维克多·雨果们、那些大仲马们。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他们这些人的妻子只是中产阶级的女人，这些人的情妇只是那些女演员、女作家和交际花们。而他在继贵妇人德·柏尔尼夫人和德·亚勃朗台夫人之后，甚至有可能成为古老法兰西的一个真正的公爵夫人的丈夫，作为梅特涅五子的后继人，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胜利啊！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邀请。2月28日这天终于来了封有这种“信任的表示”的信。狂喜的巴尔扎克火速回了信，表示乐意接受她“慷慨的邀约”，他高兴地忘乎所以了，忙着给这位公爵夫人写信，竟至忽略了放在桌上的另一个来自俄国的署名“无名氏”的女人的来信。

不言而喻，巴尔扎克会爱上她的。不管卡斯特利夫人是丑、是蠢、是好争吵或是恶毒，巴尔扎克早已打定主意要爱上她，而且还要被她爱。因为，一切情感，包括爱情，在他那里都必须服从于他那支配一切的意志力。后来

他对那封署名为“无名氏”的女人那样，他还没见过德·卡斯特利公爵夫人，就已把她当做梦中情人，想让她在自己的生活中扮演女主角的角色。

事实上，他这段情史的开篇确实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完美。在布置得出尘脱俗的客厅里，一位年轻女子靠在考究的沙发上等着他。脸色看来有点苍白，神情有点倦怠，这是一个曾经爱过，深深懂得爱情是什么的女人。真让人感到惊奇，这位贵妇人过去交往的都是王孙公子，而且曾经的情人也是位玉树临风的公爵之子，现在却对这个矮个子、身体臃肿、一张平民面孔的人也不感到失望。她微笑着倾听他生动活泼的谈话，早已暗淡的眼中甚至闪着意趣盎然的神色。这是她所认识的第一位作家，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人，虽然她很矜持，但仍能感受到他很了解自己的内心，并有着火热的情感。在谈话中，两三小时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对她而言，这是友谊之始，对巴尔扎克来说，却是精神狂乱之端。他曾写信给她，“您如此亲切地接待了我，在您那里，在那段时光中，我尝到了甜蜜。因而我坚信：只有您才能给我幸福！”



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以后的数周、数月里，卡斯特兰宫外头几乎夜夜都能看到巴尔扎克的马车，每天两人都畅谈至午夜。他陪她看戏，读新创作的作品给她听，征求她的建议，并将《三十岁的女人》、《夏倍上校》与《委托》的手稿赠给她。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女人一直诉说着自己失去亲人的悲伤。对这位伤心、孤独的女人而言，这种精神友谊给她带来了某种幸福感。而对巴尔扎克而言，他则认为新的激情开始了。

仅仅是友谊关系，当然不是巴尔扎克所想要的。他那男性的虚荣心，和他那势利心，需要得到更多的东西。对她示爱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强烈地表示他多么爱她。他迫切需要得到她的应允。这些德·卡斯特利公爵夫人感受到了，这个男人在向她献媚，而她也敬仰着他的天才，她用心听他讲话的同时，并没有拒绝这位求爱者所做出的亲



密举动。在巴尔扎克的小说《德·朗热公爵夫人》中，他甚至向人们暗示，是她在引诱他呢，“这个女人不仅仅是亲热的接待我，她还卖弄风骚。她想讨得我的欢喜。她使出浑身解数，让我处于魂不守舍想入非非的状态，以致于一位安分、胆小的情人不得不向她表白一下”。

后来，发展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候，她却坚决地把他拒之门外，不让他进一步得逞。或许她觉得应该忠于孩子的父亲，永远保持贞洁，或许她顾忌到自己身体的残弱而觉得难为情，也或许她最后仍旧无法接受巴尔扎克不甚俊美的容貌，更或许她害怕他的虚荣心会将这私情公布于众。因此，如巴尔扎克在《德·朗热公爵夫人》中所说的：她只是让他“慢慢地进行征服，对此，胆小的情人是会满足的”，而且，她固执地拒绝“以身相许以证明心以相许”。数月来的紧追不舍，他和卡斯特利夫人仍未越过知心朋友的界线，而没能成为她的情人。德·卡斯特利公爵夫人使得他不得不承认意志并非万能，这似乎还是他生平第一次！

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不安地看着巴尔扎克越来越油头粉面，在“意大利剧院”里老把望远镜对着某个包厢看，而且经常出现在保皇党人德·费茨-詹姆士公爵和德·罗让公爵的大厅高谈阔论，在那里，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不论他们取得多大的成就，都只被看做是个听差的。更教人惊诧的是，巴尔扎克突然又成了鼓吹政治的作家，在极端保守的杂志《革新者》上面写起文章来，大力鼓吹封建主义，并且当众在德·卡斯特利公爵夫人面前屈膝献媚，所以不知情的德·柏尔尼夫人——作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万内特的教女，具有保皇党的思想——知道贵族圈里这些人不会真正意义上地把巴尔扎克尊为作家，只是在玩弄他的势利心罢了。所以力劝他不要沦为“这些人的奴隶”。

珠儿玛·卡洛的劝言更直截了当，“让宫廷里的人保卫这群人吧，你千万别同流合污，因此使你的荣誉受

损”。她说正因为她爱慕他的才气，因此越发痛恨他对贵族特权的媚颜奴骨，视虚荣的贵族头衔比自己心灵的诚实完整更为重要：“你想依附僵化的特权贵族们，难道你永远都不能从你的幻想中觉醒吗？”

巴尔扎克那些忠诚的女朋友，谁也弄不清一只巧妙的手把巴尔扎克拴在快要散架的皇家马车上，用的是黄金铸成的链子呢，还是玫瑰穿成的链子。她们只知道，他出于被迫变得不自由了，也不忠实于自己了。

从2月至6月，巴尔扎克一直都随侍在卡斯特利夫人的左右，5个月就这样虚度了。到了6月初，他突然离开巴黎，前往萨希，住在马尔贡家中。巴尔扎克的热情消退了？他放弃了吗？或者是自信心大受打击了？绝对不是。尽管他已经看出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但他依然沉浸在意志创造的激情中。最后，他坦诚的对珠儿玛·卡洛诉说了自己的处境，“目前，我不得不去埃克斯，必须攀登上萨瓦。我要追求一个爱拿我开玩笑的贵妇人，我知道，你一定很讨厌她。她有着天使的面孔，而且还有美丽的灵魂。她是一位真正的公爵夫人，她平易近人、美丽端庄，她和我以前所遇见的人都不一样，她拒绝我的任何一种亲密接触。她说她很爱我，想把我囚在威尼斯的深宫里……她只希望我为她一个人写作。她希望我毫无条件的崇拜她，甚至只要她愿意，我就得拜倒在她的裙下。征服这样的女人，真是有许多乐趣——这可是个梦想中的女人……如果我在昂古莱姆，在你们那儿，在火药制造厂周围，头脑清醒，心情平静，倾听风车的转动，品尝冬菇的美味，和你们谈笑，而不是在这里虚度光阴，那该是多么美的事！”

但是现在，只要巴尔扎克中断一段时间的写作，离开巴黎和德·卡斯特利夫人，那么就意味着——他是大难临头了。每当他爱上一个女人，或是外出旅行，或是搞投机活动，经济灾难都会及时降临到他头上。他的预算永远打得很紧，从他的工作中每窃走一分钟，就代表债务又新增加一项。为了追求卡斯特利夫人，消磨在她的客厅和剧院





包厢的时间可写两部小说，同时为配合贵族情人的身份，支出却不断增强。单就拉车的两匹马，便已经消耗掉 **900** 法郎的饲料费。此外家中雇有三名仆人，衣饰、账单和奢华的生活方式使得债台高筑。登门围攻的不再只是债主们，而是法庭的法警。惟一能解救他的只有写作，但是他必须有平静的心才能写，于是便只剩逃逸一途，逃离巴黎、逃离爱情、逃离债主。

他所可能写的东西，早就于事前卖出。出走前的最后一天，他签下两份合同，收了 **1500** 法郎的定金。要离开巴黎时又被人追走了 **1400** 法郎，等到他登上马车时，口袋里只剩 **120** 法郎了。不过只要到了马尔贡家，他就不会有任何开销。他不分昼夜的写作，只在吃饭时才露面。然而安坐在马尔贡家里，并不能减少巴黎家里的开支呀，必须得有人帮他料理事务，压宿费用，不得已又只好向母亲求救。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期盼摆脱他母亲的监护。可现在，这位伟大的作家，这位著名的作家，却不得不低声下气的求助于他母亲，希望通过她的勤俭和精明来维持局面。

他母亲觉得这位傲慢、固执的儿子向她求援是个极大的胜利，所以尽全力削减他的家用支出。她辞去了佣人，巧妙的与商人和债主、法警周旋，并卖了马车和马。她一苏一苏、一法郎一法郎的节省，面对蜂拥而来的债主，依然挽回不了儿子破碎的经济。仅一面包师傅的债款便达七百多法郎，真搞不懂一个单身汉，那里消耗得了这么多面包！每天都有在巴黎金融市场流通的期票和债券送来要求兑现。强悍的母亲也绝望了。她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要他勿必先写预交了稿酬的稿子。此种境地，他已无法再从出版商和报社那儿弄到一个法郎。哪怕他一天工作 **24** 小时，也无法弥补这半年来所耗费掉的财物。

眼看着文学解救不了他，只得寄望于老方法——找个“富孀”结婚。虽然他仍旧钟情于卡斯特利夫人，却开始认真地追求一位刚获得遗产的德·特鲁密利小姐，不知怎

么地吃了败仗。绝望之余，他不但托母亲，甚至还托了柏夫人替他火速物色个富有的寡妇来拯救他。

不久，他就发现了一位条件相合的候选人——德尔勃鲁克男爵夫人，更好的是，她对巴尔扎克的作品情有独钟！男爵夫人在离萨希不远处有产业，目前却住在雅尔泽的居所里。巴尔扎克立刻想出了对策，他送给她好几本自己的著作，上面写着热烈的献词。这样促使她迫切想要结识这位有趣的作家。一星期三次，他要抛下写字桌，由萨希步行至附近的梅莱——她的产业所在，去打听她到了没有。



不幸，富有的男爵夫人一点没有离开雅尔泽的意思。那少得可怜的 120 法郎零用钱，已经花得只剩几块硬币。他只能再呆一两个礼拜了，可是这样，见到男爵夫人的希望便要泡汤了，巴尔扎克真是智穷了，他想到自杀：“一个人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如此多的烦恼，而且还债务缠身，那么，这个人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阅读这段灾难重重的日子里巴尔扎克所写的信件时，一定以为他那痛苦绝望的心灵再也不能从事于创作。那就错了，巴尔扎克活在真实和想像两个世界中，但这两个世界彼此隔绝，互不相通的。作为创作家时，他把自己禁锢在精神世界中，对外面生活所掀起的风暴也感受不到，另一个世界中的巴尔扎克，则因不能兑现债券而遭指控。可是，情况愈是糟糕，他的艺术表现愈好，“我觉得我最佳的灵感之火，总出现在我最焦虑和最愁苦的时刻。”

只有在四面楚歌无路可逃时，他才会像被追逐的鹿跳进河里逃生般，全心致力于他的工作。只有在生命之路几乎被封死时，他才会找到真正的自我。这一充满暴风雨的夏季，让他明了自己最内在的秘密。因为，一方面他仍旧给毫无反应的卡斯特利夫人写些情书，并每周三次去打听富孀来了没，而且用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作品尽量推迟破产的局面；另一方面，他则在写他所有著作中最深远、最丰富的《路易·朗倍尔》。这是对过去那个尚时



髦、好幻想的小说家的一种告别，他要用它来超过以往所有的作品，如今，他走上了有利于他发展的道路。在他可用言情和社会小说去赢得他所迫切需要的物质成功之时，却执著地写一部没有多大市场远景的作品。出版商和书商深切渴望他下本书会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风格或尼莫·库柏风格的作品，他却在全心写一个纯精神悲剧故事，其中那位充满智慧的主角，必定要与拜伦的“曼弗莱”和歌德的“浮士德”相媲美。

这部作品对读者的要求很高，它只会得到少数人的称赞，从更重要的意义上来看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路易·朗倍尔》反映出青少年时期巴尔扎克当时的思想和理想，巴尔扎克试图通过这个人物的来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想表现的是，一位天才尽心竭力于完全的禁欲苦修，不可能久存于凡世间，因为一个运转过度，到达发烧程度的脑子，终究承受不住那样的压力。这是个濒于病理学方面的问题，在解释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关联方面，巴尔扎克远在他的时代之前。

在开头几章里，他描叙路易·朗倍尔的天才初绽，成功地刻画出一个真实、可信的角色，他坚信“意志论”，想要通过作品说明，在人性中心理和生理两方面之间存在的隐密关系。路易·朗倍尔“渴望着不可能的事”，因过度追求知识而毁了自己，这和歌德的《浮士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管巴尔扎克是否存心和歌德一较长短，但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如果把朗倍尔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相提并论，这绝不会夸大其词。歌德的《浮士德》费时60年才告完成，而巴尔扎克则在六星期之内就将手稿交给出版商了。只是为了作品好收尾，他胡乱在主角的大理石身躯上涂上些无聊的爱情故事的黏土，于是那些哲学理论便只有昙花一现，草草收场，使人们只能半钦佩、半遗憾地看待这部作品，尽管它有个结尾，但仍是一部“未完作品”。后来虽重新加以修订，但做为一部艺术作品，终嫌不够完美，如仅从作品本身而言，它倒代表了他处理严

肃问题的崇高抱负。

7月底，《路易·朗倍尔》的手稿寄给巴黎出版商，侯爵夫人终究还是没来，钱又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不走了。幸好，他还可以走着去珠儿玛家，他们会欢迎他，而且他们自己也穷得叮当响，绝不会瞧不起他这个落魄家伙的。他离开巴黎时带的120法郎，现在所剩无几了，在萨希乘马车的钱也付不起。为了省钱，这位昔日拥有私家马车的人，只好顶着烈日从萨希步行到图尔。从那儿再乘车去昂古莱姆。目的地到达了，他身上也空无分文了。



听说完巴尔扎克的处境时，经历过坎坷生活的卡洛夫妇也禁不住同情地笑了起来。他们给予他作为朋友所能给予的一切。在珠儿玛家里，他有了个安静的工作环境，在短时间内，便创作出《弃妇》，并为《谐趣集》写了好些故事。一切原本会非常好的，但是，几乎他天天都会收到母亲的来信，每一封都是催着要钱的，除此别无其他。债权人不会让他长久的拖欠下去。从这位并不富裕的朋友那里借了30法郎，就已经很为难了，怎么可能弄到成千上万的法郎？对巴尔扎克而言，黑暗降临了。

巴尔扎克在初尝成功的两三年内，曾夸大海口，要还清母亲借给他的所有的债款。可是他被成功冲昏了头，加上他过于自负于自己的才华，因此花钱如流水。现在债台高筑，一筹莫展。因而不得不在黑夜里偷偷地逃回家，低声下气地恳求家人出手相助。他，圣日耳曼镇的新宠，他，家喻户晓的作家，一个有地位的伯爵夫人的骑士，又只有逃回母亲那里，求她出面担保，不惜代价借一万法郎来拯救他的信誉。

巴夫人总算说动了一个老友——德·朗诺依夫人，借来一万法郎给这个悔罪的败家子。不过，他必须保证抛弃那奢侈的生活方式，戒掉毁灭性的挥霍习惯，过中产阶级朴实勤俭的生活，并必须连本带利偿清债款。

巴尔扎克暂时被解救出来了。可是，每当他的生活中的秩序恢复正常了，他内心里需要混乱的本能又要求新的



混乱。他只能在烈焰冲天的空气中呼吸。没有尺度即是他的惟一尺度。他那开朗乐观的精神很容易遗忘不愉快的苦恼，而那些急需偿还的债务不是他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非要静下心来考虑一番，他一定会说，这次借债不会使经济上的赤字增加多少。名目众多的小债务，只不过转变成了一笔欠德·朗诺依夫人的一万法郎新债罢了。这下可好了，脖子上的绳索放松了，巴尔扎克又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了。

原本他在潜心写作《路易·朗倍尔》时，因经济拮据已经放弃了对卡斯特利夫人的希望再没有想她了的。如今债务的重担暂时卸去，他想再赌一把，冒最后一次险。夏天里，卡夫人曾不止一次邀他前往萨瓦的埃克斯去看她，并希望他陪她及她舅舅费茨—詹姆士公爵，在秋天时游历意大利。他那时经济上的绝望境况，使他对这种诱人的念头想都不敢想；现在，他的钱包又鼓起来了，这种诱惑他怎么抵挡得了。邀请他去昂西湖畔，去让·约克·卢梭去过的地方，巴尔扎克想这一定不单单是一种礼貌吧？在巴黎时自己遭拒绝，一定是害怕流言蜚语，难道在国外的良辰美景中，她还不准备满足那人性中最自然的欲念吗？《曼弗莱德》的作者拜伦爵士不正是在瑞士的美丽湖畔找到幸福的吗？凭什么《路易·朗倍尔》的作者却在那里遭到拒绝呢？

对想像力丰富的人而言，愿望会很轻易地变成幻想。可是，巴尔扎克内心的监视者一直十分警觉。在他内心深处，三种虚荣心一直在不停的斗争：势利的虚荣心；征服女人的雄心；作为有身份的男人不让女人玩弄，而宁愿拒绝的虚荣心。他和珠儿玛反复讨论了几天，究竟该不该去？珠儿玛可能因为不愿说卡夫人虽然赞赏他的文才，却绝不会和一个平民谈情说爱而损害自己的名誉，于是她挑了他希望听到的话。正如她所预料的，每次谈话中，巴尔扎克总是希望她能够增强他的信心，所以，她就顺从了他的意愿。她不想遭人怀疑，说她出于嫉妒才劝他放弃这次机

会。让他试试吧，让他虚荣的势利心得到点教训吧。因此，说出了巴尔扎克一直想要听到的话：你去一趟埃克斯吧。8月22日，他开始动身前往埃克斯。

巴尔扎克一生农家气息，笃信原始的迷信。他相信护身符，总戴着一个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幸运戒指，重要行动之前，还得请算命师卜上一卦。他并深信传心术、神秘的启示与本能的警示力量。这回他若听从了内在的警兆，就该取消行程了。在驿站换马时，他从车上下来时，那马突然又把车向前一拉，使他整个身体摔倒在地，腿撞在铁的踏阶上，伤及骨头。他非但不退缩，反而在尽速包扎之后，四平八稳地躺在马车的地板上，继续前进。到了埃克斯，这个狼狈不堪手拄拐杖的家伙又要重谈恋爱了。



卡斯特利夫人给巴尔扎克准备了一个可以眺望美丽的湖光山色的房间。另外，完全遵从他的愿望，房租很便宜——每天2个法郎。巴尔扎克还从未能够像在这里如此清静、如此舒服地进行工作。卡斯特利夫人很谨慎，为巴尔扎克安排的房间，不在自己住的旅馆里，而是隔了几条街巷，他的晚访也只能按她的严格安排，想有更亲密的接触那真是妄想！

由于只能在晚上才能去看望她，所以，巴尔扎克不得不改变午夜才开始工作的习惯。黎明即起，他便坐到写字台前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吃的只是蛋和牛肉，价格一般不超过15个苏。卡夫人态度极其友好，虽然他脚伤未愈，仍亲自驾车带他去布尔歇湖和夏特勒斯游玩，与他调笑取闹。在漫长的夜晚照他的秘方为他煮咖啡，在娱乐场所里把他介绍给她的贵族朋友们，甚至准许他亲热地称她玛丽，不叫她亨利埃塔。然而，一切也仅限于此而已。他在埃克斯就已经给她寄《路易·朗倍尔》写的火热的情书了，而且还让她明确的感受到，这些话都是说给她的，但最终似乎没帮上什么忙。他还给她寄去半打手套、一罐润发膏和一瓶香水，但都没有什么反映。偶尔，她也耐着性子接受，甚至是她自己挑起的一些亲昵的举动。

“在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在她那充满撒娇的声音里，在她那动人的言语里，预示着一切爱情的欢乐。从她身上能看出一种高贵的交际花的韵味儿……”

两人在湖畔漫步时，有时她会被他偷去一个热吻，有时她自己送上一个吻。然而，每当巴尔扎克要求她做出最后的爱情证明时，每当巴尔扎克想让她用《谐趣集》故事金币给以奖励时，这位被追求的女人刹那间又变成了一个冷酷的公爵夫人。



夏天瞬间结束了，湖畔的树叶已经泛黄，就要开始飘落了，巴尔扎克在他的爱洛绮思那儿仍然一无进展。卡夫人与她舅舅已整装待发，他们邀他一起赴意大利旅行而并不准备回巴黎。巴尔扎克踌躇了，这种白费心机的追求使他陷入有失身份的处境。他写信向珠儿玛抱怨：“你为什么让我去埃克斯呢？”再说意大利旅行将会花费不菲。可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且有灵秀的美人相伴，这又是多大的诱惑力呢！最终他屈服了。10月初，三人便开始了意大利之旅。

南行的第一站是日内瓦，但也是巴尔扎克的最后一站。在这儿不知出了什么事儿，看样子是巴尔扎克下了最后通牒，而卡夫人大概是用他最不能接受的方式拒绝了他。在盛怒与羞辱之下，他拂袖而去，决心对这个玩弄了他的女人进行报复。后来他在小说《德·朗热公爵夫人》里把这段罗曼史公之于众。两人也许为了面子关系，表面上仍保持着社交上的关系，巴尔扎克还摆出骑士姿态甚至在出版前，把这部不太成功的小说，先念给她听。她的反应更是君子风度，一点也不反对他对她不带献媚的描述。德·卡斯特利夫人在圣一内政甫身上给自己物色到另一个文学忏悔师和谈情说爱的人，于是巴尔扎克宣称：“我告诫自己，不能把我的生活系在一个女人裙带上；我必须勇敢地跟随自己的命运，必须把目光抬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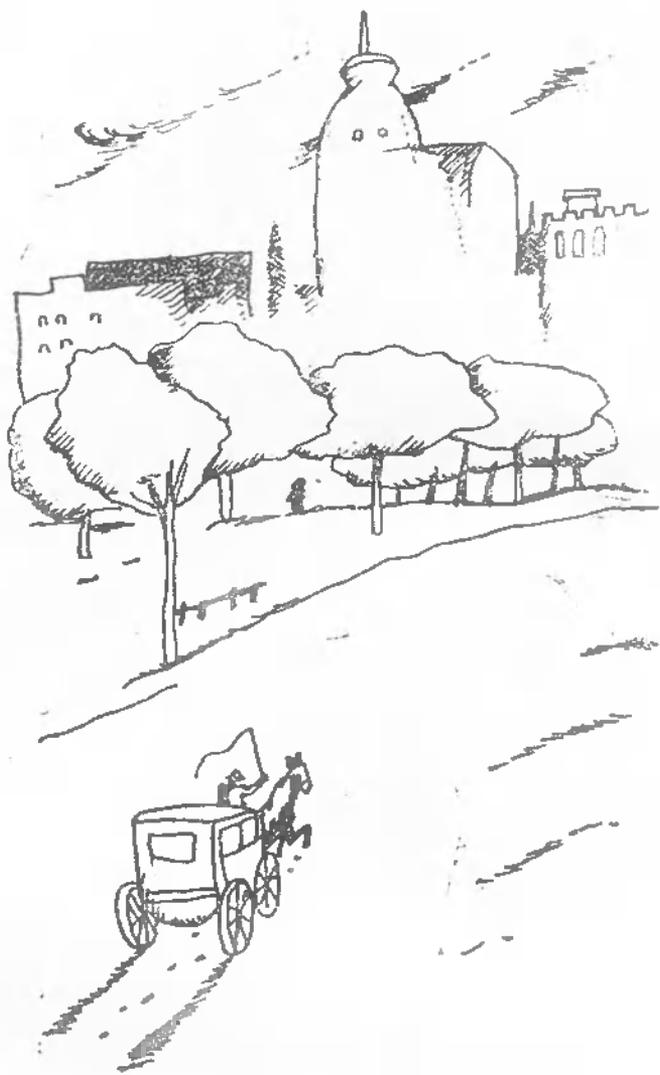
巴尔扎克如同一个碰得头破血流的孩子，因为不顾各种警告到处乱跑撞伤了，因此十分羞愧，只想跑到母亲怀

里。巴尔扎克自日内瓦回来后，便如受伤的孩子直奔在耐穆尔的德·柏尔尼夫人那儿。这次是纯粹是忏悔，他是出于虚荣心才是追求德·卡斯特利夫人的，而这位高贵傲慢的公爵夫人拒绝并伤害了他。他从未这样深深地感觉到，他的第一位情人，她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他所最热爱的人。德·柏尔尼夫人曾为他牺牲了一切，并把她的一切——爱情、建议、金钱，都献给了他，而且在她眼里，他高于一切，高于她的丈夫，高于她的子女，高于她的荣誉。现在她虽然只是个慈母般朋友了，但他却比什么时候都更明白，自己亏欠她太多。她把他看得高于一切——丈夫、孩子、荣誉。为了表达他深深的感激，他将自己毕生最珍爱的《路易·朗倍尔》送给了她。扉页的题词写着：“献给我现在以及永远选中的女人。”





巴尔扎克



冬天里的维埃曹尼亚到处冰天雪地，必须靠雪橇或驿马车来传送来自远方神话的“西方”的宝贵信件



与德·韩斯迦夫人初识时，巴尔扎克所准备的那些关于爱情的言论没有派上用场，因为他只能同德·韩斯迦先生和其外甥女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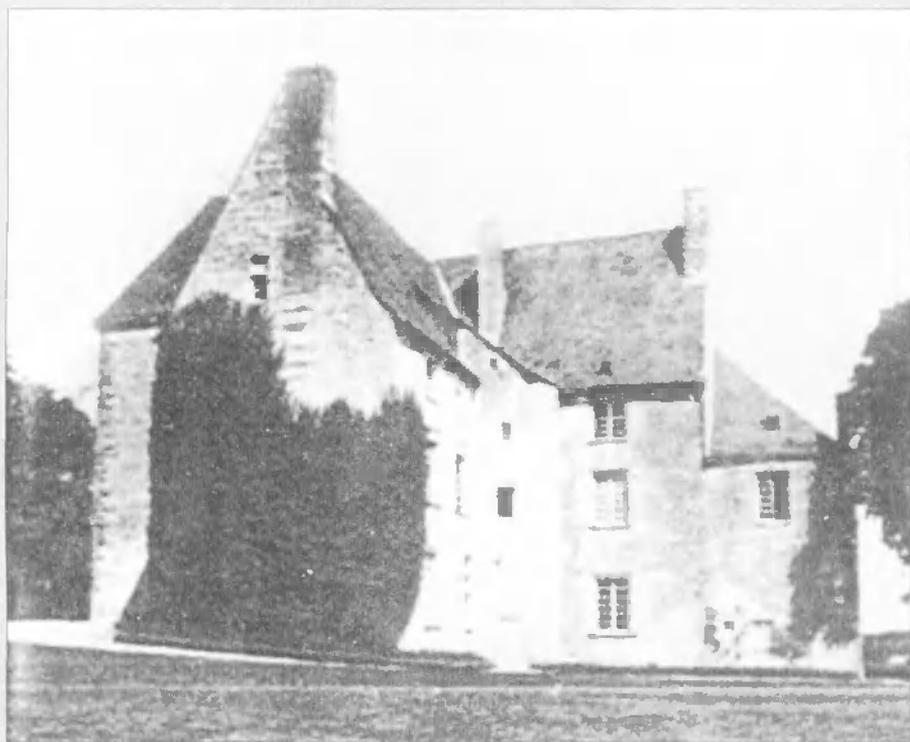


被蒙在鼓里的韩男爵热情地款待了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巴尔扎克



德·韩斯迦夫人

她有没有真正爱过巴尔扎克，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爱其声名过于爱其本人。



执笔写《幽谷百合》时所住的房子



漫画(自左至右)

雨果，欧仁·苏，大仲马，巴尔扎克



Boling

第十章 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如果巴尔扎克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和德·卡斯特利夫人的情史就是一出悲剧。他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激动地写道：“我憎恨德·卡斯特利夫人，她破坏了我的原有生活，却并未给我带来新生活。”甚至，他还向一位陌生的人透露说，“我一生中所遭受的打击莫过于在德·卡斯特利夫人那里受到的。我和她的关系完全限制在她的意志范围内”。

巴尔扎克乐意于把自己的生活改写成“生活浪漫”，我们必须接受他采用书信形式故作姿态的说法。德·卡斯特利夫人拒绝了巴尔扎克，这大大伤害了他的男子汉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巴尔扎克与卡斯特利夫人的一段情史，并不是什么大灾祸，不可能“毁掉他的生活”，只是他生活里的一段插曲罢了。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德·朗热公爵夫人》中，把将军描绘成他自己的肖像，并用烙铁给这位卖弄风情的公爵夫人打上烙印。他没有疯狂地进行报复，而是友好地和她通信，并去拜访她。小说《德·朗热公爵夫人》中表现出来的暴风骤雨和沉重悲剧，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平息在“友好往来的关系”氛围之中。我们几乎可以大胆的臆测，巴尔扎克描述自己的话都不太真实。从他的职业看，作为小说家，夸大其词是在所难免的。与人相交，他都试图吸取最丰富的东西。像他这样具有丰富的创作想像力的人，如果面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的话，那也是十分荒谬的。

因此，如果要给巴尔扎克作传，就不能单凭他的描



述，不能被他的激情所迷惑。一个贵族女人的拒绝，葬送不了巴尔扎克，也粉碎不了他的生活，他几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健康、更有精力、更勤，也更富创造力。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的文学产量，已足抵他毕生的成就，并且使他成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只是他却认为这只是真正使命的开端而已。

通过一些充满感伤的小说获得早期的成功后，已使巴尔扎克明了自己是一种力量的体现，他知道了自己的能力，觉得他能够以笔征服世界。物质的成功并不是他所关心的全部，他的灵魂燃着更高目标的火焰，他甘冒失去那些追求粗野紧张和无病呻吟的读者群的危险，勇敢地远离他们的口味。他惊讶于自己的天才威力，在奋笔疾书时，他总能感到他的极限包含着整个世界。

在 1832 年至 1836 年间，巴尔扎克的写作品类陈杂，让人难以置信，除《路易·朗倍尔》和《塞拉菲达》外，同时还写轻浮放荡的《谐趣集》。这只是他在试图检验一下自己，看看他能达到多大的深度和广度。如同一位建筑师在给一座大厦绘制蓝图结束之前，要检测一下它的宏伟程度和所能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一样。那么，巴尔扎克也要预计一下自己的力量，要给《人同喜剧》这座宏伟大厦打下一个能在上面完成它的坚实的地基。以拉伯雷的风格写成，再加上自己创造“古法语”，纯粹是在说故事，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在他心目中，什么是法兰西人，什么是人民，什么是男子汉气概，这一切都从对自由的、轻松放荡的情欲所进行的描绘中流露出来。他尽情地戏弄代表旧礼教的检查制度。在这里，他的激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这些故事和他这位红面颊、大嘴巴的胖子最相称不过了。这些故事没有精心雕琢的痕迹，没有多余的深思，也无需仔细观察，他只想玩个心满意足。倘若生活不那么惨酷，他的诙谐故事远不只 30 个，而会上百呢！

《谐趣集》是他天才的下限，同时他还在写“哲学”的作品，想要达到他力量的至高点。借助那些多愁善感的

女角儿，已经向世人证明他有让人落泪的本事。自从他认清自己以来，他不想再让他人错误地认识和看待自己。现在他成熟了，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他想处理重要的问题——社会方面的、哲学方面的、宗教方面的，他要把小说提升为更崇高的艺术形式。他试图把超常规的人与那些循规蹈矩的人作个对比。他要塑造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人物，塑造那些敢于摆脱束缚、自甘寂寞或是躲藏在幻想之中的人的悲惨命运。在生活最为惨败的时期，也是巴尔扎克最为勇敢的时期。



巴尔扎克以无比的胆量和努力，着力刻画出那些因过度努力求好而结局悲惨的人们，和那些最后与现实脱节的天才们。《路易·朗倍尔》是他在这方面的首次尝试，路易·朗倍尔这个哲学家拼力想要解答生命问题的极致，结果疯狂以终。这个主题一直在他的小说里变换形式。在《玄妙的杰作》中描绘了一位画家，为了达到想像中的完美，在疯狂中追求完美，他过度的努力毁灭了自己。音乐家钢巴拉超越了自己的艺术极限，最后只有自己能听懂自己创作的乐曲。在《对于绝对的探求》里，化学家克拉埃斯为寻找原始的元素而毁了自己。这些都是追寻绝对完美的人，都是伊刻勒斯式的人物。

除了艺术和科学天才，还有《乡村医生》和《塞拉菲达》中的道德和宗教奇人。《乡村医生》则要归功于卡斯特利夫人的一位朋友德·阿古尔伯爵夫人。她说了一个有关她邻居罗梅尔医生的故事。罗梅尔医生拓植了一片废弃的土地，并凭着人道的行为，使农田恢复了生机。这个故事连同壮丽的景致给巴尔扎克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把卢梭描写的景色联系在一起，内心也油然而产生了卢梭的改革雄心。巴尔扎克在其他作品里，只是个社会评论家，在这里，他则采取了更确切的态度，制定一个如何能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他想借此表明：一位真正的天才不仅从思想中，也能从难以处理的材料中塑造一个超时代限制的精品作品。



在《塞拉菲达》中，巴尔扎克做了更大胆的尝试。倍纳西医生脱离世界，是为了创造更好的世界，他挣脱了所有尘世的束缚，将爱情升华，使一切性别特征消失殆尽。巴尔扎克试图通过这个人物解决实际问题，而倍纳西医生却倾向于斯威登堡的神秘意念。《乡村医生》与《塞拉菲达》都称不上成功、完美。巴尔扎克的笔触太轻，一位有强烈现实感的人，想要以宗教的姿态出现，难免会使角色的个性有失统一。最为关键的是，一部作品想对永恒的问题找到最终的答案，不该先收稿酬以报纸连载的方式写出。他的哲学小说——《路易·朗倍尔》并不是最高水准的艺术作品，只是他最高期望的成果。他对于天才质性的了解和描绘，也只能根据他是个天才这点而已。那些以艺术家来描叙艺术家的作品才是成功的作品，像《玄妙的杰作》便是一部登峰造极的不朽杰作之一。哲学不能与匆忙并列，宗教情感也不能和不耐相容。他的哲学小说只显示了他个人的惊人的发展、渊博的知识、多才多艺和他的思想领域。

在故事叙述者与思想家之间，他是生活大观的观察者。第一个就是《夏倍上校》，第二次是《欧也妮·葛朗台》。他已经找到了驾驭自己作品的规律——描叙现实，但是要深刻的进行表现，因为角色有限。在此之前，他寻找小说成分是在浪漫主义范围之内，一方面是在历史故事里，一方面则是在幻想主义和神秘主义中，如《驴皮记》、《塞拉菲达》、《路易·朗倍尔》。而现在他发现，主题或场景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内在的动力。作者若能赋予角色足够的张力与合度的行动，就能以更真实、自然的方式达成同样的效果。动力不蕴藏于气氛或情节中，而在于角色本身。天底下没有什么特别素材，因为一切都是素材。《欧也妮·葛朗台》里，天真的小欧也妮·葛朗台在吝啬的父亲那种咄咄逼人的眼光下，给表兄的咖啡杯里多加了块方糖，她所表现出的勇气不逊于拿破仑冲过洛迪的那座桥时的勇气。《高老头》里的伏盖公寓学校与拉瓦锡的实验室

或居维埃的书房，都具有可能相同的戏剧性。创作需要的是观察、浓缩、强化、挖掘最多的东西，展露人物本身的情感，坦露强者身上的弱点，并唤醒潜藏的力量。在《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里，每个角色都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研究，作者了然于他或她的秘密，他只需让他们一个个上场，把不同的世界揉合在一起，善恶随遇而取，把懦弱、狡诈、卑鄙当做自然的力量，而不刻意做任何道德的强调。



巴尔扎克已经发现了大秘密，一切皆能成为素材，现实是永不枯竭的丰富矿井，只要观察角度正确，人人皆可成为《人间喜剧》中的演员。如果谁希望描叙这个世界，他便不能忽略任何一方面，社会阶级的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代表，不管是艺术家、律师、医生、酿酒者、脚夫的老婆、将军、士兵、公爵夫人、街头妓女、公证人、银行家都一样重要，所有这些均是相互交织的，他们彼此皆接触着，因而形形色色的人和形形色色的行为都必须上台。没有必要总是去创造新角色，只要适当加以分类，同样的人物可以反复出现。一两位医生即足以代表全部，一位银行家便可成为所有银行家的样本。巴尔扎克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要使这么丰富的题材得以表现，非有个工作计划不可，而这个计划将会占去他的余生。作为真正的小说大家，他不能只让自己的小说一本本并排而列，而要让它们彼此密合，互为关联。

关于《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尚不明了其全部范畴所在。但他看清楚这个计划还需要十年时间。有一点他已很清楚，在他的全集中，不能是把一部部作品毫无关联的排列在一起，而是必须采取一连串的步骤。他依据自己的期望列了一个计划：

1838年，这部宏伟作品的三部分应已完成，至少人们可以看清它的轮廓……。在《风俗研究》中，要描写所有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将要描写各种各样的生



活状况、人物容貌、性格品行，描写各种生活方式、各种职业、各个阶层，描写法国的各个外省，描写人生的各阶段，描写政治与战争——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应被忽略。如果这一切都完成了，人的心灵则被完全的表达出来了，社会史的方方面面也毫无遗漏地被描述出来，这样基础就牢固了。我不想写想像中的事情，到处发生的事情都可成为描写对象。

然后是第二阶段——《哲学研究》。描写原因之后，要接着叙述影响。在《风俗研究》中，我显示的是感情和感情的行为，表现生活和生活后果。在《哲学研究》里，我要述感情的源起与生活的动机起因。我想要问，什么才是社会 and 个人的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推动力和条件？……在《风俗研究》中，通过典型来描写单个的人；在《哲学研究》中，典型则将以个体来表叙。

在描述“结果”和“起因”后，最后将是《分析研究》、《结婚生理学》将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结果和起因之后，我们必须寻找规则。风俗提供剧情，起因构成布景和舞台效果装置。最后是原则，原则即是作者。整个作品如螺旋形逐步上升的，愈来愈窄，愈来愈集中。如果《风俗研究》需要 24 册，那么《哲学研究》便需要 15 册，《分析研究》则只需要 9 册。如此，我将可以描述、批评、分析人类自己，社会与人性，而不需要翻来覆去表现写过的东西……。一切完成之后……，我将致力于科学方面，写一篇《论推动人的各种力量》。在这巨厦的底部……，我还要写出《一百个诙谐故事》。

对于这项工作，巴尔扎克深感鼓舞和惊讶。他高喊：“这是深渊，这是火山口，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要塑造的材料。”巴尔扎克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终生要为此奋斗的工作。从这时起，他就知道了今后的生活大致是什么样

子的。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意识到了这项任务的伟大。一两年前，他自认是一名新手，现在，他已树立了一种坚韧不拔的自信心。1833年9月，他写道：“我一定会统治整个欧洲的精神生活！再工作几年，到那时，我会出人头地，会超越一切阻挠我的人！在逼迫和不公正之下，勇气已经变得刚强了。”

巴尔扎克已下定决心不再和出版商及报社编辑讨价还价。不会为迎合他们的需要而进行创作。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任何让人气愤的事情，都不能左右他。一旦出版商或报社编辑不遵从他的意愿和要求，他就立即更换别家。即使在穷困绝望之际，也不许有影响力的书报杂志私自处理他的稿件。而且他藐视地不再理会自以为控制着社会舆论的新闻记者。随他们去指责他的单部作品，他们是无法阻止他完成这部包罗万象的作品的！让他们用那些无聊的花边新闻去对他冷嘲热讽吧！他将在自己的小说中描绘这帮有权势却无能的人的丑陋嘴脸。让债主们搬他的家具吧！他们却不能从他要建立的世界里，搬走任何一块石头或一粒尘土。有了这个计划后便有了足够进行这一计划的力量，无论发生什么都动摇不了他，这工作惟独他敢于做，也惟独他有这个天分得以完成。





Balzac

第十一章 “无名氏”



现在，巴尔扎克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他明白，要想“登上欧洲文坛的顶峰，拥有拜伦、司各特、歌德等曾拥有过的地位”，这样一项工程是不可或缺的。巴尔扎克估计自己至少可以活到60岁，但是他的庞大计划决定了他的余生里的每一天，都得在书桌前度过，闲适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即使是所有的债务都被还清，梦想中的钞票源源不断地来到，他也没有时间去享受。他必须在书桌前度过一个个夜晚，必须写下一页又一页、一卷又一卷的文字。他知道这项工作的代价，知道他必须耗尽所有脑力，压缩自己的睡眠，投入全部精力，甚至于自己的整个生命。然而他绝不退缩，因为工作并快乐着。在这竭尽全力的状态下，他体味到自己的顽强的生命力。但是，要想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他还需要一块立足之地。在他开始这项工作时，他身上那种原始的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要有个老婆、有个家，以解除肉体的煎熬、债务的纠缠，不再和出版商争执，不再恳求预付稿费。他渴望不再浪费精力在不必要的事务上，而要集中精力建立“一座丰碑，它不因建筑形式的精美而因规模的宏大和材料的丰富长久的屹立在那里”。

为了在创作中集中所有的精力，他必须在外界生活中放松神经。为了能一心沉浸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他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为了能完成这项工作，他必须娶一个妻子和得到一笔财富。

这位妻子能满足他的肉欲，能为他还清债务，能为他



提供宁静的工作环境，此外，为了满足他那强烈的势利心，她还应当出身名门且举止脱俗。可是，如何找到一位符合他要求的女人呢？每天他有 16 个小时都用于工作，他如何才能有时间去寻找她？再说，他心里明白，自己平民般的外表和糟糕的举止是令人失望的。特鲁密利小姐拒绝了他，卡斯特利夫人也不觉得他有什么魅力。因而，出于自尊和某种程度的清醒，他没有把宝贵的时间长久的浪费在求爱上。那么谁又会替他找一位太太呢？在众多的女友当中，德·柏尔尼太太尽管 54 岁了，但并不愿意为自己物色一位接班人；而那位可敬的珠儿玛又怎么可能在她的生活圈子里找到一位贵族头衔还有百万家产的女人呢？他既无时间又无勇气，且无机会四处去寻找他所要的，因此他梦中的女人必得前来找他。

据常理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女人们确实自己送上门来。女性读者们没见过他本人，常对他充满无比浪漫的想像。女人们的信接踵而至，有时一天两三封，其中许多信被完好的保留至今。通过邮差和巴尔扎克结识的女人，德·卡斯特利夫人并不是惟一的一个。对于许多温情脉脉的女友，我们不可能得知全名，只知道路易丝、卡莱尔或是什么玛丽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后，就亲自登门造访，有一个还带回一私生子。女性读者经年累月的来信，增强了巴尔扎克的信心，使他觉得自己在女人心中是极为重要的。只要信中有一行文字或是某句话的语气让他产生好奇的话，他都给以详尽的回复；而对于其他人，即使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他也会敷衍了事。他将自己拴在写字台旁，整天低垂的帘幕又阻隔了他投向外界的目光，因此，每当有那样的信的到来，就如一股迷人的香风吹进了斗室。与那些评论家的评论和公众给予的赞美相比，这些信对他似乎更重要。他感到，女人——世界上最娇贵的群体，对于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震撼力才最明了。

1832 年 2 月 28 日，他收到一封出于女性之手的长信，它由俄国历经数周方才寄到。信封盖着“Disignois”

(无名的众神)的字样，署名“**Ettrangere**”(无名氏)。它抵达之日，正逢卡斯特利夫人首次邀请巴尔扎克去圣日耳曼镇拜访她，因此没有拆阅，然而这封信却对他此后的一生，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封重要的信件背后有一段奇特的故事。它的背景在伏尔希尼亚的一处乡村庄园里，该地是辽阔的贵族庄园之一，它孤零零地坐落于一片旷野中，附近既无城镇，亦无美丽的村庄，只有农奴们低矮的草屋。四周极目所至，环绕着乌克兰^①广阔而肥沃的田野与无垠无际的森林，这一切皆属于俄属波兰男爵温西斯拉夫·韩斯基。

尽管四周所见都是农奴的穷困，但在领主尊严的庄园，有欧洲的各种奢华：名画、藏书室、东方地毯、英国银餐具、法国家具、厨子和女家庭教师，却不能稍遣韩斯基男爵与其妻夏娃琳娜·韩斯基的孤寂无聊。男爵**50**出头，身体不是很好。他与邻居不同，他并不热衷于打猎、赌博或纵饮。他空有大片产业，却不知如何享用。他的妻子比他更感寂寥。当年她是个热武斯基女伯爵，貌美是出了名的，其父母也是波兰最为尊贵的贵族。她会说法语、英语和德语，热衷于文学，她的兴趣与西方世界里的大部分人一样，但现在那些是多么遥远啊！

在维埃曹尼亚，找不到一个可以与她友好交往并能给予精神激励的人。附近的人皆未受教化，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神生活。屋子太大，更让人感到寂寞。一年有六个月庄园被笼罩在一片无垠的白雪中，没有一个客人来访。春天来时，他们去基辅^②参加舞会，每隔三四年也许会去趟莫斯科或彼得堡。此外，日子便在空虚与苍白之中渡去。为时十一二年的婚姻里，夏娃琳娜·韩斯基为长自己**25**岁的丈夫，生了五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其他孩子都夭折了。男爵年岁已大，而**30**岁的她，虽然有点发福，仍旧容貌出众，身段曼妙动人。

在这里，冬天的冰雪世界和夏天的田园风光都一望无垠，而屋内的孤寂也同样没有尽头，邮件的抵达是每周人



① 东南欧国家，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

② 乌克兰首府。



人最期盼的大事。这里尚无火车，必须靠雪橇或驿马车来传送来自远方神话的“西方”的宝贵信件。韩家订阅了当局允许的所有外国报纸，尤其关注巴黎保守派的《每日新闻》以及法国的一些文学评论。除此，书商定期寄来重要的新著作。距离上的遥远丰富了日常琐事的内涵，在这儿，人们总兴致十足地将报纸由第一个字读至最后一个字。到了晚间，韩夫人总和两个侄女以及女儿的瑞士女家庭教师亨利爱特·保埃尔小姐，共坐一块儿，评论当天阅读的作品。偶尔，她丈夫和碰巧来访的兄弟也会加入其中，巴黎的演员、作家和政客被逐个分析品论，他们在这里的人眼中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荣誉在这里并不仅仅是过眼云烟，而是神灵的光环。在这里，一个不起眼的诗人的名字也会让人们产生敬仰。

1831年冬天的某个长夜里，他们尤其热烈地讨论着一个名为奥瑙利·德·巴尔扎克的作家，他新近才在法国走红。他写了一本很棒的书《私人生活场景》，比谁都更深入地理解女性的灵魂，没有哪位作家比他对寂寞、失意的妇女更表同情。可是教人实在难以理解的是，他同时出的《婚姻生理学》，却又满篇对女人进行讽刺讥嘲。一位天才，一位能够深刻理解女人并为之辩护的男士，怎么又会自贬身价，去讽刺女人呢？然后他的新小说《驴皮记》，无疑又是部伟大的作品。可是，巴尔扎克怎能让他可爱的年轻男主角，为了去迁就冷酷的交际花福多尔伯爵夫人抛弃爱他的好女孩保琳？不行！像德·巴尔扎克先生这般的天才，对女人应有更佳观感才对，他应该多写些《私人生活场景》里的高贵灵魂才是，怎能在像福多尔伯这样的人身上浪费笔墨？多可惜！他不能忠于更好的自己，真该有人把他拉回正路上才对。

“那么，”一位女士建议道，“干嘛我们不亲自给他写信？”不行，如果让韩先生知道自己的太太同巴黎的陌生男子通信会怎么说？千万别做出有损名誉的事情。据说，奥瑙利·德·巴尔扎克先生还很年轻，而且你怎么能相信一

位轻浮到写出《婚姻生理学》这种书的人呢？再说，谁能知道这样一个巴黎作家会怎样对待这样一封信呢？经过一番协商以后，大家最后决议联合写一封信寄给他。这个奇特的作家，一边赞扬女性，一边又嘲弄她们，这回要教他猜不透我们。于是，她们写了封非常罗曼蒂克、柔情万缕的信，夸大的言辞中加上些爱慕的甜言蜜语，让他去伤脑筋。韩斯迦夫人当然不会在信上署名，甚至她未亲自动手。这封信由女家庭教师执笔，并盖上“Disgrtis”的印章，让他以为是“无名的众神”，要引领他实现真正的自我。他当然不会由此想到一位世俗女子，一位已经嫁了人的韩斯迦夫人。



令人惋惜的是这封信已经佚失了。但仍有一封属于“无名氏”时期所写的信被保存下来。后来，当彼此的通信进入严肃的阶段时，她反而不会写：“在读到您作品的那一刹那，我便与您，与您的才华融为一体；您的灵魂清楚地展现在我眼前，我一步步地紧随着您。”或者说，“我能感觉到你伟大的天赋，但是你应该使它神圣起来。”又或者，“我欣赏你的才气，我敬重你的灵魂，我希望成为你的姐妹。”一会儿衷心赞赏，一会嘲笑讽刺，一会儿又恶作剧的大杂烩，果真把巴尔扎克弄迷糊了，教他目眩神迷，神往不已。女性们的来信并不稀奇，但它与众不同的是来自乌克兰的爱慕信，却会使人大为惊喜。因为在此以前，那些信都来自身边的这个圈子，来自巴黎，最多不过来自外省。对于那个时代的巴黎作家来说，收到一封来自乌克兰的信本身就已经让人震惊了。由此可见，自己的名声已经传播到那样遥不可及的地方，巴尔扎克的自豪感更大大激发。在这之前，他只隐约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小轰动，却不知道他的《驴皮记》连歌德这位传奇式的人物都在关注着。现在，这封爱慕者的来信让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声名和他的作品已经挺进到了那个连他的偶像拿破仑都只能铩羽而归的国度，在那里，他会建立一个更为持久的世界帝国。从这封“无名氏”的信



中，他还惊喜地发现了贵族气息。写信的人不会只是一个普通小市民，只有俄国贵族才能写出，因为法文如此流畅，也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这么昂贵的邮资，从巴黎定期把新作品寄去。巴尔扎克又开始天南地北狂想一番，她一定是一位上层贵族，对，还是一位年轻美貌的贵族。仅仅一个小时候，他就已经深信不疑，这位“无名氏”不应是位女伯爵，而应是位女侯爵。他立即把这个惊喜的发现报告了他的朋友们，并向珠儿玛宣读了这封“俄国或是波兰公主的来信”。

让公主苦等回音的事，巴尔扎克永远不会做。可是这个无名的爱慕者，未具名又未写地址。甚至到了后来，她还特别声言：“对你而言，我是‘无名氏’；我将毕生如此。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我是谁……。”那么，如何向她表示谢意呢？有了。《私人生活场景》的增订版已经在排印，其中新添的一个故事——《赎罪》尚未说明献给谁。于是他指示印刷工人，将 *Disignotis* 的印记复印在扉页上，并在下边加上日期“1832年2月28日”。她一定会收到书商寄给她的新书，那么，她就会看到他周详、细腻感激了。

不幸，德·柏尔尼夫人此时仍旧好心地替他读校样，她可不欣赏什么“无名的众神”，因此按她的意愿，“来自我内心深处的无声信号”被删除了。而“无名众神”也无从知晓，“神秘来信”使巴尔扎克的反应已经超过她们的期望了。

她们并没有期待回音，只是想要引发他的好奇，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用猜测可能的结果来消遣解闷。这封“无名氏”的狂热来信，加之保埃尔小姐的娟秀字体和拉丁文的封印会在巴黎那位作家身上引起什么样的反映呢？她们挖空心思出诸多引起他的好奇心和虚荣感的话，于是又生产了第二封、第三封“无名氏”的信。现在，在韩斯迦夫人的家里，一个新鲜、有趣的游戏代替了恩布尔、惠司特和巴尔恩斯牌——给巴尔扎克先生写信，一种狂热表达爱慕的神秘信件。这真是极有趣的

游戏。不过任凭什么游戏，久了终会无趣，除非用更大的赌注来刺激。她们渐渐地就开始想到，这样的倾注集体智慧的创作，是否被作家本人收到？巴尔扎克是恼怒呢，还是受宠若惊？恰好，韩夫人与丈夫正计划春游西欧，也许在瑞士通信会更容易些，说不定还能收到这个名作家的亲笔回信呢。

好奇，如同需要，总是转化成创造力。11月，韩夫人和她的同谋们决定再寄封“无名信”去，这是现存的第一封。德·巴尔扎克先生是否渴望再收到“无名者”的来信？他是否“预备与永恒的真理的神圣火花”接触呢？最后她要求，无论如何他得用文字表示一下，究竟收到信了没有。由于不想泄露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她要他在报上登个私人启事：“你在《每日新闻》上登一句话，就证明你收到我的信了，我才能安心的继续写信给你。请你在启事上答下 **Al' E'...H. B.**”。

1833年1月8日，当韩夫人打开12月9日的《每日新闻》时，不禁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震撼。广告栏里有一则刊着：“德·巴尔扎克先生已经收到寄给他的信。直到今天有机会借着本报之助，才得以证明，同时令他遗憾的是不知道要把回信寄往那儿。 **Al' E'...H. B.**”

韩夫人无疑地感到十分兴奋而快乐，她难以置信巴尔扎克、著名的巴尔扎克想要给她写信！她是不是真应该给他写信？她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给他写信？情况已经超过了有趣的范围，变得危险了。她丈夫是个古板的乡绅，持着“无名氏”的身份，这个玩笑倒也无害。若想更认真的通信，那就得绕开丈夫的视线及其余的同谋者。

韩夫人满腹犹豫，她明白这样的冒险不合她的身份，也有损个人的责任感。可是作者的亲笔回信，又是多大的诱惑！自己能成为小说中的主角又多么令人神往！一时间，韩斯迦夫人有些不知所措。和其他的女人一样，把内心难以抉择的事拖延下去了。尽管她即刻回复巴尔扎克，但是语气与以前大不相同，没有了那些爱昧不清的语句，简直





如一份通知，她只告诉他，不久她将前往靠近法国边界的地方旅行，虽然她希望继续通信，却不能冒任何有损名誉的危险。她说：“我真诚希望得到您的回信，但我得格外小心，要采取一些迂回的方法，所以，我不可能给您任何承诺。此外，我希望我的信处于一种没有保障的处境，因而我想尽快知道，您认为有什么方式可以使通信不受阻碍？我相信您的名誉，您不会有窥探收信人的身份的企图，若是让人发觉我在写信给你，我就完了。”

信中的语气全变了。这就是真正的韩夫人，即使她要走上歧路，她的头脑仍能清醒的思考，她永远那么骄傲地高抬起头。

当看到巴尔扎克在《每日新闻》上给予她回应后，好奇和虚荣便驱使她开始和他进行私人之间的通信。巴黎的来信在维埃曹尼亚太稀奇了，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邮差来时，整个庄园都沸腾起来，收到信件或包裹的人成为被人妒忌的对象。因此，要想避开她丈夫和其他亲戚的视线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之间的暗中书信往来，需要一个可靠的第三者参与其中。

还好，她女儿的家庭教师亨利爱特·保埃尔便是这样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她来自沙泰尔虔敬的中产家庭，这位老姑娘和男人几乎没有什么来往，多年来一直居住在乌克兰的这座庄园里，她将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了韩斯基一家人身上。当写信游戏开始时，她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最初的那几封信还是她亲自书写的。当韩斯迦夫人决心绕开其他参与者，亲自写信时，以她作为掩护是在合适不过了。把信寄给她，没人会想到来自巴黎的信会是出自大作家巴尔扎克之手。这个虔敬单纯的女子，没有想到自己即将卷入一桩风流韵事。虽然此时她并不知道她对韩夫人的忠心已经造成了对男爵的不忠。后来，当韩夫人与巴尔扎克的关系发展成“有罪的”性质时，她的良心陷入了极度的不安，她成了不忠行为的帮凶，一场通奸中的牵线人，她背叛了一直待她很好的韩斯基先生。后来，亨利爱

特保埃尔把这视为她一生难以洗脱的罪恶。内心的这种冲突，引起了一些叛逆情感，它针对韩斯迦夫人，也因此一直对巴尔扎克心怀憎恨。然而巴尔扎克倒把她写在《贝姨》里。韩斯基男爵一去世，她罪恶感便爆发了，在葬礼后立刻逃进了修道院，去赎清在这桩罪孽中所犯下的罪过。



无论怎样，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帮忙，定期通信才成为可能。现在“无名氏”可以给巴尔扎克一个“明确”的地址了，她焦急地等待着，她被这场有趣的游戏彻底俘虏了，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那位巴黎的大作家会给她回信吗？

令人震惊的是，韩夫人等到的不只是一封，却是接连着的两封。其中之一表示，巴尔扎克对那些狂热信件非常认真。巴尔扎克告诉她，“尽管朋友们友好地提醒我要保持警惕，不要轻信那些看上去与您的信件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的信件”。

他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我的直觉”。在描述看了她的信件时激动的心情时说道，“你是我的欢乐美梦的主题。”在另一封信中，巴尔扎克还模仿了“无名氏”的口吻，“如果您能看到信在我身上发生的效果，您一定会感到一位钟情男子的感激，……一位男子对一位女士所能怀有的全部崇敬……”

然而，她却被苦恼所折磨着，因为原来这只是一场捉弄人的游戏，但现在却引火烧身了。

这种强说愁可算得是最糟糕的文风了，满是他早年时那些庸俗小说的调调儿，不过倒正好打进乌克兰的寂寞妇人的心坎里去。他是多么亲切！他是多么真诚啊！他竟要把一部小说献给她，作为对这个素未谋面女子地酬谢，这是何等高尚之举！这是何等浪漫！韩斯迦夫人第一个冲动就是要用同样的真诚回报这个如此著名的男人。可惜，几乎在同时又有另一封同样是回复她上一封信的信到她手中了，但笔迹却完全不同。到底哪封信才是巴尔扎克本人写的呢？



另一封是谁写的？还是这些都不是他本人写的？难道自己被
他戏弄了？他只是开玩笑似的让两三个人编写给她的回信，
就如当初她们一般？现在是不是受到那个自己当初想要捉弄
人的捉弄呢？他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摸不着头脑的
她，最后决定给巴尔扎克去封信问个明白。

这回可让巴尔扎克狼狈了。女性来信不断增多，他招
架不住。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又不让女崇拜者们失
望，他把这些信全交给珠儿玛·卡洛去处理。而珠儿玛
呢，她不仅不会产生嫉妒，而且在那个单调的外省小城
里她也颇为空闲，所以，在整理这些陌生女子的来信中
找到了乐趣，并用巴尔扎克的风格加以回复还可以打发
时间。

“无名的众神”的来信一定是和别的信混到了一起，而
珠儿玛一定例行公事的处理了它。

面对如此愚蠢的事，巴尔扎克从来不会智穷的。他不
曾把实情告诉“无名氏”，他们之间的通信似乎自始至
终都没有变得诚恳过。对巴尔扎克这样一位小说家来说，
微乎其微的信也不能造成最终的障碍。他回复说：“别
太多疑虑了，事实上我的笔迹像一年里的日子那么多……
这种多变性源自于丰富的想像力，它像处女般纯洁，如
明镜一样洁净。”正在写《谐趣集》的他，要她相信他
是个“可怜的孩子，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是，会因对女人
的柔情而受苦”。现在他“腼腆”地向她表白，并提到
“自己的一颗心，至今为止，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能
了解”。他一口气写了十几页，除了类似的告白，还谈
起他的文学风格，谈到他的工作和生活里的孤独感。在
他的精心安排下，有些地方已经奏响了微弱的爱恋音符。
他这样向“无名氏”写道，“您，一个可爱的幻影，我
要向您倾说一切甜言蜜语。您，一个希望，穿过我的
所有梦境……您也许不知道，当一位作家心中的孤寂
感被一个甜美的形象所唤醒，而那个形象又因她的朦
胧而极具魅力时，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在不知道她
的名字，也没见过她的照片，就已经在第三封信里向
她保证“我爱你，我的‘无名氏’，这

种心态并非不幸生活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这种奇遇必然发生在某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人必定是我。”

这样迫不及待地倾诉显得矫柔造作，十分庸俗，看了使人非常不舒服。它们都留下了一种感伤的浪漫主义的恶劣韵味。甚至让人感觉他根本没有这种感情，只是极力为自己披上件狂热的外衣。巴尔扎克去世后，韩斯迦谨慎地烧去了大部分她给他的信件，恐怕那些书信除了顶礼膜拜、感时伤目之情之外也不会有别的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她给自家兄弟的信中的字里行间里，也看不出她的个性有出类拔萃的地方。巴尔扎克三两封信就这么热情澎湃起来，正如他在信中写下的那句话：“我必须替自己制造激情。”



巴尔扎克要以自己的生活来创造一部爱情故事。卡斯特利夫人那方面他已经失败了，现在只好对着新爱慕者进行新的试验。在那段浪漫主义的时期里，巴黎同欧洲的读者们不只期望作家们写些震撼人心的小说，而且也期望作者本人就是书中的主人翁。像拜伦和桂西奥里伯爵夫人，李斯特和德·阿古尔夫人，肖邦和乔治·桑之间的恋情等，他们的风流韵事所激起的大众兴趣，不下于他们的写作或音乐上的成就。巴尔扎克可不愿落后，与某位贵妇人建立某种关系是他毕生的理想之一。因而他对这位不知其名的“无名氏”并不是首先真诚的表达谢意，而是立即开始向她倾泻炽热的表白。所以，这里根本不存在他所谓的“天真纯洁”，而是一种坚定的意志，要让自己的生活成为一本鲜活的小说，要为自己制造一种激情，他的感情向来都是顺从他的意志的。在他身上，意志是第一位，是控制其他所有力量的原动力。

他给“无名氏”的头几封信也许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让人接受：那是一部小说的序篇，正如人们所希望的，这一次，这部小说情节的展开源于他自己的生活的，而非出自他的灵感；故事中的女主角是那位“无名氏”，她的容貌要到后面几章才会被加以描述，而现在，则要运用距离

感和高贵地位所具有的神秘感来制造一种扣人心弦的效果。正如《贝阿特里克斯》中的同名女主角一样，她居住在遥远的一座城堡中，那里与世隔绝，她得不到理解，盼望有人来将她解救。这位在未来小说中充当爱情女主角的女人，将与一个并非真正的巴尔扎克结成情侣。‘



在信中，巴尔扎克向韩斯迦夫人诉说，自己一个人独住在大城市里，无人了解，没人关心，受尽低毁。他所有的激情换来的都是失望，没有一个梦想得到实现过。没人理解他那颗善良的心，“我成了众矢之的。你无法想像，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是多么的恶毒，而诽谤和子虚乌有的控告则更是不胜枚举”。在巴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正确认识他。“惟一肯定的事是——孤独的生活、有增无减的辛劳与苦闷。”他不得不忘我的工作，以“寻得安宁”。他是个“贫穷的艺术家”，鄙视金钱，不屑荣誉，只是渴盼爱情。“我惟一的喜好是女人”。是女人，但得到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我观察女人，研究女人，我试图去理解她们，去爱她们，但得到的惟一回报只是被遥远的那颗高贵的心灵所理解。我迫不得已的把希望，梦想都倾注在我的著作上。”没有人接受“我心里的爱”，而这份爱却一再“被误解”。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误解呢？“当然是因为我的爱太强烈了”。

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我准备好了要做最大的牺牲。”他只梦想一年里能和“来自仙境的佳人共度一昼夜的快乐”。这足以令他满足了，并会对她永远忠实。但是，他现在已经 35 岁了，而且会越来越衰老，并在艰苦的工作中耗尽自己的精力。他最为美好的岁月已白白牺牲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仍一无所获”。

为了加快小说的速度。巴尔扎克明白艺术家的“纯洁”与“虔诚”是她所看重的。因此，求爱行动必须染上一些多愁善感的色彩，当然拜伦式的对生活的绝望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幻想才会有一个浪漫的基调。在精心设计的序曲中，巴尔扎克充满激情地直述了他的忠诚、纯洁、

孤寂，之后很快转入了攻势，他清楚要想让一部小说惊心动魄就必须在第一章中马上进入高潮。在第一封信里她不过是“我的欢乐美梦”，第二封信里他对她，像对待“梦中情人”，第三封信里他就已经说“我爱你，我的无名氏”。到了第四封“虽然没有见过你，但对你的爱意更加强了。”毫无疑问，她会使他的毕生梦想成为现实，“真希望您能了解我对您的向往之情，真希望您能明了，为您我能付出多么大的牺牲！”



她是何等模样？多大年纪这不重要，因为他确信这是“宝贵纯洁的爱”，是他的“宝贝儿”和“挚爱的天使”。她已经成为他惟一的情人，他的女主人，他命运的主宰者。“如果您愿意，我立即将我的羽毛笔折断。这样的话，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会再有任何女人知道我的讯息。我只请求您让我那位慈母般的爱人有所例外，她已经 58 岁了，您是这样的年轻，当然不会嫉妒她的。请您接纳我的所有感情吧！请您占有我的梦吧！请您让我的美梦成真吧！”

只有她才使他感受到爱情的奇妙。他的心本已绝望，然而她却“第一个成功地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等他知道了她的基督教教名，他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永恒地献给她了。

一系列的技巧被付诸于行动后果然有效。他炽烈的言辞，真情的告白，果然挑动了韩夫人，对这个充满火热真情的人，想有更多的了解。韩夫人突然开始催促丈夫去游西欧了。巴尔扎克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曾这样戏谑道：

“如一个人设下圈套，迫使自己的丈夫从遥远的乌克兰跑来，奔波 600 英里，其目的只是为了抢先一步，抢在一位只需跑上 150 英里的情人前面，你说这难到算不上友好？”

1833 年初，一整个旅行车队由维埃曹尼亚出发，韩斯基一家带了许多仆从和数不清的行李随行，不可少的红娘莉勒特自然也要陪同出游了。表面上她只是照顾韩夫人的女儿安娜，实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信使。

第一站依男主人的意思在维也纳停留，在那里他曾度



过了他的青年时代。接着，在纳沙泰尔避暑则是女主人的意思了。纳沙泰尔距法国边境很近，巴尔扎克若诚心见面，就极其方便。但是，在韩斯基先生看来，选择在纳沙泰尔的理由无疑是：那位乖巧的莉勒特在离家多年后是该回家看望看望父母了。7月，韩家租了安得利别墅住下，大概要在那里呆上几个月。

根据秘密指示巴尔扎克在安得利别墅近旁的旅馆里安顿下来，等着下一步的指示。巴尔扎克兴奋不已。他没料到这部期待以久的小说只是刚有了个浪漫的开头，生活便自己写下了意义非同凡响一章：这对灵魂的第一次肉体结合。巴尔扎克立即给这位不知名的女信友送上了一份誓言：“我的不知名的爱人，请不要怀疑，请不要认为我暗藏恶意，我是个比你想像中要轻浮得多的孩子，但是我也同孩子一般纯洁，对你的爱更如此！”他化名为——德·安塔格侯爵，为避开所有可能的怀疑，只告诉珠儿玛和柏夫人要到瑞士去买一种特别的纸张印刷下部小说。9月25日，由于旅途劳顿，他竟投错了旅馆。在约定的地点，他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信，要他于次日——9月26日，下午1时至4时之间，出现在散步的地方。

巴尔扎克的爱情故事里最扣人心弦的一幕就要上演了。这位梦中的情人终于要在现实生活中现身了，在这条举世闻名的林阴道上，两个人的目光相互寻觅着，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如果他看到并不是一位高贵的妇人，而是一个相貌普通的女人，他是否会感到失落呢？要是她发现他不是一位超凡脱俗的诗人，而是一位满面红光，身体肥胖的男人，她会不会感到失落呢？两人互见之下，是会相互逃避还是会相互勾通？或者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两人通过什么来认出对方？他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又是什么？

真遗憾！巴尔扎克竟然没有把这重要的一幕传诸后人。有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他之前就已在安得利别墅外看见过她，当他发现她与梦想中的完全一样时，他简直欣喜若狂；另一种说法是，她先认出他，并朝他走去；还有一

种则是，当她看到他粗俗的外表时，她无法掩饰那极其失望的表情。不论彼此是否一见钟情，但两人确实计划了一番，让彼此于当晚在正式的场合里相遇，她好将他介绍给蒙在鼓里的丈夫，使他成为社交圈里的一个朋友。可惜，他所准备的那些关于爱情的言论没有派上用场，因为他只能同韩斯基先生和其外甥女交谈。

韩男爵沉默寡言，而且也有些古怪，但他仍是有教养的人，对文学上与社会上有成就的人颇为尊敬。能够与这样著名的作家结识，他感到无上荣幸。巴尔扎克机智的谈吐让他为之倾倒。他肯定无法想像，自己贵为女伯爵的太太，竟会收到这个其貌不扬、大腹便便的中产阶级作家热情如火的情书。而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谋面！他对巴尔扎克极为热情还真诚地邀请巴尔扎克再来，并一同散步呢。然而这种热情的款待对于巴尔扎克是不受用的。四天四夜的劳累奔波不是为了来给韩斯基一家人讲一些有趣的文学轶事的。来此的目的，是为了那个“无名氏”，是为了将那颗“北极星”摘下来揽入怀中。在这段时间中，韩斯迦夫人和巴尔扎克单独共处的时间不超过一个钟头。

巴尔扎克写信给他妹妹，忿忿地埋怨：“五天来她那可恶的丈夫，没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呆过一秒钟。他总在他的妻子的裙子和我的背心之间来回晃动。”两人所能做到的，只是在湖边阴凉隐密之处，才能有的短暂幽会。巴尔扎克倒也并非一无所获，在遥远的乌克兰城堡中，韩斯迦还不曾碰过这般热情似火的人。她不愿伤害这样敏感的心，因此任他热烈的谈情说爱，甚且让他在一棵浓阴蔽天的橡树下偷去一个吻。见面不久便能得到这一件有着非常意义的礼物，即便是一位最没有自信心的追求者也会因此而想入非非了，一个如此快速就被征服了的女人，将给他带来更多的东西，甚至给他带来一切所想要的。

巴尔扎克在欣喜若狂中回到巴黎，尽管又要经历四天四夜的旅途奔波，尽管又要和一群同样肥胖的瑞士人挤在一起，但是欣喜之情仍在他体内荡漾。与他的活力，他的





直觉，他那诗人特有的嗅觉所获得的这次胜利相比，这点不快又有何足惜呢？大喜过望！这位无名的通信者与他想像中的女主角太相符了。她不超过 32 岁，与从前爱情伴侣相比年轻得多。此外，她还真秀色可餐，是个“美的杰作”哩。维也纳一位肖像画家达芬格尔为她作了一幅画像，“举世最美的黑发，细腻的皮肤略显浅棕色，一双可爱的小手，多情的双眸，完全睁开时透着性感”。

不过，达芬格尔的画也显露了她过渡的丰满：双下巴、圆胖的手臂、敦实的身躯、小而黑的眼带、深度近视者的那种朦胧眼神。真正令巴尔扎克神迷的，不全是她身体上的魅力。她有教养，读书很多、通晓几门语言、聪慧而且举止高雅。她出身波兰最尊贵的家族之一，一位曾祖辈的姑姑曾经是法兰西皇后——安娜·勒辛斯迦。因而，身为农民后代的巴尔扎克也曾梦想过这一点，由于这层亲戚关系，那双被他偷吻过的嘴唇今天仍有权利去称呼法国国王为“我的表哥”。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起初只是德·柏尔尼夫人——一个小官员的妻子；接下来几乎快弄到了德·亚勃朗台公爵夫人，一个没有站稳脚跟的军官妻子；再后来又差点得到了圣日耳曼镇上一位真正的公爵夫人——德·卡斯特利夫人；而现在则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王后的侄孙女。而且这并非是这个奇迹的全部内容。至于韩斯迦的丈夫，虽不是什么王子或伯爵，但在巴尔扎克眼中他有一个重要优点——非常有钱。他拥有俄国股票、田野、森林、庄园和农奴。他比他太太大了 25 岁，她并不钟情于他，而他的身体又很差。自莱斯杰奇耶街的贫苦以来，巴尔扎克一直都在期盼时来运转，她把他劳苦、忧虑、低声下气的生活变为富裕、奢侈、悠闲写作的生活，现在终于有了实现这一切的机会。从那一刻起，他便倾出所有的耐心、毅力和精力，去赢取她的芳心。曾经为他“现在和永远所选择”的德·柏尔尼夫人，该悄然隐退了。他的“北极星”将以无比的光芒照耀他生活的那片天空。



Belong

第十二章 日内瓦



从战略角度讲，纳沙泰尔之行只不过是一次军事侦察，想要破城逼降，巴尔扎克需要回巴黎去增添弹药，以便周旋在韩斯基夫妇之间。因为如果下个月或是下下个月，他想要以一位情人的身份去追求这位娇贵的妇人，想要成为富豪家中的座上客，并与之平起平坐，那他就得住进一家高档的旅馆，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巴尔扎克明白自己正在进行一场赌博，明白围绕韩夫人展开的生活将有多么诱人，于是，他那本已无人能及的干劲又增加了一倍。他说，这里的一些朋友对眼下我每天的疯狂投入都大惑不解。他朋友的话并非夸大其词。他仍债务缠身，不过他找到了一个名贝歌的出版商，这个寡妇预备付他 **27000** 法郎，出版他 **12** 册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其中包括新版的《个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这些作品大都还未动笔。但无论如何，从当时的情况而言，这已是十分丰厚的报酬了。他写道：“它将会在我们这个嫉贤妒能、无比蠢笨的世界里激起反响，它会把那些狂妄的、自以为是的家伙嫉妒得连胆汁都呕吐出来。”

这笔钱只能满足逼债逼的最紧的债主。暂时还轮不到他的母亲和德·柏尔尼夫人。仅仅只过了两个星期，他又不得不写道：“星期四的时候，我还有 **5000** 法郎要付，可现在我连一个苏都拿不出来了。”那种“已经习以为常的小小战斗”已经让他有点难以支撑。他知道两三个月的工作会给他带来多少法郎，也知道在日内瓦的那些日子对他



的将来意味着什么。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埋首工作”，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只是为了赚取可以喘息的稿费，还为了最终能够解除所有的经济困扰。

这时的巴尔扎克，不只尝试在作品数量的方面超越从前，同时还注意到艺术价值和思想境界方面。韩夫人很不喜欢像《婚姻生理学》这般“轻浮”的作品。如果她根据《谐趣集》来评价他，那么他的纯洁而浪漫的情人形象便尴尬之极。他要力图证明他有多伟大、多高超的情感，而且他的思想也充满了人道，乃至宗教的理想。《乡村医生》太严肃，虽不适合一般大众的口味，但能极好的证明他的真实力量还一直为真正的理想保留着。此时他还完成了《欧也妮·葛朗台》，这是他不朽的巨著之一。这样对于他的艺术天才和凡人的性格又多了两个见证。

忙得不可开交的巴尔扎克没忘记打铁得趁热。每星期他都写些热情洋溢的信给他“亲爱的爱妻”，告诉她，他已经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充满乐趣的生活”。他爱她的一切：“你的语调和你的嘴唇，它们说出的一切美好与幸福。”他称自己是“可怜的奴隶”完全听命于她。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女人”，他愿终身听命于她。而且，要是他说的话真实可信的话，那么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他那样对一个女子有如此无穷无尽的爱。每星期他都把炸弹投向远方的堡垒：“每过一天，你的妩媚就多增一分。每过一天，你就在我心中占去更多的空间。请千万别辜负我对你的这番真挚。”

听说韩夫人已经拿到了一本《谐趣集》，可把他给吓坏了，立刻向她保证“你不知道我的爱情如处女一般纯洁”。并说：“三年以来，我的生活贞洁一如处女。”令人咋舌的是，他方才骄傲地告诉妹妹，他有了个私生子。

巴尔扎克在投入重武器去摧毁情人抵抗的同时，也采取了灵活的手段去夺取那位令人讨厌的丈夫的欢心。除了不计其数的写给“心中天使”和“我的宝贝”的篇章之外，还准备了许多以“您”和“夫人”起头的信件。显

然，这些彬彬有礼的信件是为了让韩斯基先生过目才特意写的。另外，巴尔扎克又在全家上上下下下功夫，使这一家人对他都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他送给喜欢收集名人签名的韩男爵罗西尼^①的手稿，又把自己的《欧也妮·葛朗台》的手稿送给韩夫人。当然，这位仁慈的丈夫很难想像，巴尔扎克已经悄悄用铅笔写下了他到达日内瓦的预定日期。他更加不会想到，他的妻子和那位虔诚的女教师，竟会背着他和巴尔扎克先生共同上演了一部活生生的小说。12月，一切准备就绪，《欧也妮·葛朗台》大获全胜，口袋里也鼓起来了。1833年12月25日，他在日内瓦的阿尔克旅馆住下，并收到了一只贵重的戒指，在封起的密缄里藏了一束他叹赏不止的黑发。此后它被作为护身符一直跟着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在日内瓦逗留了44天，每天有12小时都用于写作。在那些狂热信件中宣告自己即将到来的同时，也向这位天使寄去了一份无情的时间表，他声明他将按照这张时间表在日内瓦从晚上12点工作到中午12点。巴尔扎克成为一个工人时，即使是在天堂里也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只好利用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来对韩家表示情意。其余的时间他要复仇——他把《朗热公爵夫人》的稿子带来日内瓦进行修改。在这部小说中，他描述了他与德·卡斯特利公爵夫人那段惨痛的恋情。正是在这座城市，公爵夫人无情地拒绝了他，甚至让他尝尽了蒙羞受辱的滋味。现在，他将这部手稿带来修改，并非只是出于无意。显然，他要借此向韩斯迦夫人施加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如果对巴尔扎克的信件加以研究，就会发现他真是此道高手，他一方面让韩夫人看到他如何向玩弄了他的卡斯特利公爵夫人复仇的，另一方面通过叙述柏尔尼夫人让韩夫人感到如果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无私献给他将会得到怎样的感激。

可是韩夫人却筑起坚定的防御，似乎对他的真诚表示一种怀疑。传记家和研究心理学的人，常愚蠢的争论，她究竟是否真“爱”巴尔扎克，似乎爱与不爱也应泾渭分

① 罗西尼 (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以所作歌剧，特别是喜剧著称。



明。即使日后得知她天生就十分的纵欲，但她的激情绝非全然不受理性的控制，恰恰相反她很看重自己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她那双近视的小黑眼睛对前途总是看得十分清楚。一开始，韩斯迦夫人便已经决定，绝不让这场卷入程度超出预想的冒险超越道德允许的界限。在这一点上，她与巴尔扎克全然相反。在她的一生中，她对于自己对巴尔扎克的感觉并不是很有把握，因为在不同场合中，她对巴尔扎克的感受和看法不同。尽管随着了解的深入，她看到了他身上的诸多缺点，但她仍然赞赏作为作家的巴尔扎克；当巴黎的评论家还在吹毛求疵地将他与其他小说家相提并论时，她就已经认识到他是这个世纪中的文学巨匠。

尽管作为一个女人，她无法抗拒他在情欲上的诱惑，但是，她那贵族的天性却使她厌恶他那粗俗的举止，糟糕的品位。虽然，她欣然地接受他那极度夸张的甜言蜜语，虚荣和好奇得到充分满足，但却绝不让它过头。她在写给她兄弟的一封信，便可见出她头脑是多么地清醒：“我和巴尔扎克终于相识了。你一定会问，我对他的那种盲目的偏爱，是依然存在呢，还是荡然无存呢。你总预言他会用刀子往嘴里送食物，用餐巾擤鼻涕，事实正如你所料，第一项确实是真的，但第二个毛病他没有犯。……看他这么做真使人尴尬……。然而所有这些只是表面的。此人本身有着比举止文明与否更为重要的东西。他天赋的才华使你惊骇、感动，会把你带人最高的精神境界，它使你超脱了尘俗的自我。……他爱我，我觉得这份爱是我曾拥有过的最为宝贵的东西。如果从今往后，我们要天各一方的话，那么他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支火把，它的光芒将永远在我眼前闪耀。因为每当我想到这个世界和周围这些人的浅薄时，我的双眼都疲惫不堪。”

这些字句比巴尔扎克的信真诚的多。能被他这样的天才所爱，她感到无比骄傲。同时，她也雄心勃勃深知，与他书信往来，会使她握有后世深感兴趣的文件资料，而使她一个乌克兰无名庄主的妻子，在青史上占一席之地。可

是当巴尔扎克说“让我们结合吧！不要拒绝给我那意味着一切的东西”，以及“我若已经拥有你一千次，你就只会见我因更爱你而神迷”，她却踌躇了。

显然，韩斯迦夫人觉得背着丈夫和女儿，戴着面纱偷偷溜进巴尔扎克的房同是件有损颜面的事。而巴尔扎克那种好吹嘘、炫耀的习惯也动摇了她的信心，她担心他们之间的爱昧关系被他到处传扬，甚至成为他的作品素材。但他向她起誓——她的顺从只会加深他的谢意，“你将会看到，顺从只会使爱变得更加真诚、强烈……”



几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从午夜到中午，巴尔扎克一直忙于那部即将出版的小说，他怀着愤怒去刻画那位拒绝他的朗热公爵夫人。到了中午，他又去努力征服那位不愿顺从于他的韩斯迦夫人。

经过四个星期的顽抗之后，他的天使终于自天而降，阿尔克旅馆是他们狂热情爱的见证：“昨儿一整晚我都对自己说：‘她是我的了！’噢，即使是天堂里的天使也不会有我昨天快乐。”

巴尔扎克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一个女人，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一个像梦中那样年轻、漂亮、富有的女人真正的被他所征服。在认识她之前，他便已经将她当做自己的情人，而现在她真正成了他的情妇。在情节、人物和场景的异域风味上，这部活生生的小说不逊于他的《人同喜剧》。

这部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夏娃琳娜和奥瑙利已经找到了对方，已经相互拥抱，已经发誓相爱一辈子，那么然后呢？这位被激情弄得心神荡漾的幻想家下一步会干些什么呢？这对情人将为他们的爱情逃往何方？韩斯迦夫人会抛弃她丈夫随巴尔扎克去巴黎吗？她会不会不惜用离婚来换取成为奥瑙利·德·巴尔扎克合法妻子的身份吗？会不会用百万家产换取拥有这个姓氏的荣誉吗？这对似乎没有对方就活不下去的情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故事的续篇不是私奔也不是离婚，仅仅只是一个高



潮。韩夫人之所以让巴尔扎克着迷不仅仅因她是贵族，更为关键的是她是富有的贵族。而巴黎的那条陋巷韩夫人也压根儿没想过去住，对每天开门迎进巴尔扎克的债主是毫无兴趣的。为躲避蜚短流长，这对情人约定，彼此将每日的情绪与经历告诉对方，并互换箱篋，用以保存彼此来信，直到有一天，仁慈的韩男爵溘然长逝时，他们就可以结合了。

经过那样一番炽热的情感之后定下的这份约定，难免给人一种冷冰冰、穷于算计的感觉。但陶醉中的巴尔扎克并不因此而感到尴尬。对他而言，一两年并不太长，他认为她那身体糟糕的丈夫不会活得太久，他那乐观的精神使他认为，奇迹会接踵而至的。因此，他高兴地与那位至今一无所知的丈夫握手话别。之后，韩斯基一家人又继续去意大利游玩了，而巴尔扎克则回到巴黎继续他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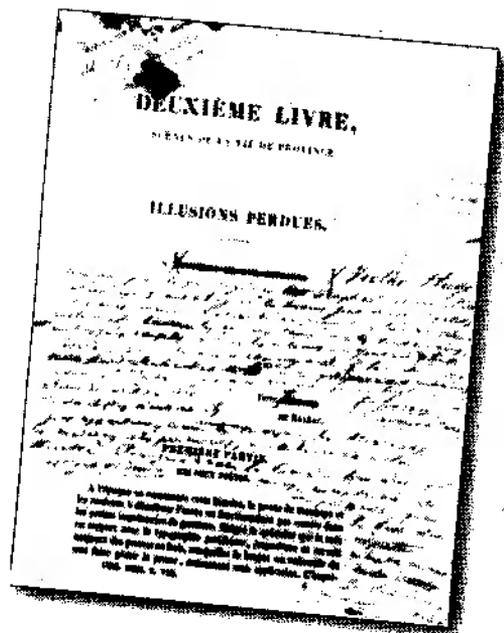
巴尔扎克侧面像(大卫·安热画)



1838年版的《驴皮记》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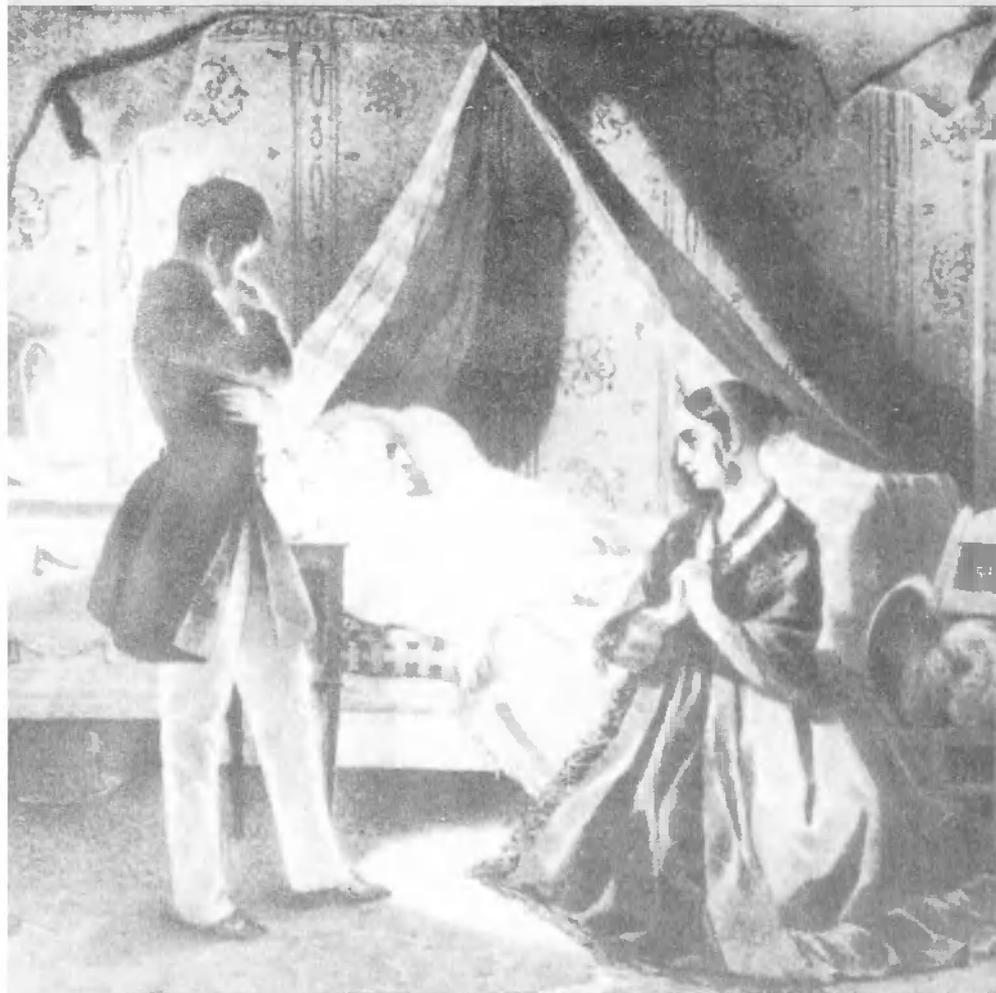
英姿飒爽的乔治·桑



《幻灭》校样中巴尔扎克修改献辞的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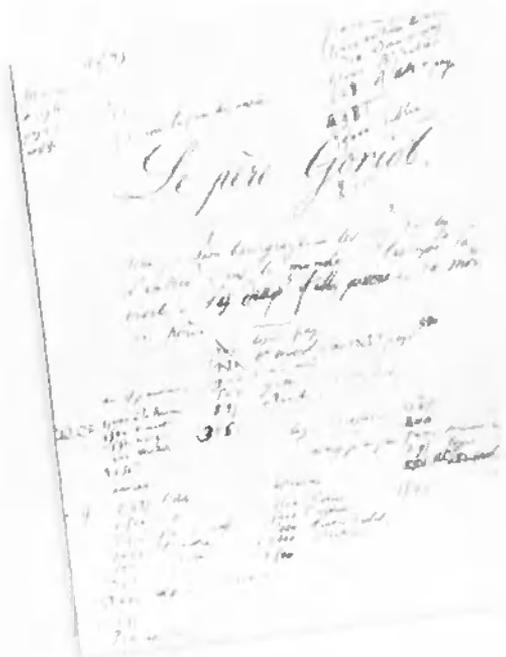
《夏倍上校》中的插图



临终时的高老头



巴尔扎克在文学界的对头——欧仁·苏



《高老头》一书封里



“我陷入不可抗拒的沉睡中，我的体力不肯服从我的意志，它们要求休息了。”



Baliq

第十三章 告别维也纳



巴尔扎克回到了巴黎。他神清气爽、精神饱满，较之以前似乎更显得精力充沛。他为自己所遭受的挫折找回了一个心理安慰，作为一个男人，他第一次真正地将一个进行了认真抵抗的女人完全征服。他的勇气、他的力量在此刻显现得最为强大。他第一次看到了一种可能，一种可以将他那充满突变的生活纳入正轨的可能。活跃的天性注定他的生活直到生命终止的最后一刻也会是奔腾不息的。从这一刻起，巴尔扎克找到了一个清楚的目标和一个明确的方向，为了实现它，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对自己发出无情地咆哮，投入自己那种无人能及的能量。他预计在10年内完成在那个世纪最为大胆的著作——《人间喜剧》。通常情况下，这样一部著作需要耗费10个人的毕生光阴。他想要取那个女人为妻，因为她丰满的躯体可以满足他的性欲，她高贵的出身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她价值百万的家产则可以使他摆脱负债的重负。

用自我吹嘘和荒廖的谎话来掩藏真正的秘密，是巴尔扎克最富天才的战斗之一。他吹嘘自己有多高的稿酬，常常是为了掩盖他的负债是如何之巨。穿着金纽扣的上衣，乘着自备马车出入是要掩盖自己靠赊面包过活。他用绝妙的理由向戈蒂耶和乔治·桑证明一个绝对禁欲的作家，才能使其作品充满热情和活力，这样做则是为了消除人们对那些悄悄来拜访他的女人的怀疑。当别的同行惟恐读者不知自己的风流艳史时，巴尔扎克却对韩夫人的事情守口如瓶，在漫长的十年当中，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



有她的存在。她寄来的信，都锁在她给的箱篋里，而钥匙一刻也不会离身的。《塞拉菲达》的献辞虽抒情但也没有特别的暗指。对柏尔尼夫人更是绝不吐露，她已经没几天好活了。当巴尔扎克决定让一个女人充当他生命的主宰时，另一个曾给过他一切的女人便走向了死亡。

也许是心中有种隐隐的负罪感，从日内瓦回来后，便径直去拜访了德·柏尔尼夫人。他已经要离开她了，但绝不能让她有所察觉。经过一段神经紧崩的日子后，终于在这里得到了片刻的休息。在她身边，他又回想到了过去，想到她陪伴他走过的那段充满荆棘的道路。现在，他将要踏上的是——一条最终通向自由、荣誉、财富和朽的道路。在放松身心之后，巴尔扎克又坚定了信心，以更大的力量投入到了工作。

也许是日内瓦凯旋而归的激励，使他想向韩夫人证明自己是值得她为之献身的男人，也可能他只是想赚够钱，以便在她还没在乌克兰消失前，再出现在她面前，这段时间里巴尔扎克完成的文学作品规模空前，在回到巴黎之后，超越了从前所有的成就。但是：“我开始颤抖了，我恐怕会昏厥在自己既定的巨构之前。”

然而，他却一本又一本的写下去，这些都是怎样的作品啊！他完成了《朗热公爵夫人》，在6月至9月的“一百夜”里，写了《对于绝对的探求》，10月开始写《塞拉菲达》，11月开始写《高老头》，并在40天内完成了这部杰作。此外，还写有《海滨的悲剧》、《金眼女郎》、《和解了的梅尔摩特》。12月里，增写《三十岁的女人》，以后数月，且在脑海中勾画出《赛沙·皮罗多兴衰记》与《幽谷百合》的提纲。这些还不是他的全部作品，他同时在改写早期的小说，像《最后一个舒昂党人》、《夏倍上校》和《驴皮记》都面貌一新，与于尔·桑多共写剧本，撰述《致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公开信》，还抽空和出版商理论，并忠诚准时地寄出多达500页的信和日记给他的“爱妻”。

与此同时，韩夫人正在意大利尽情度假——散步，闲逛，请人为她画像，疯狂购物。这是可以理解的，对这样一位虽有着良好艺术修养，但很少走出俄罗斯边界的贵妇来说，游历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这些地方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儿。她所拥有的正是巴尔扎克所缺乏的，她有时间、有空闲、有金钱。她丝毫没有要中止假期奔回爱人怀抱的念头。我们难免怀疑，她对巴尔扎克本人的兴趣，远比对他的信函的注意要小得多了，她坚持要定期在每个落脚处收到他的信，但是她却用一种毫无规则、相当可怜的方式回报他。



巴尔扎克所写信件的形式和性质，不得不随实际情况而有所改变。秘密通信已经不再可能，因为不仅意大利检查机关对留局待取的信件总是保持警惕，而且家庭女教师如此频繁的收到来自巴黎的信件，也会引起韩斯基先生的注意。因而，他不得不公开写给韩夫人，内容必须能让韩男爵也可以看。“美妙的天使”、“爱人”字迹成了“您”，结尾处都请求转达他对全家的问候。至于写信的理由是因为与他们相处了几周，实在太喜欢这家人，与他们聊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因此只好借助于书信。

不过信里仍有些只有韩夫人才能了解的密语。比如当他抒发他对瑞士风光的无限迷恋时，她就明了实指的是对自己的迷恋之情。于是，一场伴随着危险色彩与神秘气息的游戏再一次上演了。他一面尽量让男爵觉得，他们之间纯是文学和精神方面的情谊，另一面他又急切地向韩斯迦表达，她一直是他惟一的爱人。他一再提及自己“修道院般的生活”，说他孤寂得如同海中的岩石。还说，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如同一位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女子所希望的一样。不幸的是韩夫人对这些炽热的表白不太相信，在日内瓦那家旅馆的亲密幽会，证明了他并非一位害羞、无经验、在爱情方面不熟练的苦修者。

巴尔扎克上次离开日内瓦前，韩夫人把他介绍给许多客居在巴黎的苏俄及波兰贵族。巴尔扎克知名度太大，不



可能逃过大家的视线，他的一举一动，皆被传到韩夫人那里。他不仅每周两次出现在“老虎包厢”中，而且身边总不乏貌美且极有知名度的贵妇，这些怎么可能逃过大家的视线呢？何况，有些事也瞒不了太久，比如他还在战斗街租了一处寓所，花了 700 法郎在头号金铺买下了那根著名的手仗……被逼入困境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她保证“反复无常与背信弃义是与我的天性不相融的”。当他感到某种罪过可能被她得知时，他灵活的使用各种说辞，应付韩夫人的责怪：“有些女人自吹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常来我这里。”这些全是谎言、鬼话和吹嘘。只是因为感到孤独，他才置身于音乐之中，“我为一种诗情而叹息，它是您所熟悉的，但却是我所缺少的”。（这让你想到费加罗的一首咏叹调：《她一定懂得了这一点！》）不，他这样做与社交无关，与世界无关，“听音乐：这意味着他深爱着他的情人。意味着他完全沉浸在暗暗的思念当中，意味着他在凝视那双闪烁着令人迷恋的火焰的眼睛，倾听着情人的声音”。

但是韩夫人已经不再相信巴尔扎克啦，尽管他知道如何用绝妙的语句将一切都恰到好处的描述出来。从一开始，她与巴尔扎克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身为上流社会的名流，韩斯迦夫人最怕的莫过于他把那些事情泄露出去。因而，她又开始有所保留了，这令巴尔扎克有些烦恼。

韩家的意大利之旅在夏季里结束了，他们来到了维也纳，打算在那儿过冬。等到春暖花开，韩家便要打道回家。若不想失去曾属于过他的女人，他一定非得再见她不可。他要重新使那种亲昵关系更为火热，在这样一场决定他今后命运的赌博中，他绝不会让这张大王牌从手中溜走。借口总是容易找到的，他说朋友们都劝他去看看阿斯本和瓦格兰姆战场，以便结束《战役》这本小说，他因此决定上维也纳一趟。秋天过去了，冬天也随之而去了，可巴尔扎克仍未去维也纳。其实障碍只有一个，只不过表现

形式不同而已，要么是小说尚未完成，要么是急需弄到一笔稿费，要么是想要还清某笔债（目的必定是得到一笔更多的借款）。在他亲自去加热之前，他是不会让余温冷却下来的。

此前数月来的通信都很畅通，巴尔扎克觉得压抑了许久，应该写封情辞火烈的信给韩斯迦，当然这封留局待取的信是不会让她丈夫共读的。信一开始，感情的激流便滚滚宣泄：“噢，我的天使，我的爱人，我的生命，我的快乐，我的宝贝儿，我的至爱。”一封狂热的情书就这样开始了，他被自己的渴望激动得浑身颤抖，他说他要在8月10日出发前往维也纳，顺便会去拜访韩斯基一家。“我将如风一般狂奔到你身边，但我无法确定具体时间，因为到你身边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但我依旧以一种超人的力量爱着你”。他说在度过充满相思之苦的6个月后，终于可以再一次“亲吻圣灵的眉毛，摸摸心爱的头发发了”。又说与她相处三天，将赐予他“一千年的生命和力量”。

可惜的是，这封炽热信或许类似的另一封信，却落入了不明真相的韩男爵之手，掀起轩然大波。巴尔扎克不得不立刻提笔解释。事实摆在眼前还真是难以解释，可是对于巴尔扎克这样充满想像力的小说家来说，编一个令人能够接受的谎言还真不是件太难的事。他说韩斯迦是“最纯洁的人，天真的孩子”，是“我所认识的人里最严肃、幽默、聪慧、神圣、富有哲学思想的人”，有一晚上她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她想见识真正的情书是怎样的。”他说，就像《最后一个舒昂党人》里德·孟多兰写给玛丽·德·韦纳伊的那样。后来回忆起当时的玩笑时，韩夫人提了一句：“你忘了玛丽·德·韦纳伊没有？”因此勾起了他的回忆，便践诺言，寄封标准情书的样本给她瞧瞧。

这样的解脱，说是“你无法想像，这个愚蠢的玩笑被当真，我心里是多么沮丧！”而他又已经寄出第二封了。他请求韩男爵站在他这边，帮他平息一无所知的韩夫人的怒火。他甚至恳求韩男爵当个仁慈的中间人，将《风俗研





究》的第三册同手稿交给她，若是两人都不肯接受这种友谊的象征，就“请烧去书和稿本吧！”他说“如果您不想再见到我的话，这必定是命运对我的惩罚。请您务必相信，我会为此而感到深深的遗憾。我并没有几个真正热诚的朋友，失去其中之一，无法不教我落泪。”这无疑暗示韩男爵，要准许巴尔扎克和他夫人继续通信，并使他们之间的友谊不被破坏的继续下去。

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总之，韩家轻易接受了巴尔扎克的解释，拿它当个玩笑。韩男爵写了封和解的信。而韩夫人也大方地饶恕了这个罪人。一个月后，巴尔扎克甚至又被允许在韩斯基一家返回乌克兰之前，再到维也纳去效一次犬马之劳。

冬天过去了，4月又跟着来临，巴尔扎克却总未能动身，因为他没钱旅行。他一直忙于工作，在这期间，灵感不断涌来，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已经完成了《高老头》这部杰作和另外三本小说以及一系列的短篇故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并且得到了可观的报酬。但是，他勤勉的右手辛苦积聚来的总让奢侈的左手随意地挥霍掉。新书的稿酬早就给珠宝商、裁缝、装演商分得一千二净了。“五个月的辛苦劳动”来换取一个月的自由的计划的破灭，使巴尔扎克不得不承认，“除了屈辱，我找不到更为恰当的词来形容我现在的感觉。我如同一个苦力被束缚在一块儿土地上，债务像一条锁链将我牢牢锁在这个该死的地方无法动弹，我已经失去了支配自己的权利”。巴尔扎克终于通过典当拿到几张期票，带着《塞拉菲达》，于5月16日抵达维也纳。

此次的维也纳之行使我们巴尔扎克这个天才身上的普通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用以说明这个聪明的头脑会做出怎样的蠢事来。强光的照耀下，阴影也格外显眼。一些在普通人身上不会引人注意的缺点，到了巴尔扎克这个对于世界的认识极为深刻的人身上，就显得可笑了。

《高老头》一书显示了巴尔扎克前所未有的才华。对于眼前的事实，连最刻薄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天才了，只要宣布有新小说要出版，就会被大众所订阅。尽管他已经知道自己获得了名垂千古的成就。可是，对于自己所没有的，他却也刻意去强求。明明是农人之后，却希望当做贵族。从韩夫人那里得知，维也纳上下正热切地盼望他来到，德·巴尔扎克先生要让自己出现在那些贵族和富豪面前时，和他们一样高贵。其实通过他们对待贝多芬就可看出：对他们而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一位桀骜不驯的天才，但德·巴尔扎克先生可不能跟文学界那些可怜、颓败的文庸相提并论。因此，他根据自己认为最漂亮的方式装扮得十分尊贵华丽，平常的驿马车是配不上他的，他订购了一辆特别的马车，画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徽，又请了个穿制服的随从，俨然已是真正的侯爵。光是这样，就花了 5000 法郎，5 个星期的旅程，整整两个礼拜在豪华的马车上度过，余下另一半就花在旅店的写字桌上，但为此却花了他 15000 千法郎。



韩家自己住在漂亮的维也纳外交官高级住宅里，他们替巴尔扎克在最近的金梨旅馆订了房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选择。因为，不久前查理·提利安在这里自杀了。他是拉苏莫斯基伯爵的秘书兼伯爵夫人的弟媳卢卢·杜尔海姆伯爵夫人的情人。他死的时候右手持枪，左手握的却是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刚到便感受到自己在维也纳是多么的著名，奥地利最显赫的贵族们竞相邀他光临自己的府邸，最有钱势的梅特涅都请他到家里做客，在闲聊中还说了一桩趣事，后来被巴尔扎克作为《巴梅拉·基罗》的基干。

巴尔扎克不可能逐一应邀，因为绝大部分时间已被韩夫人的社交圈所占去，偶尔波兰贵族也会介绍给他认识。除此之外似乎没见任何作家或学者，仅仅只去看了一位东方学者汉穆尔—蒲尔格斯托尔男爵，男爵送给他一个东方护身符，自此以后他一直迷信地保存到去世。另外还有一



位小诗人齐迪里斯男爵。当他同巴尔扎克交谈时，发现这位闻名于世的天才作家惟一感兴趣的话题是关于稿酬和钱时，真是失望至极。

巴尔扎克仿佛到达了天堂。在这异国的城市里，他尽情享受着 自己文学成就给他带来的欢愉，那些称许他的话语，竟出自好些他平日最敬慕的人之口，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中，巴尔扎克不免陶醉了、怠惰了，工作计划都已难恪守了。除了给《塞拉菲达》写结尾、修改了一点校样、凭吊了阿斯本及埃斯林根战场之外，他就完全随侍在韩夫人左右。然而，不可能有像在纳沙泰尔或日内瓦时那样的亲热的场合啦！在经历了“信件误会”之后，韩斯迦夫人事事更为小心了，而巴尔扎克的大名又恰好成了轻浮行为的阻碍。在结束这次旅行之时，他不悦地坦言道：“没有任何时间，哪怕是一分钟真正属于我们俩。重重阻碍使我心情烦躁。我现在只想尽早离开这里”。

他的腰包一天天地瘪了下去，巴黎有许多账目要等他结清。6月4日，他离开时连给旅馆服务员的小费都拿不出，因此在他向韩夫人道别时还向她借了点钱。

一刻也不能耽搁了，只用了七天，巴尔扎克又回到了巴黎。他与韩斯迦夫人再见面，那是七年以后的事了。这段爱的故事中扣人心弦、充满激情的第一集到此告终。如同对待其他许多小说一样，巴尔扎克将这部小说搁置了若干年。在这期间，他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更为紧要的计划中去了。



Belief

第十四章 灾难之年——1836年



从维也纳回来后的巴尔扎克，厄运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现在是用重重忧虑来为无忧无虑的日子付出代价的时候啦。工作每中断一次，就会带来一场灾难；每段自由的日子都会换来披枷带锁之年。首先是家事，妹妹苏维尔夫人病了，恰逢此时妹夫又手头拮据。小弟亨利——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从印度回来，一文不名之外还带着个比他大 15 岁的妻子。奥瑙利——伟大而无所不能的奥瑙利——得帮弟弟谋份差事，同时，也到了还清过去向母亲所借债款的时候了。

以往那位精神上的慈母柏尔尼夫人已经命如游丝。一个儿子已经永远的离开了她，有个女儿又神经错乱，她已心力交瘁再无法给他出谋划策了，阅读清校的工作也不得不停止，现在只有巴尔扎克安慰她的份了。

这次，他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之中。除了各种债务——现金、预付金、期票——这么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履行工作上的协议。对自己工作能力信心十足的他，自取得第一次成功后，便有了一个坏习惯：让报社和出版商为只是想像中的小说预付酬金。朋友们对这种危险的做法做了警告，但一切都是白费口舌，在这之中也包括最要好的朋友珠儿玛·卡洛的再三告诫：最好还是放弃过于奢华的不必要的事物，这总比用超负荷的工作毁掉自己强得多。

巴尔扎克知道只有文学信誉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的一种权力的快感。可用此强迫出版商预先购买他的除了书



名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小说，也许他正需要这种“限期交书”的鞭策，工作能力才能发挥到极限。

离开之前，巴尔扎克已经将所能索要的财源都搜刮一空，还卖了用假名圣·沃班写的旧小说的再版权，又把一本仅仅只是打算写的《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打发给《两世界杂志》。而《塞拉菲达》的出版商布洛兹又催讨结局部分，因为钱早付过了。《塞拉菲达》只需八天便完事，《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也打算在两周内完成。

不幸这次巴尔扎克没能守约，他的日历是没有节假日安排的，在维也纳的荣华诱惑之下，宝贵的光阴已被虚度了。布洛兹不得不中断《塞拉菲达》的连载。更糟糕的是，《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仍就只有书名那几个字，而他对这个故事已经失去兴趣，却在往维也纳途中被另一个新小说构想所吸引——《幽谷百合》。于是他向布洛兹提议，以这本代替已经答应的那本《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并从维也纳寄给了他连载的第一部分。

布洛兹只好同意，《幽谷百合》的首次连载已经出版。由于他未能按时交出《塞拉菲达》的结尾，布洛兹就认为自己有权通过其他的途径得到补偿。圣彼得堡有一份刊物《国外杂志》，专门向读者提供最近的法国文学作品，一般情况下是与巴黎出版界同步，偶尔也先于巴黎出刊。布洛兹安排让《两世界杂志》与《巴黎杂志》的作品，在《外国杂志》上刊登。巴尔扎克既是法国最红的作家，又还欠他钱财，把《幽谷百合》的校样出售，是不会有麻烦的。

刚从巴黎回来的巴尔扎克，一听到这个消息，如同受了伤的狮子，向布洛兹扑了过去。他觉得自己的荣誉整个被毁坏了。第一校样被布洛兹送去了圣彼得堡，《外国杂志》未经巴尔扎克修改就同意并擅自出版了。通常巴尔扎克送往《两世界杂志》的稿子，至少都六七校后的。如今《两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那些篇章仅仅只是他的一校稿，

里面有许多技巧方面的缺点与转接拙劣的词句，这种瑕疵是他绝不容许见诸大众的。他立即与布洛兹断交了，并把《两世界杂志》告上了法庭。

得知巴尔扎克的打算，朋友们都惊呆了。布洛兹控制着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份杂志，要知道巴黎五分之四的作家和新闻记者都直接或间接听命于他。只要他一声令下，各大报的编辑便会出面作有利的证明。本不受同行欢迎的他一定会被许多作家们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攻击性的文字取笑他。或许布洛兹会威吓他的出版商和有影响书商们。再说，就算获得形式上的胜利，他也注定要失败，毕竟一个人单枪匹马要对付来自各方的无形力量是不可能的。

然而，事关艺术家的名誉，巴尔扎克丝毫不退让。维也纳之行加强了她的自信，使他了解恶意和护嫉掩盖了他在本国的真正地位。他已经明了自己的实力了，挫折与屈辱只会使它更富活力，因此他拒绝了一切斡旋的举动。他要单枪匹马的挑战那帮恶棍。布洛兹动用了整个巴黎的笔杆子，他在《巴黎杂志》上极力诋毁巴尔扎克，拿他的私生活开刀，讥笑他自封贵族，揭露他早期的庸俗作品，得意洋洋地公开他的债务，人格也受到了嘲讽。像亚力山大·大仲马^①、欧仁·苏^②、雅宁等人一致对他笔伐。只有雨果和乔治·桑拒绝卑躬屈膝。

从宣判结果来看，巴尔扎克赢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法庭做出了对整个文学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判决，作家若是无意或无力完成他们所许诺的作品，他不负有赔偿损失的义务。最终法庭只责令他将稿费退还给布洛兹。这场官司虽然是胜利了，可是一周又一周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了律师和法庭上。

与布洛兹对簿公堂，巴尔扎克更深刻地认识到，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伏脱冷、德·马尔赛、拉斯蒂涅、吕旁泼赖是多么正确，因为他们都坚信这样一个信条：“获得权力，而后人们才会尊重你。”权力！权力！什么权力？不管用什么方法获得权力都行，有权在手就好。仅仅依赖人是



①大仲马
(1802~1870),法国
小说家及剧作
家。

②欧仁·苏
(1804~1857),法
国小说家。

不行的，要让别人来依赖你，只有他们畏惧你时，你才能成为他们的主人和主宰。

巴尔扎克一向以为自己拥有权力，因为他有众多的追随者，有了自己的读者队伍。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为这支队伍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既没武装，也无组织，这支队伍不仅不能令人敬畏，反而招人眼红。他当然不知道，即使有几万甚至几十万忠实的读者，也不足以战胜几十个兴风作浪、控制巴黎舆论的涂鸦者。

他觉得他必须拥有一份刊物，作为控驭大众意见的工具。自1834年以来，巴黎有了一份小刊物——毫不起眼的《巴黎纪事报》，每周两期，引不起大众的关注。巴尔扎克想，只要有了奥瑙利·德·巴尔扎克的作品定期出现在这份刊物上，还怕没有订户吗？此外，他的政治热诚仍未消失，成为议员、当上部长、有个贵族头衔的梦想一直令他魂牵梦绕，那么有份杂志鼓吹政见，也未尝不是一块好的垫脚石。

巴尔扎克于是与人合伙买下了《巴黎纪事报》，因为它本身就不值几个钱，所以他握有绝大部分的股份，并负责提供资金使刊物继续发行。他请了两个有才气的青年为编审，其中之一的泰爱菲尔·戈蒂埃成了他终生的朋友。另外又请了两名贵族——德·贝洛依侯爵和德·格拉蒙伯爵当秘书，与其说喜爱他们的才华，还不如说看中了他们的贵族之名。

巴尔扎克几乎一人包办了所有的文章“政论的、文学的、论战性的，只要能写得出的都上报了，另外并添了他一些最好的短篇小说。1836年1月，在他主编之下的创刊号问市了，一夜之间速成了《无神论者做弥撒》。其后又写了《禁治产》、《古物陈列室》、《法西诺·加涅》、《人在这儿》以及《被遗望的殉道者》。为了增广销路——妄想超过其他所有知名报纸——他不惜花下血本做大规模的宣传。1月10日、14日、17日、22日、24日和27日这几天，他在卡西尼街的公寓中，欢请文学界最有威望



的同行，席间美酒佳肴，备极奢侈。很难想像他的上两季的房租还未交，房东已找来监守官催讨债款了。

巴尔扎克把这种奢华的款待叫做投资，幻想着它将为 他带来成百倍的利润。巴黎人对他的报纸所表现出的强烈好奇心使他如坠云雾。第一期出版不过一个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向韩斯迦夫人炫耀，“《巴黎纪事报》令我忙得不可开交，我只有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如果说韩斯基先生的事业还算顺利的话，那我的买卖就步入了黄金时代。订户如潮水般涌来，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所拥有的股份已经增值到 9 万法郎。”



9 万法郎！这是巴尔扎克根据自己想像中的交易所的行情给自己在《巴黎纪事报》里的股份作的估价。巴尔扎克沉浸在美梦中，仿佛自己已是巴黎的主人了！过不了多久，布洛兹就会低声下气，拿 10 万法郎求他离开《巴黎纪事报》，重新回到他旗下。而那些嘲笑他的人也会卑躬屈膝地求他给碗饭吃。也许议员们也会把他的高论慎重其事地作为自己的政见。

可惜，那些不计其数的订户都只不过是巴尔扎克的幻觉而已。《巴黎纪事报》的反响平平，他的合伙者似乎永远都要比他的眼光更好、更长远，他们悄悄地抛掉所持的股份。兴盛无望时，巴尔扎克也开始失去兴趣。那年还未終了，杂志社便完结了，另外还给他增加了四万法郎的新债。每当巴尔扎克背离属于自己的天地，他的天才与敏锐的洞察力就不复存在。他只能满足于文学领域，一旦他离开这个领域，他就会由一个巨人变成一个侏儒。他曾经宣称：“1836 年我将富起来！”但几个月后，他不得不承认，“1836 年，没有比 1829 年强多少。”

对于不断面临新灾难的他来说，对布洛兹的诉讼和《巴黎纪事报》的失败，只是那年灾祸中的开端而已。原在贝歌夫人之下的魏尔德突然自立门户起来，并且挖走了她旗下的巴尔扎克，于是贝歌夫人便要求巴尔扎克交出所拖欠的书稿。魏尔德资金不足，为有喘息机会的巴尔扎克



便自己尝试出版新版的《谐趣集》，想借此而稍事喘息。他东借西贷之后，书页全已印妥，只等装订，却不料存放的库房起了大火，3500法郎便灰飞烟灭了。

巴尔扎克这回真是走投无路了。他堵起了卡西尼街寓所的大门，趁夜色把值钱的家具和书都搬到以“寡妇杜朗”的名义在战斗街租下的新住所中。这里如同卡西尼街的寓所一样，有一个秘密楼梯以躲避法院的来人或一些不速之客。要见到他可非易事，要必须懂得接头暗语，像“桃子熟了”，然后是“我从比利时带来了花边”，最后是“贝脱朗夫人十分健康”。这时，“寡妇杜朗”——巴尔扎克——才现出原形。

巴尔扎克对自己在小说中描述过的诡计——譬如把期票推给第三者；为了逃避传讯，就想办法让传票无法寄到自己手中；还有各种花样使得债权人只能一等再等——都一一身体力行，最终和他笔下的巴尔费林一样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丰富的法律知识，他的机智应变以及厚脸皮，每天都能给他带来新的成功。他的票据在出版商、银行家、高利贷人之间来回游荡。巴黎的法警几乎都经手过对于巴尔扎克的扣押申请，但他们谁也没能和巴尔扎克打过照面，更甭说他手中要到钱。

也许是出于骄傲，也许或是目空一切，巴尔扎克竟敢公然藐视法律。根据新近颁布的兵役法令，每个公民必须服一段时间的“国民警卫军”的后备役，巴尔扎克却拒绝行使这个义务。从他这个正统派的角度看，路易·菲利浦这个资产阶级国王只不过是一个篡位者，他没有权力对自己发号施令，让他穿上军装，扛着枪到某个地方去站着耗费时间，这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符。要知道，他的时间是宝贵的，全世界的印刷厂、报纸、出版商都等着他的书呢！

其实，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和在文学中的地位，只要托人打点一下，或者也可免除这项兵役的。然而巴尔扎克不想妥协，就是拒不应征。三次之后，“国民警卫军”的纪律委员会便判他八天的监禁。好吧，就让他们来抓吧！想要

监禁总得先抓到人的吧！

巴尔扎克失踪了好几周。巴先生出了远门，未留地址，只是当晚却又在“意大利戏院”的包厢里露面啦，或者早上还去出版商那里收稿费。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他躲在暗门后面听着那些傻瓜向仆人打听他的去处。

4月17日早上，却轮到法王路易·菲利浦笑了。一位警探、两位侦探潜伏守候数小时之后，尾随他走进卡西尼街的公寓并将他抓获。半小时以后，就让绿色大车带去“巴辛古”大楼给关起来了。从4月27日至5月4日之间，巴尔扎克就乖乖地坐在大厅里，杂在来自下层社会哭喊叫闹的人犯当中。他惟一的特权就是要一张桌子和椅子，然后便全神贯注修改起校样来，如同在自己的工作室一样。我们可以从他给韩夫人的信上看出，他的幽默、随和的天性一点也不受影响。在这里非但不觉得羞辱，而且还很高兴，由于国家的保护，出版商和法院的监守官都拿他没办法。



半年间，巴尔扎克勇敢地承受命运接二连三的攻击。他偶尔会叹息“事实上我似乎在自杀”，或“我就如疲惫的老马似的垂头丧气”。就在这段期里，他钢铁般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工作过度的警兆。他常会有晕眩的感觉，医生劝他立即治疗，最好回乡去休息两三个月。他去了，却相反的更为疯狂的工作，因为他一次又一次深刻的认识到，经商和娶一有钱贵妇并不能将他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他只能献身老本行挽救自我。他有自己特别的处方，能把艰难困苦的经验，用生动的文字描绘出来，并把生活的压力变成创作的动力。

与普通病人相比，艺术家们有一种独有的特效药：他们可以独自削减自己的困苦，其方法就是将它描绘出来。他们可以将痛苦经历转化为令人震撼的艺术形象。他到萨希去住时，贝歌夫人弄到法庭命令，限他24天之内，交出两部拖欠已久的《风俗研究》。巴尔扎克觉得“我不仅要履行最后的合同，而且，我还要写出一部杰作。”



这部在与处罚的作品后来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仅用八天，他便构思了《幻灭》，并完成了整个第一部。《幻灭》是一幅现实主义的时代画，就它的现实主义特征和对生活描摹的广度而言，至今在法国文学中无可匹敌。在《幻灭》里，他利用两个角色丹尼尔·德·阿尔太斯和吕西安·德·吕庞泼莱表达他精神低潮时的幻灭与内心的理想：一是，坚定地忠于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作品的作家将会有怎样的成就？另一方面，他若屈服于早日出人头地，而不惜有损尊严的诱惑，又会怎样？

吕西安·德·吕庞泼莱前来巴黎打天下，他遇上了一群胸怀大志、不畏艰难的青年，靠脚踏实地打拼，他们最终成为法国未来的精英。而吕庞泼莱经受不住诱惑，他渴望快速成功、渴望金钱、渴望女人的青睐与政治上的权力，他把自己的笔卖给了报纸，作贱自己的才华。最后，与文学生产商和社会舆论同流合污了，他虽然成了当日文学泥沼里无数成名的泡泡之一，事实上，他却一天天的堕落下去。

多年来给报章杂志界卖苦力，使得巴尔扎克有了冷酷的了解，而文学派的仇视所带来的痛苦经验也记忆犹新。他据此而揭露了左右大众意见的巴黎新闻界、戏剧界和文学界的整个内幕，这个世界四分五裂既相互支撑，又暗中为敌。尽管《幻灭》在表现当时巴黎社会一角，却显示出那一时代的全景画，并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这是一本充满骄傲与愤怒的书，提醒人们不可焦躁、贪婪，要坚定、坚强，在不断的抗拒诱惑中，获取更强大的力量。巴尔扎克总在乌云密布时，找到真正的勇气，在苦难达到极至时，才写出最好、最有人性的作品。



Balzac

第十五章

吉多波尼 - 维斯贡蒂伯爵夫人



通过巴尔扎克给韩斯迦夫人的信件，我们可以得知，巴尔扎克对这个灾难之年中的控告、审判、困顿，在监狱中度过的几天以及在工作中的囚室中度过的无数个日子都进行了描述。但是，不断地描述这些由苦恼和失败充斥的日子，不由地让人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为了向远方的朋友隐瞒生活中最真实和最本质的部分？也许只有事实才能清楚地反映巴尔扎克独具一格的超人活力。在这个灾难的年份中，他不仅创作出四五部杰作，而且还忙里偷闲地去享受一下有些奢侈的个人生活。如果你相信巴尔扎克的自我描述的真实性的话，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他绝不是一个永远的苦役，在工作之余他过着一种最为安适的生活，不管在何处，他都是个享乐无度、奢侈浪费的人。巴尔扎克超人的自信，使他完全漠视人们常说的命运及其考验。

1836年，是他生命中危机四伏的一年。他已经欠下14万法郎的债款，已经到了向他的裁缝师傅和医生去赊借午饭的境地，结果还为了跟那根名满巴黎的“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仗”配对儿去买个犀牛角制的手杖！足足花了600法郎！他又买了把金笔刀——190法郎；一个钱包——110法郎；一条锁链——120法郎！

在巴尔扎克身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反作用力，这种力量促使他追求一种持久的平衡：越是债务缠身，就越要通过拥有昂贵的饰物使自己置身于一种豪华的幻觉之中。在生活中承受的压力越大，他对生活的兴趣也就越大。如果他被牢牢地压迫在苦役犯的位置上，他进行享受的欲望也



就越强烈。仿佛只有在这种反差下，他的生活才会有滋有味。

1836年——危机四起的一年，对巴尔扎克而言，这一年却成为了他在奢侈和感官享受诸方面大获丰收的年头。在他写给韩夫人的信中，他说，为了躲债，他租了一处阁楼，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事实上他租的不是阁楼，却是极尽豪华的宅子，而且昂贵的新家具都已摆放不下。对于那些颜色对比鲜明的陈设、古玩，他自己觉得得意非凡。

他甚至在《金眼女郎》中对此进行了一番详细地描述：“他身处的这半边‘闺房’是一个柔和的弧形，而另外半边却是四四方方的，在那半边的正中，一座白色镶金的大理石壁炉闪闪发光。正对窗户的侧门藏在用华美的哥白林双面地毯制成的门帷后面。在闺房中有一张真正土耳其式样的卧榻，其实只是一块直接铺在地上的床垫，不过垫子的尺寸与床差不多，是用白色的开司米毛料制成的，四周点缀着黑色的菱形图案和大红流苏……‘闺房’的墙幔是用红色丝绒制成的，上面盖有一层印度薄纱，在墙幔上缘和下缘都配有大红色的镶边，上面印有阿拉伯风格的黑色图案。在朦胧的薄纱下，墙幔的大红色变成了玫瑰红。……”

他不像查德·瓦格纳。巴尔扎克要华美的丝绸软段，不是为了酝酿适宜的气氛及培养艺术灵感，他的灵感即使在简陋的书桌旁也信手可拈，他需这些，是因为“这当儿我就要迎接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士了。你也明白，她可需要漂亮的家具，因为这些都是她所常见的”。这是他炫耀自己的“豪华白色卧榻”时，得意忘形漏的底。

每当巴尔扎克换上新的装束，郑重其事地打扮一番时，一定是又坠入了情网，每当他重新布置一番房间时，一定又是在等候某位情人。巴尔扎克的情绪和忧虑一样，取决于账单的多寡。当他对远在俄国的“爱妻”信誓旦旦的时候，他已经又开始了最具激情的一段罗曼史。他给韩

斯迦夫人写的，那些美丽的、热情奔放的，深深地震撼了那一代人的情书，实际上是在他与另一个女人狂欢作乐的空档里写的。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巴尔扎克的新情人，当初是通过韩斯迦夫人才与巴尔扎克结识的。在离开日内瓦之前，韩斯迦曾将他——现在的情人兼未来的丈夫——介绍给驻巴黎的奥国大使。1835年一天晚上，使馆里举行盛大交际晚会，一个高挑、金发、健美、美得动人心魄的30岁左右的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她神色怡然，在男客的赞赏恭维中谈笑自若。对巴尔扎克而言，漂亮脸孔、美妙的身段都无法与贵族姓氏相媲美。而她是吉多波尼—维斯贡蒂伯爵夫人，光是这个名号便足以让他欲火中烧了。维斯贡蒂是米兰的公爵，吉多波尼则是意大利的名门望族。从血统上讲，即便是热武斯基家族也无法于这个在文艺复兴时期独霸一方的家族相提并论。巴尔扎克本能地靠近了这位美艳的贵妇，至于他对韩斯迦夫人会永远忠诚的誓言早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可爱的外国女郎倒并非天生就是个女伯爵，而且也不是意大利人。她本名萨拉·洛厄尔，出生于伦敦附近的埃奥尔公园，是英国一支古怪家族之后。在那个家族中，自杀、发狂如同传染病一样蔓延，她似乎是惟一正常的一个人。对于每一次的艳遇，她都以冷静、从容的态度面对，一无禁抑，也不特别兴奋，对于拥有一个叫做埃米利奥·吉多波尼—维斯贡蒂的伯爵丈夫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对她这方面的天性有所干扰。

埃米利奥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只是和他妻子的那种爱好毫无共同之处，他酷爱音乐，最大的乐趣是每晚到剧院的交响乐席上去凑一曲，拉奏小提琴。白天他则沉醉在药剂师的角色中，把各种成分混在一块倒入瓶里，再在大大小小的瓶子上黏上标签。社交生活对他而言真是让人难以忍受。他从不会让他妻子的情人们头痛，不仅如此，而且对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殷勤相待，因为这样他就

可以全身心地沉醉在音乐的世界中了，不会受到其他干扰。

巴尔扎克的小命还真不赖，埃米利奥的骑士风度和漠不关心让幸运再次降临到巴尔扎克头上，在德·柏尔尼先生和韩斯基先生之后，有一位丈夫居然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巴尔扎克又全力发动攻势，成天和吉多波尼—维斯贡蒂一家泡在一块。到了**1835年4月**，此时距他从日内瓦回来还不到**3个月**。他在给珠儿玛·卡洛的信中写道：“这些日子来，我被一种魔力深深吸引，这种魔力来自于一位迷人的女性，我无法抗拒，如同可怜的女孩们一样无力拒绝那些令人心醉的东西。”

面对猛烈的攻势，伯爵夫人倒有些难取，她方才打发了前任情人科斯罗斯基亲王，并给他爱好音乐的丈夫添了个儿子，可是她还不能决定，在巴黎社交界巨头之一的莱昂纳尔·德·基瓦尔伯爵与巴尔扎克两个情敌之间，究竟哪个更合适继任。至于巴尔扎克也不能完全投入，因为有消息灵通的韩夫人的谴责信，责怪他不忠实又无诚意。最后被逼无奈，巴尔扎克不想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只得花钱费事，亲自去安慰她一番，再度向她保证，她是他的惟一。然后，他便前往萨希，在那里写书还债。**1835年8月**，他再度与莱昂纳尔伯爵角逐，争夺美丽的伯爵夫人。这回胜利在他这一方，他终于成了她的情人。如果野史可信，他还可能是出生于**1836年5月29日**的莱昂纳尔·理查·吉多波尼—维斯贡蒂真正的父亲呢！

维斯贡蒂伯爵夫人虽然做了五年的巴尔扎克情妇与朋友外兼救助者，但她却没有能在他的所有传记里，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只能怨她自己。她从未想要争取文学上的身后之名，因此她的身影便完全给那充满虚荣、野心勃勃、专执一志的韩斯迩夫人给遮蔽了。如果说巴尔扎克不给她献上热烈的情书，那他就不是巴尔扎克啦！但是她既没把它们编号，也不保存在特别的箱子里，更不会想到将来出版。也许是出于漠视，也许是出于自傲，她并不希望他们



死后成为街头巷尾和无聊小报谈论的话题，更不会想到要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然则，维斯贡蒂伯爵夫人却在巴尔扎克还活着时，全心全意、充满热忱地为他的快乐而献身。她与他之间的关系，没有半点痛苦的紧张，与韩斯迦相处在一起的感觉可就截然不同。即使在最为狂热的时期，韩斯迦仍时时刻刻地关心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她在文学史上所可能占有的地位，她从未打算“背叛”自己的丈夫和他的钱财，也不肯为巴尔扎克拿自己的名誉来冒险，甚至到最后，她自由了，她仍然不情愿下嫁给社会地位比她低的巴尔扎克。在她的行为当中，人们处处能感觉到她的精打细算和小心翼翼。甚至在日内瓦时，她的那两次献身精神，与其说是一种在深思熟虑之后的忘我奉献，倒不如是一种施舍，一种好奇之举。



与这种充满虚伪、嫉妒、冷酷的关系相比，那似乎水性杨花的伯爵夫人则显得慷慨、纯真而独立自主。一旦决定了要把自己献给巴尔扎克，就毫无保留，像《幽谷百合》里对她所做的描述。她毫不关心巴黎有多少知道他俩的这档子事。她与他一起出现在她的包厢里；当他无处躲避债主时，她就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在雅尔地他们相邻而居。她在丈夫面前从不假装是个忠实的妻子，因此，在嫉妒方面，与她丈夫一样，从不会因心胸狭隘的嫉妒来让巴尔扎克烦心。她自己不说谎，因而巴尔扎克也无需向她说谎。尽管她的财富不及韩斯基家的十分之一，却不下十次的为巴尔扎克解决经济难题。她集真诚的情人与朋友于一身，总是自由地、坦率地按照自我意愿行事。

伯爵夫人如此不畏人言，巴尔扎克自然无从掩饰他和伯爵夫人的秘密。他也许会否认《幽谷百合》中杜德利夫人那几出火爆的爱情戏是直接取材于他和伯爵夫人的幽会。“他们干嘛不直接说杜德利夫人就是维斯贡蒂夫人？”在给韩斯迦夫人的信中，他不由得对社会上的谣言发出近乎天真无邪的惊叹。他无法阻止情报员们把一份份情报寄回维埃曹尼亚，情报之中除了有目共睹的事实之外，还有



一些通过想像而得来的细节。远自乌克兰来了一封又一封“充满怀疑和责备的信件”，不过盼望韩斯基早逝和他数百万遗产的巴尔扎克只有继续说谎，坚称那只是柏拉图式纯精神的友谊。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甚至唱起了赞歌，在给韩斯基夫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您所提到的德·维斯贡蒂夫人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女性。她集高贵美德于一身。美丽而娇贵的她帮我度过生活的挫折。温柔的她也很坚强，一旦决定就绝不动摇，对自己所厌恶的也从不迁就。她为人大方，其实她并不怎么走运，确切地说，她与伯爵的财产是不足以与他们伟大的姓氏相提并论的……”也许，他知道韩夫人对他的信任低到了冰点，因为他的“北极星”已经退到千万里之外的地方去了，而韩男爵似乎越活越精神了，“北极星”的光辉开始暗淡了。伯爵夫人则不同，她近在咫尺，年轻、漂亮、性感、毫无怨言，简直是性爱的好对象。以后数年中，他与她陈仓暗渡，而同时却又写些虚构的生活细节，寄给远在天边的韩夫人。

夏娃琳娜·韩斯基夫人的野心，是要做巴尔扎克的导师与顾问，她对文学的品位和鉴赏能力，无疑优于伯爵夫人，可是伯爵夫人却更了解他的人性需要。她明白他忧倦交加，需要放松和排解，便安排让他免费游意大利，使他重新焕发活力、获得创作灵感。自从那次与德·卡斯特利夫人的不幸遭遇以来，巴尔扎克也一直渴望着有这么一次旅行，更何况这次旅行自己一分钱都不用掏。

吉多波尼—维斯贡蒂伯爵自母亲那继承了在意大利的一笔钱，这笔钱总是难以到手。伯爵夫人就建议派精力旺盛、有办事能力的巴尔扎克做代表，前往意大利去处理这件事情！友好的丈夫马上就同意了。而巴尔扎克也刚好从萨希回来，正愁不知去何处躲避债主。因而欣然从命了。从公证人那里，巴尔扎克得到了一份全权委托书和一笔旅行费用。于是，7月里，巴尔扎克便坐上了驿车，开始梦想已久的“爱之国度”之旅。

伯爵夫人一个月前刚生了个男孩——可看做他们爱情的见证——她并未同去。一路上给巴尔扎克消遣解闷的是个一头乌黑短发的年轻漂亮女孩，名唤玛赛尔。巴尔扎克的朋友都没听说过这个人，只有布伊松了解她的来历。巴尔扎克带了个年轻女孩来店里，要布伊松帮她量身做套男士的衣服，以及双排纽扣、灰色的及膝礼服。

这位卡洛琳·巴布蒂夫人是法院一名高级官员的老婆，在利摩日城实在无聊透顶，便像失意的太太们一般写信给巴尔扎克。那时是 1833 年，巴尔扎克因为太忙没有回信。她便再找个替代者，顺着艺术家的花名册继续往下看，Ba(Balzac) 的下面是 Be，于是她找上了圣伯夫(Sainte-Beuve)。圣伯夫邀她前来巴黎，但他却不合这烈火似的年轻女子的口味。她因此试着再在巴尔扎克这边多费些心思。这位精力充沛的少妇极对巴尔扎克的口味，两人一拍即合，没多久就跟着巴尔扎克去意大利了。

在巴黎，儒尔·桑都是惟一一位目睹了这出喜剧的人。他是来给巴尔扎克送行的，突然间看到一位短发女郎坐马车也到了这里，之后就是熟门熟路地上了通向巴尔扎克卧房的楼梯。几分钟后，当他还在暗地里偷笑他的朋友在公共面前宣扬禁欲是艺术创造力产生的前提时，从同一扇门中走出了一位身穿灰色外衣的“英俊男子”，“他”笑盈盈地从那个楼梯上走了下来，手握马鞭，并把一个小箱子放进了马车。而“他”背后则跟着满面笑容的巴尔扎克，他就像一个刚刚搞了恶作剧的孩子。

巴尔扎克走下台阶后，在那个“英俊男子”的旁边坐了下来。之后，马车便向意大利奔驰而去。

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开端！在旅途中，当然也少不了有趣的冒险经历。在沙特勒斯大修道院，僧侣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拒绝让这个穿宽大礼服和紧绷长裤的人进入修道院。这位年轻人立即进行了还击，她在修道院旁的山间小溪里进行了一场沐浴表演。用以遮掩的则只有她那套礼服。之后，在险象环生地穿越了先尼斯山之后，巴尔扎克





和他的年轻侍从终于到达了都灵。

如果有人认为巴尔扎克带着个乔装的女伴，会潜声悄行，避人耳目，那就大错特错。他是做什么事都喜欢走极端的人。他直奔到都灵^①城里最豪华的欧洲旅馆门前停下，订下了两间相邻的房间。当然，《皮埃蒙特新闻报》于次日便刊载了这位名作家抵达的消息，都灵社交界都迫不及待地要一睹巴尔扎克其人和他那根同他作品一样伟大的手杖。无数请柬被送来，有些贵族甚至安排让他使用他们的马。

对于王亲贵族的邀请，巴尔扎克向来都是来者不拒。他快活地接受皮埃蒙特贵族的宴请，可是却顽皮地带着女扮男装的马赛尔。消息很快便传开了，那个年轻的马赛尔其实是个女的！没有人想到巴尔扎克竟会把匿名情妇介绍给皮埃蒙特的贵族。不凑巧的是短发、抽雪茄、爱着男装的乔治·桑，不久前才同缪塞来过意大利，他们误认为马赛尔是乔治·桑，以为她又与巴尔扎克旧地重游。可怜的马赛尔夫人，突然发现自己被绅士淑女们包围起来，同她谈论文学，想听她的嘉言隽语，甚至还要讨乔治·桑的签名。

所幸的是巴尔扎克替维斯贡蒂把事儿漂漂亮亮地办妥后，就马上离开都灵，快马加鞭赶回巴黎。这段彻彻底底的幸福生活也结束了。整整三个星期没有做任何工作，出版商没来打搅他，也没有清样要校对，债主也没有追来。这是他首次怀着对生活的喜悦来观察这个真实的、不是纯粹出自虚构的世界。

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是日内瓦——一座与他命运息息相关的城市。最初在这里，德·卡斯特利夫人令他蒙受羞辱；之后在这里，他征服了韩斯迦夫人；而现在，他在这里与马赛尔夫人自由自在地畅游。如果说此时他给韩斯迦夫人的信还存有真实成分的话，那么就是对往日温情地追忆。如果换在其他的时间，他一定会立即赶回去工作，不厌其烦地催促马夫，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就回到巴黎。可现在有位年轻的女人做伴，这次却用了整整十天的时间。每

^①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城市。

天晚上，他们都会在驿站停车过夜。我们很难找到理由说，他是怀着对“北极星”的苦苦思念度过这些夜晚的。

8月21日，巴尔扎克重新回到了巴黎。迎接他的是贴在门上的法庭监守官的通知单，桌上也积满了账单。在成堆的信件里，有一封镶了黑边的信。亚历山大·德·伯尔尼写信来说，他母亲已于7月24日去世。他上意大利前夕，还去看了她最后一次，她已经十分虚弱，再不能听他畅谈《幽谷百合》。当她濒于死亡时，自己却在别处纵情欢乐，羞愧和哀伤之情顿时袭上心头。两天后，他离开巴黎来到她的墓前凭吊，一个直觉告诉他，埋葬在这片土地下的不仅是柏尔尼夫人，同时也埋葬了他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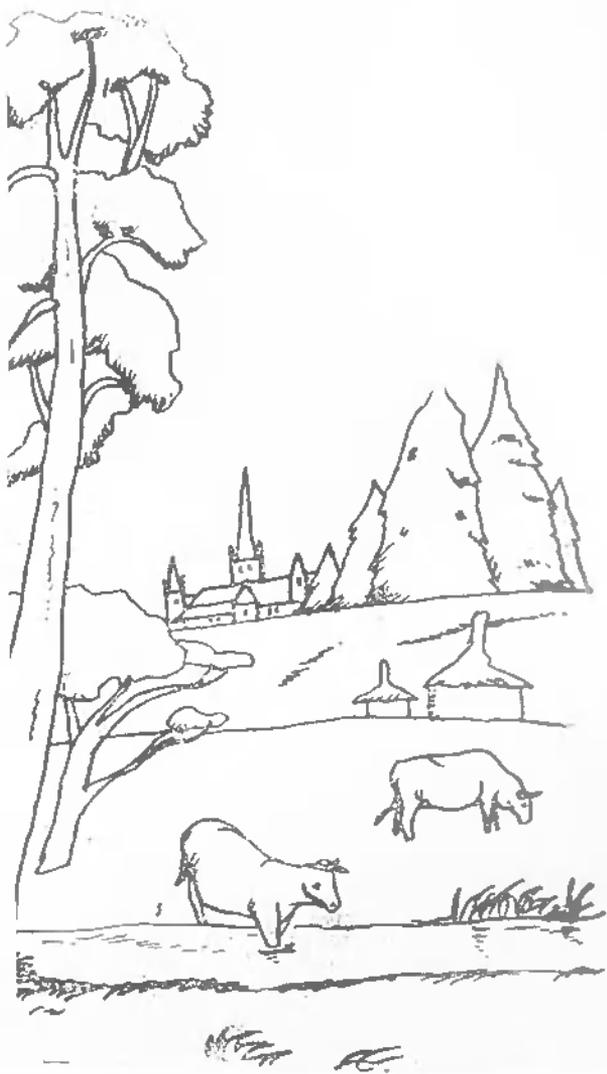




巴尔扎克直到最后，还给韩斯迦夫人写最热情洋溢的情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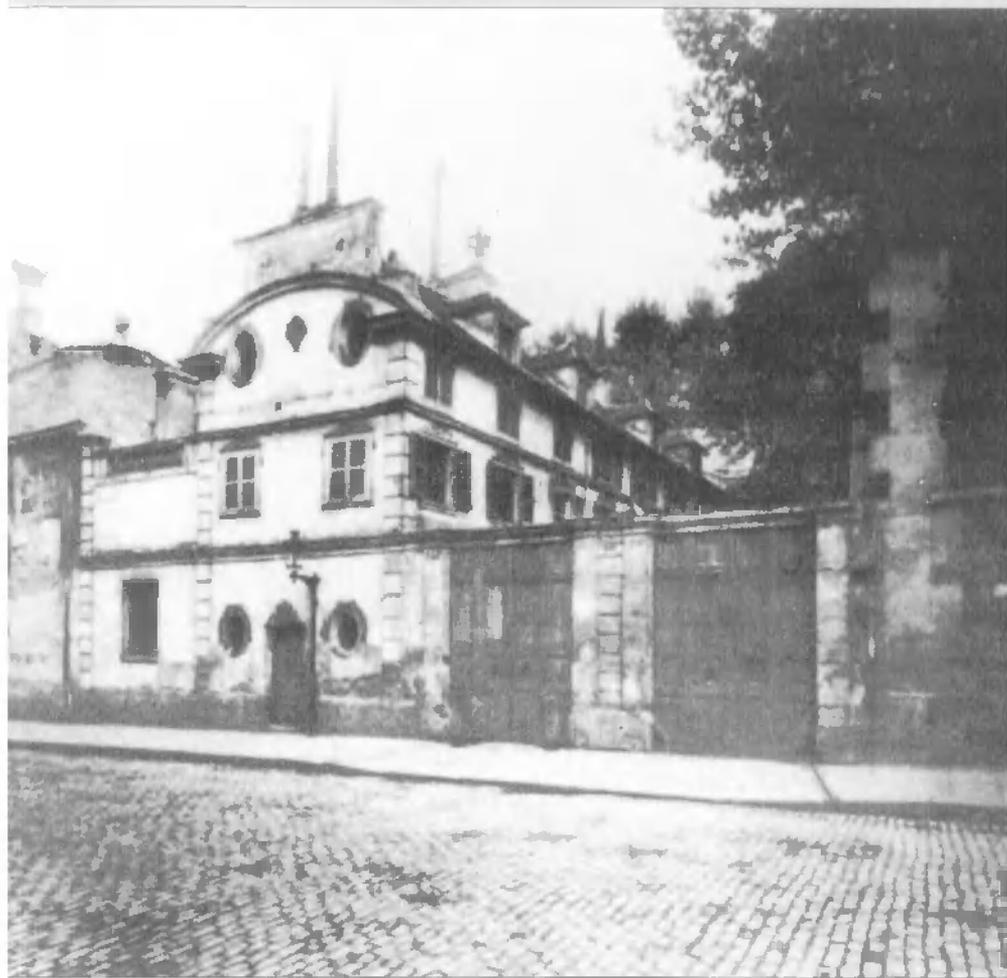
乌克兰富有的庄园主韩斯基男爵



乌克兰这片富饶丰富的土地，谷物在这里生长而无需施肥，这里有着一望无际的森林与成群的牛羊



维埃曹尼亚庄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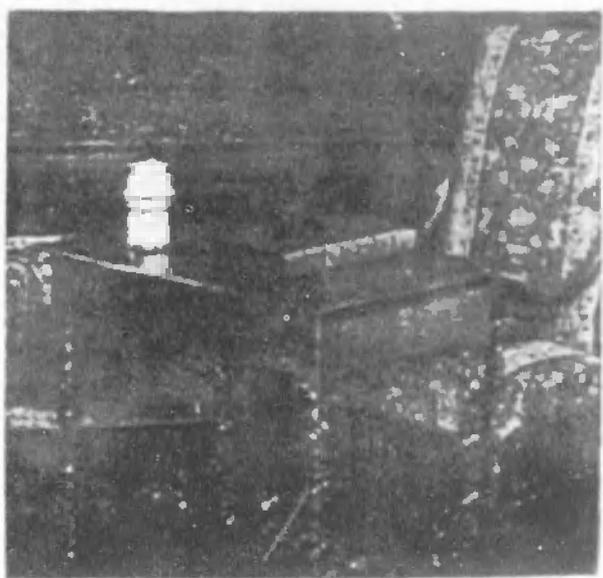
巴尔扎克为韩斯迦夫人购买的幸运街结婚住宅



病危中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之墓



写作时所用的桌子



1950年8月21日，巴尔扎克将从拉雪兹神甫公墓出发，去征服整个巴黎



Belia

第十六章 意大利之旅和萨丁岛的银矿



德·柏尔尼夫人之死，是巴尔扎克生命里的一个重大转折，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觉得孤独无依。死亡使这个精力旺盛、乐观自信的人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恐惧，一种无可名状而又含义丰富的恐惧。他开始害怕了，害怕自己无法完成那部鸿篇巨作，害怕这项工作会使自己无法体会真正的生活。一些问题开始让巴尔扎克感到困惑，我这辈子做了些什么？又应当做些什么呢？揽镜自顾，青丝渐减、两鬓微斑，双颊浮肿，面色蜡黄，下巴双叠，体态肥胖。这些都是由于不分昼夜的伏案工作，缺乏新鲜空气所致。

他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了 17 年，最终取得了什么成就呢？微乎其微，至少对他而言是如此。宏伟如法国教堂的《人间喜剧》，他才不过立起了几根柱子而已，他有可能完成它吗？已经有警兆显示：有时突然地晕眩、有时死一般的沉睡之后的疲惫以及胃部的抽痛。这一切都在向他传递一种信号——这机器就要不行了。无节制地工作给他带来了什么？名声，甚至是相当响亮的名声，随之而来的仇恨、怨恶与令人伤心的经验也不少，至于他最渴望的自由从没得到过。

七年前，他负债 10 万法郎，折磨自己的身体写了 30 部小说之后，虽然部部作品都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但他的债务反倒加倍了。他仍然做出版商和编辑们的苦役，仍然要低声下气去借钱，仍然像小偷一样在法院监守官面前战栗。37 岁，他发现自己的生活计划大错特错了，为何不改



变生活方式，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催促他。不要满足于女人们的遥无仰望，要去和她们真实的亲密接触。不要一直呆在书桌边，要出去游玩，要让自己疲惫不堪的灵魂得到充分的休息。要挣脱苦役犯的锁链，要在温暖的阳光下尽情呼吸，不要精疲力竭，不要未老先衰。逃走！逃走！先要富起来，要快速的富起来，除了无止尽地写以外，随便什么方式都可以，于是他更凶狂、更放胆地去追求生产的欲望。除去伯爵夫人和马赛尔夫人，在短短的一年中，他和许多的女人鬼混，比他十年前的总和还多。对自由的渴望、对享受的欲望与悠游岁月的企盼，遂自他体内全面爆发啦。

吉多波尼—维斯贡蒂伯爵夫人一向都善解人意。她理解巴尔扎克的行为和要求，她不但不会找借口将他像奴隶一样拴在自己的身旁，反而又以同样的借口为他提供了第二次去意大利的机会。因为她清楚，在债主的追迫下，巴黎已无他的藏身之处了。经过一段时期的徒劳后，法院的监守官最后还是发现了巴尔扎克在战斗街的秘密宅，他不得不又躲到普罗旺斯街的旅店里去，可是仍无安全可言。伯爵夫人又一次解救了巴尔扎克，她见他焦头烂额，便说服伯爵，让他把意大利的事务最终安排妥当，**1837年2月13日**，巴尔扎克越过阿尔卑斯山，独自再度前往意大利。

沿途的欧洲胜景使他将万般愁虑抛之脑后。抵达米兰的“美城威尼斯”旅馆时，他已完全判若两人。因为在这里他不是那位负债累累的巴尔扎克，而是声名显赫的大作家。报上竟登抵达的消息，王侯亲贵争相邀请，米兰最头号雕塑家在提拿提，提出了要为他塑像的请求。后来这尊雕像被巴尔扎克献给了维斯贡蒂伯爵夫人。年轻的王子波尔提亚源源不断地将礼物送到巴尔扎克手中，尽力满足他的每一个愿望。可以想像得到，当他应那些真正的王官贵族的邀请，在贵宾留言册上，而不是在借据和期票上，签下自己大名的时候，是多么的自豪和幸福。

意大利作家们反而就冷淡多了。他们觉得大众对这个远来外国人的推崇备至，未免太过头了。而且巴尔扎克全

心应付那些贵族豪门，根本抽不出多少时间再与当地作家会晤。他和曼佐尼^①的聚会成效也甚微，他未读过曼佐尼的作品，因此只能和他谈自己了。

观光寻乐之外，巴尔扎克总算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又成功地解决了维斯贡蒂伯爵遗产方面的问题。他还借这次公务旅行之际去了趟威尼斯，该地成为他《法西诺·加涅》一书的背景所在。四处游玩、四处参观、博物馆、教堂、宫殿和戏院一一到遍，一一看够。短短几天，他已经将这座城市的氛围、历史、生活方式和灵气吸收到自己体内。停留的九天里，一半的时间花在办事和访友上，只有少量时间用以寻幽访胜，可是他的短篇小说《玛西米拉·多尼》却显示了他那无与伦比的洞察力。时间既短，又说不了几句意大利语，他的锐眼却能准确地抓住它的精髓，以如此妙绝的方式，将意大利的精神和它高贵的感性世界纯正地表现出来。这使人们再次认识到，当巴尔扎克观察事物的外表时，同时也能抓住它的本质，这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

游罢威尼斯再返米兰时，他在米兰受欢迎的程度大不如以前。他开始不顾后果的畅谈，谈写作为他带来的可观收入甚至是他所背负的债务，谈到拉马丁和曼佐尼时所表现的傲视，使米兰人大为反感。

也许只有离开才是明智之举，但他并没有直接回巴黎，而是续往佛罗伦萨^②游耍。自写作生涯以来，首次几乎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提笔写过一个字，也没修改一张校样，但他却在真正地生活、在认真地学习、在舒服地享受。

一到巴黎情绪又坏起来，账单已经高高叠起，马车和可搬走的财物已经被扣，《纽沁根银行》与《搅水女人》两书早已收过稿费。而他的出版商魏尔德宣布破产，他所开出的支票也因此遭了指控。他的债权人已经手持逮捕令了，要把他送进欠债人的牢里去。他不得不狡兔三窟：卡西尼街的住所是用自己的名字租下的，那里的家具已都被



^①曼佐尼 (1785 ~1873), 意大利诗人、小说家，他的小说《约婚夫妇》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对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被认为是世界文学的一部杰作。

^②意大利中部一城市。



他转移；战斗街的住所则是用“寡妇杜朗”名义租下的；在普罗旺斯街上还有一处寓所。但是，就如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经过 15 年的战争之后，已经熟悉了拿破仑的战术一样，现在债权人对巴尔扎克的伎俩了如指掌。口令也好，谎报行踪也好，都已无济于事。这位大作家已无处藏身了。现在，他真想隐姓埋名，无人知晓他的行踪。其实这三个住处都已不是容身之所了。他现在惟一的希望是“一个绝对保密的房间，里头只有面包、水、沙拉、羊肉、一瓶墨水和一张床”而已。

他不需要什么丝绸帘子、缎面沙发、金质小刀，更不需要 600 法郎一根的犀牛角手杖了。一张可以用来工作的桌子，一张可以睡觉的床已经足够了。时光仿佛倒流到 17 年前，仿佛又回到了莱斯杰奇耶街阁楼的那段日子了。

在这危急关头，来救他的又是维斯贡蒂夫人。与积极避闲的韩夫人相比，她勇敢而果断的把情人带回自己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家里。巴尔扎克开始积极地投入工作，在两个月之内完成了《纽沁根银行》和《搅水女人》，写了《谐趣集》最后几则故事，并把短篇故事《钢巴拉》的轮廓勾勒出来。

对于绝大多数的作家来说，未付清的期票、咄咄逼人的债主绝不会刺激他们的创作灵感，但对巴尔扎克来说，也许只有长期处在债务和苦恼的夹击之下，他的创作状态才能达到最佳状态。不知是谁告的密，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了，他们要伯爵夫人交出巴尔扎克。如果巴尔扎克还结不清旧债，那就只好去坐牢了。事实再一次证明伯爵夫人的慷慨，尽管她并不富有，仍然替他偿还了他们所要的债款。伯爵夫人买下了情夫的自由，这一事情传扬开来了，这下可苦了巴尔扎克，他又不得不赶紧写信到乌克兰去声言他的无辜。

出现了叛卖者，所以那些专门把债务人投进监狱的家伙就找到了我。令我感到难过的是，这还连累了

一些朋友的名声，他们仅仅只是为我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而已。我别无选择，如果不把魏尔德那笔钱还清，我就只能进监狱。因此，我不得不劳烦我的朋友们。

有一件事他是绝对不会做的，他绝不会把维斯贡蒂伯爵夫人的名字告诉这位心胸狭窄的情人。在巴尔扎克和维斯贡蒂伯爵夫人两人中，总是后者有着更多的勇气和慷慨。



在巴尔扎克走投无路的时候，拯救他的总是女人。现在，债务中最棘手的部分已经解决了。巴尔扎克无需再躲藏了，他又昂头挺胸的接受了马尔贡夫妇的邀请，到都兰去小住，在那里食宿免费。纷扰忧烦的生活，又使他写成了另一部杰作《塞沙·皮罗多兴衰记》。这是一个负债者的小说，书中叙述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因为头脑单纯，轻易信人，使他涉入一场投机买卖，最终负债累累。其中，借钱时的绝望、朋友的背信弃义、债主的紧催强讨、律师的图谋不轨与法律的冷酷无情，所有这些，使得小小的破产变成了一个大悲剧。巴尔扎克再度将精神上的困扰转化成了出色的艺术形象。

秋天时，身强体壮的巴尔扎克自由自在、兴高采烈地返回巴黎。

1837年夏季里，伯爵夫人刚为巴尔扎克还清了燃眉的债务，他自己的《塞沙·皮罗多兴衰记》，仅在报纸上连载就给他带来了两万法郎的收入，所得稿酬最高的一次。在那时钱还挺管用，不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2万法郎可真是一笔巨款了。他有超乎寻常的工作能力，又有取之不竭的素材，所以行情很看好，一年下来可以轻松地赚个6万到10万。这足够维持舒适的生活，同时还不需要刻意的节约，两年的时间就可把债还清。更何况他的文学成就在全欧洲都得到了承认，他若谨慎本分地去干，一切纷乱都会理出个头绪，生活也将步入正轨。不幸这个幻想家文办了两件愚蠢的事。

巴尔扎克所有的愚蠢行为在开始时都是非常合情合理



的。他的投机都建立在仔细地观察，精确计算的基础上的。要命的是，他求功心切，毫无耐心，一开始便要来个惊人的大手笔，而不是设法去保持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适度的比较。这不仅毁了他的企业，还毁掉了他的一些小说。那种使他成为小说天才的原动力、那种伟大的推动力，一旦遇上了斤斤计较，就成了一场灾难。

他的第一个计划，是要有个舒适的安稳的家。惊人的记忆力帮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像伏尔泰的德里斯别墅，像卢梭的孟莫西莲别墅，或是彼得拉克^①的芜克鲁斯别墅。当他还不为人注意地生活在这里时，巴黎无疑是一个绝妙的城市。但他现在已经成为众人注视的焦点，个人自由受了限制，这些进而危害到他为艺术需做的专注。

那么，是否还继续在巴黎住下去？不！完全没有必要。他已不再亲自去和出版商们交涉了。在巴黎的郊区里某处漂亮的乡下，找一处田园小屋，既可以躲避大城市的繁闹，却又靠近巴黎，可以随时去办事或找乐子。如果年复一年的住下去，岂不又便宜又好吗？

无数次去凡尔赛拜访亚勃朗台公爵夫人与维斯贡蒂伯爵夫人的途中，赛佛勒山谷和达芜雷镇的美丽风光深印在他脑海里。他觉得在那里能找到“瑞士山谷中清新的浓阴、芳香的空气与葱葱绿。”当他从疲惫的工作中起身，站在赛佛勒的群山之上，饱览远方无垠美景和蜿蜒如银带的塞纳河，四周环绕着葡萄园、花园和田野，这将多么令人心旷神怡！

说干就干，1837年9月，巴尔扎克和一对姓范利的夫妇签下合约，拥有了一片828平方米的土地，上有一小栋房屋及一间边房，花了大概4500法郎。这项交易可是挺谨慎了。对于一个年入五至八万法郎的人，花4500法郎买块心怡的土地实在不是件什么大事。

但是，巴尔扎克只要和钱打上了交道，就变得贪婪起来，他刚刚有了一块土地，就马上又觉得这远远不够了。

^①彼得拉克
(1304 ~1374),
意大利诗人。

不知他从那儿听来的消息，说是规划通往凡尔赛的铁路，将经过他所在小山脚下的赛佛勒站。敏锐的直觉告诉他，用不了多久车站附近田地的行情会看涨。那么明摆着现在是多买些土地的时候了！他的确是这样做的，匆匆忙忙地张罗着收购土地，完全失去了理智的思考。农夫和地主们很快就发现，他只求买到土地，什么价格都肯出。梦想中的小房子早就抛诸脑后了，取而代之的是果园、农场与大公园的远景。只不过几星期的时间，他就成了**4000**平方米土地的地主，花去了**18000**法郎，这一切既没亲自察看又未请专家勘察。



巴尔扎克全然未想到欠下的债务，他正沉浸在身为地主的快乐里。有什么好愁的！他有能力在顷刻间就将写了字的纸变成数千法郎的能力。再者，譬如说，在温室里种植凤梨，从而取代由远方运来的凤梨，他总可赚上**10**万法郎吧，也就是说三倍于他造新屋的价格。他已经说动了维斯贡蒂一家参与这项前景看好的地产事业。他建新屋的同时，维家也在附近整修他们的乡居。

巴尔扎克的字典里也许根本没有等待这个词，他要的是速战速决。于是大队工人出现了，泥水匠、细木匠、木工、园丁、漆匠全面开工了。他们匆忙立起了一道墙来保护这片土地，有人正在为巴尔扎克的别墅挖地基；有人在挖路铺石子；有人种下了**40**株苹果树、**80**株梨树，且立起了格子棚架供以后种果树之用。每星期他都不怕劳累上山来鞭策工人加紧完工。不管怎么样，**1838**年春天以前一切都得完工，如果果树也能听令的话，他还会强迫果树在春天里就结实呢！

严冬来了，围墙增高的同时，《塞沙·皮罗多兴衰记》的稿费也快见底了。出版商都已经榨干，再挤不出任何预付钱款了，而十万法郎的新债务，又岂是靠节省和写作所能还清的！文学是不会让他“快速致富的”，现在只有靠这块地啦。巴尔扎克突然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句话：

“我会自由的，再不会有忧愁，也不会有物质的忧虑，我

就要富起来了。”

他想发横财的故事，如果是放进小说里头，读者都会认为纯属胡编乱造、不合情理！但是，这绝对是一件具有巴尔扎克风格的荒唐事。纵观巴尔扎克的一生，有悖常理的事时常发生。在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他仿佛有一双能够洞察一切的慧眼；然而到了现实生活中，那副头脑却如同孩子般天真。当他在描写葛朗台、纽沁根时，他俨然是一个会计师或心理学家；然而到了现实生活中，即便是再低级的骗子都能将他骗得团团转。在艺术的世界中，他能随心所欲，一旦到现实生活中，他就无法应付了。

1936年夏天，他写了一部杰出的短篇《法西诺·加涅》。在小说中，他讲述了他的一次小市民婚礼上的经历。婚礼上，有三位乐师，其中一位演奏单簧管的80岁盲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到这位老人的背后一定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于是便主动与老人搭讪。几杯葡萄酒下肚后，这位年迈的老者对他讲出了心中的秘密：他是加涅侯爵家族中的最后一名后裔，曾当过威尼斯的议员，还在监狱中呆了许多年。在他越狱时，他无意中发现了总督们的秘密宝库，这个秘密除了他便无人知晓，由于多年的监禁之后双目已经失明，因而无法取出这批宝藏。但是藏宝的地点他还记忆犹新。如果有人愿与他一起前往的话，那么他们将共同成为世上最为富有的人。讲到这里时，老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恳求他将自己带到意大利去。

周围的人都笑老人疯了，另外两位乐师也不相信真有其事。巴尔扎克——这部小说中的叙事人，也无心跟随法西诺·加涅前往威尼斯。他并未投身于此，他把这位可怜的老人留在了疯人院。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的行动完全合乎理性。但是，这部小说出版后不到一年，他居然就要去挖宝了。

1837年4月，他第二趟意大利之旅的归途中，不幸被扣留在热那亚^①的医院里接受检疫。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叫瞿塞比·班乔的商人。他偶尔提到撒丁岛^②境内，古罗马人



①意大利西北部一海港。

②地中海上一大岛，属意大利。

所废弃的银矿，仍可用现代的技术提炼出银来。可爱的班齐先生的话也并不假，现代冶金工业确实有从伴生矿中提取更多贵金属的能力。两千年前被废弃的一些矿井，到今天都成了富矿。侃侃而谈的班齐先生并不知道，想像力非凡的巴尔扎克已经看到白花花的银元啦！他立即催促班齐将遗下的矿石即刻送往专家检验，并说服了班齐先生与他合伙开采。



巴尔扎克又开始沉醉在美梦之中，萨丁岛银矿是他的救星，能弥补他的新屋“雅尔地”的费用。并结清债务，为他带来自由。他一面结束《赛沙·皮罗多兴衰记》，一面等着班齐将矿石样品送来检验。然而《赛沙·皮罗多兴衰记》已经写成许多，班齐先生却音信全无。巴尔扎克坐卧不安了，他一定要到撒丁岛上去查看一番。但令巴尔扎克苦恼的是，到哪里去弄几百法郎的投资呢？本来他可以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朋友或其他大金融家那儿，向他们呈上自己的计划。但是，在生意方面，巴尔扎克总是显得那么天真，他居然会认为班齐先生把这个秘密只告诉过他一个人，如果他泄露了这个秘密，那么那些大资本家就会前来同他竞争的。只有一个人能令巴尔扎克信任，他就是司令官卡洛。巴尔扎克非凡的想像力使这位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才偶尔做点小实验的退休军官成了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他掌握了一种秘密的工艺，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把银从合金当中分离出来”。他向母亲、纳盖医生和裁缝筹了数百法郎的盘缠，于1938年3月中旬动身前往萨丁岛。他要亲自去占领那里的银矿。

真是要让天下人耻笑，一个作家，一个生平没见过矿山的作家怎能在两三天的时间内决定那些旧矿坑是否有利可图呢？即使一个经验丰富的开矿工程师尚且需时数月以建立资料、了解事实，巴尔扎克却只凭双眼。他没找过什么真正的专家咨询，他的意大利语极其有限，与人打交道都有些困难，所以更谈不上与人很好的沟通了。他也不信任任何人，身边连介绍信也没有。他不知道该到什么机关去

申请专营权，就算他知道，他还是缺少商业证书。最主要的是——他没有钱。



时间对他来说就意味着金钱，既然没有金钱，那就只能抓紧时间了。他匆匆赶到了马赛，可近期并无船驶往萨丁岛，他必须绕道科西嘉岛，到那儿也许能找到一条船把他送往目的地。这是他所遭受的第一场打击，此时他的激情开始消退了。在给女友珠儿玛·卡洛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过不了几天，我将因不幸地失去一个幻想而变得更加贫穷。往往在我们接近转折的时候开始失去信心。”在风浪颠簸中，他抵达了阿雅克肖^①，却因为马赛发生了霍乱，被隔离了五天。五天之后又找船家渡海去萨丁岛。直到4月2日，总算坐上了采珊瑚的三桅船，他什么吃的都没有，一路只靠捉鱼充饥。4月12日，终于登上了萨丁岛海岸，整整过去一个月，总算来到这里了。

现在向矿坑进发吧！它们在不到30里开外的地方，可是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无路可通。这里没有道路、没有马车，居民不比波利尼西亚^②人或匈奴人开化（巴尔扎克这么说），旅馆与饭店就更不消说了。巴尔扎克虽多年未骑马，也只能委屈一身的肥肉啦！在14个钟头的颠簸后，终于到了矿坑所在的奴拉，一切都太迟了，全部的幻想再一次破灭！班齐在巴尔扎克热烈的鼓动之下，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想尽了办法开来王室的敕令，取得开采废弃的矿渣的优先权。巴尔扎克此行无疑是徒劳的，他现在只希望赶返“可爱的地狱”——巴黎。由于盘缠用尽，他只得先往热那亚，然后绕到米兰，向维斯贡蒂伯爵借了路费以后，在6月里，这位贫穷的幻想家拖着疲惫的身躯，忿忿不平的回到了巴黎。

说来真是教人难过。他的估计是正确的，萨丁岛银矿确实给别人带来了财富。巴尔扎克的嗅觉总是正确的，然而从中得益的只有作为作者的巴尔扎克，一旦跨出这一界线，他总是徒劳无功。丰富的想像力运用到文学上则会得到丰厚的报酬，一旦运用到买卖上，则只能添更多的债务

①科西嘉岛首邑。

②中太平洋北纬30°与南纬47°间岛屿总称。

而已。此日之前，他曾向他的女友预言道：“我并不害怕旅行，我害怕的是一无所获的归来！”

他很清楚，每次归来后所要面临的永远是账单、诉讼、传唤和永无休息的工作。这一次回来，这所有的东西都成倍地增加。巴尔扎克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新房子落成，但新的失望又给了他一击——没有一样完工的。地上“光滑般如手掌”，房子还没有顶。他疯狂地催促着，最后一块木板还没盖上屋顶，他就迫不及待地搬进去了，医生提醒他这样有损健康，新房子要等干透了才能住，他全然不顾。家具还未搬来，终日四周锤锯之声嘈杂不停，小路也仍铺着碎石和沥青。可是巴尔扎克住在自己的新居中，却兴奋不已：



我的房子坐落在圣克鲁山或者说一座小丘的斜坡上，南面的山腰与皇式的花园相部。向西远眺可以看到整个达芜雷城。向南望去，可见到一条曲折蜿蜒的道路，它一头连着达芜雷城，一头连着凡尔赛的花园。在东面，我的视线一直可触及巴黎藏身的那条地平线……我只需十分钟的时间，以及十苏的钱，由雅尔地直抵马德莲——巴黎的中心地！而从战斗街或是卡西尼街出发至少要花上**40**个苏和一个小时。综合这些有利条件，雅尔地的这笔买卖应该是个明智之举，何况地产的价格还有望上涨。整块土地有**4000**平方公尺，通往南面有条路长**150**级，四面围有墙。

现在这里什么也没种，但到了秋天，我们会利用各种植物、灌木把这个小家园变成一座伊甸园。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能弄到手。**20**年的玉兰树，**16**年的菩提树，**12**年的白杨树……它们将都会被移植过来。今天，这里还只是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但到了**5**月份，就会出现不可思议的景象。我还得在附近买两块土地用来种植蔬菜和瓜果，为此我可能要花费**3**万法郎，我想今年冬天就能挣到这笔钱。这房子**3**层高，



每层都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餐厅和客厅在一楼；更衣室和卧室被安排在2楼，3楼则是我的工作室。我要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我发财为止。我已经发现它是这么令我满意，因此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在此安居下来，平静地度过我的余生，那时，我会与一切愿望、计划无声无息地告别。

巴尔扎克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朋友和访客们倒是另有说法，他们觉得它是个酷似空鸟笼的小房子，提起它时，都很难忍住不笑。偏偏巴尔扎克兴头颇高，每天想出一些新花样，指挥工人添这加那，拆东修西，一会儿准备为他那些要在巴黎卖天价的菠萝建造个温室，一会儿为酿一种不知其名的葡萄酒，种植托凯葡萄。没完没了的，而他的账单还没有付清——**43000** 法郎的建造费用，**4000** 法郎的室内装修费，买地皮时还欠下了几万法郎，除此还欠锁匠**1000** 法郎。在这美丽的伊甸园里，除了抵押产生的利息之外什么也没有生长出来，故而危机再次降临了。

购置地产时，巴尔扎克过于相信他那独到的眼光，过于醉心于他那特有的速度，整颗心都陶醉在对美好前景的憧憬之中，因而，未请专家前来勘测，不幸他这块地竟是由松滑的土质所构成。一天清晨，他被一声巨雷惊醒，奔到窗前，窗外万里晴空，吵醒他的不是雷声，而是他的一道昂贵的围墙坍塌时所发出的轰鸣。

巴尔扎克绝望地向珠儿玛·卡洛写道：“我的这个秘密只能向我最好的朋友倾吐。一场可怕的厄运就要降临在我的身上了。这里的围墙倒掉了。那个建筑师真可恶，他没有打好地基，由他犯下的过错，却要由我来承担一切后果。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已预付了**8000** 法郎给他，可他却一个苏也拿不出来。”

“雅尔地”土地四周的围墙是不可缺少的。它们象征了他的与世隔绝，围墙也是他拥有脚下的土地的有力证明。于是工人又重新被召回，可没过几天，几次夜雨后，

他又被隆隆雷声吵醒——墙又倒塌了！土石并滚进邻人田里，邻居们不仅抱怨，还要和他打官司。“谁拥有土地，谁便准备战争”，这是他的小说《农民》的主旨。更让人气愤的事，他又成了整个巴黎的笑柄，报纸杂志上充斥着这房子的轶事。

巴尔扎克不再邀请客人上家里来了，他变得与世隔绝起来。但是这些都无用，他的法院老友和其他讨债人，却不辞爬山之苦，为了给他多腾点空间搬走了他最值钱的家具。于是，只要有可疑陌生人接近时，他就把值钱的财物全都搬到伯爵夫人家里去，等风平浪静了，他的财富才又快乐地送回原地。

这种游戏一玩又是好几个月。它不仅使巴尔扎克开心得像个孩子，而且也成了他在这场毕生斗争中获得的惟一乐趣。但是，他最后遇上了个厉害的高布赛克，他恐怕也是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学到如何对付那些狡诈的欠债者。他对那无辜的维斯贡蒂伯爵提出了诉讼，控告他藏匿、搬移巴尔扎克的财物，他蓄意的同谋使债权人蒙受损失，要他对此损失进行赔偿。

巴尔扎克美梦就此结束了。他的“雅尔地”花去他**10**万法郎，比在香榭利舍大道的房子还贵。伯爵夫人也受够了，她再也承受不了他长时不断出现的财务紧张，他们之间彻底完结了，于是再不管“雅尔地”之事。巴尔扎克想以**15**万法郎出售，可惜没人要。他不得不寻找新窟躲藏，这次是在帕西街，这是巴尔扎克许多住所中惟一存留到如今的一处，如今作为“巴尔扎克故居”我们还能前往瞻仰。





Melina

第十七章 投身戏院



“一切都越变越糟了，不管是工作还是债务。”40岁的巴尔扎克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表述他所处的境遇。他在雅尔地呆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为了付清雅尔地的全部费用做了绝望地挣扎，但一切都是枉然。他比以往更卖命地工作，然而，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即使每年写出五部长篇小说，也不足以还清六位数的债务。疯狂工作也无法给他带来所需的金钱，只有另找出路了，既然撒丁岛上的银矿已经拒绝了他，他又转向另一项资源——戏院。想从那里获取暴利。

巴尔扎克自己很明白，戏剧的形式本身就决定了不适合他完全发挥他的才华。他的小说不在于宏大的场景，而着重在人物性格渐进的内在转变与人物和周遭的关系。人为的舞台布景限制，使他的角色无法显得自然，因为舞台上没办法表现细微的变化和过渡上的内在联系。凭巴尔扎克的天才，只要他集中全部的精力，想要在戏剧上取得杰出的成就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巴尔扎克并不想在此之上投入他全部的精力。早在莱斯杰奇耶街的时候，他也曾梦想过成为拉辛或是高乃依，但那已是陈年往事了。可现在，对他来说戏剧只是一种摆脱困境的手段，一种为了挣钱而进行的投机，它所含的价值并不比种菠萝高多少。在前往撒丁岛之前，他在给珠儿玛·卡洛的信中愤世嫉俗地写道：“一旦此项事业失败了，我就会投身戏剧。”

因为“这比我的书要有利可图得多”，他计算的结果是：一个成功的剧本可以带来10到20万法郎的收入。当



然，他不可能保证一击必中，但是，如果每年写上 20 个剧本，依概率而言，总会有一次中彩的机会。

每年写出二三十个剧本，意味着他并不会在剧本上花多少精力。决定此举成败的也不会是作品本身，而是一种偶然性。管不了这些了，他只要改变困境，他要投身戏院，他要跟条件最丰厚的戏院经理订合约。他要找个“枪手”，一个花不了多少钱的年青小伙子，跟他讲解讲解这部戏的情节，然后让他去写。这样，每出戏最多三四天的工夫就完成了，一年就可舒舒服服地由左手变出一二十部这样的剧本来，而右手则仍然从事那真正紧要的事情——《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没有花什么力气去挑选一个合格的枪手，也许只是在街上或咖啡馆里遇到的。这个枪手是一个波希米亚人：查理·拉赛利，这个穷困的家伙从未与戏剧有过关联。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活像一幅会动的漫画，忧郁的面孔，巨大的鼻子，浓密的头发披在肩头，带着副浪漫的神色。巴尔扎克不问他的能力如何，就把这个一无所知的牺牲品拉到“雅尔地”，作为自己的合作人。

可怜的查理·拉赛利还没弄清楚自己将要帮巴尔扎克干什么，就被巴尔扎克连拉带拽地带到了达芜雷镇。他脑子里根本没有剧本的框架，更不知如何动手去写。但这并不是他首先要做的事。一路上，巴尔扎克用猛烈的炮火把无数个计划都塞进他的头脑里，但到达目的地后，这个被饿得半死的家伙首先要做的事是大吃一顿。巴尔扎克的晚餐时间通常是在五点。桌上佳肴满布，酒过数巡，这位忧郁的波希米亚人的情绪明显被激发起来了，他向巴尔扎克提出了一些小建议。意外的是，巴尔扎克却在 6 点钟结束晚宴后，命他上床睡觉。拉赛利也许从记事起从未在 6 点上过床，却不敢违抗，乖乖地让人把自己领进了房间，在酒意朦胧中睡熟了。

半夜来临了，好梦方酣，有人使劲摇他的肩膀，他吓得坐起来，却看见巴尔扎克穿着白袍，像幽灵似的站在他

的床边。命令他立刻起床——工作的时间到了。

可怜的拉赛利，不习惯这样的昼夜颠倒，但除了长叹一声外也只能振作起来，聆听着巴尔扎克对剧本的讲解。然后允许他重新回到床上去。白天，巴尔扎克写自己的小说，拉塞利就根据巴尔扎克的指示起草头几幕，晚上，两人共同修改拉塞利白天的手稿。

午夜再临时，拉塞利真是不胜战栗惶恐。对于那荒唐的限期的恐惧感，他无法安然入睡。又由于强烈的睡意不时的向他袭来，就根本不可能写出好东西来。到了晚上讨论时，和预料的无异——作品被退回，然后接受新的指示。这样过了两三天，拉赛利徒劳地折磨着已经榨干的脑子。美食在这个凄惨的奴隶口中已是味同嚼蜡。而午夜时的讨论所投下的阴影令他睡意全无。一天晚上，巴尔扎克去唤醒他时，这位合作者无影无踪了。桌上留了封信：

“我不得不辞去您极度信任而托付予我的工作。我很想写点东西出来，但头脑一片空白，实在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能满足您提出的要求。我不敢……亲自告诉您，但是继续吃您的面包，已经毫无意义了。”事出突然，巴尔扎克来不及另找别人，为了收取文艺复兴戏院许诺的**6000**法郎定金，只得自己动手了。他在写《家政学校》最后一幕时，就已经有不下**20**个排字工人帮他赶排第一幕，为的是尽快签合同。结果，文艺复兴戏院的导演对这个大作家毫不留情，退回了他的剧本。梦想中的十万法郎又一次被现实世界的寒风吹得毫无踪影。辛苦了几天，只为他自己的“幻灭”又添了一章罢了。

如果是另外的什么人也许觉得受了羞辱，但巴尔扎克只能另当别论，他充满信心的认为，就同他的小说一样，首次的失败保证了未来的成功。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他听说圣马丁门戏院的导演哈雷尔急需一本能吸引观众的剧本，他便建议改编自己的《伏脱冷》。哈雷尔的热情燃烧起来了，他答应接受这个从未见过的新剧本并马上开始排演。《高老头》和《幻灭》的成功使伏脱冷成了家喻户晓



的人物，若搬上台，势必造成轰动。剧本作者和剧院经理这两个幻想家终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

这回，巴尔扎克百般投入，他离开“雅尔地”，到布伊松家去住了几星期，那儿离戏院只需几分钟的路程。他要亲自参加剧本的全部排演工作。他还跟新闻界打了招呼，要他们大肆宣传，部分剧情还同演员进行了商议。他以超人的勇气“四处忙碌着”。每天人们都看到他不戴帽子，穿着件工作服和一条极不合身的裤子，急急忙忙地跑来和演员们讨论一些特别能吸引观众的场景。在售票员那里，他还为他的所有熟人都预定座位，因为从一开始就坚持要让巴黎所有的名流都来观看演出。可是他却忘了写剧本。虽然他已向经理说明了故事大要，而且各演员都进行了个别指导，一切都已就绪，独欠剧本。巴尔扎克许诺 24 小时以内，剧本立刻写好，明天就可以排演。在巴尔扎克看来，头脑里的东西与现实中的东西是可以划上等号的。

泰奥菲尔·戈蒂埃记下了巴尔扎克是如何在 24 小时之内写完一部五幕剧的剧本。他召集了四五个忠实的朋友，在布伊松家开紧急大会。戈蒂埃最后才到，穿着白僧袍的主人在屋里焦急地踱来踱去，见到他时仍笑着迎上来：“啊，你总算来了。你这个懒家伙，总是迟到，瞌睡虫。现在动作快点！你一小时以前就该来了。明儿早上，我要向哈雷尔读一出五幕剧。”

以下是戈蒂埃在《人物志》中的记述：

“原来你是要听听我们的意见？”我问道，舒服地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准备倾听他的长篇朗读。

巴尔扎克由我的架势猜到了我的想法，他带着天真无邪的表情率直地答道：“剧本还没写呐。”

“活见鬼，”我叫道，“那么朗读得延到六星期后。”

“噢，不行，我们现在就要把它赶制出来，然后就等着收钱。这事十分紧迫，不能等了。”



“明天就要，你怎么可能把剧本弄出来呢？连抄写的时间也没有呀！”

“这就是我的法子，你写第一幕，乌里亚克写第二幕，洛朗一扬写第三幕，德·贝洛依写第四幕，我自己写第五幕，明儿中午我就将全剧念给哈雷尔听……每幕出最多四五百行，每人一日一夜可写成五百行是没问题的。”

“动笔之前，告诉我们你的情节是怎样安排的？然后讲一讲你的人物吧……”

“老天！”他喊道，一脸不屑……“我要是还得告诉你情节，那我们就不能及时完成了。”……

……我坐下来写……。……剧本在第二天并未读给哈雷尔听。我不知道其他的合作者怎么样，因为没人知道其他人再写些什么，不过真正对这事儿兢兢业业的是洛朗一扬，这出剧本后来就献给了他。

根据这一叙述，我们不难想像这出戏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前三幕观众的反应是冰冷的沉默，到了第四幕起了风暴，伏脱冷以墨西哥将军弗雷里克·勒梅特尔的姿态出现时，所选用的假发形式很像是路易·菲利浦所喜爱的，观众中一些保皇党开始吹口哨起哄，为了示威奥尔良王子也离席了。演出遂在一片混乱当中结束。

次日，国王便下令禁止该戏演出。为了让巴尔扎克保持沉默，文艺部部长私下给他 5000 法郎补偿，巴尔扎克高傲地拒绝了。屡教不改的他又试了四出剧本《纪诺拉的财源》、《巴梅拉·基洛》、《晚娘》和《好吹牛的人》。前三出虽有进步亦未逃过失败的命运，《好吹牛的人》虽可稍见他的才华，但在他有生之年并未上演。

“雅尔地”的房子、撒丁岛上的银矿、粗制滥造的剧本——这足以证明 40 岁的巴尔扎克仍是那副老样子：在世俗事务方面仍很天真、轻信，与 20 年前的他没什么区别。他的鲁莽跟他的作品一样在规模方面变得越来越大了，而





且愈加不可思议，愈加疯狂了。距离使我们观察的清晰度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不能像与他同时代的人那样，只看到他丧失理智的时候，而忽视他心灵的清澈；只看到那些荒谬的蠢事，而忽略他富于创造性的作品。报纸尽管添油加醋嘲笑他的“雅尔地”，批评家、新闻记者和大众尽管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在戏剧事业上的失败，他则依旧我行我素，不知疲倦的创作《人间喜剧》。工人的锤子在四处敲打，围墙倒塌，他仍然完成了《幻灭》那宏伟的第二部分，并继续写《交际花盛衰记》、《古物陈列室》及不甚成功的《贝阿特丽斯》。他完成的作品还包括政治小说《一桩无头公案》，《揽水女人》则是部现实主义小说。另外还有音乐题材的小说，也是杰作，《玛西米拉·多尼》、《假情妇》、《于絮尔·弥罗埃》、《马尔卡斯》、《比哀兰德》、《夏娃的女儿》、《卡金及扬王妃的秘密》、《加乐文主义的殉道者》、《外省的诗人》、《比埃尔·格拉苏》。此外还出版了12篇散文，写好《乡村教士》的大要和草写《夫妇纠纷》的片断。

就在这么风雨凄凄的四年里，他所创造的文学作品，无论在质还是量上，足已和其他作家毕生的成就相提并论。外部的混乱丝毫没有穿透他清醒的创作之梦。这个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都超越了往昔，摆脱了以往那种堆砌词藻的风格，用字也更简洁。他在艰苦的生活教训里越是往前进，越陷入现实的冷酷，作品也就越写实。他用与日俱增的敏锐和怀疑的目光去透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使社会凝聚、彼此交织的各种成分的了解，也愈来愈有预见性。

巴尔扎克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如此惊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他那有弹性的精力却绝未出现耗尽的迹象。虽然他把自己封闭在工作室里，但他却比任何人都更加关注这个世界。有那么几次他没有抵挡住去活生生的物质世界一展身手的诱惑。在巴黎，一些作家终于设法联合起来，为保护自己的权利，组织了“作家协会”，在这毫无

权势的小协会里，会员们只是偶尔写些决议，这些无力的决议通常被放在政府各部的文件柜中任灰尘堆积。巴尔扎克是第一个认识到，作家倘能真正团结，并明白自己的使命，才能形成一股力量。于是，在热情地驱动下，他开始着手把这个软弱无力的组织改变成为维护文学权利的有力武器。

愤怒使巴尔扎克变得目标明确、精力旺盛。这一次，他确实有理由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愤怒，他的书大都还在油墨未干之前，就已经在比利时出现盗版了，那帮强盗不但不付任何稿酬，而且还到处倾销这种廉价版本。他并不认为这仅仅只是个人的事情。他深切地关心自身行业的荣誉与地位，他草拟的《作家协会文学法典》，在文学界中的地位不亚于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他在鲁昂^①发表演说，一次又一次地设法组织作家联合行动，可惜组织太小，阻力和狭隘的争执随之而来，只好抱憾退出。

在现实的世界中，这个在他的世界里最为有力的人总是那么无能为力。对于这一点，他还有一次体验。那时，有一个名叫柏伊特尔的嫌疑犯，他是一个公证人，因谋杀妻子和男仆被判死刑。我们不应该怀疑这个判决的正确性。柏伊特尔曾当过记者，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困境之后，娶了一个斜眼的富家女。关于女人婚前的行为的谣言真是不堪入耳。传言那位男仆就是她的情人之一。一天晚上，那女人和男仆在从邻村返回的途中被人杀死了。一番严厉地审讯之后，柏伊特尔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如果只是谋杀情敌，还可能会从轻发落，可陪审团认为他是利用这个机会谋害妻子，从而继承其财产。

柏伊特尔是巴尔扎克当年在《猎鹰》杂志社结识的一位同事。他对这个案件的心理动机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受到另一件事的影响：伏尔泰在卡拉斯案件后，开始了由法国作家担任正义的捍卫者，为不幸者进行辩护的传统。这个辉煌传统到左拉的德雷弗斯案件结束。为此，巴尔扎克



^①法国北部一城市。



做了很大的牺牲，把工作抛在一边，去会见那位已被判刑了的人。他的想像力使他立刻相信柏伊特尔是出于自卫才开枪的。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呈交上诉法院，虽是一份不乏法学逻辑的杰作，但因不是官方呈送的，所以未被重视。在为这个案件耗费了时间、金钱和热情之后，巴尔扎克得到的是柏伊特尔被处决了。

四年前他的那份不幸的《巴黎纪事报》给他带来了**15000**到**20000**法郎的损失，四年的时间似乎让他忘了当初的伤痛，再说他也无法长期压抑他的愿望——直接与时代对话。另一方面，他不想依附于报纸，因为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在那里遭到肢解，或被打入冷宫。他那不屈的态度，又把许多记者、编辑和出版商给得罪了。如果要想让思想自由的流淌出来，他只能自己创造一个传声筒。所以他又办了份刊物《巴黎人周刊》。他一直念念不忘要直接向国人诉说，他要发表他的政治见解；要亲自对新书和戏剧进行报道；要发表他的各类作品；他觉得自己需要代言人。他总揽一切工作，五个人干的活他一个人全干了，三个月下来，为这份报纸所写的文章足抵三四本书的东西。但是，无论巴黎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对他这些作品毫无兴趣，他便又退出主编的职务，重回老本行里去。

不过他的努力也并非毫无意义，《巴黎人周刊》即使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什么也未刊登，光凭巴尔扎克对斯汤达《巴马修道院》的评述，也对法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和他籍籍无名的作品，给予了高度重视，毫不吝啬的赞扬了一番，确是胸襟开阔，如果没有独到的艺术见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1840**年，巴尔扎克此时已是名震全欧，司汤达还不完全为人所知，死时论文上只提到他是“司汤达”，真正的姓氏是“贝勒”而已。那时他的《论爱情》一共只卖出**22**本，而《红与黑》在他有生之年也没有再出过第二版。所有评论家都不看好司汤达。当《红与黑》出版时，圣伯夫认为它根本不值得评价。后来虽然也谈了一些，但也是相当蔑视：“书的人

物缺少生命，这些人物只能算是精心打造的机器而已。”

《法兰西报》也有一点评论：“司汤达先生虽不是傻子，但写傻书。”歌德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曾赞许过司汤达，但这也是在他死后多年才为人所知。但是，巴尔扎克却能领先时代数十年，以其锐利的眼光从斯氏早期作品中，便看到他独特的智慧与在心理方面的准确把握。他利用每一个机会向这位纯为写作而写作的文友表示敬意。在《人间喜剧》中，他提到斯汤达第一个描叙的爱情具体过程，还谈了他有关意大利的游记。他对小说内在线索的解析精辟，并能认知斯汤达对意大利精神的深邃了解，是历代批评家难望项背的。斯汤达却过于谦虚，他既没有去接近巴尔扎克，也没有把自己的书献给这位著名的作家。不过，他的朋友莱蒙·葛隆替他完成了这件事，他还请求巴尔扎克给予这位无名小辈多些照顾。巴尔扎克立刻给他回了信（1839年3月20日）：“我在《宪法报》中读到过《巴玛修道院》的一篇节选。它让我妒火中烧。真的，在读到那段对战役逼真而详实地描写嫉妒令我浑身发热。我一直想要在《军旅生活场景》中写出这样的东西，但你的作品却让我对自己感到绝望……”



绝大多数人在看到自己未来作品中的主要场景，被别人如此尽善尽美地描写出来都会感到气恼。《战斗》这部小说，巴尔扎克构思了10年，他想进行一次真实地、忠于历史地、栩栩如生地描写，但司汤达已抢先一步了。对于一个有着上百部作品要去完成的人绝不会因此而烦恼，也不会因为一位同代人创造了同样的作品而觉得有损自尊。故而，《巴玛修道院》得到了巴尔扎克的大力赞扬。他称它是“充满思想的杰作”，“只有50岁的人，才能以他所拥有的全副精力和全部才华，创造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

当时，司汤达正在契维塔韦基亚担任领事，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这篇文章时，表现出了极大的惊讶和困惑。起初，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迄今为止，他听



到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空洞的说教，这次听到的却是一个他所敬重的人的声音，而这个人却在向他表示祝贺。从他给巴尔扎克的回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无法按捺地激动。“昨天晚上我震惊了，我的先生。我相信，从来没有谁在杂志上如此评论过一位作者，而且还是出自这一行业中最有发言权的人之口，您关怀的是一位被遗弃在马路上的婴儿”。之后，他对巴尔扎克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在艺术方面，与巴尔扎克同样具有真知灼见的司汤达感到，他们都是在为将来的时代，而不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进行创作，“在我们辞世之后，我们就会与那些人的角色交换过来。他们有权统治我们，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但躯体总会消亡的，当死亡降临时，他们就会被永远遗忘”。

巴尔扎克那双神奇的眼睛，竟然在他那个时代的几千本书中看中了这最不为人所知的一本，并对它推崇倍至。但是，在那个时代里，他对司汤达的赏识并未激起任何回响，他们受到的仍是文学权威们的无情判决。

徒劳无功啊！徒劳无功！他已经**42**岁了，他那不遗余力的脑袋已创造了一百本书，塑造了约两千个人物形象，其中有近百个人物形象是令人难忘的。而他却比从前更穷。多年的工作收获就是欠下了**20**万法郎的债务。他追求女人，但被女人所拒绝；他想建一所房子，但房子最终被抵押；他办报纸，但报纸破产了；他试图经商，但彻底失败；他想要进入议会，但没人选他；他尝试通过竞争进入科学院，但人们却将他拒之门外。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徒劳！他的身体、他运转过度的脑子、过分紧张的心脏，还能超负荷的运转多久？他是否仍有力量完成《人同喜剧》？他是否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第一次他感到自己丧失了勇气。他要离开巴黎，他想到移民巴西。也许现在只有奇迹出现才能解救他了。

1842年**1**月**5**日清晨，彻夜工作后他起身离开写字桌，这时仆人把信件送了过来。其中一封是他久已熟悉的笔迹，一封镶黑边的信，连印缄也是黑色的。韩斯基男爵

过世了，他已经忘去一半的美梦竟要实现了！一个新生活将要从此开始，这将是崭新的、宁静的、愉快的生活。巴尔扎克的最后一个梦想又开始了。





Babing

第十八章 征服韩斯迦



1842年1月5日收到的这封信，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转机。自那时起，他的意志力便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恢复旧情，然后订婚结婚，美梦成真。几年来他和韩夫人的通信已经愈来愈冷淡，愈来愈虚伪，毕竟已经七年未见，任何人都无法抵抗自然的法则。

巴尔扎克仍然不厌其烦地在信中反复吟唱往日的温情，韩斯迦夫人当然比旁人更清楚，她从住在巴黎的亲戚和朋友那里得知，维斯贡蒂伯爵夫人是他在“雅尔地”邻居，还有他和马布蒂夫人的轻佻旧事，无一漏网的传进韩夫人的耳里，渐渐地通信中出现了尖刻的语气。韩斯迦夫人无法继续掩饰她对巴尔扎克的不满，她不肯相信他的鬼话——我过着僧侣般的俭朴生活。她一定是相当直接的表示了对他的忠诚的怀疑。也许是在债主的逼迫下，也许是工作使他疲惫不堪，也许他淡然觉得自己不想再继续演戏了。最后他咆哮道：“不论是褒是贬，这都对于那些将要陷入灭顶之灾而又奋力露出水面的人毫无意义，富人是不会了解不幸的人们的艰难。”

当她说到他：“天性轻浮”时，他更加激动了，“我轻浮？是因为12年来我一直忙于我的宏篇巨著？还是因为十年来我只拥有惟一的心灵寄托？是因为我12年来为还清因母亲错误估算而让我肩负的巨债？还是因为我屡遭失败的打击，但仍然能好好的活着？……的的确确，我是个轻浮的家伙！您说这话时就像一个富有者，当他看到拿破仑从各个角度观察战场时，便说道，这个人不能固守在一个地方！他缺

少坚定的想法！”

韩夫人的女儿年龄渐长，已成为她可以信赖、倾谈的对象，她不再需要同他交谈，单调的生活也引不起什么秘密需要向他倾诉。至于巴尔扎克厌倦了漫长的等待，早忘了誓言。1839年他还写信给珠儿玛，如果她碰到一个拥有数10万法郎的女人时，一定不要忘记他，替他把“事儿清了”。他早已不去期待那遥不可及的“北极星”了。任何女人，只要能为了还清债务，擅长交际，他就会选她做“雅尔地的女主人”。这位40岁的现实主义者已从幻想中清楚过来，回到他年轻时的要求——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



像这样发展下去，两人的通信早应中断了。可是巴尔扎克和韩夫人都不愿中止这样的关系。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的屈膝献媚，使她顾盼自豪，这已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强烈的虚荣心自不容许她放弃。对于巴尔扎克来说，自我描绘已是一种习惯，他需要有人倾听他的烦恼、他的工作，甚至与他一起清算债务。

于是，她仍然希望暗中维持通信，而他得知自己的信被她秘密的保存着也不免高兴。因而，他们之间的通信继续着，只是情话越来越少，篇幅越来越短。巴尔扎克不忌讳地告诉她，每一封写给她这位百万富翁的信，都让他损失了数百法郎，因为同等篇幅的稿件，出版商们将会付给他这么多的稿费。因此两星期写封信，对于她并不过分。她回说，要他写信去，她才写信来。巴尔扎克于是大发雷霆：“好吧！您停止写信给我，是因为我给您的信比以往要少！哼，之所以这样，是由于我总是无法支付邮资，其实我并不想对您说这些。是的，我的处境每况愈下，很让人沮丧，但这是事实，如同您所居住的乌克兰一样真实。是的，许多时候，我只能吃一小块面包来安慰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

这样的小冲突愈演愈烈，信件之间的间隔不断延长，到巴尔扎克收到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时，他已整整三个月未

曾写信给她。很显然，他们都想激怒对方，他们相互指责对方的薄情，不忠和怠慢。认为因为对方，自己才会失去热情，而今才会面临曲终人散的危机。其实两人都没有错，而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本身就不自然、不诚实。韩夫人要他忠实于她，惟一的通融，是可以去烟花巷里满足生理需要，但绝不能和什么夫人搞在一起。

长时间的倦怠之后，他不再隐讳了：“得了，得了，男人跟女人是会不同的。你不会认为，一个男人从 1834 年到 1843 年，可以一个女人都不要吧？……”

一切都是白费口舌。她对感情问题极其敏感，虽然她很清楚这位孤寂的情人精力充沛。巴尔扎克毕竟不是专猎女性之人，他用他的巨著杰作向世人证实了他对文学的献身精神和严肃态度。这位韩斯迦夫人无法容忍巴尔扎克半点越轨行为，她不能接受他同维斯贡蒂伯爵夫人的关系，更别说卡洛琳·马塞尔夫人，赫涅内·德·法涅了。在她指责他轻浮、感情多变的同时，她从未做出过任何牺牲。她一边要求他禁欲、要求他像个邮局职员，不让他松弛一下，不让他奢侈一下，不让他有任何艳遇。而她却在另一边和丈夫过着惬意、奢华的生活。她让他不停地写呀写，等韩斯基骑士死后，也许会给他以奖赏。无疑韩斯迦夫人在许多时间都是有理的。巴尔扎克写给她的信表明他的确不老实，甚至是放荡的。信中除了明确男人的自由外，还声称自己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在信中他不谈那些本质的事情，反而把自己比作最为寂寞的人。在写他和维斯贡蒂地夫人的关系时，把自己比作一个小学生，对伯爵夫人像督导员那样畏惧。他知道，由于一种必要的依顺心理，使他无法以一个男人的勇气去对抗韩斯迦夫人的粗暴要求，也无法以艺术家的尊严去对抗这位高傲的贵族妇人的脾气。

巴尔扎克尽管对韩夫人诸多掩饰、规避，有一件事却是绝对真实的，他热切希望自己能逃离困苦的环境，过上宁静、闲适的生活。他对永无终止的挣扎已经厌倦了，





20年来一直与狂风暴雨为伍，使他急于想找到平静的“港湾”。“够了，那些只不过是在短暂的工作间隔中才能亲近的女人；够了，那种东躲西藏的生活”。“我向您起誓”，1838年9月4日，他给珠儿玛·卡洛写道：“我已经向我全部的希望、奢求和野心作别。我愿过一个乡村牧师那样简朴的生活。只要有一位30岁左右的女人，一位拥有三四十万法郎的女人，只要她喜欢我，我就愿意娶她。不过，有一个前提，她最好是性情温顺，外貌娇好。她能为我还清债务，而我会通过5年的写作，把这笔钱补回来的。”

夏娃琳娜·韩斯迦——他一直梦想的女人。但是，继续把一生献给这遥远的“北极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太遥远了，无法照亮和安抚他的生活。到1842年，他43岁的那一年，他们在1833年所订立的婚约不再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渐渐地，“爱人”变成“陌生人”，他曾向她倾诉自己的梦想，而这一切已失去吸引力，他已习以为常，有时突然想起才会联系一下。这位狂热的幻想家也不再相信他们会结合在一起了。这个关于爱情和百万财产的梦逝去了。

1841年11月10日，韩男爵过世了，此时韩斯迦成了寡妇，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寡妇。她一直是巴尔扎克最理想的老婆。贵族出身，依然年轻，而且聪敏，做奥瑙利·德·巴尔扎克的夫人也带得出门。她可以帮他结清债务，让他全心全力从事文学创作，帮他获得成就，提高他的声誉，并满足他的情欲。他曾爱过这个女人，她也爱过他，在得知她自由后，他的炽热旧情又重新燃烧起来。他要再度征服她，这次要永远征服。

从他的回信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强烈的震撼。他此时的态度不仅诚实、机智，而且还有男子汉气概，他并没有在事后对逝者表示出极大的好感，也没有假心假意地安慰这位夫人，没有说一些言不由衷赞美逝者的话，因为他知道她并不爱她丈夫。他只是进行了一些防御，以免让人觉

得他是如此渴望得到这个女人，所以早就盼望她丈夫死掉。

“亲爱的爱人，这件事确令我想到了那个十年来我如此渴望实现的目标。但我仍能在您和上帝的面前说句良心话：除了顺从天意，我内心绝无别的念头。即使是在我头脑中的最没有人性的思想中，也绝不足以玷污我灵魂的邪念。当然，有些本能的感情冲动不是人们所能控制的，我常想：‘同她生活在一起是多么快乐啊！’”



信一封接着一封快速地投向乌克兰。他很高兴他又能直抒情怀：“写信告诉我你的生命从此将完全属于我，幸福将降临到我们身上，再无愁云投下阴霾。”一年前，他还愁惨地形容自己是个白发老头，疲倦、发胖、无法集中思想、受脑溢血的侵袭，恐怕会中风。现在呢？“我不认为自维也纳后我有什么变化。苦行僧般的生活使我身体状况良好，不仅如此，我的心还很年轻。我还会有 15 年的青春……我情愿少活 10 年，只求我们能够尽快再度重逢。”

丰富的想像力很快将未来的生活描绘出来了。她的女儿，得赶紧给她觅个“精明强干的男人”，最重要的是要“富有，以便能够用他的财富抵充嫁妆”。这样，她便再无牵累，无论从法律、道德还是物质角度讲，她都彻底自由了。他要快速安排好一切在巴黎的事物，上德累斯顿^①去住，那里离他无限热爱的情人更近一些。他已准备妥当，就只等她一句话——来吧！

2月21日那天，也就是距韩男爵的死已有六个星期了，她的回信来了。这封信原文已被她毁去，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她严拒他的追求，不想让他去她身边，誓约被她取消了，直截了当地写道：“你自由了。”接着她说她不再信任他了，七年来他从未看望过她，现在她打算为女儿而活，永不离开她，“如果我的乖孩子被人夺走，我就会死去”。从巴尔扎克绝望的回复看来，她的信一定利如刀斧。

韩斯迦的“不”难道是坚决而真心的吗？还是只是装模

^①德国萨克逊尼邦之首府。



做样，目的只是想要考验他，好叫他更热烈地追求。对于这个难于确定的问题，要想弄清楚，只能从根本上探究韩斯迦夫人对巴尔扎克的态度！

进行探究，需要采取心理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粗率对待。不能简单的把复杂问题变成一些平庸问题，如：韩斯迦夫人爱巴尔扎克吗？这样对待一种内外都充满障碍和矛盾的关系，是草率的、片面的。一个女人的热恋表现在无比的献身精神上。若是依此观之，则韩斯迦绝对不是热恋中的女人，至少对巴尔扎克是如此。她的贵族傲慢、凌驭的态势、固执的己见和善变，无一不阻碍到她奉献的决心。从一开始，就把他当成社会阶级低于她的人，就他的阶级。从他的信里常令人心痛地看到他总是双膝落地的姿势，狂热地拜慕，全无个人的尊严，献身于他是一种屈尊。而巴尔扎克也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屈从地位。他一向屈膝听命，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完全抛弃了自己的价值和形象。他写给韩斯迦夫人的一些信，读后让人感到难堪。人们对此感到气恼，一位属于那个时代的极富天才的男人，在7年之中竟不断地向一位夫人跪吻，在一位乡村贵妇的面前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如果有什么使人对韩斯迦夫人的性格和其得体举止有所怀疑的话，那就是她不仅容忍巴尔扎克的奴颜婢膝，而且还大加鼓励。一个真正懂得巴尔扎克伟大的女性，一定不忍让他屈从自己，她会扶他起来，和她平起平坐，她会等着时机的来到，而夫唱妇随。无庸讳言，韩斯迦夫人不会拥有这种爱情。做他热爱的对象，是一种对虚荣心理的满足，就算她对他有某种程度的爱，却也总是像在施舍着恩惠。她十分聪慧，能够认知这个男人的价值，她很性感，有着十足的女人味，足以享受他的狂热的男性活力，她知道他的弱点和不稳靠，对他也表示十分同情，但是，归根究底，她只爱她自己。她惟一显示过的真爱，是在女儿身上。甚至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几年之中，他也没能成为她最亲密的知心。她信任的，只有她女儿。

他毕竟是她的情人，她曾不远千里的与他相会并委身于他。现在丈夫过世了，她所害怕的痛苦考验终于来了，她必须作选择，是贵族地位、血统和金钱财富，或是天才与他的不朽的声名。她一直暗自忧虑。由她写给自家兄弟的信上，可看出些端倪：“有时我很高兴，不必决定是否要嫁给那个你认为不可能成为妹夫的人。可是我知道我爱他……。他的来信是我孤寂生活里的大事。我渴望细读每页信纸上满篇的爱慕，我很骄傲能够在他心中如此重要，这是别的女人所不曾拥有的。因为他是个天才，是法国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只要想到这一点，其他的念头都消失了……我真不想去想，假使韩斯基过世，我的境况将会如何。”



巴尔扎克将他的一切希望都建立在他们的婚约上，而对于她来说，婚约使她感到忧虑，使她感到压抑。

因此，她第一个想法便是拖延那免不了的决定。此外，她的处境也远非巴尔扎克所想那般自由自在。丈夫死后，她陷入家族囹圄，她家附近的叔伯姨姑和借住在她家里的侄儿，全都知道她与巴尔扎克的风流韵事，现在他们都联合起来，惟恐维埃曹尼亚大片产业和数以百万的财产，会落入一个来历不明的法国作家之手。一位亲戚立即采取行动了，他对韩先生留下的关于同他的妻子共同拥有家产的遗嘱提出要求撤销。案子打到基辅去，那边判韩夫人败诉，她必须上圣彼得堡向最高法院上诉，并向沙皇陈情，夺回她的财产权。

同时，从各方面与她纠缠，他们说尽巴尔扎克的坏话，只盼着她拒绝他。最为强烈的反对者是姑姑罗莎丽。她母亲在法国革命时期被作为间谍押上了断头台，她孩提时代就尝过裁判所监狱的滋味。现在，热武斯基家族的人居然要嫁给一位红色公社成员的儿子，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促使他对韩斯迦夫人的劝诱和威逼更加坚决。所以，即使韩夫人有意让巴尔扎克前来俄国，他也不能现在就来，因为这样对她的案子有害，除了拒绝她毫无选择。为

何信中损言利语，也许是要考验一下他的真诚和耐心吧！

她的答复无异于晴天霹雳！作为一个幻想家，他已经周详的设想了他的希望、他的梦想。并已经做好了德累斯顿之行的准备，也许还曾想过为此行弄一些钱。他还向她建议：要为她的女儿保住财产，同时还要把利息弄到手。他甚至开始考虑到婚礼、蜜月之旅、房子以及都想到了布置房间的一些细节问题。可现在，盼来一封直截了当、不容回转地通知：“不要来”。



韩夫人的“不要来”，只会让巴尔扎克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每个星期甚至是每一天，他都写给她迫切、恳求的信，请她相信他是他的惟一，甜蜜保证如潮水般涌向她。当年从纳沙泰尔和日内瓦回来后，巴尔扎克写给她的每封信都情意绵绵，现在，近几年已逐渐消失的语句又如复活的火山重新喷发出来了。“您可知道，我是那么坚定不移的追随着您。所有人性的高尚品质：爱情、友谊、财富、自豪、雄心、回忆、快乐、自信都在这里起了作用；而我将您的信任放置于最高的位置。”他表示，他随时准备做任何让步，他们的盟约不必明天，也不必是后天就完成，但是她要给一个确定的日子，不管哪一天，或哪一年都行，好让他知所期待？“唉呀，我心爱的天使，我对我的夏娃并没有过分的要求！我只要你说：‘18个月后，或是两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幸福了。’我只要你说‘我们’，并告诉我确切的期限。”

他发誓说，如果她最终不能给他一个希望，他就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整整不停歇地工作了15年之后，我再也无法忍受永无休止的孤军奋战了”。创作，创作，永远只是创作！即使是上帝本人，也仅仅只创作了六天而已！

当想到两个人的结合时，他就如痴如醉了：“我的爱人，当我们终于冲破阻挠能在一起生活，心心相印，彼此关怀，毫无羁绊时，那该多美！一想到这些，我就兴奋不已。我常问自己，这17个月是怎么度过的？我在这里，而你却远在乌克兰乡村。金钱的力量真大！我们怀有人间最美

好的感情，看到的却是令人伤悲的闹剧！我仿佛看到自己的躯体被钉在巴士街，而那颗火热的心却飞到了千里之外。我时常听任自己沉浸在梦想中，想像着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的聪明的‘女王’已经击败了对手，向我呼唤：‘来吧！’我仿佛朝您狂奔去。在那样的日子里，别人都认不出我来了。他们认为我疯了，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的忧虑现在结束了。我眼前展现的只有希望。’，

他一听到她到彼得堡去处理她的诉讼一事，就开始计算去那儿旅程得花多少天，需要多少开销。从勒阿弗尔到圣彼得堡一个来回需要 **800** 法郎，然后从勒阿弗尔到巴黎又要 **200** 法郎。然后又为自己的旅行虚构了几个荒唐的理由。说什么早就要去彼得堡了，他要去筹建一座法兰西剧院；又是什么他妹夫要开一家航运公司，可以造最廉价的船只，公司委托他到俄国去呈交建议书！突然觉得自己对沙皇无比敬仰，因为他是所有统治者中惟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并表示“并不反对成为一名俄国臣民”。

就这样，一封接着一封，每封信都是那么焦急，而狂热。**2月、3月、4月、5月、整个夏天、整个冬天**，又是一个春天，又是一个夏天，她的许诺始终没有到来。韩男爵去世已经一年半了，他的爱妻却依旧无所表示。**1843年7月**，距初次见面整整十年，那句盼望已久的话终于来了！



La Comédie humaine.

OEUVRES COMPLETES

DE

DE BALZAC

EDITION DE LUXE ET A BON MARCHÉ.



ADAPTES

Émile Augier
Gautier
Balzac
Lafont
M. de
D.



12 VOLUMES

Chaque volume (contenant 10 feuilles et 8 gravures à part les titres)

ET SERA PUBLIÉ EN 10 LIVRAISONS A 50 CENT

ON SOUSCRIT ICI.

《人间喜剧》全集封面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一）

克里斯多夫正是鞠躬尽瘁、战斗不息、任人欺骗的人民。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二）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和她的心腹希维尔尼。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三）

洛伦佐 吕吉耶里的形象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四）

戈德弗鲁瓦——一个面目姣好如女子的弱冠少年。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五）

路易·朗倍尔日夜伫立，目光不动……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六）

塞拉菲达的形象



Balzac

第十九章 《人间喜剧》



43岁的巴尔扎克知道，让自己的生活步入正轨，在宁静中完成他的宏篇巨作的惟一希望便是重新征服韩夫人。为了赢得她，孤注一掷。文学美誉似乎也不能拭去小市民出身的污点。若是可以体面的进入巴黎议会，获得政治影响力，国王便会认许他自封的“德”字，或者成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也不错，除了身份提高，每年还可拿2000法郎的薪水，若是进了字典编纂部门那就是终身职了，收入可达6000法郎。这样多少也可以同韩夫人门当户对了吧！

巴尔扎克努力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寻求身份和地位的改变，以求与韩斯迦夫人的社会地位相称。可是这两条路都太陡滑了，他负债累累，何谈参选？他想申请进入法兰西科学院，却遭妒忌的人们以百般的理由阻挠。

他又想到戏院，想利用它来解决燃眉之急。他迅速赶写了两出剧本，其中一出戏剧《巴梅拉·基洛》要在芜德维尔戏院演出，其中五分之四的内容出自他两个枪手之手。另一出《纪诺拉的财源》，也同时在与德恩戏院演出。这出戏巴尔扎克势在必得，这样似乎可以弥补《伏脱冷》的失败。

然而，像过去一样，他的工夫又下错了地方。开始排演了，但第五幕尚未写好，惹得女主角——著名的沃法利夫人——恼怒异常，退出该剧。巴尔扎克这次最注重的是要把首演搞成光耀夺目的盛事。他要轰动整个巴黎。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请来，坐在最为显眼的位置上，这次绝不能让那些反对者和恶作剧者入场。于是他和戏院导演说



好，首演的赠票一定要由他亲自分发。就这样，他浪费了许多时间，在票房内外。

他这回的计划，以巴尔扎克式的宏伟场面出现了。这厢那厢安排了多少人！各国大使、政府部长、骑士勋爵、贵族、国会议员、国家官员、经济大亨，以及中产阶级的豪富之家。大厅中，安排了一些漂亮的太太们作为点缀。

巴尔扎克每次起初的预计都不会有错，有关这桩盛事的传言早已轰动巴黎。票房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愿出高价买票。可是，巴尔扎克把弓绷得过紧，结果弓折人伤。尽管可获两三倍的收入，可他仍故意吊大众的胃口，四处散布说戏票已经售完，让人们转买以后场次的戏票。

1842年3月19日，首演的夜晚终于到了，戏院各门大开，准备迎接贵宾。可是四分之三的席位却是空的，那些原本打算恭维一番的观众，看到这种场景兴致全无。戏院经理不得已，只得在最后时刻找来一群充当捧场的人，但是已经太迟了，惨败的命运已无法避免。台上的演出也无关紧要了，因为台下才真正好戏连场呢！有吹喇叭的，有吹口哨的，一些人凑在一起小合唱：“有位巴尔扎克先生，他完全是个糊涂虫啊！”而巴尔扎克自己则因忙安排戏院坐位的事劳累过度，在自己的包厢睡着了。他的空中楼阁又再次沉陷。他向韩夫人抱怨说，戏若演砸了，他就得再写四本小说了。我们不必同他一起怨叹，因为身处困境，他在1841年至1843年同写出的小说有许多都是他有史以来最佳的作品，如果《纪诺拉的财源》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就可能看不到这些小说啦！

这是他小说创作最成熟的时期，此时也在小说中逐渐舍弃了上流社会的时髦和贵族式的浪漫的品味。他曾以一个地位低贱的平民所具有的并不情愿的敬畏心理去崇拜过这个所谓的上流社会，现在，他已经学会了将它看穿，保博格·圣格梅英沙龙聚会再也吸引不了他。刺激他创作欲望的，不再是大人物虚华、胸无大志，也不是小气的王公贵妇们的大话，而是普通男女的七情六欲。经验和失败不

断增添巴尔扎克苦楚，他也就愈趋近现实。他的视野愈来愈开阔了，焦点也愈明显。在《一桩无头公案》里，他把探照灯投往拿破仑时期的政治背景上。在《搅水女人》中，他表现了对性爱的大胆观念，为时人所不能企及。他在老医生鲁志身上，将变态和性的约束问题，做了淋漓尽致的探讨。同时，他塑造了令人叫绝的菲力·布里，他的道德品质不亚于伏脱冷，但却不夸张，并且完全合乎现实。这三年里，他还完成了《幻灭》，以轻松为基调的《雨儿胥·米露埃》的初稿已完成，巴尔扎克笔耕不辍，另外还写了《假情妇》、《两个新婚女郎的回忆》、《亚尔培·萨伐龙》、《奥璐琳娜》、《初入人世》、《地区才女》和十多篇片断作品。



著作接二连三的被出版，如要从头浏览一遍已不是件易事，因此，他开始打算将自己的著作按一定的方式整理出来。虽然他常让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却一直保留着一项最后的储备，全集的出版权一直被小心的保留着。不论境况多么困窘，从来不肯出卖版权的所有权。他在别的方面再挥霍、再欠考虑，却总不肯轻易让自己最有价值的财产离手，一旦时机成熟，他才向世人展示他不朽巨创、壮丽辉煌的广度和深度。

向世人展示自己财富的时刻来临了。因为他要追求百万富翁的遗孀，他要向她展示所拥有的财富。他拥有着**100**万行文字，**500**印次的出版物和**20**卷的著作。他才刚表示要出全集，便即刻有好多家出版商如杜汲切特、伏雷和赫彻尔等，愿为这些提供足够的资金。合约于**1842**年的**4月14**日签订。出版商具有从作者迄今发表的著作中选取作品，并在合适的时候印制二三版的权利。这一权利同样适应用在此期间印出版的新作。全集第一版出**3000**册，**8**开版本，共**20**卷，每卷的篇幅大小同全集的篇幅保持协调。

巴尔扎克收了**15000**法郎定金，等售出**40000**册之后，每本可收版税约**50**生丁。靠这些著作，他有了一笔

① 值法郎百
分之一。



常年补贴性的收入，并且与年俱增。合约上惟一的限制条款是，一张对开校样的修改若超过五法郎，得他自掏腰包贴补超支的部分。由于他向来总忍不住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修改的费用竟高达 50240 法郎 25 生丁。出版商惟一不满的是“作品全集”这个名称——既普通又没吸引力，要他另想一个名字，以便强调这套书的特点，这部书使拥有众多人物的著作与社会缩影的深度和广度融为了一体。

巴尔扎克写小说之初，便已定下完整的纲要，他意识到：在他所看到的这个统一和完整的世界幻想中，每本书皆代表着这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现在的问题，是找一个合适的书名，来表达这套巨著的包罗丰富。他刚好有个朋友德·贝洛依从意大利回来，他在那里研究意大利文学，读到但丁^①《神曲》的最初版本。这使巴尔扎克想到以自己的小说集为凡世的大千之歌，以与但丁的《神曲》映衬对照，以尘俗社会和神学灵思想对比。就这样，没有比《人间喜剧》这个名称更适合的了。

出版商和巴尔扎克一样激动不已，不过他们要他为全集写一篇序言，向大众介绍所以选择这个书名的缘由。巴尔扎克不大情愿，他认为，宝贵的时间不该浪费在收益颇少的事情上。在菲力士·达凡的文章——《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一书的前言——几乎全是由他捉刀的，这篇文章就足以向读者阐明自己的写作目的和意图了。甚至后来居然建议他的一位交往密切的女友乔治·桑为其全集作序。最终还是赫彻尔提醒了他：“尽可能地稳健客观不加渲染地去写，只有如此才可显出您对自己成就应有的骄傲。设想一下您已经成为一个老者，回顾往昔种种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像您自己的角色那样说话，您将会完成一件意义重大且必不可少的工作。找点这种感觉着手干吧！我的胖老爹，请您一定原谅一个不起眼的出版商曾如此胆大妄为地向您这样伟大的阁下讲了这番话。您是明白的，他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片好意。”著名的《人间喜剧》的序言终于由

① 但丁 (1265~1321)，意大利诗人，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巴尔扎克亲手完成了。人们可能没有想到，文章中的语调和内容比期望的要平和、客观、理性。实践出真知，他采纳了赫彻尔的忠告，在气势宏伟的主旋律和毫无奢求的态度之间找到了平衡。在向韩夫人诉苦中提到，费了比一本小说多的心血，为《人间喜剧》写下了长达 16 页的前言。他说自然界中各种各类的动物，依周遭环境而衍化发展成各具特色的生物，处于社会中的人也如此。如想写一部“人类心灵史”，三四千个人做为研究对象，每一个社会阶层、每种社会形态与社会情感，其少有一个作为代表在作品中亮相，作家便必须把个别的角色和事件相衔接，使它们“建起一个完整的历史，其中每一章便是一部小说，而每部小说又是一个时代。”



至于人性是千差万别的，作家则只需观察，创作源泉自然不绝。因为“最伟大的作家是人世间的历史本身，希望所有不同，就得研究它们。法国社会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而我只是一个记录员而已。我掌握着一定的美德和罪恶的清单，择取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把多个类似的原型来糅在一起从而塑造一个典型人物。但愿如此能把许多文学家忽视的道德发展史记录下来”。很遗憾，在罗马、雅典、波斯、孟菲斯和印度都无相关著作。想要在 19 世纪的法国实现这样的计划，巴尔扎克只有靠自己尽心尽力了。以现实主义作为创作责任的他，愿意描述这个时代并展示它所具有的令人感动的力量。值得强调的是，他还说，一篇小说不在所有细节上保持起初就失去意义，但它最终应表达作者对更为美好世界的追求。在他的写作计划中，他这样描述到：

《私人生活场景》表现曾经失足的青少年和儿童；《外省生活场景》表现的是充满激情但又自私自利，有好奇心但又贪图虚荣的成年人；《巴黎生活场景》则表现泛滥的恶习为特征的首都社会习俗，财富和魔鬼紧密结合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这三幅图画对



社会生活进行了描绘，除此我还有一个使命——描绘以特殊方式谋生的人的生活。他们备受关注，这些关注来自各个层面，他们可称之为法规之外的人群，所以我写了《政治生活场景》。当这一社会画卷被完成后，接下的就是《军旅生活场景》。在这幅画卷中描述了人物在面临最恶劣的事态下挺身而出，或捍卫自身，或征服别人。目前还有部分章节尚未完成，但我在这一版本中已为它留有余地，一写成便立刻能添补进去。最后是《农村生活场景》，如果要对此部社会剧作一比喻的话，我想称它为漫长工作日的黄昏。在这里你能找到最为质朴的人物形象、秩序、政治和道德等重要原则的运用。

他最后总结说，这样一部范畴辽阔的作品，包涵的不只是社会历史和对它的评论，同时亦是对它的邪恶的分析与它的原则的探讨，因此“我应该很有理由给我的作品命名——《人间喜剧》。如此是否僭越狂妄？是否恰如其分？等全集完成时，让公众去评判吧！”

后世已经下了评断。这个名称一点也不僭越狂妄，虽然我们今天手里所有的有关他的作品，已经残缺不全了。巴尔扎克总把计划延至最后一分钟，不幸死神又过早斩毁了他的手，他原要让三四千个人物出现在作品中，但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按作者设计的那样，因为《人间喜剧》“只”包含了两千个左右的人物。但在巴尔扎克的脑海里蕴藏的确是三四千个人物的生活状态。1845年里，他拟了一个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小说清单，书名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今日读它，不胜唏嘘，一如苦苦追觅索福克勒斯^①佚失的剧作名单，或不曾有幸一见的达芬奇^②的名画目录一般。所提到的144篇著作，约有50个只有篇名而已，但是这样的构思，已足以显示其至高的营建技巧了。

《儿童》——计划中的第一部小说，《一所女子寄宿学校》——第二部小说，第三部则名为《一所文科中学寄

①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②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及工程师。

宿学校》；另外有专门描写戏剧界、外交大臣与学者世界；选举活动、政党的伎俩等在他的作品中被充分揭露出来。对于描写拿破仑时代法国军队的“伊利昂纪”，巴尔扎克至少在 12 部小说中做过描写，其中囊括了：法国人在埃及，阿斯本和瓦格拉姆战役，英国人在埃及，远征俄罗斯和莱比锡之战，法国本土战争，甚至在作品中还要对战舰和被俘虏的法国军人详细的描述。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只有《最后一个舒昂党人》已经成文。对农民、法官和发明家著书立说，另外他还打算对作品中的各种描述进行阐释与分析，有关这些内容的作品包括：《社会生活病理》，《教育界的解剖》和《有关十九世纪完美的哲学性和政治性的对话》。

巴尔扎克已经完成计划的五分之四，倘能假以时日，写完所有的著作是有可能的。因为等到《人间喜剧》问世，他必定自豪无比，他第一次向世界表明了他的理想，他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人，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人具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进行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一切俗务了结了，巴尔扎克想，他应该可以休息、生活、享受，而快乐无穷了。





Bakir

第二十章 警兆



巴尔扎克满以为韩夫人只等守满丧期，便会与他订婚。可是月复一月地等着，韩斯迦就是不让他上圣彼得堡去看望她。其实，她的处境很为难，此时她正在办理遗产诉讼，巴尔扎克名气太大，来到俄国不可能不引人注意。自卡特琳娜女皇以来，尚无闻名于世的法国作家前来俄国，他的出现势必造成轰动，备受瞩目，而她自己因其身份、地位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这样，更会引起漫天的闲言闲语。韩斯基先生在世，或可解释为友好的拜访，但在这种时刻，跋涉千里来看他的遗孀，就让人产生种种猜疑了。所以，就算韩夫人与他一样着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是无计可施。同时，根据当时俄国的法律，涉外婚姻需得沙皇准许，而且，没有特别许可，财产不得转移国外，这都不是天真的巴尔扎克所了解的。她不像其他国家的寡妇那样能够随心所欲，所拥有的钱财——“被铐的卢布”——只能通过非法渠道转移到法国。她家里又大力反对，尤其是姑妈罗莎丽，根本不承认他有什么才华，只认定他是个品行很差的外国穷男人，想四处寻宝，只会写些情呀爱呀的信，引诱寡妇为之动情，好让她们替他还清债款。此外，她还有个待嫁的女儿，若是自己下嫁一个身份、阶级不如自己的人，会遭俄国社会排斥，而影响了女儿的婚姻前途。

因此，并不是恶意，也不是疏冷，使她让巴尔扎克久久等待，主要是有无勇气准他来圣彼得堡的问题。巴尔扎克知道光靠信件是不够的，他必得亲自来向她倾吐，才有

希望再度把她征服。他卖了所有可以变现钱的稿子，一两部尚未动笔的剧本。《巴梅拉 基洛》也在不可思议的速度下完成了，他还希望回来后能拿到戏院的版权费。经过一趟辛苦的海程后，于7月11日在俄国首都登陆。

8年之后重逢，这是多么奇特！重逢的地点是在韩斯迦夫人居住的库泰索夫公寓。距初次见面已有十年！十年后的巴尔扎克看起来变化不大，只是有点发福，头上多了几缕白发而已。感情依旧炽热，丰富的想像力使他保持着特有的青春活力。岁月对于一位夫人来说是无情的，画家达芬格尔在维也纳为她所绘的肖像，也能看得出她变成了一位稳重的贵妇，年轻时的风姿已消失了，尽管画家作画时做过取悦于夫人的处理，但毕竟生过七个孩子了。如果巴尔扎克信中的话可以相信的话，那么，她在他眼中不仅风姿未减反而比过去更年轻更美丽了。久别重逢后，他的爱所表现出的无法自持的性要求也愈加强烈了。也许韩夫人曾认为，当他看到她不是那种理想伴侣时，会主动放弃盟约。始料未及的是巴尔扎克不断地催促她嫁给他，一切都计划好了，他甚至把必备的文件都带来了，随时可让领事主持婚礼。

但是她一再拖着，并未完全拒绝他，只说女儿还未找到婆家，尚不能同他结婚。这样，也有个时限的，一年或两年应该不会太久，巴尔扎克想。等她丈夫去世，等了七年，现在等待的是她女儿找到丈夫。关于巴尔扎克在圣彼得堡的停留，没有多少记载可查。夏天里，贵族们都上自己乡下的别墅去住了，城里空无人迹。他似乎也没去那里游访，也许他一心只想着此行的目的——征服韩斯迦吧。11月，他取道柏林走陆路回到巴黎，一回到家就又卷入了漩涡，在他与时间的赛跑中，他显然又损失了4个月。又一场灾难降至他身上。在他离开的那段日子，他母亲帮他掌管财政。正如“一个夏洛克，不停地折磨我！”这个毫不悔改的幻想家又一次孤注一掷。《巴梅拉 基洛》已经在他们出门时演出，不受好评，想靠它来抵销去俄国的花



费，并期望回来过点轻松日子，似乎不可能了。《巴梅拉·基洛》不像《伏脱冷》那样平淡无味，和《纪诺拉的财源》相比也更生动、真实，但因为他在剧中对报界内部腐败的攻击，所以巴黎报界人士不会让他“如愿以偿”的。在他们猛烈的抨击下，凯特剧院的演出不得不终止。他利用不明来源的资金所购买的北方铁路股票，在股市上大跌；“雅尔地”的资产清理又困难重重；申请人选科学院的事已前途渺茫。局面又要崩溃了。



巴尔扎克的不幸又成了我们的幸运。戏院的演出不成功，使他重回小说创作中，《人间喜剧》很快又有了新的作品。首先，修订了《私人生活场景》和《巴黎生活场景》，接着洽商《农民》连载出版，这本书他已写了多年，是他十分重视的一部小说。他已经细算过这部小说能带来的钱财，一行字 60 个生丁来计算，把连载权卖给《新闻报》，将可收取 14000 法郎的稿费，出书时还可收取另外的 12000 法郎的版权收入，这样就 26000 法郎了。《新闻报》已经先行刊登了广告，他也写好了好几章，却在这时，他突然崩溃了。弹簧上得太紧，总有疲乏的一刻。巴尔扎克的体力也是有限度的呀，他的身体再无法承担他的无穷索取。

尽管树干看似挺拔，每年都会吐新叶，但树心却已遭到蛀蚀。健康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1844 年 4 月，巴尔扎克抱怨自己精力渐减：“我陷入不可抗拒的沉睡中。我的体力不肯服从我的意志，它们要求休息了。它们对咖啡无动于衷。为了写完《谦虚的米依》，所喝的咖啡已经无以计量，但没有任何反应，如喝白开水般。我在三点钟醒来，可是又再度睡去。我八点吃完早餐，又再次给睡意征服，又睡过去了。”他脸部的肌肉会痉挛，身体会发肿，头会疼，眼神经会抽动，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精力再写《农民》的第二部。“一个可怕的时期来临了，我饱受着可怕的神经性的病痛和因咖啡引用过度造成的胃痛。我不得不休息，不再从事任何工作。这种前所未有的



病痛已经整整折磨我三天了。起初我以为，只是偶然事件……我已疲惫无力了。在近两年里，我已完成了《人间喜剧》中的四卷，从今天起，在以后的 20 天或许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要乘车离开这里了。现在我已感到精疲力竭，如同雅各同天使搏斗一样。而我还有许多书都要写。整个法国在关注我的工作，从收到的信函和分销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新闻报》又多了 5000 个订户。大众在等着我，我却觉得自己像只空袋子。”

这不只是身体疲倦的问题，他的心力也损耗殆尽了，休息是他最迫切的需要，他要完全逃离没有尽头的苦役生活！他觉得惟有韩夫人才能解救他。“人们在期待中有时会失去理智，我现在也许正如此。我全部的生命都完全集中在达成这个目标的努力上，因而我感到内心都破碎了。”他对写作再也提不起兴致来，他的梦想在远方，他再也不管他角色的死活，只是一味梦想着自己要过的生活：

“1846 年时，我们在巴黎便将拥有一幢最舒适的房子，我也不再欠一个苏的债。我的《人间喜剧》将为我赚来 50 万法郎，还不计算版税，那笔钱的收入也近 50 万法郎呢！因而，美丽的夫人，只要在活着，我就是个拥有百万法郎的配偶。正如你所说的，我是同一位并非贫穷的女士结婚的话，那么，你就是同一位非贫穷的男士结婚。我们会是一对可爱的老夫老妻，但是只要两人相爱，年龄大点儿那又何妨呢！我们中的长寿者是不幸的，因为痛苦将伴她度过余生。”

再说 1844 年，终于天边又亮起了一缕希望。韩夫人决定离开乌克兰荒原到德累斯顿去住。7 月里，她女儿安娜伯爵小姐和一个有钱的贵族青年乔治·密尼齐克订了婚。凡事都往好方面想的，巴尔扎克高兴地认为，最后的障碍终于扫清了！新的失望又来了，因为韩夫人要在德累斯顿同女儿和准女婿住在一块儿，让巴尔扎克来看她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韩斯迎怕会遇上那些俄国社交界的熟人还是她亲戚？还是想要推迟婚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谁也不知

道！总之她不让他来。她给他仅有的暗示就是“不便”而已。

亨利爱特·保埃尔——鸿雁传书中的红娘“莉勒特”——突然宣称：她要离开韩家，要进修道院。对于一位原本属于加尔文教派的人来说，这是一令人意外的决定。大概另有隐情。看来韩斯基先生的死对她的影响很大。会不会是这位上了年纪的处女和韩斯基先生之间有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又或是因为在韩斯迦夫人私通一事上觉得自己有罪？无论如何，这件事对韩斯迦施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她心中，昔日的红娘已经变成仇人了。我们可以在巴尔扎克《贝姨》一书中找到一些暗示，在某种意义上说，保埃尔是此书的原型。她的“使命”已经结束了，韩斯迦再也用不着她了，这位歇斯底里的老处女被她送给了巴尔扎克，因为对她有种负疚感，故而巴尔扎克对她相当体谅。更何况韩夫人已交代过，让他帮忙完成她的心愿。他不得不牺牲宝贵的时间四处奔走，终于让她进了罗马天主教会，当了修女。



1845年春，他终于接到了韩夫人要见他的消息。几千读者对他连载小说的翘盼、已付稿酬的编辑的安排都已顾不上，他把稿子都塞进抽屉。这一不守信用的举动激起人们的愤怒。文学创作已算不了什么，他自己的故事可比小说里的情节重要多了。他已无心工作了，他也需要休息。永无止尽的工作重压和文学交易，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债务，让他有种难以形容的厌恶。这时，他就如同一个砸开了锁链逃之夭夭的奴隶，以后会发生什么，天知道！他把母亲留下来同债主们搏斗，让编辑主任吉纳尔丁去平息读者的怒火，他现在迫切需要生活，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

巴尔扎克在德累斯顿的想法和经历，并无信件留下让我们知道，不过，他在那些日子里定然是愉快而惬意的。他和安娜与密尼齐克伯爵相处得十分融洽。密尼齐克伯爵并不怎么聪颖过人，事实上倒有点傻乎乎的，他主要的嗜好是收集昆虫标本，他脾气很好，像贪玩的安娜一般，总

是喜欢开怀大笑或是寻些开心的事儿。

他们一起去了许多地方，如康斯塔特、卡尔斯鲁厄和斯特拉斯堡。他还说服了韩夫人前往巴黎。由于沙皇禁止俄国子民踏上法国的革命土地，巴尔扎克让韩夫人持用妹妹的旅行证件，安娜则以他侄女欧基妮的身份旅行。他在巴黎帮她们在巴士街租了栋小房子，兴高采烈地带她们在巴黎各处胜景游览。很难有哪个巴黎导游有他做得好，他一面充当解说员，一面也做一名游客欣赏这迷人的景致。8月，他们又前往枫丹白露^①、奥尔良^②等地。他带她们游自己的故乡图尔，然后又去了鹿特丹^③、海牙^④、安特卫普^⑤和布鲁塞尔^⑥。9月，他们在法国西南部的巴登逗留了两星期，10月抵达马赛，前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⑦。同情人游览意大利的梦想终于可以成为现实了。以前，卡斯特利公爵夫人所拒绝的事现由热武斯基女伯爵实现了。

这段旅行时间里，他一点工作也没做。朋友、出版商与债主，全都抛诸脑后了。他在休养精神，补充体力。他很快乐，因此也就无声无息。身为艺术家，他竟只在环境驱迫他时，他才创作。他此时的债务和其他的责任不知是如何安排的，不过，旅游的花费却绝不可能出自他的腰包，一定是韩夫人支付的。韩夫人仍没打定主意嫁给他。而只是打算与他在一起生活几年。她不愿受到束缚。他是位天才，可让人感觉他只是个平民，而她却是位贵族，自由的贵族。她觉得这么无忧无虑地与巴尔扎克、女儿、准女婿到处去游历，真是太有意思了。也许她所害怕的，正是与他独处吧！



①法国北部一城市，在巴黎西南。

②法国中北部一城市。

③荷兰西部一海港。

④荷兰西南部一城市。

⑤比利时北部一城市。

⑥比利时首都。

⑦意大利南部一海港。



Balzac

第二十一章 收藏家巴尔扎克



把 1845 和 1846 年间，巴尔扎克所写的信，拿给不认识他的人看，请他猜猜作者的职业与爱好，他一定信心十足地说，是古董商，或是个美术收藏家，或者也可能会猜是房地产投机者，或是房产经纪人。他在《人间喜剧》上花的心思远没有给未婚妻建新房子上的多。满脑子想得是如何用她的遗产和自己劳苦的创作收入，为未来的新娘建起华屋美厦。这位狂想家又一次把期望中的事当做即成的事实。因而 1845 年，他虽然没有一座新房子，没有建房的地基，甚至连建房的钱都没影儿，但他却不顾一切的为布置新房而卖力——搜集古董。

依他的构想，给未来新娘——一位姓热武斯基、王后的侄孙女——居住的房屋，必须是一座宝库、一座画廊、一个博物馆。尽管他每两个月就要因两三百法郎的债务被短期拘留，但这丝毫不损他让这个工程与卢浮宫、赫尔米达慈、乌菲济及皇宫相媲美的想法。墙上要悬挂名画：贺尔拜因、拉斐尔、伦勃朗等人的大作。客厅里要铺昂贵地毯，摆着古董家具和漂亮的中国瓷器。对于一个资源后劲不足的人而言，还买什么古董呢？巴尔扎克的方法很简单，把在旧货铺里看中的或“凑巧碰上的东西”买下，然后宣称发现了古物、真迹。他母亲身上的投机天性被他很好的继承下来，并在这场对古董的搜寻中得到发扬。每到一城市，他都花上好些力气去旧货店里搜寻一番。似乎一种磁力吸引着他，这儿买镜柜，那儿买画，又去别的什么地方买花瓶、烛台……成天在旧货店里寻“宝”，尽管



他还不知这些运自那不勒斯、热那亚、德累斯顿、荷兰的为新房子预备的珍宝该运往哪儿，更为麻烦的是，往往都付不起运费！虽然，他是位天才，但在古董方面显然是一位外行。即使是最差劲的小商小贩都比他有眼光，而他自己却沉浸在这些买卖当中。巴尔扎克如同一个因发高烧而产生幻觉的人，他想像着收益会快速增加。1846年，这位永久型的欠债人居然估计自己拥有四五十万法郎。在给韩斯迦的信中，频频报告自己交了好运的“消息”。

说到韩斯迦夫人，她和她女儿都是购物狂，花钱当然不可能节省。和平街上的珠宝商争相与她作买卖。对于昂贵的化妆品和金饰品，她从不吝惜钱财，但是，金额过高时，她还是会算计一番的。韩夫人似乎给了他10万法郎供他支配，用于购房和布置家具。巴尔扎克毕生都无法在冷静的思考和愚蠢的放纵之间划清界限。他本可以用这笔钱买一处漂亮的房子，而且还能将房子布置的舒适、富丽堂皇。但是他无法克制自己的疯狂幻想，很快从采购者的角色进入到“收藏家”的角色，一个走火入魔的投机商。作为作家，也许他有理由说要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争高低，但如果要和国王、侯爵们较量收藏古董的话，那真是愚蠢至极，更何况他一贫如洗。当韩夫人感到不安，要他谨慎从事时，他便会用烦琐的计算向她表明，他多么节省、多么会办事。

让我们看看巴尔扎克的一笔笔买卖，看看他是如何“生钱”，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例如，他买了套供九人使用的“中国古代”的餐具。他得意地说：“我买它花了300法郎，而仲马买这样的一套花了4000法郎。而它的价值至少值6000。”过了一段时间，他不得不低声承认，这套“中国瓷器”大概是在荷兰制造的。“这玩意儿绝不是中国货，就像我根本不是中国人一样。”接着又补充道：“请相信我，古董收藏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这件事是不会击垮他继续探究这门深奥学问的积极性的。人们能够看到，仅仅在1846年2月15日这一天里，

他就做了几桩得意的生意。“我在街上逛了3个小时，采购了一些东西。一只黄色的杯子，这件了不起的工艺品值10法郎，而我只花了5法郎就买下了；一只蓝色的塞弗尔的瓷杯，它曾被人献给达尔马，它的风格属于第一帝国时代，杯上镶嵌着花，单就色彩来说就已经算得上是件宝贝。它至少值25杜卡特，而我仅花了20法郎；6把沙发椅，完全够得上国王使角的华丽的规格。如果再将其两把改成一小沙发，简直太富丽堂皇了！这样，我们的一小客厅所需的设备就差不多了（共花了240法郎）。”



在这天的闲逛中还如下发现：“两个赛弗尔花瓶，至少值五六百法郎（有个秘密只告诉你，我只花了35法郎）。我没有碰到比这更好的运气。人们还没真正认识巴黎，只要多花点耐心和时间，能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且还便宜。等将来你亲眼看到那只王室格调的黄色杯子，你肯定不相信我只花了5法郎。”

当天，他还买了一枝烛台。“这是一件德国皇帝的用品，重200磅，实生青铜制成，单青铜每公斤就值2法郎20生丁。我花了450法郎把它弄到手，几乎可以说没花钱。你会活得像个女王，置身于艺术的高贵光辉中，你放心，我们投进去的资本仍可保值。”

对他自己的压价才能，他感觉良好。“我希望你也把我看做是一个好的经理人，一个称职的采购员，一个会省钱的人，并给予一定的赞赏。为了买到这些东西，我寻遍了巴黎的每个角落，真正的好东西在不停的涨价。”

偶尔他也会认为自己有点倒霉。“我发现了一幅德塞维娜夫人的袖珍肖像画，是路易十四时代的作品，花了100法郎，真是幅杰作！”一天后，他却说：“这画真让人觉得恶心”。

不过没过多久他又交上好运了。“我发现了一张肖像画。你的姑祖母——法兰西王后玛利·勒辛斯迎的，好像出自柯依贝之手，至少可以肯定是他工作室的某个人之手。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它搞到手。最终，只用了买镜柜



的钱就买下啦！”仅七天的工夫，他就知道了这不是柯依贝的作品，而“仅仅”只是出自郎克列之手。值得庆幸的是，据说仅镜柜就有商人出价 80 法郎，而他一共才支付了 130 法郎。在他不加思索便写下下面一段话时，真让人怀疑他的理智：“那幅小的风景画就是雷斯达尔的作品。因为那幅纳图瓦的画，米维尔妒忌死我啦！他还妒忌我只花了 350 法郎买下的贺尔拜因的那幅画。”

如果我们假想，他与此同时正在小说《邦斯舅舅》中描写贺尔拜因作品的昂贵价格，那么他是否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会有那么傻的画商以如此低的价格出让贺尔拜因的画吗？可惜，他没想过这样的问题。他在臆想，在狂想，并在继续不断的购置。他在一条条街上游荡，一个又一个的好运在等着他。“巴黎遍地都是这样的机会！”事实上，韩夫人死后，这些物品在杜鲁奥饭店被拍卖，在拍卖中没有真的贺尔拜因或是雷斯达尔的艺术品，也并无珍品足以让世人称做是“巴尔扎克收藏”的。他最为辉煌的一批收藏品，在拍卖价格上也是令他无法想像的。虽然他本人是看不见这样的结果，但在他生前已经感受了些端倪。佛罗伦萨式的家具也许让他明白了买东西总比卖东西要容易得多。其实，“雅尔地”的投资买卖本就该让他吸取教训：花了 10 万法郎买进，脱手仅得 15000 法郎！

1843 年 12 月 21 日，在一位古董商那里，他看到一张写字台一个衣柜。它们可能是典型的意大利风格的家具。但是，巴尔扎克凭借他独有的幻觉——他曾将古董店中的一只表认定为“英格兰亨利埃特女王的表”——立即推出这两件家具的“来历”：“来自王宫的珍品。那张写字台和那个衣柜专为玛丽亚·德·梅迪西制造的。上面刻有她的纹章。它们都是用坚实的乌檀木制成，上面还镶嵌着珍珠贝，图案精美，显得非常华贵。已故的索默哈尔曾见它而激动的昏了过去。我被震惊了，它们实在该放进卢浮宫！”

人们不难从中发现，巴尔扎克的直觉与他投机生意紧

密的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又怎么能激起他做成一笔买卖的欲望。当然，在这之中排在首位的仍是审美情感，其中不乏爱国意味。“我们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把这些对梅迪西——曾经提拔过鲁本斯的王后——有纪念意义的文物拯救出来！为此我将写一篇 **20** 页的文章”。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从投机方面看，这大概可赚 **1000** 法郎”。



1843 年 **12** 月 **22** 日，巴尔扎克以 **1350** 法郎的价格买下了这两件家具。不仅如此，他似乎还得了个额外的收获——比以往更为荒谬的幻觉。“一个令人惊奇的，具历史意义的事被我发现了，而且明天情况会更加明朗化。仅衣柜曾属于玛丽亚·德·梅迪西所有。通过写字台上的纹章可以发现，它应该曾属刚齐尼或德·埃柏尔依公爵。在写字台的四周均匀地分布着若干相互连接的“**M**”，这也许就是玛丽亚·德·梅迪西同某个爱人或宠臣之间有不同寻常关系的物证。这个衣柜被当做礼物送给了他，还让人给他定做了张写字台。而外表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的德·安克列元帅又让人用珍珠贝在写字台上镶嵌了大炮和别的与军事有关的图案”。这段胡言乱语仅有一点与事实吻合——德·安克列元帅一直是玛丽亚王后的宠臣。其他的则全是他一人杜撰的。不过，自从有了巴尔扎克的这一说法后，这两件家具的身价看涨。他不仅了解新的价格，而且眼下就有了现成的买主。“仅衣柜就值 **4000** 法郎，它会被卖给国王，它应该被安置在索默哈尔博物馆里；写字台当然会留给我自己。我会先将衣柜献给王宫，它应该立足卢浮宫！”这并未成真的收益注定引出另一个新的、美妙的生意计划。“假如衣柜能以 **3000** 法郎的价格卖给路易·菲力普，那样的话我会很满足，因为能从中获利 **1450** 法郎。有了这笔小资金，我又可以广游各地的旧货店，去搜寻珍宝了。”

巴尔扎克能这样“成就辉煌”的生意，当然令韩斯迦夫人难以置信。她责备巴尔扎克做的是“家具蠢事”。巴尔扎克不屑地回告她，“其中的一件家具已托人卖出，它



是以两件家具的总价卖出的。这样可以说，我没花钱就拥有了另一件家具。而且还有了购置烛台的钱了。”

这时的巴尔扎克说他是位“精明”的商人更确切些，为了谈成这笔生意，他还在报纸上登了广告。“要不了多久，你们能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发现引起了多大的轰动！”2月11日的《消息报》上果真登了巴尔扎克的广告，“一位对古董极是感兴趣的我们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无意中考究出一件家具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一个衣柜，一个玛丽亚·德·梅迪西曾作为卧室摆设的衣柜。它是一件人们难以想像的最华丽的艺术杰作。它由坚实的乌檀木制成……”

对于那件珍宝，国王似乎没多大兴趣，不过倒是有一两位商人受广告的引诱前来，巴尔扎克立即振臂欢呼：“买主来了，他答应为这两件佛罗伦萨风格的家具出资1万法郎，当然，他会以2万法郎的价格转卖给王室。他还许诺给经手人杜采尔1000法郎的佣金。我只不过想卖掉衣柜，人们从四面拥来，甚至不乏古董商人。他们对这件家具都赞不绝口。”

经过仔细观赏后，顾客们的热情退却了。3月份都到了，生意还未谈成。如果换成其他人可能就会怀疑自己是否错了，但巴尔扎克却一如继往，继续臆想，继续提价。

“现在我手中还有我想要保留下来的那件家具。它的美妙找不到确切的言语来形容。恐怕到最后，它也由不得我保存了。它被最权威的古董商估价4万法郎，连被请来整修这张写字台的细木工都认为，它的加工费大约需25000法郎，而加工时间至少是花3年的时间。上面的阿拉伯风格图案可与拉斐尔的画作相媲美。我得看看，伦敦的德桑特·兰公爵，或是罗伯特·皮尔，或是一个什么贵族议员，是否想要付3000英镑买下它。如果是这个价的话，我会忍痛割爱，然后用这笔钱偿还我的债务。在此之前，我还是会让它留在我的房间里的。”

又一个月过去了，连3000英镑的影子都没见着，但这



买房子对巴尔扎克而言，不只意味着买个地方住，而应该是笔好投资。“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3年了——拥有一处房子。对我而言，首先要得从经济利益上考虑。通过买房子做成一笔买卖，这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他开始到处看房子，不管在哪儿，他首先想到的是还价。在帕西有栋房子价值10万法郎，但按他的算法，实际上只花6万法郎。“因为在帕西投资50万法郎修一条新路，这样就可以避开那座山。公路将在筑有此屋的高下面大约12英尺的地方通过。这样有关当局必定要购买其中的一部分土地，据说，这样的话可获1万法郎的补偿。此外，卖出富兰克林街的地坡又可获利3万法郎。”

12月，在莫苏有一块地皮又被他相中了，“对它能增值一倍这点，我绝对有把握”。不久，他又在蒙巴拿斯街上发现了一处房子，“这座房子对我来说，如同按我手的尺寸做的一双手套那样合适”。只是有些烦琐的小事，“房子的一部分应该被拆掉”，内部全翻修一下会更好，这要花12万法郎。尽管如此，这笔花销很容易抵消，因为另买一块地皮生利就可以啦。创业之初的老套！当初他为维持出版社买了个印刷厂，后来的印刷厂不至于破产，又买了个铸字车间。

春天到了，他的视线转到了乡间。他们在那里生活不仅可以分文不花，而且还能在宁静的生活中等待，等待地价上涨：投入资金就意味着获利。生活多么简单！“在芜夫利买下一葡萄园，它就能供给我们全部的生活费用，买下它顶多2万5千法郎”。

如果能在杜尔兰拥有一座葡萄园和果树的城堡式的住宅，站在阳台上，卢瓦尔河的美景就可以尽收眼底了。如果只买一处葡萄园岂不是很蠢的一件事！可是如果那样就得花二三十万法郎。然而巴尔扎克分文不花就能拥有它，他已精确计算过，“你准会高兴得跳起来——蒙刚杜尔这块地要出卖了！30年来的梦想就要或是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先付 2 万法郎的现金，之后可将一部分地皮分成小块卖出。单就庄园的葡萄园就可以获得相当于全部资金的 5% 的利息收益，这是根据葡萄园 10 年平均产值的基础上做出的估算。将葡萄园中的十摩尔干地出售，你可以很轻松的获得四五万法郎。全部买价可以用这部分钱补给。在信的结尾处，又一次抒发了他的情怀，“你还记得卢瓦尔河中倒映着一对小钟塔的别墅蒙贡多吧？它俯瞰着整个都兰……”



这件事被委托他的一位老同学商洽。这笔生意的规模也许太小，巴尔扎克很坚定的认为，只有大生意才是合算的生意。“小块地皮的价格太高了，因为买它的顾客只是普通的平民，它所含的财富值太少了；如果你想做大买卖的话，你就得选个大点的目标。”

为什么不买下圣葛拉田的城堡呢？它属于德·古斯丁先生所有。他因经营这块地产而破产了，正如巴尔扎克在“雅尔地”的破产一样。“在圣葛拉田上面，他已经花了 30 万法郎，他对我讲过这事儿，他愿意以 15 万法郎卖掉，但要一次性付清……最终他会白白把它送掉”。也许古斯丁先生不是巴尔扎克的缘故，他似乎还没有到必须白送的地步，巴尔扎克只得另觅他处了。

1846 年的秋天，最后的定案——幸运街上的“宝荣楼”。一栋 18 世纪的建筑，在法国大革命前曾是一个富有的“佃农”的产业。现在，原属国王所有的瓷杯、伯爵所有的衣柜和写字台、贺尔拜因和雷斯达尔的绘画及百磅重的枝状吊灯，全运来这里。这将是“巴尔扎克博物馆”，是他私人的罗浮宫^①。后来，他带戈蒂埃前来观赏，戈蒂埃惊奇地叫说，巴尔扎克一定是在短期内发了横财，他却黯然回答说：“不，我的朋友，我比以往都更穷，这儿的灿烂夺目没有一点是属于我的，我只是这幢大厦的门房和管事而已。”

他没有立即住进“宝荣楼”，为了防备债权人，他仍留在帕西街简朴的寓所中，在这儿有他的写字台，对我们

^①建于巴黎，1541 年起为皇宫，于 1793 年改为博物馆。

而言，这栋简朴的房子，才是巴尔扎克的博物馆。这真是人类不争的天性，即使如巴尔扎克这般伟大的天才，居然令他引以为荣的不是他的真正成就，而是远逊于自己天才的俗物。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七）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八）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九）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一）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二）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三）



《人间喜剧》中的插图（十四）



Baliol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杰作



在这东奔西忙的两三年里，巴尔扎克至少暂时失去了他原有的那种排除一切专注于创作的力量。在以往 15 年间，他的创造性工作从未中断，但在 1843 年到 1845 年间，他却成了一位收藏家。他不只收藏具体的舒适和奢侈之物——瓷器、画或家具等，并且“收藏”前所未能有的生活——长时间的悠闲、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宁静地散步以及在异国不受打扰的爱之夜晚。他现在不忙于写小说了，他在追寻的是自己生命的快乐结局。

这种生活的影响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有所反映。在前几年，他才写了《一桩无头公案》，是一部出色的政治小说，虽然有些失真的细节，但整体上极其形象的表现了国事中的一个大阴谋。《搅水女人》则对性爱的问题抒发近代的见解，同时还写完《幻灭》，这部作品生动地再现了艺术界和艺术成果的问题。这些杰作之后是《交际花盛衰记》，其中文学的世界与经济的世界相连结。伏脱冷又回来了，早期小说里的主题都连结在一起，好像是来个大综览。《交际花盛衰记》里面除了偶然感情用事及略有侦探小说的味儿之外，它在表达巴黎和巴黎社会精神方面，远较他其他的作品更为成功；但是他却未能完成《农民》，这原是要处理城市和乡村间斗争的社会大问题的。在巴黎交易所或者文学界展开的斗争，在乡下农民那儿还是个原始的形式。它触及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价值，而是实实在在的土地。巴尔扎克在这本书上已花去多年时间，他觉得它将会是《人间喜剧》中极重要的一部。他一再回到



这本书上来，甚至以出版第一部来强迫自己把它完成，但总是中断。他把笔用在较无分量的题材上，如《贝阿特丽斯》，其中只有前几章有文学价值，结尾则流于滥情，一点都不近现实。另外还写了无分量的《夫妇纠纷》，实际上就是《婚姻生理学》的翻版。短篇故事《谦逊的密尼永》，是韩夫人提供的素材，他把它献给了这位“波兰人”，但可能是仿效他人之作，其中并不见猛狮的雄风。巴尔扎克自己曾说过，艺术家不弃离自己的工作室多久，他一定需要时间，才能再进入情况。现在，他离开工作室的时间太长了。为了寻找一处合意的房子，或是到处逛旧货店，他根本无法进入工作状态。在这期间也写过长达数页的信件，但对工作只字不提，甚至是工作计划也没提到过。所谈论的尽是些家具、社交和鸡毛蒜皮的事儿。

集中精力进行工作的规律被打断了。这一点，巴尔扎克自己也很清楚。自从他认识到另一种快乐，他就已经迷恋上了那种快乐——“单纯的懒散生活”，他对工作已经失去了激情。“我的心灵，我的思想都不灵了，已经变得迟钝了……我感到一切都那么无聊，一切都那么让人厌倦。”

巴尔扎克不再管什么《农民》或什么《小资产阶级》了，他写作的目的只为偿债，他的态度使人觉得他已经不再对艺术感到兴趣。后来等他安顿布置好房子后，情况更如此。3月的一天，他突然撤下了一切，奔向罗马。

回到巴黎，他在一封封寄给韩夫人的信上，一再强调自己“必须大干一场”，相信连续3个月日以继夜的工作之后，一定可以结清只剩6万法郎的债务了。当然，我们不再可能听到他有关艺术灵感的言论。

终于在6月1日，他通知说：“4天以来，我觉得自己又在竭尽全力的大干起来……”

6月12日，“我在制订《农民》的写作计划，当然还有一部中篇小说的计划也在酝酿中……”

6月14日，两部新作品已经有了轮廓了，“我要写以

下作品，第一部为：《穷亲戚的故事》，其中包括《老好人邦斯》和《贝姨》，前者会占去《人间喜剧》三四个印张，而后者所占印张达 16 个之多。第二部是：《一个皇家检查官的恶果》。”

由原来的一部中篇变成了如今的两部中篇，但是，对此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巴尔扎克仍不甚清楚。他甚至认为，根据他所宣称的作品规模来看，这将是短篇小说，而不可能是中篇。

迄今为止，他只考虑了作品的规模。从某种角度可以这样说，他只注重这些作品最终能给他带来多少收益。他已经在考虑，《农民》、《小有产者》和《贝姨》的完成，意味着他所负债务的结束。值得庆幸的是，在他内心里的昔日雄心又冒出来了。通过草拟这些作品，他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艺术使命。创作乐趣，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乐趣，又涌上心头！

6月16日，“此时此刻，我想要创作两三部主要作品，它们要能够推翻那种劣质文学的虚伪偶像，并要向人们表明我比以往更年轻，更有朝气。《老音乐家》，他是个心地纯洁的可怜亲戚，为不幸所毁。《贝姨》则是个可怜的女亲，她总是不快乐；她生活在三四个不同家庭的房舍里，她要为自己所受的苦难进行复仇。”于是他回到从前昼夜颠倒的习惯，原来日常生活里令人兴奋之事，以及古董商运来的东西，都使他烦恼躁怒不已。“真想把所有箱子全部打开，那些漂亮的东西和珍贵之物是否完好无损的到达，这一事令我的心绪焦急不安，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目前我处于容易兴奋和激动的状态之下。无法安睡和强烈的灵感弄得我精疲力竭。如果每天我都能像今天 1 点 30 分起床的话，我希望到下个星期一就能写完《老音乐家》。因而，以往的作息时间得以恢复了。”

巴尔扎克以令他自己也大为惊讶的速度写完了这部小说。6月21日，他写道：“对于《老音乐家》，我感到十分满意。要写《贝姨》还需花些心思，构思出所需要的一



切。”

这之后，他又抱怨起寄来的画中有一张已损坏了，有个青铜器居然是赝品，那些债务和裁缝们又被他挂在口头上了。



6月28日他快乐地欢呼说，他终于完成了《食客》了，也就是原先的《老好人邦斯》、《老音乐家》等，他认为该书是一等一的作品，朴实无饰，洞透人心，比《图尔的本堂神甫》更清明易懂。

接着他开始写《贝姨》，主角集他母亲、德斯堡特—伐尔摩尔夫人及姑妈罗莎丽的特点于一身。他对母亲的愤怒以及莉勒特——巴尔扎克和韩斯迦夫人早年恋情的知情人——的命运都反映在《贝姨》里。这时，他还在修改《邦斯舅舅》的校样，对他来说，修改几乎意味着重写一遍，他心情急躁，总怪自己进度太慢，“天啊，已经7月15日啦，真让人遗憾！”仅在14天里，他就创作出这样一部杰作，他不仅没有任何欣喜，反而深深叹息道：“还要赶紧花大力气结束《穷亲戚》这本书！包括出书、发行在内，这次我会获利1万法郎。”

日程安排的荒谬性决定不能如期完成。8月份这部作品还未能结束。8月12日，他在这天写了24页稿纸！手稿刚完，又立刻投身到校对工作中去了。赶稿、校稿使他筋疲力尽，医生都被他吓坏了，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无论是他，或是其他的医务人员，都认为一个人不可以这样无节制地使用脑力，他告诉我结果是有害的，他忧心忡忡地重复着这句话。他恳求我，要我在过度用脑时至少要休息一会儿，他说如此工作是‘用脑过度’。在6个星期内，《贝姨》这本书就大功告成了，他对《贝姨》这本书给我造成的紧张状态感到震惊。他说，这必定招来大祸。事实上，我自己也能感觉到身体有点不对劲儿，在描写对话时，有时不得不绞尽脑汁寻找一个字眼。也许，我真该好好休息了。”

9月，他仍在修改校样，不过却前往威斯巴登^①与韩夫

^①属西德的一个城市，在法兰克福之南。

人会合。这趟休息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在夏天里已经写成了旷世巨著——《邦斯舅舅》及《贝姨》，这两部小说从最初设想的《穷亲戚》中产生的，是他登峰造极之作。在生命的盛年里，他已经达到了自己艺术的巅峰。他的观察力从未这样鞭透人里，他的技巧更娴熟，他的手法更现实而无情。这两本小说写于长期休息之后，而其中并无虚假的理想主义或令人作呕的感伤痕迹。它们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痛苦以及对世界的真正了解。对阶级已经视而不见，对成功的表象与奢侈华美的排场，他都已经无动于衷。在《高老头》和《幻灭》里，他对幻梦破灭的描述，已具有莎士比亚《李尔王》相类似的功力，这最后的两部作品更展现了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里头全部的锐利与尖刻。《贝姨》、《邦斯舅舅》只是偶然发生在19世纪上半叶巴黎的某些生活片断，但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移到当今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或者其他国家，其他时期，因为他描写的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他人物画廊里，现在又增添了色情狂于洛男爵、收藏家邦斯——多么绝妙的角色。继《交际花盛衰记》中略带戏剧化的名妓之后，又塑造了适合巴黎人口味的、堕落少妇陶碧儿，现在又塑造出一个现实的、天生的妓女，她可以卖身给任何一个男人的中产阶级的有夫之妇——玛奈弗太太。与她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无与伦比的“贝姨”。莉勒特——这个被描写成恶魔般的不会享受，只是一个劲儿的妒忌别人的老处女。她背地里干拉皮条的勾当，出自于阴毒的乐趣。此外，还有那些可怜的“穷亲戚”们的悲剧，他只要还有一点儿昔日的光辉，心里就会舒坦许多。女管家西卜的悲剧则是因她身上满是贪婪的动机。所有诡计多端的人，恶棍流氓，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追逐金钱，并欺骗那些心地纯洁和天真无邪的人。在他早期塑造的人物形象中，伏脱冷式的人物有点过于充满激情，相比之下，晚期的作品却具有强烈紧张的戏剧性。现实主义、感情的真实和对人的激情的剖析，使这两部小说独步法国文坛，至今未有能超越者。





几乎没有一位艺术家能像巴尔扎克这样，在这些晚期作品中与自己的艺术所作的告别更伟大了。如果允许他再有 10 年，哪怕是 5 年的工作时间，那么，《人间喜剧》一定会更辉煌。在《农民》中，城乡之间的根本对立会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在书中会向农民们指出：农村的面貌并非卢梭们所描绘的那样——居住着纯洁质朴的人的芬芳四溢的田园景色。在书中，他还指出了真正的巴黎面貌。在战争和其他军事题材的小说中，他抛弃了抒情般的形式，表现的是实际发生的残酷战争。像在《乡村医生》里歌颂拿破仑一样，歌颂战争。在《一桩无头公案》中，他更多的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描写，而不是表现传说般的历史观点。他将会描写戏剧界，描写中小学校的学生们的寄宿生活，描写青年时期的大学活，描写学者、外交官们的生涯，描写国务活动家的行为，描写旺岱的起义、在埃及的法国人、在西班牙的英国人和在阿尔及尔发生的殖民战争——这位在 10 个星期中就创作出《贝姨》、《邦斯舅舅》的人，将会创造出多少文学价值，人们难以想像。在戏剧方面，他一直陷于创作情节剧的泥潭。此时，他也准备让自己从中摆脱出来。《梅卡台》原名《好吹牛的人》，是一部喜剧。剧中表现了一位债务人战胜债权人故事。这是他在戏剧领域中的第一部成功之作。他去世后，这出戏剧就成了“巴尔扎克戏剧”中惟一获得伟大舞台效果的杰作。

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戏剧中，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明白他自己该干什么，此时此刻他才深深领悟了这一任务的实质所在。但是，体力精力终于精疲力竭了。这两部小说刚写完，他就将一切抛诸脑后。他想要休息，想要完完全全的休息。他想要离开，越远越好，不仅仅是一次短暂的告别。他感到自己有休息的权利了，因为他已经获得了最后的伟大成功。于是，他离开法国，前往乌克兰，去找赫斯迦夫人。



Salina

第二十三章 乌克兰之行



1864年秋天，一时呈现出现象，让人感觉巴尔扎克的过度紧张的工作可以结束了，他那疲惫的身心终于可以休息了。韩夫人依旧对这位作家进行敷衍搪塞，说她女儿嫁出去之后，她才可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1846年10月13日，韩斯迦的爱女与密尼齐克伯爵在威斯巴登结婚了，巴尔扎克就在现场，他的心里再度升起了希望。他带来了必备的文件，并和梅斯市长取得某种联系，还征得市长的应允，同意他们在这儿结婚。巴尔扎克准备在避人耳目下举行婚礼；地点是在市政厅（只在法国才有效）；时间在夜同；而两名证婚人，一个是他的私人医生纳盖大夫的儿子，另一位也是住在巴黎的朋友，为此他们特意从巴黎赶来。在大喜之日到来前，韩斯迦将一直呆在德国领土上的萨尔布吕肯，只是到了大婚之日的晚上才到梅斯来。日后在德国进行了宗教仪式，梅斯的主教或是帕西的神父将给以准许，然后威斯巴登的神父可以主持婚礼。他们结婚一事不能在俄国公开，所以这些复杂的准备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巴尔扎克催促韩斯迦夫人说：“我迫切希望得到你的下一个回答。我诚心诚意对你说，你每时每刻都活在我的心坎里，这一点现在从双重意义上看都是真的。”

由于情况的演变，婚礼似乎迫切而必要。巴尔扎克和韩夫人在意大利过的甜蜜生活，竟然有了结果。韩夫人虽已四十有五，但此时已经怀孕了。巴尔扎克快乐地预测是个男孩，并取好了名字，叫维克特·伍诺瑞。

可是韩夫人仍然拿不定主意，她舍不得离开女儿，宁



可和新婚夫妇去度蜜月，就是不肯和巴尔扎克结婚。巴尔扎克不得不把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手的结婚证明塞进手提包，放弃这一精心准备的计划，回巴黎去修改《邦斯舅舅》和《贝姨》的校样。韩斯迦夫人是否真爱巴尔扎克，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在自己女儿和巴尔扎克之间，无论做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是朝着有利于她女儿的那一方。她女儿的嫁人和后来她与巴尔扎克的婚姻，这些并不能破坏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对待丈夫和情人方面，她们都有一共同点：以某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对他们投以蔑视的眼光。

第二年2月，韩夫人爱上巴黎，巴尔扎克又抛下工作，事情总是如此，只要她出门旅行，他就立刻陪伴她。要是她想来，他就会立即去接她。他扮演的角色很单一——一个顺从的农民或是一个等候传唤的男仆。他的时间是极其宝贵的，他的创作工作对世界文学史也是至关重要的，但他却必须惟命是从地听她调遣。只要她哼一声，他立刻会撇下一切，赶去日内瓦、那不勒斯、纳沙泰尔、维也纳或是福尔巴赫。整天整天的大好时光，都被消耗在颠簸的旅途中，为的只是与她相见。她的第二次巴黎之行，我们知道的甚少。也许是一起在为新家布置。只知道这时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也许是死于难产，也许是出生后不久就夭折。巴尔扎克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用毫无顾忌的天真口气写信说，这个事实减轻了他内心的痛苦。“一直以来，我都急切希望有个维克多·奥瑙利。他不会弃他母亲而去。他会在我们身边一直活到25岁，因为，我和你，我们还要一起共度那么长的美好生活。”

即使是现在韩夫人依旧不想结婚，她一再找借口进行搪塞，不准备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也许是对巴尔扎克愈了解，愈使她踌躇吧！她说需先回维埃曹尼亚把事儿都安排好了再说。他又一次听从了使命，陪她回福尔巴赫，然后回巴黎，回到自己的写字台。他现在只余下《农民》未完

成，并只说再写一出剧本，就可把欠维斯贡蒂的 15000 法郎还清了。然而，身体开始抗议了，不听使唤了。对巴尔扎克而言，这是个可怕的经历，创作《贝姨》的奇迹也许永远都不再重现了。医生们向他发出了警告，出版商和编辑们也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他自己也失去信心了。

《新闻报》已经两度连载过《农民》，并提供了连载的报酬，他们相信巴尔扎克专有的精力，他也从未抛弃过出版商和编辑们，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会用另一部已打出的稿件替换。而现在编辑要他把稿子全部交出才肯连载，巴尔扎克这一生来第一次不得不放下笔说：“我不能。”为了掩饰失败，他设法偿还了订金，这些钱把他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他在这“监狱”中干了 25 年的苦役啊！他解脱后便奔赴维埃曹尼亚。他要去接未婚妻，要和她结婚，最后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百万富翁重返巴黎。再次回来时，要在自己的新家过着无忧无虑、快乐逍遥的新生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如果说他要最终塑造好自己的生活梦想更为恰当些。

虽然他在书信中对母亲的评语极为尖酸刻薄，但为了自己的新家，他还是与她言归于好。这个已近 70 岁的老妇，仍然是他惟一能够信赖的人。此时，他把一屋子的宝贝交给母亲看管，正如当年，他与债权人进行斗争，不得不逃离卡西尼街的住所时委托她照管家里的一切那样。这次，他留给她一些莫名其妙的、带有戏剧性的嘱托。比如，要她常用这样的消息吓唬仆人，说巴尔扎克先生两三天后就回来了，最好是每个星期说一次。“这样他们时刻都处于紧张状态”。

他叮嘱她仔细看管那些堆放着许多宝物的“小房间”，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韩斯迦夫人最担心的是这个放着许多宝贝的住所。这可是 6 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要么没事发生，要么弄不好就全被人偷走了”。他还很满意母亲，“两位仆人都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你是惟一能认得我的笔迹和签名的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巴尔扎克



才恍然大悟——除了母亲外，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了。

在那个时代，去维埃曹尼亚旅行就像一次探险。因而，巴尔扎克有理由这么说，“我横穿了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如果再走一个来回，我就可以到喜马拉雅山那边了”。正常的行程需费时两星期，但巴尔扎克马不停蹄地赶路，一个多星期，他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他的出现让人意外，因为他的信再过十天以后才到咧！



第一印象就让巴尔扎克心中狂喜不已，这个维埃曹尼亚主妇之富是无可怀疑的。他亲眼看到她的朋友们确实过着王公贵族般的豪奢生活。这座宫堡连同这一排排的巨大房间，让他想起了卢浮宫。这庄园几乎有法国的一个省那么大。他衷心赞赏着乌克兰这片富饶丰厚的土地，谷物在这里生长而无需施肥，还有韩家一望无际的森林与成群“真正懂得服从”的仆人，内心的反动一面使其得意的谈到这些仆人，“他们跪在主人面前磕三个响头，还亲吻人家的脚。只有在东方，你才能感觉到真正的奴颜婢膝。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感受到‘权力’的分量”。在这里，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银器和瓷器，还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这样让他感觉不到忧愁。而他也隐隐能够感觉到，这些热武斯基伯爵们或那些密尼齐克伯爵们是如何发迹的。他们的先辈们拥有着半个法国那么大的土地。他们把农民叫做“灵魂”，这位密尼齐克伯爵拥有4万个“灵魂”，但如果要垦植自己的土地，他甚少得需40万个“灵魂”。这里的一切都是奢侈的。这正是巴尔扎克梦寐以求的生活，他在韩家的大宅里觉得真是宾至如归。

这一生里他第一次不必想到钱，一切都免费供应，食、宿、马匹、马车和书籍，而且没有债主上门催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巴尔扎克看来，考虑金钱是必须的。如同一个作曲家，他的感情和情绪会变成音乐，那么在巴尔扎克眼里，任何东西都能与金钱挂勾。望着青郁壮观的林木，他又想到了钞票，他又热心地开始献计，他建议他未来的女婿密尼齐克伯爵搞木材生意。在俄国边境已

经开始建造铁路了，很快法俄两国就会被铁路连接起来。他甚至当即拿起笔在纸上画了起来，把这片树林和法国木材市场连到了一起，“目前在法国市场，需要大量柞树。因为要做铁路的枕木，而我们缺乏柞木。我知道，因为短缺，柞木在价格上涨了近一倍。无论是建筑业，还是家具制造业，这玩意儿都很紧俏。”

巴尔扎克又开始详细盘算怎样赚钱。从布罗迪到克拉科夫的运费必须算进去，从那儿就有通往巴黎的铁路，只是中途还有些地方被中断。在马格德堡附近的易北河河段上，在科隆附近的莱茵河河段上，还没有桥梁，也就是说还得让乌克兰的廉价柞木跨过这两河。“这不是件小事，要运输 6 万根大梁”，巴尔扎克在脑子里盘算着、梦想着。



通过核算他发现，这些大梁每根需花 10 法郎购买，运输费又得花 20 法郎。不过，到目的地后就可以把它们加工成符合标准的枕木了。如果把银行家和法兰西铁路公司的董事们吸引过来的话，他们可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降低运费。只要每根大梁获利 5 法郎，那么去除成本后就可以赚 42 万法郎，如此这般，“花点力气还是值得的”。还好没人听他的，这最后一次投机也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他曾前往基辅，在那儿，据他自己说，受到了各方的瞩目。有位富有的俄国人每个礼拜都毕恭毕敬的为他点支蜡烛，为了能及时知道巴尔扎克什么时候再来，答应给韩斯迦夫人的仆人们很多小费。在宫堡里，巴尔扎克住的是“极为舒适的套房，由一个大厅、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组成。书房里有壁炉、有华丽的地毯和昂贵的家具，甚至还用了粉红色的石膏花饰装点了一番。窗户是大块大块的明亮玻璃，由此向四面八方眺望令人陶醉的迷人景色”。他原想再往各处去看看的，可是都未成行。关于工作方面，他什么也没写。在这最后几年里，他和韩夫人一起时，总不能安定下来严肃地写作，他是韩斯迦、安娜和密尼齐克伯爵的开心果，是他们无聊时给他们消遣解闷的滑稽小



丑。而在其他朋友那儿，如卡洛夫夫妇或马尔贡夫妇那儿，人们对他这位艺术家还是十分尊重的，他们不会去干扰他，只要他愿意，他们总真诚的关心他。是的，在那里他总能安心工作，可在这儿，他那严肃的工作气氛与这些在维埃曹尼亚的骄奢庸懒的女人是格格不入的。

1月，在俄国的严冬里，在零下二十八度的寒冷天气里，巴尔扎克突然赶返巴黎，他是为了惨跌的铁路股票而回去付钱的。在他内心，他又对新房子感到不安。临行，韩夫人并未提起订婚或结婚之事。认识他越久，就越难下决心嫁给他。在乌克兰，她可以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到了巴黎，有个奢侈、好投机的丈夫，是绝不会有平静和安宁的。因此，她毫无异议地让他走了。只在告别时，给他披了件厚厚的俄罗斯的皮大衣。

每当巴尔扎克长途旅行归来时，还没踏进家门，就已经有灾难等着他了。这一次，他刚踏上法国国土就爆发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王室被推翻，对于这位坚定的君主制度的拥护者来说，任何追求政治生涯的机会都化为乌有。在**3月18日**，他公开声称，如果有人支持，他愿意角逐国民议会议员。他当然不可能收到任何正式的邀请。只有巴黎俱乐部“普爱”答应他，如果他明确显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后，可以考虑把他列入候选人名单。可是，巴尔扎克傲然地拒绝了。从他的作品中人们其实就可以得知他的政治信仰。在文学中，他清楚预见到了社会的变革，并阐述了其中的缘故，但在现实生活中，如同他在生意方面，却总是站在错误的一方。

令他失望的事接踵而来。他的铁路股票跌得更低了。他无法如约交出剧本《皮埃尔和凯瑟琳》，便以从俄国带回的《后母》替代，于**5月25日**在“历史戏院”演出。巴黎仍在政治动乱中，因此未能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他最重要的剧本《梅卡台》虽为法国戏剧委员会一致通过，上演却遥遥无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几乎没有听到他在小说方面有什么新成果，他一心扑在戏剧上了。他期望与所有

伟大的剧作家联手创作，以此丰富戏剧舞台。

其实，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再重要。在文学上，斗志昂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重要的只是房子，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虽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仍没完工。那里的豪华装饰与巴尔扎克本人的经济状况有着鲜明的反差。没有新的手稿可以交稿，出版商们对他的专有精力也持怀疑态度，所以，别想从出版商那儿弄到钱了。不仅如此，他还欠着一位叫苏佛林的出版商一大笔钱。对出版商他开始抱有敌对态度。有时候，他会有种被人遗忘的感觉。



往往仇恨比爱情更容易留下伤痕。动身前，他偿还了基拉丁预支的未完稿小说《农民》的稿酬的一大部分，但巴尔扎克还欠 721 法郎 85 生丁，当基拉本丁听说他回来之后，第二天就找上门来，14 天后，他们对他提出控诉，巴尔扎克败诉。一行字 60 生丁的辉煌日子已经过去，短篇小说《内行》用低得不能再低的钱卖给了《家庭博物馆》杂志，仅供糊口而已。他长期不在，所有的收入都已断绝了。这时再要借钱，我真感到难为情，因为，与此同时，他还在幸运街上的那座“宫殿”上大把的挥洒金钱。

巴尔扎克尽管自己一贫如洗，幸运街的“宝荣楼”却金碧辉煌。会客室里四壁垂着金饰，门上雕花或嵌着象牙。藏书室里一个嵌着龟壳的书架，就花了他 15000 法郎，后来拍卖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买主肯出 500 法郎。楼梯铺着价昂的地毯，所有的空处都挤满了中国花瓶、瓷器和孔雀石碗。到处摆满了奢侈品，有真品也有赝品。他最得意的，则是他的“大画廊”。“宝荣楼”的设计拙劣，因此也只能卖给他这样一个狂想家了。这个廊是个长椭圆形的大厅，顶上覆以玻璃，四壁漆成白色和金色。有 14 座雕像围着圆圈而立，乌木柜里展示着各式古玩，它们是在德累斯顿、海德堡或那不勒斯闲逛时买下的。墙上则挂着 66 幅巴尔扎克收藏的“名画”。有所谓的萨巴斯蒂诺·德·毕昂皮诺的一幅作品，一张据他说是霍

倍马的风景画，还有一幅被他解释为丢勒所作的雕像画。

一边挥金如土的装饰房屋，一边负债累累、贫困如洗。强烈的对比使他与家人的关系紧张。对家人不再说实话了，不断的找新的理由搪塞家人，为什么韩斯迦夫人总是拖延婚期。他一会儿解释说，给沙皇写信请求应允，但被拒绝，这显然不可信。一会儿又说，韩斯迦夫人因烦琐的诉讼案件，无法脱身，还总是把她说得十分拮据的样子。有一次说她把名下的所有产权转到她女儿名下，她自己已经没有支配权了。甚至有一次还编造说她家的收成，被一场大火全烧了。事实上，韩斯迦夫人一生都十分富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企图在别人面前缩短他们之间的差距。可双方家长不卖账！热武斯基家族中的为首的是冷酷的姑妈罗莎莉，她在外甥女面前说尽了巴尔扎克的坏话，说这个巴黎的穷作家是个乱花钱的家伙，是头无药可救的蠢驴，跟他在一起会有损荣誉和颜面，还会把她的家产败个精光；另一位则是巴尔扎克的母亲和妹妹，在她们眼里，巴尔扎克的未婚妻是个傲慢无礼、自以为是的贵族，一个无情、自私的坏女人，她们还指责她把巴尔扎克当做“仆人”，任意使唤，不顾其健康让他来回奔波于半个地球之间。

巴尔扎克的老母耐心而尽职地守着幸运街的财产，这是只有苦劳没有功劳的差事。她必须和供货商们周旋，必须讨价还价，必须打发债权人，必须监视仆人们，必须亲自动手管理财务。这位已 70 岁的老母亲心里清楚，她从不幻想这对新婚夫妇怎样善待她。她只是个帮工的。她知道这里的光彩没有容纳她的地方，她必然是随最后一粒尘埃一起扫地出门的。她也不会被允许在这所监管了这么久的房子里迎接她的媳妇，这种想法是被证实了的。韩斯迦从未注意到她的存在，连一句普通的问候或感激的话都没有。

许多有缘由的辛酸苦辣越积越多。比如，这位 70 岁的老夫人曾多次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她想要乘坐公共马车去



苏瑞纳看望自己的女儿。这大概需要花两个苏。对她而言，两个苏就意味着一笔大开销，而她作为女管家所管的账目则是成千上万的法郎来计算的。这种王公般的住宅布置就绪后，就不会再有她的立足之地了。因此，对于那位上等俄国贵族亲戚，家人都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惊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位百万富婆从未想要偿还未婚夫在他母亲那儿的债款，更没有表示会给一笔公证有效的养老金的意愿。巴尔扎克再三保证，但他母亲心里明白，韩斯迦夫人是位极其傲慢的人。不可否认，韩斯迦夫人确实顾虑颇多。如果搬到巴黎，就意味着得跟他母亲、他的妹妹、妹夫，和这群中产阶级的家属打交道，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狭小的圈子里。这座金碧辉煌的房子，事实上只能给巴尔扎克带来不快和烦恼。这种奢华的生活他难以真正享受到。事情总如此，巴尔扎克在哪儿享受，他就会在哪儿遭到命运的戏弄。



新居已经准备完成，韩斯迦却绝无共缔白首之约的意思。巴尔扎克决定在9月底酷寒之前，回到俄国，催促那顽抗的爱人，伴他走上圣坛。

行前，巴尔扎克再度参加角逐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一职（有两个名额空出），提出申请后他不去登门拜访38名院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却趁严寒来临前赶去俄国，结果只得了两票。德·诺埃依公爵和另外一位绅士获得了院士席位，并穿上了饰有棕榈叶荣誉勋章的大礼服。我们可以说，巴尔扎克坦然的接受了第三次降临到他头上的失败。他只是托朋友帮他打听投他票的两个人，以便表示衷心感谢。

10月，他再度抵达维埃曹尼亚，欢迎的热诚已不如从前。维埃曹尼亚不再是天堂，而是一片“荒漠”，他写信给母亲说道：“如果你在乌克兰呆上两个礼拜，你就能感受到幸运街是令人陶醉的地方。”尽管他再三强调自己是个受欢迎的客人，然而难免忧心忡忡，“在这里，我与一起生活的人们相处甚好。但已不是受喜爱的客人，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朋友。对我家的各位成员，他们都很熟悉了，并以极大的兴趣帮我分担忧愁。但是，对于不可能的事，他们能做什么呢？”

韩斯迦夫人眼下已放下架子了，眼里有了他在巴黎的母亲和妹妹，但从字里行间，或者说从整封信的基调看上去，在维埃曹尼亚的情况有些不对头。巴尔扎克在一栋韩斯迦夫人可能永远不会去住的房子上头疯狂花钱，可把韩斯迦吓坏了。于是他写信给巴黎，“我只想说明，她愿做出的牺牲是有限的。她本该不使我们最为亲近的人感到厌恶才是。但因这座房子而产生的长久的债务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如果再有什么新问题出现的话，我的整个未来都有可能改变”。似乎已经开始发生争执了，“我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她很气恼。”韩斯迦再次清醒得认识到，对巴尔扎克的计算需要进行严格的控制。起初估价的10万法郎，到实际操作后，却花了30万法郎来建这座房子。即使像夏娃琳娜·韩斯迦这样富甲一方的人，也感到气恼。气氛是会传染的，一人不开心，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巴尔扎克给家里的信中流露出一快的情绪，而他母亲回信的口气也很强硬，这样便惹来了新麻烦。巴尔扎克只得把过错归咎于自己的家庭，如果他的婚姻失败，他的家庭就要负全部责任。他曾提过，韩斯迦夫人想把幸运街的房子卖掉。

“在这里，她富有，有人疼爱，受人尊重，什么都不缺。她很犹豫，她不想整天面对不安、债务、陌生人和陌生的环境。况且，她的家人也为她担心。”

巴尔扎克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开始进行毫无意义的节俭。他让母亲把女仆打发走。因为他突然觉得她的工钱和饭钱是笔不小的花销。让母亲只留下男仆弗朗索瓦，因为他得照看那些堆放在一起的宝贝。巴尔扎克甚至走到了另一个荒谬的极端。他从乌克兰写信给在苏瑞纳的妹妹，问她，他返回巴黎后可否每个礼拜借用她家的女厨子，因为他想让女厨子为他和那个男仆做足够一个礼拜吃的牛肉。他——一个预计有千百万家财的人——把花销压到了

最低点，“我所乘无几，不足 200 法郎了。这几个钱用光后，除了在戏剧方面有收入外，我什么钱都不想有了。而且，即使就戏剧方面而言，就算是用主要的得力之作也弄不到几个钱。”

巴尔扎克愈来愈沮丧，这沮丧表明，他毁了自我，他已经不是自己了，他的生命力已严重削弱，他的身体终于屈服在长久的紧张之下，不需什么风吹草动，随时就会整个垮了。此行去维埃曹尼亚的旅行本身就不明智。维埃曹尼亚的严寒不是出生图尔的巴尔扎克所能消受的，他患了支气管炎，他那颗七年前就让医生摇头的心脏，就更不用说了。等到能够起床时，他却无法自由走动，每走一步他就喘一口气，连说话也十分费力。他又瘦成 1819 年那样，他的病使他“虚弱得像个孩子”，要想工作是绝不可能了。“一年来我一个子儿都没赚”。那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僧袍，被他脱下来放在一旁。“我在生病期间穿过一件晨衣，现在，它将永远取代了这件僧侣服”。

他无法在俄国的冬季出门，想返回巴黎是不可能的，甚至上基辅和莫斯科的计划也取消了。他由两个德国医师诊治，一位克诺丹医生，一个是他儿子，他们的医药观点似乎走在时代的前端，用柠檬疗法给他治病，可是也只能暂时免除他的痛苦而已。他的身体无法进行真正的体力活动了。许多的器官都感染了，他的眼睛不舒服，再度发烧，肺部一再发炎。

韩夫人是如何对待病床上的巴尔扎克的，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关系已不在亲密了。起初，她对这位遥远的著名作家极端崇拜，巴尔扎克对这位贵族夫人也是仰慕之极，竭力阿谀奉承。后来，在韩家他只是个消遣延年的人，一个快活的社交伙伴，一个陪着游山玩水的风趣的人。现在，他成了一个累赘。这两位只喜欢玩乐的母女，几个月前就对基辅的大规模的年市颇感兴趣。在城里她们已经租下了房子，仆人、马车早派过去布置好那里的一切。为了欢度年市，成打的衣裙被她们买回家。可现



在，由于巴尔扎克的疾病，由于道路难行，她们的计划不得不再被推迟。而巴尔扎克惟一的乐趣正投其所好——欣赏她们的表演：她们不停地更换新衣服，来到这位病人床前展示一番，她们也借此消遣消遣。

他在家信里仍旧热烈地提到他神圣的夏娃和她头脑简单的女儿，可是他一定感觉到四周冷漠孤寂的气氛，因为，他又想起那帮老朋友了，多年来，他们都被韩斯迦夫人给赶跑了，他想起了珠儿玛，他已久未写信给她，现在他又想起过去她含情脉脉的关心他的情况，并还想像着如果处于现在这种境况，珠儿玛会怎样照料他。这时他提起笔来，以前习惯的称呼“心爱的”已无法再来到他的笔尖，因此用“我非常亲爱的和善良的珠儿玛夫人”给信开了个头，无限感伤地向她叙述自己的情形：“我的妹妹和外甥女们两次向我提到你的有关情况，如果我没给你写信的话，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已无法再写了。……15年来过度劳累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心脏病，8个月来我一直住在乌克兰，这里有位伟大的医生，我和这里的人相处的很好，但因患了别种病被迫和他们分开……我非常靠近死亡……这种可怕的发烧叫做‘摩尔达维亚热病’……是由脑部间歇性的感染，它持续了两个月，才刚痊愈一个星期，我又开始慢性心脏病的治疗了。”并说：“前天收到外甥女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您，亲爱的珠儿玛，即便是想卖掉弗拉贝斯尔的土地，也希望保留住你那儿的房子，‘弗拉贝斯尔’和‘卡洛夫人’两个词，唤醒了我的记忆，现在，尽管是提笔这种简单的动作，我都不能做，但我仍想向你解释，为何从去年2月后，除了几封事务方面的信，我就再未给你写过信。你不可以相信一个人会遗忘他最真心的朋友，我要你知道，我从未停止想过你、敬爱你、谈起你。”“一个人从50个年头的顶端来看生命，是多么的不同！…我们离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仍然遥远！你还记得弗拉贝斯尔吗？记得我是如何让德斯格雷夫人安息的吗？从那时起，我已经让好多人安息了。从那时起，我已经抛弃了

好多东西啦，你一定要相信，从那时至今，我对你的爱慕之情有增无减。不幸何期快速啊，介在我们幸福途中的阻碍又何其多啊！千真万确，生活让人感到厌倦。3年来，我忙碌着为自己筑巢，花了一大笔钱，最终比翼鸟在何处呢？什么时候才会迁移过来呢？岁月无情的流逝着，我们逐渐衰老，一世在凋谢，一切都苍白起来，连巢中的材料和家具也失去了光泽。亲爱的，一切都不再美好，甚至对那些看来生活在幸福怀抱中的人来说也不再美好……”

另外，巴尔扎克也写了封信给德拉朗伊夫人，感谢她曾帮他摆脱债务之苦。钱债对他来说是永久性的，他似乎还有某种模糊的愿望，在为时不多的日子里，及时偿还人情债与恩情债。也许，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





Baliq

第二十四章 曲终



不论巴尔扎克自己知道与否，医生们一定认为他已经不会再康复了，并且告诉了韩夫人。既然这段婚姻持续不了，她决定答允这个追求了自己多年的人最后的愿望——他一生最美好的愿望。他放纵于花钱和投机的危险不会再有了，“好巴尔扎克”已成了“可怜的巴尔扎克”，韩斯迦夫人对他感觉到某种同情。如同其他的贵夫人一样，当看到忠心服侍了自己一生的仆人病入膏肓时，必会产生怜悯。婚期被订于 1850 年 3 月。

巴尔扎克迫不及待的结婚和返家，此时，最能清楚表明巴尔扎克这个幻想者的迫切心情的，莫过于对母亲详尽地交代：“在顶楼上嵌着客厅隔，第一间房里褐色的棚上，有只大型的中国碗，你在里面可以找到爱丽舍田园大街一家花店的地址。这个花商在 1848 年看过我。那时我就同他谈起鲜花供应的问题，每两周供应一次。订购一年的鲜花，他要价六七百法郎，由于我脱不开身，便把付款的事搁在了一旁。我只能等手头宽裕点，并且还得相关人同意后才能付款。我知道她很喜欢花的。如果花商把房子装点过一次，我心里就有数了，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和他讨价还价，找到个合适的价格。你得多留点儿神，让他提供真正的好花，与他打交道可得花点儿心思。”“以下的装饰搬出去。第一，第一间房里的花；第二，日本厅里的花；第三，有个圆顶的廊里的两个花架；第四，最顶层的灰色房间里，壁炉上用非洲木做的几只小花台；第五，楼梯平台上的两个大花盆架；第六，富希尔在两只缸里配好

的木花插儿。”

巴尔扎克已经病成这样，他的思想却敏锐一如从前，而他的记忆力也仍如摄影机一般，依然记得最微小的细节。他对每件家具一清二楚，对每个花瓶、每个花架，他都知道确切的位置。他的思想在婚礼和漫长归途之前，就住进幸运街的那座华丽的房子。



3月14日，巴尔扎克和韩夫人在乌克兰外省城市别尔迪切夫的圣·巴拉教堂举行了婚礼。仪式极为秘密，没请宾客，也无人知晓，他们不愿引起注意。婚礼是在早上七时举行，天空仍然灰蒙一片。巴尔扎克原打算席多米尔主教到场。这位主教未能到场，一位名叫沙罗斯基伯爵的贵族神甫为他们这对夫妇施婚礼，巴尔扎克对此也颇为满意。作为证婚人，只有神甫的一位女亲属和巴尔扎克的女婿密尼齐克伯爵到场了。婚礼一结束，这对新人立刻回维埃曹尼亚去了。晚上11点左右，他们终于疲惫不堪地到家了。

以后的两三天中，巴尔扎克忙着写信回去报捷，写给母亲、妹妹、纳盖医生及珠儿玛·卡洛。他对珠儿玛这样说自己的婚姻：“三天前，我和我爱过的，而且是自己一生惟一所爱的女人结婚了，我现在比以往更爱她，而且我将一直爱她至死。这段结合，我相信，是上帝保留给我的补偿，是对多年来的辛苦工作和经受的许多艰难困苦所做的补偿。我没有幸福的童年。我的春天没有花朵装饰，可是现在，我将享受灿烂的夏天和最快乐的秋天。从这个观点看，我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您带来一定的安慰。它表明，长期的苦难过后，上天准备好了大量宝贝，最后它将其分发掉。”

他把信一封一封的封好。目前，他只有一个想法——紧跟这些信的后面，回巴黎，回家去。

在家信上，他仍然无法哄使新妇加上两句附语，问候自己的母亲，他不得不把此事告诉自己的母亲，尴尬地请求原谅，“我夫人原要在信尾附上几行字，但信差急于取

信，再说她现在卧床不起，她的手指因关节肿痛而无法提笔。在下一封信中，她一定会向您表示亲热的问候的。”

巴尔扎克打算婚礼一结束，立即整装回国。可是深雪封路，自己体力又差，只有等着。即使道路畅通，他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再进行任何形式的旅行了。幸运街的房子里的鲜花预备的太早了。新的病痛又在折磨他万分虚弱的身体，“发作了几次严重的心脏病和肺炎，身体又回到老样子。先前一段日子，似乎状况有所好转……眼前像被蒙了层黑纱布，它遮盖了一切。我已无法提笔写信，……在遭受这样的巨大打击之后，今天我第一次又拿起笔了”。两星期后，4月15日，他挣扎着写信给母亲，说他几乎无法辨识自己所写的字了，他的眼睛再也不能看或写了。

出身于热武斯基家族的这位贵妇人，一直没能给老夫人写上几行字。巴尔扎克不得不又一次找个理由：这次是因为她女儿，她这个做母亲的一直守在她女儿病床前，她请我“转达她对您衷心的问候”。说到自己，他不得不承认，“身体实在不行了，心脏不好，肺也不好。每挪动一步都感到呼吸困难。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动身，一路上吃尽了苦头。到波兰边境的布罗迪时，巴尔扎克极度的虚弱，他没有胃口，老是大量出着冷汗。这时见到他的旧识都不认得他了。5月中旬，他们抵达了德累斯顿。“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走这段路，通常只用6天就够了。我们的性命多次直接面临危险。我们常常要用十五六个人，把已经淹没到齐车窗的车从沼泽坑里拖出来。但是，我们终于到这儿了，命总算是保住了。但由于疾病缠身和旅途的疲劳，让人看上去感觉老了10岁。无奈的担惊受怕，在我们如此倾心相爱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的怀里，你可以想像一下，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他已经是半盲，精气全无，连台阶都爬不动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能抵达巴黎，“我的健康状况糟透了……这次的旅行使病情更恶化了”。尽管双眼半盲，但他还是亲自写信了，并没忘再次





为韩斯迦开脱，“她非常感谢您来信中对她的夸奖，可惜她双手肿得厉害，无法给您写信。”韩夫人的手依然肿得不能握笔写信，奇怪的是，她居然还能逛德累斯顿的珠宝店，用**25000**法郎买了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这几个月来，她不能给他母亲或是他妹妹写上一行字，但却因买项链之件事，给她女儿写了封信，信中详细地讲了买珍珠项链的经过。巴尔扎克精疲力竭，双眼半盲，躺在旅馆时，她所想到的却是根项链。多么的冷酷无情！在给自己女儿的这封信里说他——只不过是“亲爱的好友”。不过，她知道这个包袱不会背得太久了。

在德累斯顿的日子里，或许闹了点别扭，因为巴尔扎克特别叮嘱妹妹：“我只有依靠你了，你一定要告诉妈妈，我们抵达时，她不能在幸运街。”他知道这两个女人是不可以相逢的，他又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要是卸行李时，她在场帮忙就会使她大失颜面。”

老夫人的疑心是不无道理的。这几个月来，她用心的看管宝贝，管教仆人，和供货商还价，想尽心思减低花销，但她心里清楚，高傲的俄罗斯公主是不会让她呆在这房子里的。她在临走之前还得准备好一切。为这对新人布置鲜花，让房间里和楼梯里的灯都点起来，叫男仆弗朗索瓦到时候在门口迎接。一切都如节日般隆重。老巴尔扎克夫人在他们没到之前，已悄悄地去苏瑞纳她女儿那里了。

巴尔扎克为梦想中的任何幸福，都要在现实生活中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次回国也不例外。他不仅作为作者，而且也作为《幻灭》中受苦受难的主人翁。这时他自身的经历比他所有的小说都更让人怵目惊心。他们最后一段走的是铁路，可是火车误了点。他们的马车最后在门口停下时已经夜深。

整个楼房子从上到下果然灯火辉煌。弗朗索瓦照他指示做好了一切。巴尔扎克拉门铃，可是整一屋子寂静，门里门外没有一个人。巴尔扎克把门铃拉了又拉，灯火通明的房子依然毫无声息。只引来了附近邻居。马车夫只好奔

去找锁匠，新妇则一直坐在车里。正像他迫使结婚一样，他用暴力闯进了自己的家。

房门终于打开了，人眼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他的仆人弗朗索瓦蹲踞在一间房里，疯了。巴尔扎克不得不在半夜里将他送往疯人院。就在人们七手八脚把狂乱的弗朗索瓦制服并架走的当儿，巴尔扎克领着新妇走进他为她准备的家。

巴尔扎克只能在书中，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塑造自己的梦想。吃尽了难言的苦头，做了多少牺牲，最后他燃着希望准备了一个家，要在这里与终于追求到的妻子共度自己最后的“25年”。当一切皆已就绪，他住进去了，却只是要在这里向世人告别。他给自己计划好再写50本书，完成《人间喜剧》，可是他的视力已经全失，现在惟一留存下来，由幸运街寄出给泰奥菲尔·戈蒂埃的信，是出于他妻子之手，巴尔扎克只辛苦地写了几个东倒西歪的字……“我再也不能读或写了。”

医生不许巴尔扎克动一动，连说话都不行。他布置了个大画廊，里面放了许多他喜欢的画，本想借此轰动整个巴黎的，想在世人面前炫耀他收集到的无与伦比的作品。一屋子的耀眼华丽，原是要向朋友、作家、艺术家们逐件展示的。现在，雨果来看他，却只有请妻子招呼他四处走走。他梦想的宫殿而今成了监狱，他独自躺在偌大的房里，母亲偶尔悄悄地来看他需要什么。因为他的妻子既不焦虑也不关心，在德累斯顿停留时，她给女儿的信上，只畅谈花边、珠宝和新衣服，字里行间丝毫不见她对垂死的巴尔扎克真正的关心。“开心果”是巴尔扎克以前开玩笑获得的绰号，即使现在，她还称呼他的绰号：“‘开心果’抵达这里，情况比以前更糟了。他不仅无法走路，甚至常常昏厥过去了”。

见过巴尔扎克的都很清楚，他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对此，只有一个人不相信，也许应该说不想相信，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习惯于嘲笑困难，习惯于把不可能变为可





能。因而，在顽强的、不可战胜的乐观精神的作用下，无论何时，他都不会放弃斗争。偶尔病情有所好转，他就强打精神和人聊天。他和客人一起探讨政治问题，他对自己的身体表现出十分有信心的样子。他想通过麻醉自己来麻醉别人，他要人们相信，在他体内往日的强大力量犹在。有时，他那毫不气馁的性情确实会回光返照。

夏天到了，已经不用怀疑了。4个医生——纳盖、路易、罗克斯和福基埃会诊的结果，只能帮他开些缓和剂，偶尔用点轻量的兴奋剂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已经放弃了。维克多·雨果在最后几年才和他熟络起来，而且在最近几个礼拜才表明他是巴尔扎克伟大的朋友。他只能直直地躺在床上，四肢无法动弹，只有双眼还有点发亮。巴尔扎克开始紧张，遗憾自己不能完成《人间喜剧》。抱怨说，他死后作品不知会有何反响。他强烈要求中厚的纳盖大夫告诉他，他还能活多久。从老朋友的脸色中，他已经明白病情到何种程度。这也许是真的，也许只是个传说：他在神志不清时喊出了荷拉斯·皮安训的名字——这是个在《人间喜剧》中实现过科学奇迹的医生，“要是皮安训在这，我就有救了”！

死亡的脚步是无法阻挡的，这是个极其恐怖的死亡，比他的任何小说里描写的更可怕。雨果在回忆录里描述他最后去看垂死的巴尔扎克的情形：“我拉门铃。月光透过云层直泻下来，马路上空无一人。没人应答，第二次，门开了。一个女仆拿着蜡烛。‘你要见谁，先生？’她在哭。我报了姓名，她领我进了底层的会客厅，厅里有大卫·德·昂依尔给巴尔扎克做的大理石半身像，半身像被放在壁炉对面的一个架子上。客厅中的豪华台子上燃着一支精致的镀金蜡烛台。另一个女人也在哭，进来说：‘他要死了。夫人已回房休息。从昨天起，医生就放弃他了，他左腿上有伤口，都已经坏疽了。医生们也无能为力。他们说，水肿引起了脂肪变性。肌肉和皮肤都已变得油乎乎，无法进行穿刺手术。一个月前，他撞到一件家具上……’

自早上 9 点以来他就没说过话。夫人请来教士帮他做临终涂膏。他做了个手势表示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小时后，他把手交给他妹妹苏维尔夫人握着。自 11 点以来，他喉咙里就嘎嘎地响着。他活不过今晚了。如果您要见他，我就去请德·苏维尔先生，他还没上床。’那个女人出去了。我等了一会儿。昏黄的烛光勉强照耀着客厅里的家具和挂在墙上的画。那尊大理石半身像犹如临死人的鬼魂，在微弱的烛光下影影绰绰的晃动着。整个屋子散发着死尸味。德·苏维尔先生来了，那个女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穿过一条走廊，登上一个铺了红地毯的楼梯，这里被各色名式的艺术品装饰的华丽至极。我们又穿过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有一个敞开着的大门，一种不祥的呼噜声从房间里传了出来。我到了巴尔扎克的房间。他的床在寝室中间，是桃花心木做的，床头、床尾均有带环和横木的装置，使病人可以被挪动。巴尔扎克头枕着许多枕头，上面还加放了些红缎椅垫。他的脸呈紫色，几乎变成黑色了，倾向右边，他未刮胡须，头发灰白剪短，眼睛张开凝视着。我看到的是他的侧面，他看来有如帝王。他母亲和一位男仆站在床的两侧。床后面的桌子上燃着一支蜡烛，靠门的柜子上也燃了一支。床头柜上放着一个银制花瓶。那两人呆呆地站着，但脸上满是关切的表情。他们静静地听着病人粗重的呼吸声。床边的烛光照亮挂在壁炉附近的画像——一个满脸笑容的美少年。从床上散发出一种让人难受的气味，弥漫着整个儿房间。我掀起被褥抓住巴尔扎克的手，手上满是汗。我握了握，可是没有反应……‘天拂晓时，他就会死的。’他母亲低声说着。我下了楼，脑海里浮现了那张苍白的脸。走过客厅，又看到半身雕像，它岿然不动，庄严崇高……我禁不住将死亡和永恒相比较。”

巴尔扎克于 1850 年 8 月 18 日晚上 10 点 30 分与世长辞。惟一看他咽气的是他母亲，他的妻子早已回房歇息去了，他的终局凄凉而苦寂。



葬礼订于 21 日，追思仪式则在圣菲力普·德·罗尔教堂举行。大雨滂沱中，遗体移往墓地。执拂者除雨果外，还有大仲马、圣—佩甫和巴罗希部长，这三人都与他并无深交，圣—佩甫曾是他毕生真正痛恨的人。由此可见，他的妻子很少知道他内心愿望。墓地在拉雪兹神甫公墓，是巴尔扎克一向喜爱的地方，这里就是巴尔扎克最后的归宿，也是他躲避债权人和得到安宁的惟一地方。雨果在墓旁致葬词：

如今已经入穴的这个人令全国同声哀悼。在我们经历过的各个时期，一切纯粹的虚构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从此人们的眼睛不再瞻望统治者，而朝向思想家，当这样一张脸孔消逝时，举国震惊。今天，人们为一位天才的殒逝而忧伤，全国为天才的失落而痛悼。巴尔扎克之名将加入我们时代闪亮的光痕，遗留给后世……

巴尔扎克的逝世令整个法国惊颤。几个月前，他回到祖国，他已经预感到了死神的临近，像出门远游的人想拥抱一下母亲那样，他要回到祖国再看一眼。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一生也异常充实。作品如此丰富！这位不知疲倦，精力超人的工作者，这位哲学家、作家、天才，经历了其他伟人都不能避免的那种充满波折的生活。今天，他在宁静中安息了。他终于超脱了一切的纷扰。在进入坟墓的同一天，他也进入了荣誉王国。他将继续在我们祖国的众星之中，闪闪发光。站在这里的所有先生们，你们会羡慕他的。面对如此大的一个损失，不论如何悲痛，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不幸。忍受这一切痛苦和悲伤吧！也许这种死亡会给我们精神上带来一种宗教式的震撼，接受这个不幸。这何尝不是件好事。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也许是必要的。上帝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要让世人看看至高无上的秘密，想要让人们借此思考一下这个既伟大又自由的“死

亡”。当一个崇高的精神庄严地进入另一种生活，当一个人张开天才的翅膀长久地飞翔在民众之上后，突然消失在陌生的世界。严肃和神圣的思想会占满所有人的心灵。那个陌生的世界不是黑夜，而是光明；不是虚无而是永恒……

巴尔扎克将从拉雪兹神甫公墓出发，去征服整个巴黎。



巴尔扎克年表



1799年 5月 20日

出生于法国图尔市。父亲是文官，分别在路易十六和拿破仑手下工作了**43**年。母亲出身巴黎织造商家庭。

1807年 8岁

就读旺多姆的“祈祷兄弟会”学校。

1811年 12岁

写了一篇有关精神与肉体结合的哲学性论文《意志论》。

1813年 14岁

离开旺多姆寄宿学校。

1814年 15岁

举家迁往巴黎，就读利辟特先生的寄宿学校。

1816年 17岁

结束中学的学业后进大学法科，并在文科旁听。

1817年 18岁

先后在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的办事处当见习生。

1819年 20岁

决定从事文学创作，离家独住在巴黎的莱斯杰奇耶街，由父母供给有限的一点生活费，埋头写作。



1820年 21岁

完成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以笔名阿·德·维耶勒格莱与别人合作完成的第一本书《查理·保恩丹或我的左撇子老表》出版。

1822年 23岁

与德·柏尔尼夫人相恋。

1824年 25岁

成立尔班·卡耐尔出版公司。

1825年 26岁

借钱出版了一部普及版的《莫里哀全集》，接着又出版一部《拉封丹全集》，销路不佳。

1826年 27岁

代理经营印刷厂，开始自己印书，但仍经营不善。

1827年 28岁

在印刷厂旁边加盖活字铸造厂，仍旧赔本。

1828年 29岁

进入夏季后，决定重回文学事业，并搬进卡西尼街。

1829年 30岁

《最后一个舒昂党人》和《婚姻生理学》为他赢得一些名声。开始涉足贵族上流社会，并结交了一些女友和情妇。开始了与珠儿玛·卡洛至纯的情谊。

1832年 33岁

与“无名氏”开始通信。追求德·卡斯特利夫人未果。出版《夏倍上校》、《路易·朗倍尔》。



1833年 34岁

12月，与韩斯迎夫人相会于日内瓦。

1834年 35岁

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设想，把全部作品纳入一个总的计划，以构成一个整体。完成《高老头》、《对于绝对的探求》。赴维也纳与韩斯迎相见。

1835年 36岁

与吉多波尼-维斯贡蒂伯爵夫人共游意大利。同年，德·伯尔尼夫人去世。

1836年 37岁

因拒服兵役而被捕入狱。完成《幽谷百合》。

1837年 38岁

出版《塞沙·皮罗多兴衰记》，购买大批土地，建筑“雅尔地”。

1838年 39岁

到萨丁岛开采银矿未果。开始尝试写剧本。完成《纽沁根银行》。

1842年 43岁

写了《人间喜剧·导言》，阐述他写作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学巨著的宗旨。



1843年 44岁

7月，前往俄国。

11月，写《农民》。

1845年 46岁

5月，陪同韩斯迦母女游欧洲。

1847年 48岁

韩斯迦产下一女婴，不幸夭折。完成《邦斯舅舅》。

1850年 51岁

3月14日，与韩斯迦结婚。

5月，偕夫人回巴黎。

8月18日，与世长辞。



畅销新书		
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宋美龄	王丰	32.80元
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林徽因	田时雨	29.80元
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张盛真 温青	29.80元
邓肯自传	邓肯	24.80元
巴尔扎克传	[奥] 斯蒂芬·茨威格	24.80元
巴赫传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6.80元
(插图本) 东方的遗产	[美] 威尔·杜兰特	69.80元
(插图本) 恺撒与基督	[美] 威尔·杜兰特	68.00元
(插图本) 文艺复兴	[美] 威尔·杜兰特	68.00元
(插图本) 拿破仑时代	[美] 威尔·杜兰特 艾丽尔·杜兰特	79.80元
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		
武则天传	林语堂	23.80
陆游传	朱东润	23.80
李鸿章传	梁启超	20.00
曾国藩传	萧一山	23.80
王安石传	梁启超	23.80
苏东坡传	林语堂	28.80
朱元璋传	吴晗	23.80
丁文江传	胡适	22.80
鲁迅传	鲁迅	32.80
朱自清传	朱自清	26.80
徐志摩传	徐志摩	28.60
郁达夫传	郁达夫	28.80
瞿秋白传	瞿秋白	22.80
萧红传	萧红	26.80
玄奘传	慧立 彦棕	21.80
蒋介石研究	虞平	23.80
伊藤博文传	[日] 久米正雄	23.80
贝多芬传	[法] 罗曼·罗兰	23.80
米开朗琪罗传	[法] 罗曼·罗兰	22.80
托尔斯泰传	[法] 罗曼·罗兰	22.80
富兰克林自传	[美] 本杰明·富兰克林	22.80
罗曼·罗兰传	[德] 茨威格	22.80
林肯传	[德] 路德维希	29.80
托洛茨基自传	[俄] 托洛茨基	38.80
托尔斯泰忏悔录	[俄] 托尔斯泰	20.00
奥古斯丁忏悔录	[古罗马] 奥古斯丁	26.80
卢梭忏悔录	[法] 卢梭	28.60
华盛顿传	[美] 欧文·华盛顿	29.80
巴赫传	[美] 房龙	18.60
茨威格自传(英文本)	[德] 茨威格	23.80
巴尔扎克传(英文本)	[德] 茨威格	29.80
罗曼·罗兰传(英文本)	[德] 茨威格	26.80
麦哲伦传(英文本)	[德] 茨威格	26.80
贝多芬传(英文本)	[法] 罗曼·罗兰	32.80
米开朗琪罗传(英文本)	[法] 罗曼·罗兰	23.80
托尔斯泰传(英文本)	[法] 罗曼·罗兰	22.80
甘地传(英文本)	[法] 罗曼·罗兰	22.80



插图本中华姓氏通史		
爱新觉罗姓	姚继荣 张建银	29.80
陈姓	卢彦泓	36.80
高姓	杨群红	22.80
谢姓	王大良	24.80
朱姓	刘佑平	25.80
杨姓	杨群红	21.80
刘姓	刘佑平	36.80
徐姓	徐建华	29.80
李姓	阮荣华	21.80
周姓	王大良 李琼英	29.80
吴姓	刘佑平	21.80
林姓	陈建魁 王大良	29.80
张姓	邓洪波	32.80
孙姓	甘满堂	29.80
马姓	徐玉清	30.00
王姓	王大良	25.80
梁姓	李肖	20.00
罗姓	罗文华 聂鑫森	21.80
黄姓	刘佑平	25.80
何姓	孟繁治	24.80
赵姓	沈其新	21.80
郑姓	王大良	21.80
胡姓	黄启昌	22.80
世界文明史	[美]威尔·杜兰特 共24册	698.00
东方的遗产(上、下)	[美]威尔·杜兰特	58.00
拿破仑时代(上、下)	[美]威尔·杜兰特	58.00
希腊的生活(上、下)	[美]威尔·杜兰特	58.00
路易十四时代(上、下)	[美]威尔·杜兰特	58.00
卢梭与大革命(上、中、下)	[美]威尔·杜兰特	87.00
信仰的时代(上、中、下)	[美]威尔·杜兰特	87.00
伏尔泰时代(上、下)	[美]威尔·杜兰特	58.00
宗教改革(上、下)	[美]威尔·杜兰特	58.00
理性开始时代(上、下)	[美]威尔·杜兰特	58.00
恺撒与基督(上、下)	[美]威尔·杜兰特	58.00
文艺复兴(上、下)	[美]威尔·杜兰特	58.00
1949大写真		
大开国	宋银桂 凌志	28.60
大屠杀	袁海滨	28.60
大接管	思嘉	28.60
大追捕	尹杰钦 刘道林	28.60
大逃亡	谢雷华 佳木	28.60
大反戈	晓萩	28.60
特工系列丛书		
以色列特工——摩萨德秘史	兰博	26.80
国民党特工——军统与中统秘史	王铭鏊	22.80
英国特工——苏格兰场秘史	王晓东	26.80
苏联特工——克格勃秘史	琼文	26.80
美国特工——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史	杜险峰	28.60



凡人袖珍文库		
三藏真义(共2册)	罗贯中	20.00
西游记(共3册)	吴承恩	30.00
水浒传全传(共2册)	施耐庵	20.00
红楼梦(共3册)	曹雪芹	30.00
曾国藩家书(共2册)	曾国藩	26.00
曾国藩教子书	曾国藩	8.00
老玉论	马基雅维里	6.00
古文观止(共2册)	吴楚材 吴调侯	16.00
群文概论	瞿兑之	8.00
儒林外史(共2册)	吴敬梓	20.00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6.00
论中国近世文学	胡适	8.00
元曲三百首	任中敏	10.00
宋词三百首	朱彊村	8.00
唐诗三百首	蘅塘退士	12.00
日本论	戴季陶	8.00
日本与日本人	[日]小泉八云	8.00
蛮性的遗留	[美]摩耳	10.00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12.00
青少年科普精典(彩图版)	[美]时代生活 共10册	398.00
地球的邻居——行星	乔纳森·诺顿·雷纳德	39.80
智慧之门——脑	约翰·R·威尔逊	39.80
万物的基本元素——物质	拉尔夫·E·莱普	39.80
滚动的世界——轮	威尔弗雷德·欧文·埃兹拉·鲍恩	39.80
生命的守护者——药	沃尔特·莫德尔·阿尔弗雷德·兰辛	39.80
生命的艺术——人体	亚伦·E·诺斯	39.80
白云生处的航行——飞行	H·盖福特·斯蒂弗·詹姆斯·丁·哈格蒂	39.80
浮动的家园——船	爱德华·刘易斯·罗伯特·奥布赖恩	39.80
宇宙的奥秘——太空	亚瑟·C·克拉克	39.80
无从捉摸的光阴——时间	塞缪尔·A·古德斯密特·罗伯特·克莱波恩	39.80
世界500强企业发展丛书		
电脑英才	[日]田原总一郎	18.80
合作制胜	[德]赖因哈德·莫恩	15.80
丰田方式	[日]片山修	18.80
国企改革——维亚格走向国际康采恩	[德]曼弗雷德·波尔	22.80
超越梦想——御手洗毅与佳能	[日]加藤胜美	18.80
驰骋天下——丰田人与经营理念	[美]埃德温·莱因戈尔德	19.80
空中巨擘——波音的爱德华	[美]玛丽·韦尔斯·吉尔	16.80
银湖计划——IBM的转型与创新	[美]罗伊·A·鲍尔	16.80
红色大亨——罗伯特·博世传	[德]特奥多尔·豪斯	34.80
石油王国——BP公司的奋斗与创新	[英]贝里·里奇	15.80
西门子传——从手工作坊到跨国公司	[德]威尔弗里德·弗尔顿克辛	24.80
拯救沉船——李·亚科卡自传	[美]李·亚科卡	29.80
钢铁双雄——克虏伯与拜茨	[德]戴安娜·玛利亚·弗里茨	23.80
佳能理念	[日]岩渊明男	14.80
索尼法则	[日]片山修	14.80
美国楷模——福特史诗	[美]彼博·科利尔	28.80
索尼源流	[日]索尼传媒中心	39.80



要有文化 邮购书目

LIST OF OUR BOOKS

本田兵法	[日]片山修	17.80
文明的故事	华言实 共10册	200.00
正中而华丽的国度——中华文明之旅		20.00
蔚蓝色的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之旅		20.00
从漂泊到天堂——犹太、基督教文明之旅		20.00
现代文明的滥觞——意大利、西班牙文明之旅		20.00
温雅而浪漫的国度——法国文明之旅		20.00
凝重而睿智的陆地——德国、奥地利、荷兰、俄罗斯文明之旅		20.00
从不列颠到美利坚——英国、美国文明之旅		20.00
色彩斑斓的生活——社会、政治文明之旅		20.00
独立自由的精神——科学文明之旅		20.00
悠远·辉煌·失落——埃及·印度·巴比伦文明之旅		20.00
其他		
46位大经济学家和36本名著	[德]尼格拉斯·庇巴	25.00
同一首歌	华言实	48.00
给名人上课	凡人	19.80
大清王朝全史(16开12册)	华言实	380.00
历代皇权交接实录(16开8册)	华言实	300.00
全球文明全纪录(16开4册)	华言实	200.00

1、请按以下地址通过邮局汇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教场口1号9号楼5层南侧

联系人：张军

或北京100088-84信箱 张军收

邮编：100011

查询电话：010—62377631

传 真：010—62379136

2、可登陆网站查询购买：

网址：<http://www.all-round.net.cn>

电子信箱：wanyouwenhua@163.com

3、汇款以图书定价为准，邮费由本部承担。



巴尔扎克传

责任编辑：唐得阳
策 划：万有文化
封面设计：万有文化

有人是世界的中心，有人是人生的终点，
有人是改变世界的千禧年英雄。



改变中国人生的一只蝴蝶的人，改变中国生活的一只蝴蝶的人。

——中国当代企业家张瑞敏

张瑞敏说，中国当代的精英主义中国企业家，
是一群巨人，几乎全部是理工科，改变了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改变了中国的生活。
张瑞敏说，中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中
国改变了世界。

张瑞敏说，中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
改变了中国的生活，改变了中国的生活，改变了中国的生活。
张瑞敏说，中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中
国改变了世界。
张瑞敏说，中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
改变了中国的生活，改变了中国的生活，改变了中国的生活。
张瑞敏说，中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中
国改变了世界。



ISBN 7-309-05488-8
定价：35.00元